【第捌卷】

俞平伯全集

九三叜顧廷龍題

俞平伯全集

【第捌卷】

花山文艺出版社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玉蓉　陈　熙　陆永品
李屏锦　林乐齐　俞润民

策划：张志欣　方　殿

俞平伯全集

第八卷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陶雪华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贾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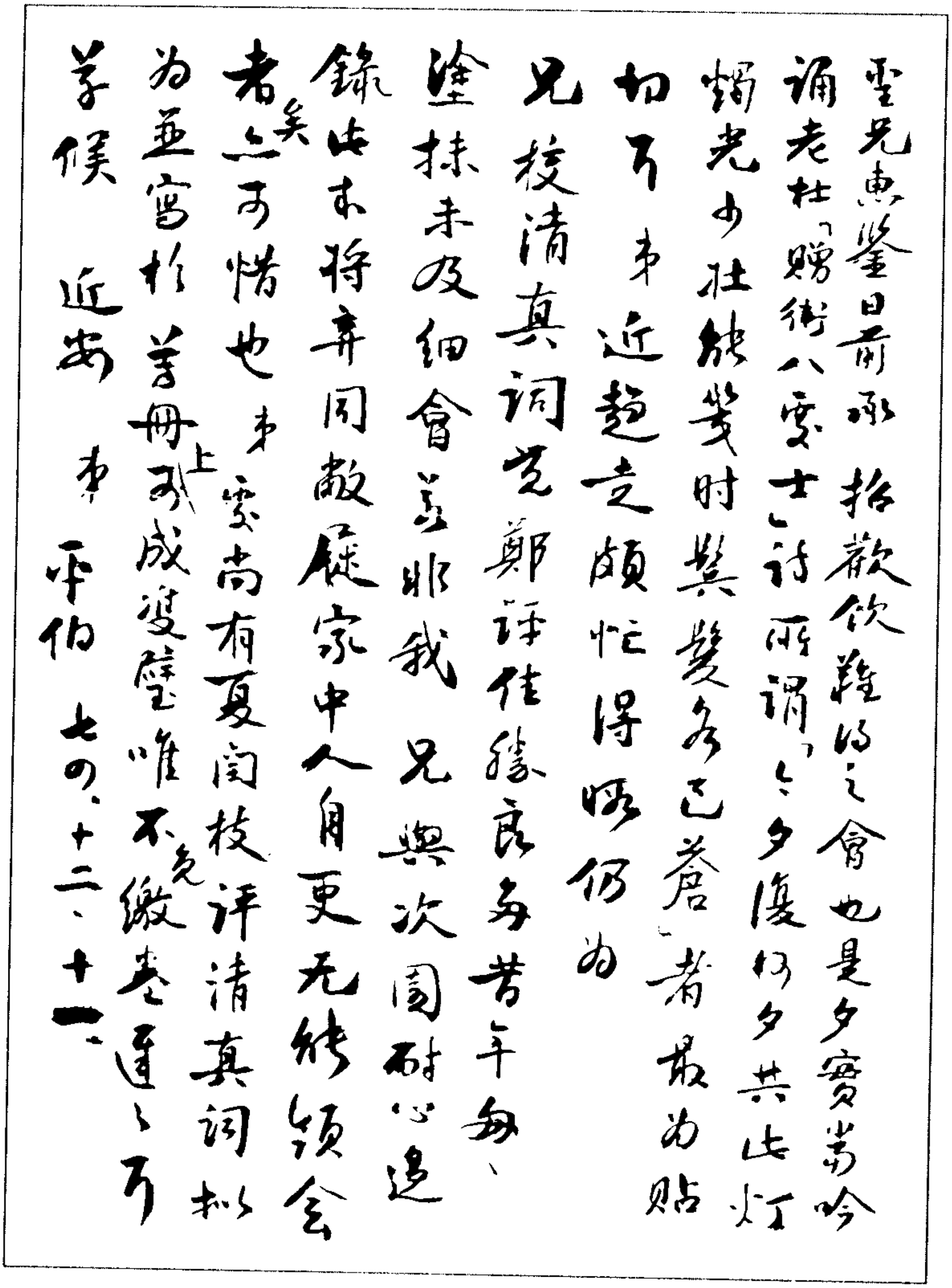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道15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183.375印张　4590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500元
ISBN7－80611－570－6/I·558
（全十卷）

与夫人共阅书信（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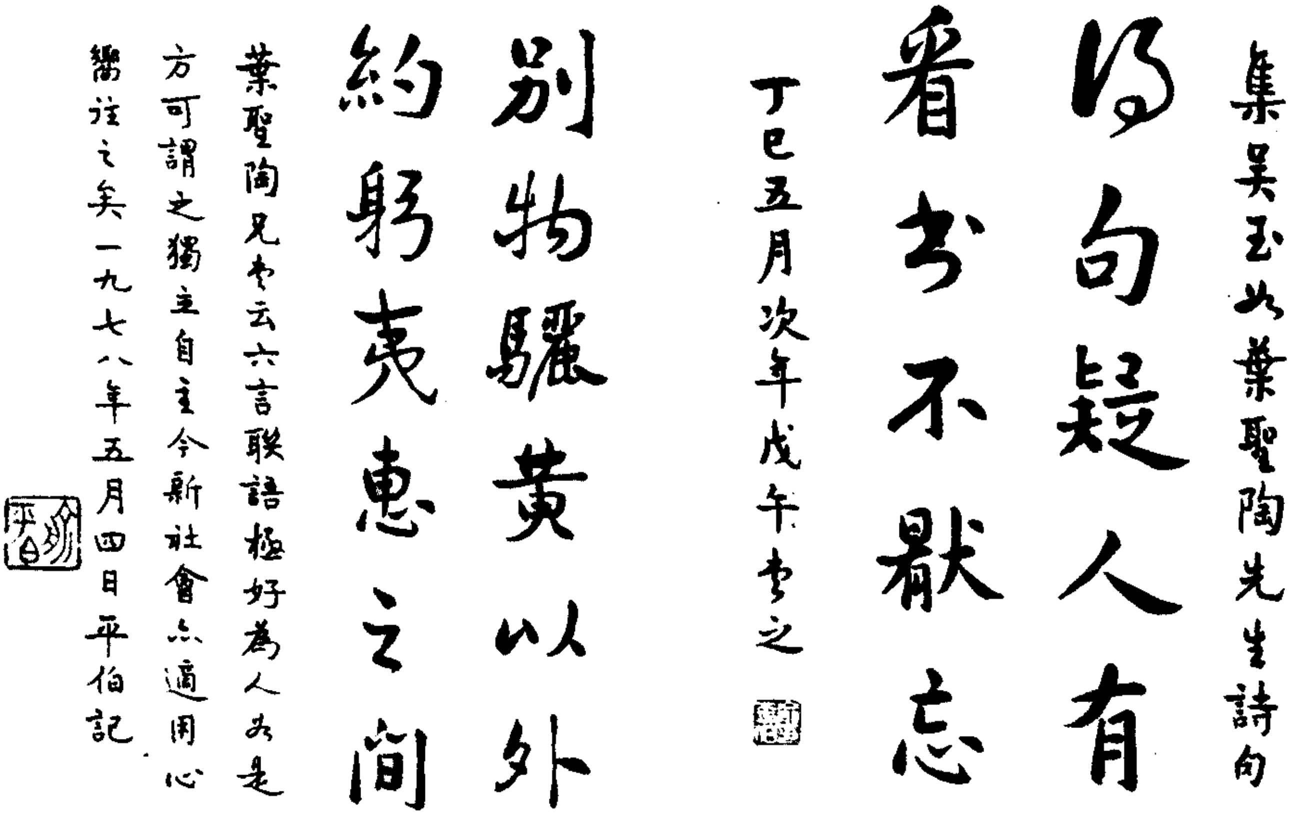
与叶圣陶（中）、周颖南（左）合影（1980）



圣兄惠鉴：日前承 招歡飲，雖偶之會也，是夕實嘗吟誦老杜「贈衛八處士」詩，所謂「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者最為貼切耳。弟近趨走頗忙，得暇仍為 兄校清真詞，先鄭評佳勝良多，昔年匆匆塗抹，未及細會，是非我 兄與次閔耐心逐錄，此本將棄同敝屣，家中人自更無能領會者矣，亦可惜也。弟處尚有夏閏校評清真詞，擬為並寫於尊冊上，可成雙璧，唯不免繳卷遲遲耳。尊候 近安

弟 平伯 七四、十二、十一

致叶圣陶信手迹



集吳玉如葉聖陶先生詩句

得句疑人有

看書不厭忘

丁巳五月次年戊午書之

別物驪黃以外

約躬夷惠之間

葉聖陶兄書云六言联語極好為人亦是方可謂之獨立自主今新社會亦適用心竊注之矣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平伯記

联语手迹

本卷说明

第八、九卷为书信卷，收迄今已集得的作者致亲友或社团等书信1200余件。《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悉收入本卷外，又增入过去未发表过的书信731件。个别书信内容雷同者酌情删减。

书信绝大部分据手稿或影印件，少量据发表件抄录。

各信按收件人姓氏笔画为编序，属同一收件人者另依书写日期为序。书写日期尚难查明者暂行留空或存疑。

书信中个别明显的笔误或脱漏已予补正，个别经作者删节处则补以删节号。

书信中作有少量注释，系由编者或收件人所注。

一时难以集得及散佚的作者书信或尚在不少，俟以后集得一定数量时当再行编集。尚祈望海内外识者惠赐。

目　　录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一封……………………（ 1 ）

致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一封……………………（ 3 ）

致王伯祥二十二封……………………（ 4 ）
致王湜华二十封……………………（ 14 ）
致卞慧新一封……………………（ 23 ）
致邓云乡八十二封……………………（ 25 ）

致叶圣陶四百七十三封……………………（ 73 ）
致史树青一封……………………（443）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

1964年7月9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部负责同志鉴：

七月八日承杜、周两同志惠临，携来拙编《唐宋词选》二校清样，附带签注若干条宝贵的意见，感谢，感谢！

我看了这些意见，主要的为了青年或不易了解，或会发生副作用等等，所见极是，却因此想到一个比较折衷的问题。此书编成于六二年，先在所内请人审查，于六三年第三季度交给你社，又经过审查修订，方始付印。距成稿之初已整整三年。其间国内外情形，跃进变化甚巨。现在是否还适宜印行，颇成问题。

我当初选词的对象是爱好文艺者和对诗词较有修养的人。其供一般学生、青年人阅读者，刊行之《唐宋词选》、《宋词选》已不少了，似无重复之必要。今若将此选供大众阅读，诚如您社的考虑，未必适宜。不仅选材有副作用，文词比较深，注解不够浅

等等，即用旧体字排形式上亦未为适当，即照你们所提意见一一照改，恐亦未必能免上述诸病，或者稍好一点罢。

因此我想到是否将此选本缓印，或竟不印，请与文学研究所商量决定后赐示。我毫无成见，当遵命办理。

稿件清样暂留我处。暇时拟采用签注进行修改。惟篇目却不拟更动。如刘过的《贺新郎》，如将注一“赠妓之词”四字删去，作为一般言情之词来阅读，亦未为不可。龙洲词多荒率，如通行之《沁园春》“斗酒彘肩”一首，前人评为见鬼之作，我亦认为不佳，《贺新郎》一章，旧日选本如《张惠言词选》、《荪蘅馆词选》均录此首，在龙洲词为较佳之作，故不拟更动也。匆上，致
敬礼

俞平伯　七月九日

致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

1979年1月8日

上师图书馆资料组：

示悉。承询关于笔名。我并无笔名。（旧日所谓别号，与笔名稍异）如“屈斋”指一小屋而言，“直民”则童时妄拟。此二名并未用在发表文字上。“平”只是平伯二字之简化，非别号，更非笔名，其他三名皆非笔名。若“长环”则是内子之字。实况如是。

我生于清光绪己亥年十二月初八日，即西历一九〇〇年一月八日。

特此奉复并致敬礼

俞平伯　一月八日

---

* 此信原载1979年12月20日《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

致王伯祥*

1953年6月8日

伯祥吾兄：

昨日敝寓曲集而来者以程力不齐较为总杂，未敢奉约，异日有缘再当邀请也。亦秀女士则偕汝女士来寓，汝君尚系初面耳。前者与足下谈及弟昔有《寒夕凤城行》一稿，记戊子围城中事，圣、铎诸兄① 均已看过，以尚未得兄指教为惜，兹检奉华生② 写本一种，其上并有《遥夜闺思引》、弟自己评语并候鉴定。原件暂留邺架即可，若随意题跋则尤感纫。此乃闲事，固毋须亟亟也。又前在尊斋承为代检《清史稿》，关于《石头记》著作时间问题一文顷亦已写出，固不敢云定论，至多一较惬人情之假想而已。一并奉

---

* 王伯祥（1890—1975），名钟麒，字伯祥，别号容叟，晚年又曾自号不翔。苏州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即叶圣陶、郑振铎。

② 即俞平伯学生华粹深。

呈台览。此稿于阅后祈转西谛兄并嘱伊看后仍送还弟为托。馀容晤谈不一。敬候
双安

弟平伯 顿首 六月八日夕

1956年11月27日

容翁吾兄：

近赋俚句求正。前在尊斋见有《容斋随笔》，如目前不用，祈惠假付去手带回，以近作说清平词小文须恭考，诸俟晤谈不尽。敬候
起居

弟衡 顿首 十一月二十七日

1959年5月15日

伯祥老兄：

承录示苏州旅舍尊作两诗均隽，赠圣翁一诗读之尤为亲切，以时间关系，弟惜未能追陪，若去吴门当亦有此种感怀也。前者返京后亦得小诗另纸候正。诸容晤谈不具。匆复，请
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十五日

1959年11月1日

伯祥兄：

唐五代词选初稿，想先请老兄看看（星〔期〕三上午如在家

当奉访一谈），有错误处最盼指出。近为袁、周二君①题剧照小诗，另纸录候吟正。即候

晚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一日

1960年9月1日

伯祥兄：

闻已从北戴河归来，近候胜常，殊念！弟因“文代”及“九三”开会，亦久未到所中矣。圣兄之《箧存集》新刊，必已看到。本欲奉访，以昕夕开会，未果。日前赋得小诗即录于后。曲社②已改选，大致仍旧，弟拟辞却，而同人相挽，只得暂留；惟困难增多，未卜今后如何。《社讯》③ 第六期一纸附呈。

弟平　顿首　九月一日

1960年11月3日

伯祥吾兄：

又多日未晤，天气渐寒起居如何，为念。本月香烟未识尊处有敷馀否，如有盼为留存，当备款往取。《文成公主·远行》一折工谱已脱稿，日后有机会当为演奏俟正。匆上，候

近安

弟平　顿首　十一，三，夕

---

① 即袁敏宣、周铨庵，皆为北京昆曲研习社成员。

② 即北京昆曲研习社。

③ 此为北京昆曲研习社社刊。

1960年12月

伯翁：

近日起居如何，为念！昨日中夜忽得短篇亦颇自喜，然不足为外人道也，另纸录博一笑。弟连日赴所，亦殊鹿鹿。

本月烟卷尊处如不用，弟仍拟购一条，可否，祈酌。琐渎并歉！匆候

近安

弟平 顿首

1960年12月28日

伯祥吾兄：

日前茶集，弟畏寒未前往，闻有钱宝琮先生参加。元善兄顷当已赴西安矣。弟以近患重伤风，今日闻所中（或系科学院）在“首都”有干部大会，亦未克出席，不知兄得到通知否？一月份烟卷如有可以为弟存留者，乞为留一条（牌子不拘），至荷至荷！年岁匆匆，又届岁除，维

起居珍宜，不一

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二十八日

1961年1月12日

伯祥吾兄：

新岁以来维起居佳胜。世兄来寓携致烟卷感荷感荷。款若干迟当奉缴。奉访未值为怅。有暇再趋诣。天气寒甚不及一月即交春，阳和在望矣。诸维

珍重，不一

弟平　顿首　十二日

1961年3月

伯翁：

兹将三世兄抄录本奉还，最后又略有改动，已另注出在眉端，又附跋语及注释，总乞粲正。妄作乃承宠饰，感愧何如。附呈格纸一页，盼为弟书之，并盼略述弟与佩兄之友谊；又五九年春同赴淮上，后弟分道先归；还有此次之游，似亦可在跋中述及之。祈酌定。另近作小诗一并附呈。星期二可晤，除元善、颉刚外，不知尚有何人。匆上，敬候

起居

弟平　顿首

1961年6月10日

容翁吾兄：

近日炎热，维起居多福。弟忙于草写宋词注释，今日之会亦未能赴。前者承惠假苏集，顷发见尚有后集，大约从第七册（备要本）起，如蒙于星〔期〕二会上携致，则尤所私幸也。“大同”弟昨日去过，食单上列整桌之席有120元、80元两种，80元之价（与前日同春园亦相仿）足可供十人之需，每桌收粮票一斤。零菜试了一试，亦未甚佳，却总要比前日之同春园要强。（酒无白酒，葡萄、啤酒、汽水均有）如有人去预定，或者还会好些。下午自五时半始。谨将所知附白。如定在此处，弟当于五时半前，在彼

相候。馀容晤言不尽。

候安

弟平　顿首　六月十日

1961年9月4日

容翁：

日前谈话为欣。《光明日报》“东风”栏载有圣翁近作，想兄或尚未见，兹录奉剪报阅后不须还我。弟日前亦得小诗一并呈奉一笑。

词选注释恐尚多舛漏，至盼校正。馀容晤谈，不尽。即候

近安

弟平　顿首　九月四日

1963年4月10日

容翁吾兄：

湜华遇周铨庵知内子近谱主席《沁园春》词，索阅其稿，即写赠之，兼希以示汉华，他日趋庭时歌之，可博翁掀髯一笑也。即候

起居

弟平　顿首　四月十日

1963年7月11日

容翁吾兄：

多日未晤，暑甚维动定胜常。兹有《史记》索隐文字一疑（另纸抄呈），鄴架多善本，至盼为一检见告是荷。弟近仍在写关

于红楼文字，难屏绮语，徒缠尘网，亦可笑也。匆叩
颐安，潭福

弟平　顿首　七月十一日

1964年11月25日

伯祥吾兄：

又多日未晤，为念。日前周振甫君携来金兆蕃（籛孙）遗著七言长歌（诗叙珍妃事）《宫井吟》详注，嘱为审阅。其中一条颇有疑问，将情况抄录于下：

金述西狩事云：“乘舆此日悲歧路，珊瑚鞭折骅骝驻。豆粥分尝少一人，柘观回看不知处。”周原引班倢伃《自悼赋》：“痛阳禄与柘馆兮，既襁褓而离灾”，释为汉上林宫馆名（此据《辞源》辰集）。按“馆”、“观”二字通，则周注此条似不误，以班女喻珍妃亦好，徐陵《玉堂新咏序》：“椒宫灾转，柘馆阴岑”，盖指离宫，与诗意亦合。这似乎不成问题了。但柘观、柘馆，字终有别，且金老有原注：“柘观，后妃亲蚕处”，原注如此，必然有据，却不知所出。吾兄博览，亦有所知否？其尤可疑者：“后妃亲蚕处”，用在此地意义并不甚合。甚盼将尊意见告。琐渎甚歉，请无须复字，弟于星期五上午拟奉谒。祝
安

弟平

1964年11月28日

伯祥吾兄：

前书未知后来递到否？昨谈甚快。归后检《汉书》，关于“柘

观”已获解决，情形大致如下：

（一）班赋作“柘馆”，但师古注中已有二观云云，是柘馆即柘观。

（二）传之上文有“再就馆”句，晋灼注：“阳禄与柘观”，是正作“柘观”，作“馆”者乃借字耳。

（三）班姬所居乃寿子之别馆，而珍妃贬之入冷宫，故引以为喻。

（四）据上，则注云“后妃亲蚕处”固未知所据，即有典故，亦与诗意不合，自只可存疑。如是解决未知当否？弟到家后元善兄即来畅谈，知叶老续弦乃是“一相情愿”，恐难成事实。又《故宫百咏》一书亦问过他，他似乎不接头，或夏三知之。匆上，候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八日

金镂老《宫井吟》俟录副圈评后当以呈览，乞将妄评指正，亦可乘兴题评。吾辈于晚清事尚略有所知，后人即看了详注亦不感兴味也。

1964年11月30日

容翁：

金老之“宫井篇”以写读本尘览候正（不妨多留些时），亦盼乘兴挥写评跋也。此稿由元善兄笺本事，周振甫注颇详，弟亦稍供刍言。其中有一句在此稿五页上：“有诏但言赐卿死”，记得有出处，却想不出来，不知兄记得否？草布代晤，即候

近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卅日

下月将开会，又要忙一阵也。

1972年4月1日

不翔吾兄赐鉴：

湜华携来手教雒诵为慰，弥以尊恙萦怀，至祈餐卫珍宜幸甚幸甚。弟近患腰痛亦稍见好，有时告假在家藉得小休堪释锦注。妄涂诗册乃蒙奖誉云使老眼增明，良由见爱之厚也，曷胜感愧。转眼春深再图把晤。专肃候

颐安

弟平　敬上　四月一日

1973年

容翁我兄：

湜华惠临欣快。昨得申友陈从周君书，言角直保圣寺塑像已在修复，陈参与此工作，属转告颉兄，便中盼为转达，亦近来一快事也。关于曲阜孔林云：“庙存、像毁、墓废”，兴建费功。匆上代晤。敬候

晚安

弟平　即夕

1974年8月31日

容翁吾兄赐鉴：

日前把晤至为快慰。昔在扬作诗稿已检出，另纸写奉吟几。圣

兄如来时或可以之尘览。忆其诗草中似未收此联句① 也。弟近小感冒休息已愈矣。匆叩

颐福，不一

弟平 顿首　八月卅一日

1974年11月2日

容翁我兄左右：

又多日未晤，霜风始寒诸维兴居珍摄。近得圣兄来书，示以《踏莎行》题词，自曰平实语圆而意笃也。视弟之前题多率笔者为胜。晚节犹有文字因缘，嘤求之乐诚为可憙。兹附奉所写小诗词并发吟粲。草此，敬叩

颐安

弟平伯 顿首　十一月二日

1975年11月14日

容翁长兄：

上月一晤后，弟遂发病，未克再谒左右，至歉至怅。经疗治匝月渐愈，勉可握管，犹似涂鸦，姑以数字寄呈博笑。闻兄近得利明眼药水，极有效益，甚慰下怀。深冀他日重游，共话畴昨也。前者刘君梁孟及湜华贤阮均来问疾，情谊殷勤，至为感纫。湜华属内子题签，已为勉涂，聊以塞责耳。匆布，敬叩

起居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四日

---

① 指叶圣陶、王伯祥、俞平伯三人的联句，此诗已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致王湜华[*]

1974年3月31日

湜华世兄：

前有陈从周君请顾老写字，由我介绍，顾公慨允。如晤时盼代为一询乘兴挥洒，亦不亟亟也。

平伯留言　三月卅一日

1974年4月27日

湜华世兄惠览：

前有陈从周君请顾老写件，暇日得代为一询否？又前呈尊公

---

[*] 王湜华，王伯祥之子，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工作。

家姊诗词小册子，于他日惠来时希并携致为荷。节将“五一”而天气仍寒。即颂

侍福

平伯　四月廿七日

1974年

清人张霞房《红兰逸乘》卷一云：“虎丘桐桥下有铭云：‘元至正十五年金氏十一娘捐资建造’。”不知《倚棹录》中曾引此否？如未引，似可补注。

正甫贤阮惠睐

平伯

1974年5月9日

湜华世兄：

属题小册涂就，希随时来取。汉华如有暇，亦盼来晤谈。我们或将于十六日后到天津小住。数日即归。尊公前祈转陈：陈次园君前日来谈，属我写字，想或已知之也。草此敬候

侍福，双祉

平伯　五月九日

1975年1月26日

湜华贤阮：

前承惠临甚欣。诗稿修改后重写仍希转呈堂上。其前所写请

勿存留为幸，其间得失在用典处，尊公当为之一笑也。属题闺媛诗重写本，以近日事冗，尚未弄笔，并拟稍附圈识，以供吟赏，如何？即颂

侍福，俪祉

平伯　一月廿六日

1975年4月9日

湜华贤阮惠睐：

日前托我属陈从周君画，顷已寄来，共有三页。兹函奉红梅一张及陈来笺。另有两张，其一系原纸，恐寄递或有失误，暂存我处。陈竟并想求尊翁小幅墨宝，恐于视力有妨，我未敢应承也。匆候

侍福，文祉

平伯　四月九日

1975年6月20日

湜华贤阮：

暇时希惠临，将《倚棹录》携归，勉为涂就，不自惬意，仍采注，略减省。“系年要录”一并奉上，已缀一观款。有一小问题，希于趋庭时叩询尊公：一品补服用仙鹤，是否始于清，抑明代即有之？我不甚了了。馀俟面谈，不一。敬候

侍福，双祉

平伯　六月廿日

1975年7月27日

湜华贤阮：

稿收到，已依鄙见妄为修改，晚间得暇希惠临取去。又册子亦已涂就，诸俟晤谈不一。即颂

文祉

尊翁前请安

平伯　七月二十七日

1975年8月22日

湜华贤阮：

属件已草涂，希于暇时来取。廿四星期日上午亦宜。近与圣翁酬唱，亦拟以稿尘睐。馀俟暇叙，不一。敬颂

侍福，俪安

平伯　廿二下午

1976年3月7日

湜华贤阮：

友人欲得观圣老所治印，托我往求。复书云："自己之印一无留存，所知者仅伯翁家有一朱文'王君'小章。"依我看来，此虽为圣翁早年之作已甚佳妙。祈检惠此印拓文二纸寄下，以酬彼向往老辈之忱。我近体粗安。草布，即候

健康

平伯　三月七日

1976年3月12日

湜华贤阮惠览：

寄来圣翁所治两印拓本已转赠友人，谢谢。又观足下新刻藏书图记，甚佳，有人看见说捐献书籍一般不加出自某之印记，不知须考虑否。我对此亦不甚明了，若出自文学所之意，当亦无碍。匆复，候

文祺

平伯　三月十二日

1976年4月1日

湜华贤阮：

顷得刘桐良（字叶秋）来信，他近为我刻两章，以其印文属我转奉乞正，今附去。一记前在豫南之茅舍①，一记去年之病②，但我近不能作书，殆无所用之。内子仍在医院，拟不动手术，情况尚好，附闻。即候

近祉

平伯　四月一日

---

① 印文为“耆般陋室叫延芳”，阴文印。

② 印文为“平伯乙卯岁病后所作”，阳文印。

1976年5月2日

湜华贤阮惠睐：

前夕欣得晤谈。我去秋患恙已将七个月，虽好了多半，亦未全愈，腿软行步欠稳，手总不甚自如，近仍服首都〔医院〕李大夫给的活血片等药，已将吃毕。知令亲刘君与谭大夫相熟，近期如晤及，乞代我询候应续进何种药物为宜。我去岁初病时，即由谭大夫主治，固盼续聆其指示也。琐渎感感。即候

近祉

俞平伯 上　五月二日

宗昆先生、汉华姊前均希代为致意

1976年6月10日

湜华惠览：

需拓之印章四方已为检出，如得暇希于十三日午前惠临试钤，或携好印泥来尤妙。其他有边款者亦已为查明。诸容晤谈，不一。

即候

近祉

平伯　六月十日

1976年7月13日

湜华贤阮：

闻拙稿圣翁不久将转给你，有烦钞写为荷。此是未定之草，本不拟流传者，蒙圣老过爱，欲益其存数，自是盛情难却。清写后

希藏之箧中，勿以示人为感。他日晤次园，亦希将鄙意告之。前日摄影已添印，今随函附赠一纸。匆上，即候

近祉

平伯　七月十三日

1976年9月27日

湜华世阮惠览：

昨承过临，为荷。曹蜍、李玄之名后来我想起来，盖是八仙中之曹国舅与铁拐李。见于何书，已不记得。或即在先曾祖之《茶香室丛钞》有之。以不能检书，姑以此奉白。

足下他日或能检到也。草此，即颂

文祺

平伯　九月二十七日

1976年11月14日

湜华惠览：

属件已勉为涂就，得暇盼来取。四印斋词签条在书套上，如何盖章，待商定。《石湖棹歌》拟以乌丝格照写自佳。惟原稿亦有错字、衍文、颠倒字，重写宜如何亦可研讨也。叶老是否已题就，以先睹为快。诸容晤谈，不一。即颂

近安

平伯　十一月十四日

1977年2月21日

湜华贤阮：

昨承惠临，欣荷。对联附条二纸不拟付裱，他日希携回。以不合格（太长）式，裱上不好看；且物在夏家裱之则可，今藏我处便觉不妥矣。

歪诗涂就，附尘一笑。颂

春祺

平伯　二月廿一日

1977年11月15日

湜华贤阮：

夏、吕二君属件均已涂就，夏之一张即钤用张赠新章。却然想到一事，即所藏印泥都干了。印泥用油不知有出售否？或另买一盒新印色，但不知有佳者否？价大概如何？并不急用，俟来时面商。

前托裱件中尚有一摺扇骨希一并携来，为荷。

手总疲弱，勉涂应人之属，可笑可笑。匆颂

俪祉

平伯　十一月十五日

1978年6月8日

湜华贤阮惠览：

前托裱扇面于取件时祈将扇骨一并携归为荷。先高祖诗文集

于阅录毕祈检还，固不亟亟也。从周亦有来京消息否？馀容晤谈。

即颂

双祉

平伯　六月八日

致卞慧新*

1987年9月14日

僧慧兄：

久疏音问，得来书极慰。赐件① 谢谢，不觉五十馀年矣。重读寅公旧句不胜感叹！原诗“真”字据《大公报》所载不误，作“皆”亦可，或后来漫忆之笔，兄言盖得其实矣。推敲不定，亦是

---

* 卞慧新（1912—　），字僧慧。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旁听过俞平伯的课。现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即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所作《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二首，曾发表在天津《大公报》。诗云：

故国遥山入梦青，江关客感到江亭。
不须更写丁香句，转怕流莺隔世听。

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
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

常有。而“真”字特出，若论常情，则南朝旧史岂皆平话欤？鄙意“真”字甚精，殆一字千金也，更望与诸君共同商榷之，为幸。若问寒家旧迹久已灰飞不在话下，并歉！贱况粗安，前曾小病月馀，附闻。匆复，即颂

文安

俞平伯 上　九月十四日

致邓云乡*

1980年11月24日

云骧兄惠鉴：

来书欣诵。前惠佳笺感谢。以冗懒失谢为歉。

大作亦得诵，略有小误，已在剪报眉端注明，原件奉还。顷为从周① 写《书带集》小叙，久不作文，思路枯窘。他日如到，希正之。即颂

文安

平伯　十一月廿四日

---

* 邓云乡（1924—　），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现为上海电力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① 即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

1981年2月5日

云乡兄：

奉手书承示近况并诵新什，欣荷。从周之著尚未得见。为撰《书带集》序文，将在《学林漫录》上登载。附上小诗博笑，略拟白石“钩窗不忍见南山”意。匆复，并颂

春禧

平　顿首　辛酉元日

1981年2月13日

云乡兄：

手书诵悉。知偕从周游公园，观展览，意兴甚佳。大观园模型① 轰动申江，难言考订，可供娱悦。若鄙意总是空中楼阁耳。

拙文付《学林漫录》者，乃由北大友人介绍，其编辑未知谁氏。论易安词一文未能推荐，为歉。

自一月以来我患眩晕咳嗽，近已愈，惟仍苦疲苶，惮于构思。匆复，即候

近安

平伯　二月十三日

闻华东师范所编《词学》将于下月创刊，附闻。

---

① 大观园模型系上海叶其龙父子所作，1981年元旦在虹口公园展出。

1981年3月27日

云乡兄：

两书均收到。前书羁答为歉。所云《大公报》梁君之文，顷已看到，中引拙作，选释亦好。其后有另文谈《红楼梦》者亦已得读。知有邓尉之游，为羡。环秀山庄制匾殊精，奈笔迹弱劣，恐不足观也。《红楼梦学刊》本年第一期已看到。此画（画佳）角明题“夷斋”，想兄去信当已言明，何以误作“从周”，殊不可解。即上述的《大公报》载梁文的那一张，将标题大字费孝通，误考通；反面载词作，题曰《鹧鸪天》，而实《临江仙》。若此者恐皆非手民之误也。闻上海有大观园模型展览，甚巨丽，亦曾往游览乎？

顾随（羡季）① 有《苦水》、《荒原》词。

匆复，候

近安

平伯　三月二十七日

1981年5月24日

云乡兄：

近牵俗冗，体仍疲苶，迟复为歉。从周有六月来京之说，然否？渠之友人属写字，已寄去。晤时希为致意。

中华书局周振甫来，拟重印我旧作《读词偶得》、《清真词释》。上海方面前者来商洽拟印我的论诗词杂著，已见兄文中（载

---

① 顾随（1897—1960），字羡季，河北省清河县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前任河北大学教授。著有《苦水诗存》、《荒原词》等诗词集。

《文学报》)，恐有重复。但彼处近无信息，未知决定编印否？希为探询示及至荷。鄙意两处均可，且方悔其少作，而出版方面意甚殷勤，情难却耳。《清真词释》香港复制偷印，已见之。匆颂
撰祺

平伯　五月二十四日

1981年5月29日

云骧兄：

迭奉手书，无殊晤对，欣感。承为走访“古籍”何满子君得悉一切，尤荷。其函件早已收到，因冗懒且病，其目录丛杂难理，遂羁迟未答。今附去二笺阅之可发一笑，祈于暇日转致该社何君，为托。出版方面之意甚盛，而鄙人方悔其少作，固无意于重刊也。梓翁谢老，意兴均佳，可羡可羡。周颖南君于前数年殷勤通信，以师道见推，不得已诺之。其人经营纺织业，关心宗邦文献，驰誉南洋，亦佳士也。仆已在酒边与兄识面，近日当来京也。匆复不一，即颂
近安

平伯　五月二十九日

1981年6月5日

云乡兄：

两书均收到，承告以沪滨交游近况，殊有趣味，谢谢。郭学群是我外甥，姊婿郭则沄（啸麓）之长子，近亦八旬。施舍（蛰存）是我早年在上海大学时的学生，年七旬馀。前说是办《词学》，迄未能出版。今又向足下征稿，想必有希望。曾和我《重圆

花烛歌》颇佳，只对李希凡等人不很客气。古籍出版社魏同贤君来，如何编辑“诗词杂论”已商谈，将于下半年开始。他们求大，而我意欲小，因恐其讹谬流传耳。终须从他们之意，奈何。

属书已勉涂就，附奉乞转，恐为《书法》社中人笑。又小诗博粲，戏和黄君坦也。周颖南迟迟未来，于三日始抵京。四日来寓，晚，我们公请在河南饭庄，五日他在北海仿膳答宴。将于八日离京，亦甚匆匆。我前一函附致“古籍”书，谅已收到。即颂近安

平伯　六月五日

《文学报》各期均收到。

1981年6月13日

云乡兄：

复书欣诵。屡承转信为荷。海上交游，颇不寂寞。如晤从周，乞告以拙作《〈书带集〉序》将于《学林漫录》第四期刊出，已看到校样。颖南来京，得叙三度，匆匆四日即飞返香港。从《集刊》① 四辑得读大作《诗学传薪》②，论述详明为欣。同期载周绍良君《枝谭》③，其中涉及仆之前作《怡红夜宴图》(见《红楼梦研究》)，未知览及否？绍良前曾面告添出一人，今知其为翠墨。据云如是则骰点不差。愿闻所见若何？亦可参看我之旧说也。如能写为文字，则尤善矣。

《词学》首期不久可出书。蛰存又为次期征稿，文思不属，无

---

① 指《红楼梦研究集刊》。

② 指邓云乡作《〈红楼梦〉诗学传薪说——谈黛玉教诗和香菱学诗》一文。

③ 指周绍良作《〈红楼梦〉枝谭》一文。

以应之，聊检六十一年前小词一首付之，恐未必满意。即抄于后博笑。匆颂

文祺不一

平伯　六月十三日

1981年7月13日

云乡兄：

承手书藉谂上海近况。

大著完功，为慰且佩。蛰存房屋问题初不知。《词学》创刊号尚未得见，估计前途困难不少，以此道衰微，视昔尤甚。若报刊所载，每安一词牌名，而内容“浑不似”也。若论词之作，拘泥缴绕者多，惬心贵当者少。我亦自病其多而寡要。蛰存为第二期集稿，只以旧作未入词集者一首搪塞之，实亦无奈也。李易安《声声慢》“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评家有谓“黑”字不许第二人押者。近修改旧诗，偶尔想到此乃暗用《老子》“知其白，守其黑”而分为两句，口语流美，令人不觉耳。我前编“词选”亦未想到。附书博笑。颖南来京，匆匆四日，回新后寄来照片多张，想沪上亦有之。文驾月底回京，盼得晤谈。不想要买什么，承询及为感。即颂

文安

平伯　七月十三日

1981年8月9日

云骧兄：

手书清辞，得诵为欣。属写件，有前录清初陈之遴素园《江

城子》，与吴梅村同咏吴来之竹亭，梅村有名作《鸳湖曲》，拟以奉赠左右，便中希来取去。

从周云于十二日来京开会，寓建委，我词稿仍请为转致，其他我可面洽。匆颂

秋祺

平伯　八月九日

1981年8月14日

云乡兄：

手书及新作均诵。我前寄一函内附诗稿，似未收到，或迟到欤。前示五古甚佳，以转示黄君坦先生，有“畅达清隽，具见学力”之评，非泛辞也。《烹饪》杂志所载大作已得读。画像未见过，不知谁所画。又文中引《忆京都》词，集中未收，我亦从未见，词亦不列牌名，恐非老人所作也。胡文彬①君属件，暇当为书之，或可于兄赴济前交卷。匆复，即候

文安

平　八月十四日

近作七律“秋士”之士字似失粘。　又及

1981年8月16日

云乡兄：

细看画轴②，画者二人皆未署名。我若空题数字，下不书款，

---

① 胡文彬（1939—　），名质，字文彬。当代红楼梦研究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

② “画轴”系陈从周教授的学生石迅生为叶圣陶画的像，由邓云乡带到北京，请俞平伯题字。

将使观者莫名其妙。若我署名，将使人误认是我送的，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暂不能书，请斟酌告知。如只要我写五个字，不具名盖章，仍可依照前议，盼以电话通知，另约期取件。匆颂

文安

平伯　八月十六日

1981年8月18日

云乡兄：

画像事我初不知，裱好后怕写坏，以手弱也。恐只能依照原议，写五字不盖章署名，作为为石、陈二君代书，因他们未着笔也。或另请他人题之，希斟酌为幸。君坦先生住后门南锣鼓巷内蓑衣胡同二号。如往访，亦可言我介绍也。匆复，颂

近安

平伯　八月十八日

1981年8月21日

云乡兄：

画像我已加题，曰：“辛酉平伯书”。适今日圣翁来寓携去，则可省送递之劳。匆颂

文祺

平伯　八月廿一日夕

1981年9月29日

云骧兄：

廿四日来书诵悉。瀛台久阏，得往游览茗坐，良为胜赏。我已多少年未去了。二词均工，尤以耦园一章写静趣为妙。

《今日曲园》一文刊在《大公报》者，已得读。叙述详明，洵为佳作，读之如身历其境，不胜感慨。文中所云：南向有玻璃窗者，盖即昔年之春在堂，其后即曲园。其下一段所述是当时大厅，匾曰乐知堂，彭玉麟书。院中情形似如旧。“金粹玉桢”非曲园公书。下一段写的是从前的住屋，并将“曲园”之大部分改建，看来是一大片房屋，其西墙，嵌有会稽刻石者，其地即昔年达斋外之长廊，已到园的尽西头了。石井非旧物，当初有池子。所谓空心砖为琴桌，故物也，非汉砖。文中末段说“盖了一座三层宿舍楼”，其位置何在，看上文不大明白。细看了尊文，拉杂书此以供参考。建筑如此之多，修复大不易也。匆复，候

近安

平伯　九月二十九日

近多病不多写字，祈向王西野君致歉意。　又及

1981年10月14日

云乡兄惠鉴：

两示次第诵悉，承详示迩况，可抵晤谈，欣荷。

大作知将刊载《京华感旧录》，则洋洋大观甚钦努力，他日堪

备掌故。昔与知堂交游，曩未及知，《回想录》① 我亦未得读，《杂诗》亦未见。前尘如梦，可胜道哉。济南之会② 惜文从未与，会时花絮亦有所闻否？愚仍疲苶，故乡新貌想望而已。

属书已勉涂就，录其二、三、四章，第五首以团圆作结。第一首似前已抄奉，然否？《类征》③ 迟日挂号寄上。匆复不具，即颂

文安

平伯　十月十四日

1981年10月26日

云乡兄：

手书诵悉。大著知已列入“红学”书籍出版计划中，甚欣。属题签当如命，届时希将款式写示，以便照样书之，恐拙劣耳。小序以愚自六六年后迄未写作关于此书文字，其发表者皆仅存之旧稿或小诗词，未便破例，希谅察是幸。附奉颖南近作剪报，讹字颇多已改，其中皆我新旧诗文，祈阅正。其标题小误。“姑苏三老”之名似见于港报，此间未闻。我是浙江籍（见文中所引诗注）不宜阑入，当是章（90岁）顾（卒年85岁）叶（88岁）三老也。近体疲苶而仍有来索书者。匆复，颂

文安

平伯　十月廿六日

---

① 即《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1月出版。

② 即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

③ 即《北平风俗类征》，李家瑞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81年11月1日

云乡兄：

前承惠赠《知堂回想录》，书颇难得，可谓珍品，感谢感谢。其中有些可供史料，叙北大故人旧事，读之不胜感叹，昔日闲踪，皆为陈迹矣。

上月廿八日手书欣诵，知将有新著排印，不久问世，至可喜也。我近文思枯窘，如上水船。却有二篇文债：（一）为德文译本《浮生六记》作序，（二）为荒芜《纸壁斋集》作评，不知如何交卷也。

姚茫父笔名青羊，我无所知，估计不会另有一人。

匆复，即颂

文安

平伯　十一月一日

《文学报》每期收到，谢谢。

1981年11月17日

云乡兄：

十五日手书次夕即到。《北平风俗类征》已于十一日挂号寄奉，想必收到矣。此书内容丰富，甚便参考。

港报登载诗词，排植或误，南洋一带殆皆然。如近两期《书谱》之对联（大字）两付，一释“蠹简”为木，一释“惊隼落残禽”，误“落”为“前”，竟不可通为尤甚。

我近体疲苶，卧时多于坐。德译本《六记》序，勉力脱稿而思路甚涩。承示大著目录，谢谢。故都风物想象见之，衰病未克

应命题写，至感歉仄，乞谅之。绍虞① 先生南北睽违，承其致念，拜托贵友代达谢意并怀想之忱为幸。

匆复，即候

文安

平伯　十一月十七日

1981年12月2日

云乡兄惠鉴：

二书次第收到。所写大著扉页软弱无力，方引为愧，乃荷挂齿，亦幸事也。知新编将刊行，近来刊物用简体（有些不适当）加以讹错，读之令人闷损，最好先看校样，想必谓然。寄周颖南件云未收到，盖新加坡有检查被扣情况，印刷品每每不到（我已碰见二次），若剪下加封，以书信寄则无阻。他日与周通书时，当便询之。

因体弱，步履艰窘，政协开会未克报到，怅怅。复颂

文祺

平伯　十二月二日

附颖南文，所抄拙歌讹字已改，其他未能改。希正之。

1981年12月29日

云乡兄：

承详示又寄报纸，欣荷。旧诗稿系友人荒芜给《解放日报》者，

---

① 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江苏苏州人。著名文学批评史家，语言学家，教授。

我本不知有“朝花”之名，故毫不接头。寄来的只是剪报，亦不见“朝花”字样。寄示原报，我拟留下，或无妨欤。修复小园，承从周热心，一力担任，不胜心感。他日者先人之遗迹幸存，足慰平生之望，若扶杖来游，勉从知爱群公之后，暮年胜赏岂易得哉。如有佳音，更希续示。大著中知将谈及怡红夜宴图问题，良慰。其中心在于翠墨此夕是否到怡红院。兄言“的确有一翠墨”固是，但记中只言探春加派伊同春燕邀客，未言其到怡红院，当自回秋爽斋矣。(是夕诸人无带婢者）试问翠墨若来，主乎客乎。周图列席香菱之上自是客。来书涉及钱数，是主殆皆非也。“告假的不算”指怡红诸婢，亦与翠墨无关。若骰点计数，兄言良是，通行之麻将、牌九均然。窃谓原图并无遗漏，周君标新立异，曲解以成其说耳。又补檀云故事则尤奇幻。我有两小诗载香港《新晚报》，兹将稿附奉一览（希便中寄返)。在国内未发表，暂勿引用为荷。匆复，候

撰祺并贺新岁

平伯　十二月廿九日

1982年1月11日

云乡兄：

手书及《江淮论坛》收到。此文可用。所谓《学林漫录》载大文之校样迄未见到。观文题“日记残稿”① 此二字何指？若指游杭州日记，则非残稿，乃光绪壬辰年单行本也。希示及。

谈怡红文盼得读。我近卧病，怕用毛笔写字。幸此钢笔颇好。“识小录”未克重书，至歉。既有复制本，似即可制版。匆复不多

---

① 即邓云乡作《读〈曲园日记残稿〉》。

书。即候

近祉

平伯　一月十一日

1982年2月24日

云乡兄：

前来时以病卧未得晤，为怅歉。奉手书知已抵苏沪。旧宅将先修东边。小园在西，东边只是住房，恐亦已改建。依兄前文，大厅尚存（所谓乐知堂，彭书匾额已毁），不知如何修复。鄙意亦听其自然发展耳。即开放亦鲜可观览。《忆京都》词当是和严缁生者。所云《墨花吟馆文钞》何人所作，有踪迹可寻否？我近况粗可，笔墨久荒，屏居遣日而已。复候

撰祺

平伯　二月二十四日

《词学》创刊号已见否？

读《曲园日记》

①这是一石印的单行本，并非残稿。老人并不经常作日记，无所谓残与不残。文中首行可作：

《曲园日记》一册，清俞樾撰，（接下）

（宜称姓名，近人不必名）

②是五十三天（原书有注），非五十二天。

③63页添“是科状元骆成骧”不知何据，可不必注。如注须正确。

④前见六条屏是我曾祖写给他的女婿许子原（我的外祖父），

非彭玉麟，距今约百年。

⑤66页，曲园公葬西湖南山右台山（法相寺附近），其附近有右台仙馆，民国初年拆去。

⑥当称《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先后为序）。

⑦文引诸名流，有陈谔士、三六桥，皆不甚知名（陈谔士何人，我就不知），宜改用谈仲修，即谭献（复堂），有名词人，吴清卿（大澂），金石书法家，则较好。

⑧67页，浮家泛宅一段五行，可全删。此二人早死，不足道也。

⑨前承借读李家瑞著作，《忆京都》只有两首，并不见有“许多首”，家中亦未见此稿。此处只说此二首即可。

⑩文中引日记文，均当说明日子，以便读者检阅，文中有而不全。

1982年3月20日

云乡兄：

手书并惠印品均到，谢谢。

吴下旧居，新堂轮奂想象见之，费公家款，弥感惭惶。既无园林似亦无所用之。住户众多，拆迁非易，当待他年徐徐为之耳。各件已转圣翁。其书辞正确恳切，固宜诸公见赏也。

陆天君办中山业余学校，极为努力，成绩斐然。于通信时乞道达鄙意致敬。

愚近况粗可，只更疲软，行动迟慢，相对地感时间之速，有句云：“老来倍觉年时促，无那光阴惜寸分”，亦不能成诗。

附奉小照一纸以代晤面。匆复不尽。即颂

文安

平伯　三月廿日

1982年4月12日

云乡兄：

前奉手书，以冗俗慵劣迟答为歉。苏州园林局邹（宫伍）君来寓，双钩“春在堂”额而去。修复废园有近闻否？李合肥所书“著书之庐”一额近已重装，如要修复东面住房可用之，在园内无处安置。在美国新建之“明轩”，看到刊物影片甚佳。圣翁之长君至善在美亲见之。十日曾访圣翁，海棠正开。七六年后一年一度，五老只存其三矣。我近不写作，惟以残书遮眼，亦不出门赴会。附奉文稿一篇，无足观者，纪实而已。复颂

著祺

平伯　四月十二日

1982年4月23日

云乡兄：

十五日手书详叙近闻，欣荷欣荷。吴下园林移植于美洲东西两大都会，乃文化交流空前之盛事，从周之远志长才亦得展布，而每日只得十七美元之外汇，生活未免稍苦。美元贬值，视六十年前我旅美时恐大不相同矣。知大著两种均将行世，极慰。厂甸尘踪，昆明池水，遗闻掌故可续梦华，他日杀青，亦艺林之新赏也。沪报登载三文事颇可笑。陆上草文我未见，盖抄郑逸梅的，其材料本是我供给郑的，不知怎的把曲园公与我的辈分弄错了。其实去年六月，《西湖》杂志陈友琴文已说明是曾孙。从周之文不误，而编者殆信陆而妄改之。吴亦好事，意在澄清，叙述无误，（承寄剪报，谢谢。）却又被编者妄增，吴来信说他“文过饰非”“司空

见惯”。今仍将剪报附还，所增之字，以底线示之，一览自知。陆文即见《晚报》，以之改陈正是查核，怎么说是“无法查核”呢？“大势如此，毫无办法”，诚如兄所言。知近得些旧书，均极名贵，其中《曲园课孙草》尤感兴味，我并未读过（只闻其名，不见全集中），以儿时已废科举。今夏文从来京时，盼给我一看，为荷。事亦不忙，无须邮寄也。书末论八股文一节，我不仅同意，且认为恰当、精确。训炼文字，即是训炼思想。既然以文取士，即不能没有规范。八股原以方框而存在的。若没有这个，任意写作，就无从比较其优劣而定去取了。科举出身，岂少名贤。历史具存，岂可抹煞，尊言谅哉！已尽二纸，即候

著祺，不具

平伯　四月廿三日

1982年6月1日

云乡兄：

前读大作角直诗曾复一风景信片，来书未提及，未知到否？所询诸人小传，我交游极希，廿馀人中无一知者，为歉。原件暂留，俟他日寄返。今年不应人属书，即写亦不会好，且无存货。喻君属件承兄绍介，当徐图报命（款是否即喻蘅），如题年月则不盖章，不题年月盖章或可，亦希告知。我近有一文投《烹饪》，云将于八月刊出（王湜华介绍）。又有小文谈苏曼殊诗，亦无益之事。

圣陶赴烟台，想不久可归。

先此奉答。即颂

文安

平伯　六月一日

1982年6月7日

……①

苏州演昆戏甚盛。我二女俞欣去了，据说看了三十馀出，新旧都有，其佳否，她是外行，亦不能辨。沪友黄裳来书言在拙政园看《鲛绡记》“写状”极佳。想必有可观，瑕瑜互见也。兄言新与美不同，诚然。若太真妃在道院敲木鱼则是常识问题，还谈不到艺术。窃以李、杨姻缘，于史乘并非美谈。有小词② 一首附奉草稿，语淡而悲，无足悦者，可见愚近况之一斑。喻蘅君属件已涂，果然不佳，聊以塞责，祈代转致。暑期非远，文从将北归欤。匆复不尽，即颂

著祺

平伯　六月七日

艺风堂原件奉上。

1982年6月19日

云乡兄：

来书草图均悉。屋有人住，搬迁非易。主要的是曲园形如曲尺，故名。其地位在图上并不分明。好在从周有图，当可照样修改。其他房屋更变，问题似不大，鄙意亦可听之。然否？原住房只两进，其后有墙与花园隔断。我们后来住时，曾想把墙拆去，使住房后临花园，迄未果行，去后是否增修房屋，不得而知。

---

① 此信第一页已丢失，因为俞平伯谈昆曲的信不很多，遂将后半部分收入集中。

② 指1982年所填词《玉楼春》。

两堂部分，大约何时修复开放？我想南来，恐力不从心，容于八月晤谈。二女前赴苏原为看昆剧，其过访故居出于临时，我亦不知。屡渎感谢之至。复候

撰祺

平伯　六月十九日

1982年7月16日

云乡兄：

得十二日手书，承详告与苏州沈伟东秘书谈话实况，甚感。既决定要修复小园而又不想拆其中的简易楼，岂非自相矛盾，不易理解。从周发言自是正论，当已无可驳者，我已去信道谢。如圣老能说话，当更有力量，兄意极是。惟圣翁新患眼角膜炎，看东西更欠清楚，暂不宜烦渎他，容缓日再提。修复曲园应是我晚年最关心的事，我却表面上较冷静，且被动，依靠从周、圣翁等努力。猜想朋友们或有些不解。其实我看透了，这事不好办，园址太小不宜开放，住户众多等等（政治观点尚在外），只好听之任之，盼其慢慢实现耳。如今有人还想暂留楼房，即其一例也。意颇消极，兄谓然乎？

前寄赠件颇有意思。原件是片楮，夹在靖本里，却和它完全无关，吴鼒所藏本存在者只此一张纸，现亦消毁。靖本批语错得利害。最先毛国瑶抄示，若非我校理竟不能卒读。错误如此之多，亦是其他脂批所不经见的，其理由亦不甚明。夕葵书屋批，则一字无差（我前文已仔细说明，见《集刊》首期，六六年前旧稿）区别甚大，可见二书无关。（已见题跋）另一点，最末有“卷二”两字，岂此回只有一条批耶？亦可异也。

此纸自靖、毛两君送我后，即保藏之，又摄影颇大，以寄友

人。今件即毛近日复照的，已缩小了。我前文中所附，是文学所人不知从何处找来的。原件和照片并佚于丙午。幸毛寄还片影，亦可珍也。又脂砚此评重要，近人估计不足，且不免误解，就不多提了。

颖南来信，稿付《星洲日报》，其印行或在《烹饪》之先（闻八月可出）。

北京颇热，我室二十七度，亦尚好。兄八月还京，为期不远，可以晤谈，不一。即颂

近安

平伯　七月十六日

1982年8月13日

云乡兄：

近来活动，想多佳兴，不觉旬日矣。知已得晤圣翁。来书曾提及以万元经费，愚则惧费国币也。

文驾来时，希将前奉两稿均携归。《简法忍》诗，圣翁见示新解，浅显而好，比我的博士卖驴式为胜，将来拟另以定稿赠兄，为念甚矣。文字之“细论”不可缺也。馀容面谈。即候

近安

平伯　八月十三日

1982年8月19日

云乡兄：

昨晤为欣，两件已草题，随时希来取去，以便更送他人，但时间已甚匆促。陈画极佳，惜诗之第二末押“舫”，舫字仄声失韵，故题中只说画耳。近感文贵简要清通，以少胜多，我前文可为殷

鉴矣。草草不具，即颂

秋祺

平伯　八月十九日

1982年10月10日

云乡兄：

从照片见新楼，恐不易拆，遂与圣翁商量。他很热心，即为致书苏州市委宣传部长董昌达君，大意为“曲园总须有园（按：六字精极）。地面虽窄，可请从周教授（亦妙）参考旧时布局斟酌之，必能幽雅宜人（妙）。”顷已得董复书，言已告知各机关，并向市领导作了汇报，允在“日内迅速研究”，容后函告云云。此是好消息，希即转知从周兄，为荷。

如是只想修屋，不想修园，一洋楼倚紫薇花，即为园中风景足矣。殊不知果真如是，将来会引起舆评。园虽小而海内外知之者不少。我向不抱乐观，若非圣翁始终热心大力支援，恐终于“黄落”（苏语）耳。

近心身疲苶，亦得二绝句，皆甚琐碎，非注不明。

即颂

文安

平伯　十月十日

前寄旧稿油印本，想已收到。

1982年10月29日

云乡兄：

近日想出席红楼梦会，未作书。从周来得晤匆匆。托其带致

运天一信，内有一图章、款十元（托买印泥用，请其收纳，希勿客气。不够当续缴），未知从周回沪否？收到否？为念。

日昨访圣翁，虽二人均耳聋，而谈叙尽欢，难得之会也。小园修复恐非易，当静待之。

京沪各报均载陆厚信绘俞楚江像，与曹雪芹无关，妄人牟利题曰曹雪芹，而居然有人信之，纷纷讨论，诚属可笑。会上有专题报告，兄知之必更详。其实旧传王冈之画，其情亦相似，殆皆是赝品也。匆此，即候

文安

平伯　十月二十九日

1982年11月4日

云乡兄：

得来书知开红学讨论会住宿在外，亦颇勤劳为念。从周已于廿九日返申，想已晤。弟有信一封托转给王运天，内有石章一、款十元，为购印泥用，不知够否，希为转去并多多代为致谢、道歉。匆上，即候

文安

平伯　十一月四日

1982年11月14日

云乡兄：

前寄奉《曲谱》序手写复制本，收到否？奉七日书颇迟。王刻图章已在湜华处，尚未送来，请先为我致谢，多渎不安。知近忙于编书，又在校要定职称，至为念慰。属写序文，近因心神惝

恍不能集中，未克从命，无任歉怅，务乞谅察为幸。属件当于心神稍好时书之，亦希宽假时日也。照片均收到，谢谢。有两张是会稽刻石残篆，另一模胡。砖如中空则是琴桌；如不空，亦不识。兄坐处为春在堂之翻轩，今已造屋，亦非旧观。井本无之，其后居民所凿也。即此祝健。

清光绪年先君在陶然亭见雪珊女史题壁诗：“柳色随山上鬓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写遍题墙字，只怕流莺不解听。”后于三十年代，陈寅恪有和诗，见新刊集中。我亦有和，当另写奉。

平　复　十一月十四日

1982年11月24日

云乡兄：

来书诵悉。大作范围颇广，编纂非易，亟待观成。我仍体劣事冗，徇出版社之请有数书在编印中，迄未能写前言。只古籍出版社，允于年前写一简短的，亦尚不知如何交卷也。

尊属暂不能应，前已言之，非常歉仄，务希原谅。运天刻章，又为代购蓝色印泥，均已转到，已复信道谢矣。前寄京盫、陈诏二君属书件，未知收到否？为念。顷忽接到柳州宋君给你的信，不知何以寄给我。我毫不接头，今附上，如复信，请告以苏州老屋早于四十年代交公，住房问题我全不知，亦不能管，未请归还。请他与地方当局商洽可也。匆复，颂

文安

平伯　十一月二十四日

1982年12月26日

云乡兄：

多日未作书为念。承廿三日手书，所云《鲁迅与北京风土》并未收到。近来邮递往往遗失，如我前寄从周“程砚秋唱腔集”书签亦未收到。

前者来书云有我六十年前照相，已毫不记得了，不知刊在何处，曾一看否？若运天今夏所摄，顷有放大片寄赠。另叶属题字，已付之矣。

修复小园，圣翁、从周均赐以支援，而事实上只有房，无园，而拆迁困难，我总不乐观。兄此次到苏，近况如何愿闻一二。

圣翁前日来访，谈开会后精神愉健。我亦尚好，只疲苶不如耳。匆复，即颂

年禧

平伯　十二月廿六日

1982年12月28日

云乡兄：

惠赠新刊大作，感谢。邮递迟缓，于廿六日方始收到。写得甚佳，很活泼。印刷欠佳，诚如所说。现编辑权大辄不顾作者，任意修改，妄增尤可笑。如指骡为马，岂不知北京有骡车，未免过于缺乏常识矣。照片有些模胡，如用铜版纸则清晰矣。瓮城一片尤为珍贵。我于民国四年来京时即进此门，不久即拆去，对之亦不甚了了。今观则恍然矣。

我近粗安。明岁将有书出版。年老不能自看清样，讹文不知

多少，因之刊文出书皆不感兴味。匆复，即颂
新禧

平伯　十二月二十八日

1983年1月22日

云乡兄：

手书欣诵。得知苏州将于三月一日开会，对修复小园当有进展，盼从周兄能出席。如得省方支持，加以专家陈辞，或能发生效用。来信部分已转叶老，听他怎么说，能否于二月中“促进”之。从周的《说园》五篇已得快读，迟日当另复，晤时请先告知。他的看法我完全赞同，其情绪十分了解，雅趣难谐俗目，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残破一劫，修复又是一劫。当徐待其定耳。

许骙若① 昨晤，已转致尊意，他对此书甚欣赏。又书中所叙宾宴华楼并非酒馆，乃是一小型商场，我从前常去，前书忘未提及，附闻。匆复，颂
安

平伯　一月廿二日

1983年2月22日

云乡兄：

得手书并得诵新作，慰悦。长函每报以短片，实缘衰慵，乞谅之。荒圃屡承关切，不能感幸，总须俟开会决定。只修两厅，诚不知其何用。兄于下月赴苏，当可略知近况也。

---

① 即许宝骙，俞平伯的表弟。

《辞岁书怀》情思俱胜，第四叙年景尤妙。第五述“七九雁来”，而今年京中七九甚寒，零下十馀度。三首“华胥”二字皆平，不知可读仄否。

癸亥元旦偕圣翁合请一香港来友，而各酒肆均于四时“打烊”，幸附近之“河南”尚可通融至六时，草草杯盘殊为可笑，然亦不得不说是一嘉会。匆复不尽，即候

春祺

平伯　二月二十二日

1983年3月19日

云乡兄：

手书及照片多帧均收到，请代向王运天兄致谢，无异身到苏州也。其门楼居然无恙，拟以呈圣翁。匆附书不具。

平伯　三月十九日

1983年3月31日

云乡兄：

廿八日手书收到。信札刊文汇事，已转告圣陶。从周前云，苏州于四月开会，渠将出席畅言，然否？

属为《燕京乡土记》题词，近以衰羸愈甚，笔研荒疏。所居忽忽度日，不知身在何方，旧京尘梦久付淡忘，无兴写作，有负雅意，至歉至歉。

新诗十章浣诵，均清新有味，又曾两承道及鄙人尤感。只第九首有两错字，录在背面希察，率直并希谅之。

“搬”当作“班”，“班荆”见《左传》。“叨扰”俗语，“挠”误。

“扰”“挠”音亦不同。匆复，即颂
文安

平伯　三月三十一日

1983年4月16日

云乡兄：

两书均收到。第一书所言制匾事，此匾狭长，本悬于大门道。今门道未复，若挂在大厅（原“乐知堂”）即与旧观不同，地位亦不合适。前已告从周兄矣。知许宝骙曾奉访约稿，迟日尚拟开茶话会，得连络上海诸友。《团结报》销路不坏，我近亦有一短文刊出。第二书所附《永遇乐》新词，情文俱佳，布置妥贴，咏及鄙人，感谢感谢。一年一度，三老同游，今于十一日往，春寒花迟，尚在蓓蕾，却亦照相。二翁均腰板笔挺，我有颓然之态，逊其矍铄，所谓蒲柳之姿，意殊恧焉。我近翻看三岁时所读《大学》，仍不大懂，虚度八十馀年，诚可笑也。

匆复，颂
文安

平伯　四月十六日

1983年4月29日

云乡兄：

两奉手书，“双红豆”词引吴谚，极隽。续示得闻苏州佳讯，尤感庆慰。将来事尽多。用作集会场所，斯意甚佳，我极赞同，两厅即可有用途。“曲园”（家中人从不叫，只叫花园）从来无匾（现在修法不对）。春在堂后轩“认春”即面对小园，别无处安匾

额。将来是另一局面。“乐知堂”三字，如请圣翁书，最合我理想。恐他患目疾未能，我不敢请耳。苏地当局或从周不妨试求之。匆复不一，即候

大安

平伯　四月二十九日

1983年5月29日

云乡兄惠鉴：

骙若晤后，又得来书属为新著《燕京乡土记》作序，情旨深厚，有方雅命，愧歉奚似。近偶作小文皆不宜发表，以其陈旧不合时尚。序跋之类更不敢涉笔。如近来重印拙作《杂拌儿》一、二、《散文选》皆不著一言；即“论诗杂著”亦只题二诗，而第一首尚抄自在豫旧作，即此可知。实况如是，务希察谅，为幸。

圣翁近得晤，有菏泽牡丹诗，兴致颇佳。政协晌将开会，我以行步艰窘，未克追随。

匆答，即候

撰祺

平伯　五月廿九日

1983年6月24日

云乡兄：

承惠书俾详知一切，感谢。我因病未能出席政协，只在家看报，其他外事更不知，如来书云云寂无所闻。从周亦未来晤，无由访问也。只晤梁披云，承以亡荆手书《古槐词》原底见还，盛情可感。各处开会，大约将到月底。圣翁寓中前开粉红牡丹一朵，

盖花瑞也，曾有小诗答和，其稿被梁公携去，他日如影印，当可尘览。近衰弱甚，卧时多于起坐，抄一小文须两三日，其他可知。匆复，即颂

暑祺

平伯　六月二十四日

1983年7月6日

云乡兄：

一日手书详尽，得诵欣荷。知编数书，又须招待过客，想见能者多劳，既各有成，斯不负矣。文艺所事，略知一、二。其庸既返京，谅必无事矣。从周在京未晤，返申来书，恳切道歉。其招待欠周。住鉴藻堂，闻系昭阳旧邸，陈云似瀛台，亦可笑。此亦京师他年掌故也。书言运天聪慧，诚然。大约天分、学力缺一不可，而天分尤要。生而知之虽无其事，却有此境界。一学就会，即近于生知矣。我近还好，只是蛰居，卧多于起。有和圣翁牡丹诗（四月作），其后乔梓同升，盖花瑞也。稿被梁披云取去，或可流传海外也。匆复不具，即候

暑祺

平伯　七月六日

1983年8月10日

云乡兄：

片示诵悉，报馆地下室颇可纳凉，且出路甚便。所托复印《课孙草》事已函致所内同志，尚无复音，恐不大好办：因其处无专管对外办理此事者。鄙意如篇幅份数不多，外面有承印者，每

张三角（一张可合印两小张）价不甚昂。湜华很熟悉，我偶有复制品都请他代劳。您来时可将原书携去，商量办理。您意如何？

圣翁并不谢客。我信中已告知兄来，有暇或可访问之。

馀不多书，即候

旅祺

平伯　八月十日

1983年9月5日

云乡兄：

属件勉为涂就，年老力荏，且不能布置，聊以塞责，未必适用也。又宜即此为止，以后多予绍介为幸。此意于前书南湖来许亭额时，已质陈从周兄，事同，当荷谅察。来书得诵，于沪晤颖南，亦佳遇也。近期《团结报》载我纪事二诗，或已邀察。匆复，即颂

秋祺

平伯　九月五日

1983年9月11日

云乡兄：

远承致贺，谢谢。所引旧京门对，昔时大小胡同随处可见，以为俗套，今则稀如星凤。愚久不出门，恐竟绝迹矣。移咏寒门殊不敢当，却非泛泛，足下熟悉京华故事，方能一语道破，不胜心铭。事有似偶非偶者，若此是也。愚笔力本弱不宜榜书，况乃衰病，乃云如见其人。若鉴赏非虚或可留玩，不宜尘点名园也。所以坚却者，实怕写坏，情非得已，希谅之。闻许夫人言，《团结

报》新版销二十五万份，可谓风行一时，而足下吹嘘亦有力焉。骙若去港，并云将转往各地，或将过沪。日前招待颖南，以肴品论恐为最简陋者，只座地尚佳，适于贵宾。而家庭小宴亦甚简慢。想衡山之会风味必佳。匆颂

秋祺

平伯　九月十一日

1983年9月17日

云乡兄：

手书及见惠照片多幅，谢谢。读“课孙草”一张，连结寒门四代，若非兄觅得故书即无此照片矣。从周兄来书云要争取拆去新屋，盛意可感，惟是否有权，谓当徐图之。我给兄书谈及修园者，皆任意言之，以语他人，或不悦耳。环秀山庄书额，兄或已看到。忆前曾为龙华寺写“皆大欢喜”一额，亦有照片否？于晤从周时，希便为一询。李君属件，涂就附上。目昏只能写大字，而手又软，聊以塞责耳。匆复，即颂

文安

平伯　九月十七日

1983年9月24日

云乡兄：

中秋前承远致月饼佳品，谢谢。“衡山”，兄曾于此宴客，想是粤菜名馆。颖南来信述带去许多文物在广州白云机场被查扣事，颇感不快。海关所扣文物范围甚广，而人偏偏要带，愚意均可不必，不知是否。港、新两地经济相连，颖南创业非易。闻要开饭

店，然否？知在何处？

前作小文上半谈“借”字之音义，下半谈昆曲中一小问题，恐知之者少，大家未必感兴味，仅在扬州曲社内部资料发表（闻此间曲社拟转载），顷又在港《大公报》刊出。兹附寄剪报俟正。此问题虽小，前人未能解决，昆曲家只知保守，“依样画葫芦”，亦可异也。

我近体愈劣，旧病有些复发，左眼流泪不便看书写字，总是老境。匆复布谢，即候

文安

平伯　九月廿四日

1983年10月4日

云乡兄：

手示欣诵。所谈姑苏新事，从周之诗甚妙，可入竹枝，宜吴人之不悦也。顷在《文学报》131期，见关于《尘世奇缘》的报道，有八百回之多，兄注意否？将来如刊行（希全印），我很想看看。因在此报中想起一九一一辛亥年吴下往事。此书作者岳乐山乃旗籍，先君之旧友，本集有诗。我儿时常听我父谈，叫他“岳老爷”。他似很能谈。我却未曾拜见。革命后遂无消息，不料其有此洋洋大著也。未知写得如何？如趣味浓酣，即伟业也。

兄为该报编辑之一，能为一询其子岳廉识其人否？年八十四，与我年相若。

平上月复发旧疾，左眼流泪，口角歪斜，服牛黄清心丸而愈，希勿念！即颂

秋祺

平伯　十月四日

1983年10月16日

云乡兄：

手书欣诵，承问疾为荷，服牛黄清心丸而愈，希释念。许公到京后甚忙，移家团结湖，昨以曾孙来京，邀至戚一观得晤。小孩相貌颇好，曾有句云：“含英玉蕊生庭日，解笑鸦雏入抱时。”生甫二月，亦老人痴念也。

岳乐山丈与先君交往，犹在晚清，隔七十馀年忽闻其有大著，思一观耳。现出版既有问题，自可稍待之，亦不拟与其家属通信。匆复，候

撰安

平伯　十月十六日

1983年10月23日

云乡兄：

书及近作均收到，诗能达情意，只“苏黄”句稍有问题，“娆”韵不好改，作为贺词就很好了。承详示岳稿实况，一女许两家，宜有官司纠纷，不拟再问，等书出后一看足矣。已详前片。

我发旧恙后，现总算好了，形容无改，堪以告慰，惟甚软弱，现服首都医院所给的药。一切人事大都摆脱，以读《通鉴》消遣，已第三遍了。古史浩瀚拙见浅薄，如以蠡测海也。圣翁未晤，偶亦通讯。匆复不尽，即候

教安

平伯　十月二十三日

1983年12月8日

云乡兄：

三日手书欣诵，叙开会游踪甚详，尤感。婺若返京想必甚忙，尚未得晤。

兼悉苏州旧寓近况，十户拆迁非易。其傍小楼之树，于拆楼时希注意保护。又此疑是紫荆，非紫薇。其花时不同，荆在春夏，薇在夏秋。于明岁开花，盼得博物者审谛。前已函告从周，或再托友察之。从周又以海盐蒋氏“西涧草堂”匾额相属，实不能书，而情面、世谊均不能却，勉涂塞责。件已寄申，兄或可看到。我近粗安，睡时多于起坐。有一极短文，将刊于明年二月《浙江画报》，题曰《虎丘剑池》。馀不一，即颂

冬安

平伯　十二月八日

1983年12月29日

云乡兄：

来书详述写作大意，为佩且慰。《离骚》虽以荃、荪喻君，于家国事却是明言，未尝影射，与《石头记》索隱派不同。不揭底之谜，猜之无益，仅可作茗谈之助耳。

尊注颐和园词不知刊于何处，盼得一观。想是王作，曾于《观堂集林》中见之，于西后颂多于刺，尚非史笔，兄谓如何？近于南大油印本汪文中见瞿兑之长歌亦咏其事，未知见否？辞甚工，而题目为溥侗草书卷，颇觉不相称，其人只是清室一浪子，晚节更不足道。对于近来文艺，感慨多而置之勿言，聊为兄一言耳。手

劣不能书，观墨涂可知。复贺
新禧

平伯　十二月二十九日

1984年1月19日

云乡兄：

两书收到，大作① 已读，兹挂号另寄还。从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书至今年一月十六日方收到，邮政之劣如此，不得不挂号，惧其遗失。注释颇佳，详赡便于阅读，亦不免讹字，正文为要，定本或较好。王作首句“汉家七叶钟阳九”，与陈寅恪歌“汉家之厄今十世”同。以汉喻唐，常语也，如《长恨歌》。以之比满洲恰恰相反，有妨春秋之旨，今所谓民族主义，不免遗老口气耳。又诗中有“新锡山名呼万寿”句，或暗用典，而不合事实。万寿山、颐和园已成今之口头语。尊注既已驳正（甚好），似不必更为之回护，转恐讹谬流传，以二者为同时命名也。匆复不尽，即候
近安，并祝甲子
新春

平伯　一月十九日夕

1984年3月17日

云乡兄：

十二日手书诵悉，布置红楼电视，江乡风物可观，又返沪授课，以贤劳为念兼慰。徐绍青君属书楹联事，从周先来信，以近

---

① 即邓云乡作《静安先生〈颐和园词〉本事》一文。

愈衰弱，鸦涂惧玷名胜难嗣前徽，已敬谢却并希转致意徐公。以体劣未能远游，且俟将来再说。住户既未迁出，估计尚有待也。知本年将刊三书，且惨淡经营之，甚善甚善。

属为题签，《秉烛谈》拟勉酬雅意，不欲牵扯红楼，亦希谅之。节届春分，天气尚寒。匆复，颂

文安

平伯　三月十七日

1984年4月6日

云乡兄：

上月来书诵悉。属书签今附奉，大小各一，似大者较好，可酌采用。

圣翁近住医院检查，云又患胆石，须动手术，在研究考虑中。

从周请其徒石君绘画，为先室纪念，事颇有趣，自是雅意，拟付装池，他日可一观。

苏州修小园而不拆房则无地起楼台，我觉得地方上似少诚意，亦听其自然耳。

宝騤外出，或至沪，得晤否？

馀不一，即颂

近安

平　四月六日

1984年4月15日

云乡兄：

两书次第收到，述沪近况甚详，谢谢。一切都以年计，不论

月，总不能性急，诚然。前询一节在笔记中似习见，惜未记书名。阮胡① 誓师江上，白蟒袍碧玉带，梨园装束，却未点出戏名，宜兄之想不出。又柳如是② 冠插雉尾招摇过市，言本兵大礼之可笑。《红楼》中北静王装束固与阮有关，如上电影镜头，当有可观，一笑。

圣翁患胆石住院，高年不宜动手术，可以服药，并述具体禁忌，尊意极是，得便自当转告。近医禁会客，只通书问。他们家都信西医，且其成绩颇佳，亦未知如何决定也。骙若谅已得晤。草复，即候

近安

平伯　四月十五日

1984年5月19日

云乡兄：

手书详悉。此来匆忙，未及多谈。承惠新茶尚未到，先此谢谢。又约佳游，因病卧不出户为歉。

大作重读，觉记游踪清切，惜将大名排错。想起一事，近发见我旧作已佚者《游仙诗》十五首，如刊港《文汇》亦可，惟恐其讹字太多耳。又前谈阮大铖装束，顷在中华新本王应奎《柳南续笔》见之，卷一第一五三页“服御类优”条，惟不点钱牧斋、柳如是之名耳。此条我前曾见，却非此书，已记不得了，盖传流颇广也。或可以之装扮北静王，仿佛有据，一笑。即颂

近祉

平伯　五月十九日

---

① 即指阮大铖，明朝末年人。

② 柳如是，明末名妓。

1984年5月25日

云乡兄：

两书次第得诵，新词流邕，想见意兴之佳，郊居之乐。旧集知先另购得，弥见垂青，尘羹土饭而书品尚佳，讹错甚少，近亦希见。“草”原是草稿意，而友人来书引李太白“燕草碧如丝”，则一语双关，“燕草”亦有出典，为俚辞生色多矣。

《游仙诗》稿奉上，王湜华抄，已添注不清的字，或可用。此五十年前旧稿，亦不忙刊出，却希望减少错字。如前读大作，即将大名弄错了，即可惜。

苏州来信说，旧寓小园中，居民楼住户迁出，只待经费修复，然否？

圣翁出院颇好，以诗谢医，见廿四日《人民日报》，在沪想可看到。俟大会开完，可晤檠若。即颂

近安

平伯　五月廿五日

1984年6月4日

云乡兄：

一日书三日即到。诗① 是“遘”字，遇也，不错。我向不喜作诗注，注多妨碍正文，喧宾夺主。近所写极少，未克如属，为歉。不过就些熟典故（亦无僻典）敷衍，无深意也。其佚去五十

---

① 即《游仙诗》十五首，作于1930年1月29日，初载1931年8月《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1卷第4期；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四年，在学生会刊物觅得者，亦可喜。

圣翁出院后，有酬医诗四绝句附其令嗣至善简注，见五月廿四日《人民日报》，想南方亦可看到。苏寓如何修复，规模不小，恐非易事，我悉听地方主持之。

骙若曾托写字，未晤，近闻已赴福建，其忙可知。

匆复，即候

教安

平伯　端午节

所谓茶叶未到，附书。

1984年7月19日

云乡兄：

多日未通书，维起居佳胜。上海大热，何不早日北来，想必有事牵绊。骙若带来惠赐肉松，确是佳品，闽厨风味得快饫，感谢感谢！他回京后仅得一晤，即携此品来，我给他一文，即见本月十四日《团结报》者，谈经卷去年捐献后，今年《法音》载文已查明此经名字、撰人，可谓快事，想已邀览，亦可告一段落。其是否弘法（空海）所书，则不可知。骙若近又赴烟台消夏，不久可归。

我近日极少写作，有记一九七〇庚戌田居事小诗，载港《大公报》，又另一旧作词亦寄去，尚未刊出。圆明园招待所饮食一案，亦微闻之，云是煮扁豆不熟所致。

匆复不尽，即候

暑祺

平伯　七月十九日

1984年9月15日

云乡兄：

得来书知安抵上海即将开课为慰。承惠赠大作甚佳，足为文献之助，俾他年有征，惜我题字笔迹弱耳。小儿在津，乃荷雅爱，无须另寄，他在我处即可敬诵，并此代谢。

我近体殊弱，极少弄笔，此外无它，聊堪告慰。从周代致候，其另一文尚未得读也。匆复，颂
秋祺

平伯　九月十五日

1984年10月25日

云乡兄：

得来书甚详，佳游可羡。像片收到，颇似年少，希代向运天致谢，并贺新婚。近体愈劣且病眼不能多书，未克撰书，尤歉。为渠所题手卷早已书就，可随时来取，或倩人携信件即付，亦希代告。

大作说“红”者，前已为题签，即寓颂美意，其他关于“红”之书籍属题名者已均谢却之。自六六年后迄无所作，所刊出在二刊者皆旧作也，惩羹吹齑其可再乎？惟希谅之为幸。

圣翁身体健朗，视愚为胜，各处开会出席，每见报纸，只眼耳牙齿均差，近偶通书，久未晤矣。

骙若近写长文，开头一段，述我早年曾将《红楼梦辨》原稿遗失，事确有之，早已忘却。如稿不找回来，亦即无可批判也。一笑！

即颂

秋安

平伯　十月廿五日

1984年12月12日

云乡兄：

迭奉来书，叙述甚详，感谢；以衰病羁答为歉。知新著风行，又有异国译本，诚佳讯也。京中行路难，流动人口亦七十馀万，与海上相同。我因身体愈软，足不出户，街市情况有如隔世，不受影响。近又患左眼，卧多于起，忽忽度日，写作至少，偶有亦勿以示人。知将有知堂佚文刊行，甚为难得。东郭先生即“沈氏”也（当时报刊如是称之）。他（元旦）曾在苦雨斋挨一枪，以为将交谊愈深，却不料其后“破门”，不欢而散。想起旧作一诗①，即录于后，似可充笔记材料，即希粲正。天寒岁暮，顺贺八五年

新禧，不具

平伯　十二月十二日

1984年12月28日

云乡兄：

承详示近况，又手书吉语贺正，多谢多谢。距九旬尚远，况期颐耶，而雅意固惓惓也。诣知堂诗本是一组，作于“七七事变”前，自老君堂、东四、隆福寺、什刹海而抵八道湾，惜佚失不全，皆纪实情景，如西庙，非有所谓戊戌庚子也。“南枝”句拼

---

① 即《京师坊巷·八道湾》一诗。

凑，“微言”二字过重，拟改“谐谈”，以句论似不及“微言”。闻以寄姜德明固可，但姜办散文刊物，或无所用之。沈本在盔甲厂燕大，我与知堂同任教。他只认周为师而终于“破门”。对我则自处于“师友之间”，亦颇可笑，若其才则不可没也。解放后某年，九三发奇想，召开一会，皆旧人老辈，属我主持。沈氏亦参加，只此一晤，其后即未再见。所谓吴虞，有名五四时，兄胡不知？却绝非吴稚晖。亚东图书馆曾出《吴虞文录》，岂以其诗为佳耶？亦不甚可解。天寒岁暮，兄只恃一电炉御寒，可念。匆复，顺贺
八五年新禧

平伯　十二月二十八日

1985年2月4日

云乡兄：

昨得手书知兴居安宴，勤于编撰为慰。我近多病，去年圣诞，右手指微中弯曲不便，写字歪斜，幸旋愈，以后只用钢笔，久弃颖研，亦不知写成什么样子，盖翰墨缘尽也。上月十七日又患头晕，近亦疲软，即室内活动，犹虞蹉跌，当谨防之。虽不写作，却将有两书出版：一、先君之《诗境浅说》，在上海书店重印。二、我的序跋文，天津孙玉蓉女士编，多旧作，亦有新附者，如为孙功炎《白石诗笺注》作“代序”。在北京三联付印，尚不知何时出书。杜门不出，应酬甚稀，乏滚足陈。匆颂
文安

平伯　二月四日

1985年2月24日

云乡兄：

过年承两书相贺，盛情至荷，藉谂海上年景：供给丰富，万民昌豫；此间大略相似，愚不外出，夜中瞥见彩电微闻爆竹而已。开春将审定职称，近来足下著述风行，定卜如意，可为预祝。并得读牛年二律均甚佳妙，非泛泛打油，清兴不浅。自宜刊诸日报，俾众同赏。我近体粗安，只更衰弱，写二信即费一上午（以动作迟缓，易误），别提写作了。圣老仍住病院中。匆复，颂

春禧

平伯　二月二十四日

1985年5月6日

云乡兄：

二日手教详细，欣诵，报以邮片，疏懒甚矣，希谅之。今岁我精神非劣，而活动（指写作）甚希，视辄万言者望洋兴叹，奈何！于客散静境闻鸟啼，可谓佳趣。我亦有一次。一九五六年返里，宿德清县署，邻城墙，晨兴百鸟争喧，如聆仙乐，始知吾乡之趣，胜软红尘境多矣。又知各地风光并入“红楼”镜头，可谓大观。太平湖风景至佳、又得雅吟信美。只闻潇湘俭妆上船，未免被作者瞒过。盐务是最阔之差，屡见记载，兄必知之。比北京之破落侯门为远胜矣。如此用笔，一洗熟套。以豪富骄人，尚得为潇湘女耶！偶发狂言，聊博一笑。即颂

著祺

平伯　五月六日

1985年6月20日

云乡兄：

五月寄一信片，收到否（忆亦无要事）？顷奉十五日手书，得悉近况佳胜为慰。骙若来京已得晤谈，言在沪得兄相助。我以皮肤病感染右腿肿，至新名协和者就诊，在东单，费时半日居然找到。近已见好，可释念。旧诗稿已交四川人民出版社，为时尚远。黄裳君前为我编文选，顷云七月可出，或者不远矣。近偶作小文，无所用之，留以自玩而已。匆复不尽，即颂

著祺

平伯　六月二十日

1985年8月23日

云乡同志：

廿日晚手书诵悉。我患病久未能出。自六、七、八凡三阅月，顷稍愈，虽有诸嘉招，迄未能应，非常抱歉。写字几乎不成为字，无由应付也，希谅察是荷！王运天写件待取，可与俞成或保母商洽。耽搁多日矣。

馀不能多书。即颂

近安

平伯　八月二十三日

1985年11月15日

云乡兄：

两书均悉，谢谢。

马医科巷只有空屋，无物可献，老君堂房亦久扫地出门矣。只五十年代曲园公有书版全部，阅四十年，不知尚有存者否？前日阅《古旧书讯》中曾提起此事，亦或残存，未可知也。苏地有无信息？王西野兄即此致候。

近我未能写作，只用钢笔划数字耳。即颂

近安

平伯　十一月十五日

1985年11月26日

云骧兄：

手示诵悉，谢谢。《古旧书讯》三期载金性尧文：“想到俞樾的著作，解放前到苏州，看到春在堂的一些木刻板子，却被任意堆置地上，心里颇有感慨。他的著作真说得上‘等身’。”（下略）

这比我前所言更为清楚。事隔五十年，不知还有否？尚存若干？如蒙询及王西野先生，为感，是苏州的古迹。馀不一，即颂

近安

平伯　十一月二十六日

1986年1月17日

云乡兄：

昨承远惠佳品，感谢感谢。今月二十日荷文学研究所雅意，为鄙人召开“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会”，到者约二百人，旧业抛荒，甚感惭愧不安。其谈及《红楼》者，有两小节，只有旧醅，并无新酒，迟日当捡以呈正。以动作说话都很艰难，拟倩人（外孙韦柰）读之，仅可塞责，奈何。即颂

大安

平伯　一月十七日

1986年3月29日

云乡兄：

惠件来书次第收奉，为慰兼感。详情如画，尤可喜也。弟去春一直病卧，杜门谢客，乏淑足陈，即书信亦稀，务希谅宥为幸。《文学评论》新版，只赠我两册，未能分致，为歉！从周既惠“两陈植”者新书，又寄条幅，多谢多谢！其画已悬在永安南里小孙女华栋处矣，可作纪念。《蜀辅诗记》序文已载《团结报》，语颇风趣，想可托刘君付刊。衰笔胜鄙多矣，并此致谢，乞转。匆复，即候

近祉

平伯　三月二十九日

1986年12月29日

云乡兄：

前承致贺，迭奉两书，感谢感谢。港游七日，走马观花，谈“红”皆陈言，仅得一诗耳。苏寓修复大有希望，而需款巨，只可徐徐为之，得大力提倡尤所感幸。明年或有进展也。前蒙起潜先生法书“乐知堂”额，俾得敬瞻墨宝，复旧弥新，无任铭感。全阛名迹，旧记流传，椽笔重题，快获先睹，何幸如之。属为跋识，以近多病偃卧，恍惚善忘，未克如愿，祈谅宥为幸。《论红楼梦》稿云将发排，明年出书，附闻。即颂

撰祺，并贺

新禧

平伯　十二月二十九日

1987年4月7日

云乡同志：

得长书无殊面谈，为慰；若云“如答课业”，夫何敢当，并感！香港所照同人当是许晴野，即前附奉印蜕者。其东道主（主持会者之一）潘耀明并见对联，词曰：“既醉情拈杯酒绿，迟归喜遇碗灯红”，亦瞬及十年矣。我写字比前更退了。红楼电视，自以先睹为快，或未尽如人意，能赚到外汇，可慰众望矣，藉以为祝！托庇眠食尚好，而精神恍惚容易错误，且文思枯窘，港游亦只报以一诗：“沧桑易代繁华远，更有何人道短长。梦里香江留昨醉，芙蓉秋色一平章。”不一，即颂

文安

平伯　四月七日

1987年6月20日

云乡兄：

承详示，感谢。颖南惠临，前书已遵属面奉。骙若又转来佳茗，更感。阳羡之茶原是贡品，吴梅村诗云：“敕使惟追阳羡茶”是也，其得名远在龙井之先。“羡”可读平声音夷，昆曲《茶叙》云：“竹坞烟销阳羡春”，先辈每如此读，今知之者鲜矣，聊博一粲。拙编《旧体诗钞》事历三载，顷始有音信，约年内可出。

红楼电视看了前半段，有天香楼、元妃归省等热闹场面，以病卧未能多看。匆复，即颂

撰祺

俞平伯 上　六月二十日

致叶圣陶*

1932年3月11日①

……今日之下更何可言，归于“忍辱苟合”而已。政府既不守三省于前，又不战淞沪于后，其意无非欲和耳。所以不能骤和者，无非以党人素来唱的是高调，一时绕不过弯耳。从报纸之字里行间看去，其谋和之心路人皆见，恐此信达左右时，生米早已煮成熟饭了。财阀营私，军阀拥兵，而洋奴媚外，此三者苟合以误国，不和焉可得哉！种以国际形势，即有制裁之心亦无此实力，日本之任意横行，中国之尽情服小，均不失为见风使舵之乖汉。——和则和耳，然弟窃怨何以不早和。淞沪之牺牲未免冤之又冤。

---

* 叶圣陶（1894—1988），名绍钧，字秉臣，苏州人。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

① 此信原载1932年3月30日清华《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

弟虽现不居闸北得幸免于无代价之牺牲，然如此苟全，亦何聊赖。北平暂时决不至有战事，此却可告慰者。全市标语粉饰略画，据说以娱贵宾。标语之来也，弟初无所爱惜，而于其去也，却不能无所恋恋，此亦情之不可解者。来书言“买办亦岂免于奴性”固系上海实情，特所谓“半斤八两”者未必不稍欠斟酌也。（下略）

三月十一日

1933年6月22日①

圣陶兄：

来札欣诵。款已收到，费神谢谢。弟曾向清华辞，校方加以挽留，而佩兄主任国系，致未便固辞，大约又须勉任一年，大有“月攘一鸡”之象，殊可笑也。夏末秋初拟作南游，但亦未能定耳。《杂拌》二校记当徐为之，寄奉左右。阅结单，《燕知草》似已剩不多，不知须再版否？何以店方并无通知？祈便中一询为荷。弟近况，“碌碌如恒，乏善足陈”，此八字近之。从前易伤感，多愤懑，近则木木，进步退步竟不了了。——殆以不了了之耶？报上的事了了者十之一二，不了了者其八九，读之闷闷。祝安好。

弟平伯　六月廿二日

1934年4月14日

圣兄：

岂明先生②写件日前挂号寄奉，想已收到，并有一事可奉告，

---

① 1933年6月22日至1935年3月28日的十六封信，原被收入1936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版《现代作家书简》。

② 即周作人。

即疑古君①（兄前曾索书）亦答应作一小条幅，云对子难写。久逋之债忽得收回，亦妙。

《读词偶得》续稿，四月廿日左右可寄奉一篇，因《清真词》较多，故分为二，如此则上卷共得六篇矣。其最末一篇亦在属草中，毕后便可成书矣。此书全系吾兄鼓励始幸而成，感荷感荷。印时如能为作一引则尤善矣。

弟平伯　四月十四日

1934年5月23日

圣兄：

久未作书，亦未得来书，殊念，想因事忙耳。《读词偶得》上之六已成，如要可寄奉。但愈说愈不像给《中学生》的，大有博士卖驴式，奈何！原文只五十六言，而说之得五千言，恐不适用，故先请问一声。反正弟保留版权，异日仍可在开明出单行本，如何？乞复。祝

双安

弟平伯　五月廿三日

1934年6月2日

圣兄：

示悉，《读词偶得》迟些发刊并无妨，但弟恐其性质或不适合耳。或在他处刊出而留著作权，仍由开明出单行本。

弟自去岁归后，亦甚忙，不知其故。功课并未加多，或较兄

---

① 即钱玄同。

稍闲耳。承盼南行极感，但今岁恐未必能行。

晤玄同时当为催询条幅，条幅固系他自告奋勇也。

在《新村周刊》第十六期上，忽发生一伪文，抄袭弟十五年前之旧文，而改换题目，此亦抄袭家之常，乃并弟之姓名住址而抄之，也可谓怪绝。此文沪上友人曾得读否？亦有人发见其为伪造乎？弟已去函严重质问矣，彼方已允更正，闻在该刊第十九期上。

兄与伯祥前亦有暑中北来之说，迄未果行，不知今岁能实行否？如能来，并可在清华小住，弟寓虽隘，固可暂居耳。

前托购钱囊，其价迄未奉缴，乞告以数，容异日奉上。木牌上带信，遥遥乎远哉。

暑中颇似有所作，而每年之成绩均不佳，故亦不敢预期矣。

即颂

双安

弟平伯　六月二日

1934年6月25日

圣兄：

两示先后奉到。书已去探询，当觅购寄奉。作者闻系燕大学生，非清华也。版税已收到勿误，费神谢谢。

《读词偶得》尚差一篇，成后上卷即可出。请与开明接洽排印事，为荷。原文用仿宋字，释文用四号字（不知四五之间尚有一种铅字否?）。《词学季刊》近由龙榆生君赠阅，故得全读其四期，内容瑕瑜互见，观念亦稍旧一点，但颇实在，总算不差。以后在开明出，其办法如何耶？

暑假期间可得数十日有闲，诚可傲海上之编辑者，但多半匆匆过去，殊觉辜负耳。即如近日奔走城郊至频繁，不知作些什么

生也。月内尚居郊，必大暑始入城耳。

今年颇想把暑假多利用一点，不知成效如何，再说罢。即颂
双安

弟平伯　六月廿五日

1934年8月7日

圣兄：

惠赠《十三经索引》，此书极有用，感荷感荷。弟向例暑中不做事，今年亦然，曾游北戴河，往返共三日耳。北京固不甚热，亦不需避暑。《读词偶得》尚欠一篇，成后拟即印单行本。又有一稿已发表，兹另封寄奉二份，其二份赠伯翁。前寄《语言的魔力》，想已收到。即颂
双安

弟平　八月七晚

1934年9月6日

圣兄：

手示诵悉。《读词偶得》决出单行本，其最后一篇，意思已想好，做好即奉上。至以前之校定稿，亦拟短时间内寄奉，以便先行付排。并拟弄附录一种，即选五代北宋之小令，此自不能求备，二则作不成，但以之配《读词偶得》似颇不恶。体格如何未全定，好在尚有数月之馀裕，可从容着手耳。兄想必赞成。

《二十五史》题语勉书数行，兹附上，可备用。人微言轻，恐不足重耳。

弟平　九月六日

1934年9月21日

圣陶兄：

示悉。末篇在赶做，但日内又须过节，非耽误一下不可，大约有二旬便可交卷，决付《中学生》，惟篇幅又不甚短，或须两期刊载，俟寄到后由兄斟酌可耳。本来想把《读词偶得》之编撰先了却，然后再做别事，想不到便如此之绕手。附词选已在进行，或可先寄。拟只用“、”“。”两种符号，兄想必赞同，如“！”“？”“；”“：”等俱无甚用处也。加旧式之旁圈否，却尚未定，兄有何意见否？

弟平伯　九月廿一日

1934年9月30日

圣陶兄：

《二十五史》预约单据及样本均已收到，弟总可推销一些，十九部则到不了，以交游少耳。附录词选，已选好约有一百另八首，如梁山好汉之数，已在清华印讲义，不久可得，即当以清本奉上。于收到后即可付排，以系另起。但或须稍迟延，因弟尚想斟酌一下，虽然斟酌亦难，此百余首已几费评量矣。《偶得》最后一篇正在起草，惟文甚长，恐不适《中学生》之用，奈何？或分为二期登出，但如此便不印书之用矣。如兄以为付《中学生》便，弟固无成见。《偶得》缘起付刊《大公报》，兹剪奉一览。

弟平伯　九月三十日

1934年10月27日

圣陶兄：

示悉。《古槐梦遇》既开明肯承印，甚善，弟并不想点戏，只有一条件，即两序文（一岂明一废名》拟铸锌版，此点想亦易办，或不成问题。《读词偶得》决赶做，大约只好以原稿寄奉，未有副稿也。弟既要搬家，又要赴保定，忙得不堪。

弟平伯　十月廿七日

1934年11月1日

圣兄：

兹挂号寄奉《偶得》稿乞察收，文章愈做愈支离漫衍，前后已不甚一致，异日出书作广告时，只可用由浅而深解嘲耳。封面拟请兄为一书，如佩之《欧游杂记》之例。《古槐梦遇》如要，亦在一月内可寄全稿，除序文用锌版外，字拟用五号，每条之间约空出一行，以外便无他条件矣。弟已迁居，明日赴保定。即颂

双安

弟平伯 顿首　十一月一日

1934年12月2日

圣陶兄：

示诵悉。前信未到，则遗失矣。《读词偶得》印得如此快，弟想不到。若照兄说，此信到时计已可出版矣。知兄明年有来游之说，甚喜。宜趁花时来，虽其时难免有风，然固有数处可看。弟

于校课之外，可奉陪游览。弟日前去定县一次，非但没有什么话可说，并感觉有些话实在不必说也。又岂可不沉寂乎！匆匆即颂
双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二日

1935年1月26日

圣陶兄：

来示由佩兄转到，敬悉。前者兄询弟要否印度纸之《二十五史》，乃佩忘告弟，迄今日始知，此种书不知尚有否？如有，弟要一部，即稍贵，亦合算。如没有只好算了。分店弟去过一次，他看了定单，未肯径付，云候示总店，送至老君堂。如有印度纸本，则想必可在分馆去掉换耳。天寒岁莫，诚如兄言，但弟近颇自勉，以为非如此无以解忧耳。再逾数日，拟入城度岁。祝好

弟平伯　一月廿六日

1935年3月5日

圣兄：

手札奉到。《二十五史》迄今尚未见店中人送来，好在弟不久须去取款，当去面询，或可取得。

良友赵君肯承印弟书甚好。但《古槐梦遇》系一种特殊性质的东西，似不便加入其他文字，弄得不伦不类。弟本有编成“三槐”之意，即《古槐梦遇》、《槐屋梦寻》、《槐痕》是也。但彼“二槐”差得尚多，不知何时始可成书，是以拟先以《古槐》问世，俟“二槐”成后，合出一书，曰《三槐》，而分为三辑。良友方面欲印与否，当从其便耳。欲收入某项丛书中，弟亦无不可。近来

一块肥肉大家要来染指，非独占即瓜分，我们当然管不着。祝
双安

弟平　三月五日

1935年3月28日

圣陶兄：

闻《二十五史补编》在第一期预约中，清华友人陈寅恪君拟订购一部，但他虽未购《二十五史》，却欲以弟之绍介，以二十元外加邮费之价定购，不知可否？乞询明或与店中接洽好，示知，当属陈君径将款汇寄申店。此事大约须在总店办，分店恐弄不清楚，即以取书论，亦以邮寄为便耳。并盼即复，以便转告陈君。

良友赵君已来信接洽，但尚未言及承印之条件，而弟之文稿亦尚须校理，付印尚有待也。

振铎北返，弟尚未晤，闻已搬至城中矣。

兄前次来函言不能北来，岂亦受市面不景气影响乎？弟还是这样，说不上怎么忙，亦说不上闲，想作之文多，而真作之文少。随笔俟想得主意即可属草。即颂
双安

弟平　顿首　三月廿八日

1948年8月27日①

圣陶兄：

佩弦逝世仓卒，在医院病重，阅报始知之。弟同在一地，未

---

① 此信原载1981年3月7日《文艺报》第五期，题目为《俞平伯致叶圣陶的信》。

能先图挽救，痛悔无已！此病一误于平素检查得不够精准；二误于开刀之迟缓，发病后十一小时；三误于大夫手术之不太高明。病深体弱原未堪久持，但此次症候似尚非致命者。今若此，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人事之未尽乃诿诸天命则谬矣，此弟所以引为长恨也。本想立刻给兄写信，但实在拿不起笔，而大概情形报上既已说过了。并附去《民国日报》一纸，朱、常二文尚不劣，弟之挽联极难措词，说此则必漏彼，故只可如此，望兄评之。来索稿者纷纷，以情怀伊郁，记忆迷茫，实无法应付。然亦写了两文，一付《中建》北平版第四期，一付商务之《文学月刊》。迟日谅可次第尘览，仍请教之。弟与佩兄往事如尘，但此间乏可深谈之友，恨不得飞度南云，与兄共洒此泪耳。盖心知其意者，惟我兄一人而已。

昨日在清华开吊兼作追悼会，到者知名之士甚众，挽词多可观者，赙赠亦不薄。各处唁电均在一板上贴出，开明同人的电报弟已看见。其家属以后经济状况尚不很成问题。朱夫人如在北平，清华方面答应给一职员位置。其全集闻开明允印，甚佳。编纂者，清校同人将弟名列入，自谊不容辞，但亦不知如何着手也。一多全集未出而佩今往矣，身后浮名何益逝者耶！聊各尽各心而已。弟近来非常沉默，而一般的气压又很低，将来真不知如何也。

盼抽暇来示略述所怀，以慰劳思！匆颂

近安

弟平伯　顿首　八月廿七日午

1974年4月10日

圣兄惠鉴：

日前巧值，殊欣。弟去年写一小文，未敢自信，今嘱湜华携

呈乞正其可否。本月中旬弟等拟往天津，数日即归。敬候起居多胜。

弟平 顿首 四月十日

1974年5月22日

圣陶吾兄惠鉴：

湜华携来赐题绝句，浣诵欣忭。忆在二十年代兄曾为写新词，保之有年，失之可惜。今瞻斯篇笔度精妍，宛如畴昨，足征雅意，且颐寿之征也。秦皇刻石，历劫凋零，穷海之滨，犹存残字，诚未可听其泯没。于今得广其传流，良为胜缘，如尊篇所云。吾兄夙耽篆书，窃所钦迟。前承为写乐府诗小幅，迄今尚珍藏之。此影写本宜为世所重也。弟日内去津，小住数日。归当图晤，并拟以原摹两本墨迹呈览。匆布。敬候

起居

弟平伯 启 五月廿二日

1974年6月3日

圣陶吾兄：

前承面约暇时小饮，至为欣感。今拟于本月七日（星期五）下午相访，未知适宜否？秦篆摹本册子，弟试鸦涂，殊不足观，仍盼宠题数语，即一观款亦妙，祈酌之。他容晤谈，不尽，草此。敬候

起居胜常

弟平伯 六月三日

1974年6月30日

圣兄惠鉴：

日前小叙甚畅。牵牛花子，前者沪友陈君分惠少许。寓楼窄小，只试种三颗，馀均被亲友索去，须俟今秋收子后方能再有。如有佳品当选择奉上。今命外孙韦柰先呈上已出芽之一小颗，以供清玩。复候

暑安

弟平伯　六月卅日夕

1974年7月2日

圣陶吾兄：

手书敬诵。前呈牵牛小棵，于初培时弟等适去津，经管不甚得法，故主枝纤瘦，他日成长，未知能酬雅赏否。陈君前赠之花子，本搁在抽屉内，分贻已讫。却忆曾失落一颗，顷细加搜索，竟获得之，急以奉呈。宜浅植，初种未出时多浇水。虽时稍晚，在高斋栽培得宜，萌芽可望也。即候

起居

弟平伯　七月二日夕

弟等今日游观地下铁道，尚是初次，附闻。

1974年7月25日

圣兄惠鉴：

又多日未瞻对。伏中蒸溽，维起居清胜。花子在弟处者，发

绿叶甚茂，尚未见花。顷得读吾兄前作《牵牛花》文，描写如其花如云“即使没有花，兴趣未尝短少”，殆可为我解嘲欤。分在天津小儿处者已开紫红花一朵云。兹有吴小如、刘叶秋两人嘱代恳求法书，皆弟从前学生。吴现在北大中文系作教师；刘赋闲，前者曾为我跋会稽刻石双钩本。若荷惠允，迟日当将来件送呈左右（吴件为一小幅玉版笺，刘件为一摺扇面），不胜欣感。近天气过热，于秋凉时闲中挥写之，即为甚幸。匆上。敬候

近安

弟平伯 上　七月廿五日

1974年7月30日

圣陶吾兄：

复示欣诵。吴刘原件奉上，乞予挥毫为感（吴件为一直幅）。托陈曙辉带信。陈女幼年住老君堂，曾和韦梅同演昆戏《游园》、《胖姑》，前者在新寓幸得瞻侍，谅或忆及也。天津小儿处寄来初开牵牛样品，今附呈博笑。是佳种乎？弟固不甚了了。匆上，即候

起居

弟平伯　七月三十日

1974年8月9日

圣兄赐鉴

承手示，知已为吴刘二生挥写，至欣荷。仍倩曙辉晋谒，希即付之。六日曾偕游紫竹院，一家都去，白莲不甚多，地殊清旷，已十余年未到。牵牛着花，紫色，每晨可开约十廿朵。在楼廊上

立一竹竿，缤纷繁丽似一花幢，颇可观。附奉近作俚词，只堪一笑耳。即颂

起居胜常

弟平伯 启　八月九日

望 江 南 和耐圃并跋

苏州好，水调是家乡。只爱清歈谐笛韵，未谙红粉递登场。前梦费思量。

五十馀年前，有陈冠山君，约安巢舅氏自杭至苏观昆曲彩串，其地假一会馆，余等从游。忆剧目有《白罗衫·游园》、《西厢记·跳墙着棋》、《牧羊记·望乡》，皆佳奏也。惜吾侪知解良浅，徒有欣羡，未克领会耳。

一九七四年新秋，录呈

圣陶吾兄粲正

弟平 未是草

1974年8月13日

圣兄赐鉴：

寄示欣诵。所云昆曲之地，确是长春巷全浙会馆，清光绪末初建。弟五、六岁时，保母挈往观京戏，及再到，竟不记得。吴小如日前来寓，已将单条付之。渠极感佩，云不日当函谢。左右所写诗词，弟俱得重读，良快。庐山光景宛尔，可作卧游。三峡律句脱尽古人套语，且为时代音声。其字迹端严劲直，与之相应，岂巧拙所能拘束哉。非阿其所好，或不以为谬耶。牵牛繁开已达百七十馀朵，惜止一种颜色。小儿处闻有蓝色白边者，他日若收

于　当以分赠。匆上。即候
近安

弟平伯　八月十三日

1974年10月20日

陶吾兄赐鉴：

又多日未晤，惟近候嘉胜。有陈从周君者同济建筑系教师研究古代建筑，从朱桂莘、梁思成等游，又能绘画，闻是张大千弟子，颇关心文献，兹属弟为介，拟恳我兄为书一小笺，谅荷慨允，今奉上角花笺一枚乞于闲时挥写，至为感荷。弟近甚少出游，伯翁处亦以公车改道，不能常去。近得新印《兰亭》三种，偶亦临书，乃儿笘之类，附奉三纸，以博一笑。前时辩论《兰亭》真伪，未曾关心，近觉其后半议论，良有可疑，尊意如何？专此即颂
起居

弟平伯　十月廿日

1974年10月31日

圣陶兄惠鉴：

两承手教至欣且歉。陈君件已为转寄，渠得之必甚欣荷。新诗至佳。远游未知能遂愿乎？前书迟答，以牵冗俗，亦缘近拟为兄写些小品，如录方秋崖，原作《沁园春》，又有些近作小诗词呈教，迄未能濡毫，缓当另呈。前妄题伯翁《遣兴丛钞》，不期为兄所见，其后半多率意之笔。顷诵尊作《踏莎行》，语圆意真，尤觉愧耳。王作《临河》、《兰亭》两序，问题固难猝解，以私意揣之《兰亭》或乘兴挥洒，而《临河》叙乃定本欤，其删定之意或即如

吾侪所云云欤。郑评清真词本，陈君已送递，惟原以钢笔乱涂在铅印本《六十家词》上，几不可辨识，次园细心过录，极可佩，兄如拟抄出，或可以陈本作底，再参考弟所抄，若需原本，可送呈。曙辉尚在此未行也。灯下草，不尽。敬候

近安

弟平伯　十月卅一日夕

1974年11月4日

圣陶吾兄惠鉴：

两示先后敬承。夜游宫词善状青年勇往神情，文如其人。绪芳似未见过，迟日当与伯翁谈及之。词之初起原有广阔之天地，观敦煌唐人词无所不写可知。后乃局趣于脂粉风月、花间尊前以来，技巧转精，而真亦渐隐矣。尊作大都远承坠绪，近辟新宇，每诵辄有此感，不仅老当益壮而已。此非泛语也。前寄伯翁书有云，“吾辈同在城东，晚岁犹有文字切磋之益，朋友嘤哦之乐，良可喜也。”想必印可也。

前者草涂周词中郑评，书亦故敝，字迹纤小，潦草，黯淡，乃承垂览细察，不胜愧荷。参以陈君录本，当较易辨。兄如异日写讫，乞借一观，弟拟再为校对，以赎前失，如何？铅印《六十家词》本来不全。顷只剩此一册，恰有过录郑评在内，次园既借抄，又言之于吾兄，盖大有缘法。其评固多佳胜，而校律过细，亦有钻牛角尖处，其间得失，并可解颜欤。

函中附惠赠牵牛花子两种，谢谢。明岁可试栽之。今附上小儿自天津寄来美国花种一小包，无意中得自远方者，不知其佳否。

拙书每潦草稚弱，而我兄与伯翁爱屋及乌，保留又粘贴之，思之汗下，而两兄惓惓之盛，勿敢忘也。闻曙辉言，兄日内将出参

观，或当较忙。霜风渐寒，诸维珍摄不一。复候
近安

弟平伯 启　十一月四日晚

1974年11月11日

圣陶吾兄惠鉴：

三复尊示，深得论文之乐，谨简略奉答，未知有当否。词谱是吟诵之律，而歌唱之律寓焉，盖即从歌唱转化者也。吾国诗歌之传统为四五七言，由古诗而律诗，词曲并以长短句（齐言较少）拗句与之交错，遂呈繁复之观。词中亦分两部分：其一拗句多，可称专门的词；其一拗句少或竟无之，可称类诗的词。后者普及，影响亦大，而多讨论者却是前一种。

中国五七言的传统是坚强的，却受胡乐东来之影响而变，亦有语言的关系，有一点强迫的意味，中唐人还想用五七言诗作为乐章来对付一气，后来实在不成了，乃依“声曲折”写之，史称温飞卿“能逐弦吹之声”是也。北宋柳永扩为慢词，其流益大。

当词调未亡时原无所谓词谱，音律即其谱也，句逗依之。乐音之高下抑扬则以字音平仄协之而已。若析及四声（将仄声又加分析，主要的为分去、上）还从吟诵而来，当亦参考到歌唱；以词可歌，同时亦可诵也。周美成是个主要的人，即使不说从他开始。昔人评清真“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而清真之功正在创调方面。方扬陈和词亦步亦趋。来书云“隐晦不通”，诚然。却可看作清真体的四声谱，为治调律者的一种参考。

自是美成的特殊造诣，有如老杜之“晚节渐于诗律细”，其情况有点像六朝人之谈“声病”，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等等，却亦为后人钻入牛角尖者作俑，本是从吟哦中发展而来的，却认

为应音律之上需要，便是一种误会，把这问题搞得复杂了。

宋词实际上只是平仄调而非四声调。近人杨荫浏研究白石自度曲的旁谱有此结论，大致是对的。又如来书提到的《满江红》，兄云此调宜用入声韵脚是也，以入可作平，故可改为平韵。清真此调结句“无心扑”，白石云，心字不协，融入去声方协，遂作平韵《满江红》。其上段末句曰，“闻佩环”，佩字去声，合矣。其下片结句却云“帘影间”，影字非上声乎。白石在此处不过用了一个仄声字而已，固未尝分别上去也。专家之理论每与实际有距离，若斯之类是也。

原很简单，平仄调是音歌的需要，四声调乃吟诵的加工。但清真与南宋诸家分析四声时，词之音律尚在，其中当然有一种关连，二者遂相纠缠而引起后人之误会，纵非走入歧途，亦已是窄径。文士慕古好奇，耻为平人而愿自附于专家，亦往往有之。来书云：“用拗句之处，吟诵之往往有挺拔、倔强、幽峭之感”，弟于四声调亦有此感，认为并非全无好处，却只可供极少数人无益之娱耳，今日若要作词，能平仄不差，押韵可听，使《沁园春》不失之为《沁园春》，《水调歌头》不失为《水调歌头》，也就可以了。书中“竟作自由诗”之说，窃有同感。云郑叔闲评，所得只在吟诵之际，未必真懂得词之音律，弟完全同意。词之音律久已亡佚，后人何从而知之耶！

后起之曲进了一步，南曲中之昆腔磨调更比北曲进一步。昆曲中之佳谱方始与四声相合（入声在北曲分叶三声，在南曲同平声，实只三声耳）。其制谱之法又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在中国乐府的发展史上，实为空前未有者。——或者由于我爱好昆曲乎？一笑。

此外诸端，书不能详，承惠约长谈，洵上娱也，至盼其实现。弟近日上午到所，下午总是闲的，依兄方便，何日均可，盼续云

知。

上次信中说到拟临稧帖，忘记复了。兄写此帖必有本人笔法，诚盼得一观，更盼将来见惠片楮。我想近日兄必较忙，恐无暇临帖耳。拉杂奉复，书不尽言。即候

近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

近得一石，晋天福五年之大悲真言幢拓本，书法有欧阳风味而较灵动，他日将奉呈一观。　又及

1974年11月16日

圣陶我兄赐鉴：

复示欣诵，计六天过后或稍闲矣。陈从周闻有自绘朱色梅花寄呈，谅必收到。渠得(近来信)兄手迹，甚欣感。尊临兰亭当多朴茂之意，定武本似较神龙更为接近。南朝碑碣不多，其笔法固异于兰亭，却亦有相合者。弟知见殊陋，近偶见“萧憺碑额”，文曰：“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其“将”，“兴”，“之”，并同稧帖，则近人之说亦未为全面。草写纸画，即候

起居

弟平　十一月十六日

1974年11月20日

圣兄如晤：

十八日诵惠书，并得尊临稧帖一幅。是日极忙，上下午俱到文学所，瞻之如对清风，诚为嘉贶。临摹酷似无甚意义，故贵有本家笔法，妄臆兄书必有如是，今固果不虚颙望，岂分数之谓乎。

老笔纵横，弥见真率佳兴。已张诸书桌前壁上，昕夕无殊晤对也，附奉小词稿一篇，集禊帖字楹联，影写神龙本一小纸，均以发笑。所钤小印乃近日刘生（即前请兄写字者）刻赠者，其文出吴穀人《春水绿波赋》，取其与弟等名字巧合作为闲章。其“明我常相忆”乃甲午年汤寅镌赠先公者，布置殊佳，又恰与我兄同岁。弟以前亦常用，或已见过。复候

动定胜常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日

1974年11月27日

圣兄惠鉴：

昨午归，奉廿五日书，欣诵。拙笔承粘在巨册题写兴味颇有之，而增惭汗前已言之。弟前从周叔弢处假得郑评清真词乃“西冷词萃”本，亦系过录；郑评原本闻在傅沅叔处，今恐不可求矣。弟只迻写周庄本之一部分耳。所询两端均是“迴”（逈）字。汲古阁无善本可勘，但“红窗迴”不误。清真《西平乐》第三句“川迴未觉春赊”见彊村本“片玉集”卷二。梦窗之《西平乐慢》见同书“梦窗词”卷三，（十页下）“岸压邮亭，路歌华表，堤树旧色依依”。（此字似亦不分上去）知尊抄已讫，视弟之草率乱涂远胜，他日愿得拜观，更为校对之。日前答陈次园书亦谈及词律，语尚明简，今以抄本呈阅正。近偶翻出五十年前“霜枫”本之《浮生六记》一册，弟之原叙不知何故割去，乃以旧作七律补之。尊斋不知尚存是书否？学部各所虽曰全日上班，弟尚可逃学，不每天去，兄如有谈兴仍拟趋前，俾不孤夙约耳。匆匆，复候

起居

弟平伯　十一月廿七日

1974年12月1日

圣陶我兄：

示敬诵悉，拟于星期四、五（十二月五、六日）下午三时许走诣，希指定一日，未知适宜否？若约汝园，下午亦比较好。弟之吟诵羌无规律，只于儿时闻长辈长吟，遂效其声，恐不餍听；如大家来吟哦，当必更有味，诸俟良晤。请

安

弟平伯　十二月一日

1974年12月11日

圣兄惠鉴：

日前承招欢饮，难得之会也。是夕实当吟诵老杜《赠卫八处士》诗。所谓“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者最为贴切耳。弟近趋走颇忙，得暇仍为兄校《清真词》。觉郑评佳胜良多，昔年匆匆涂抹，未及细会，若非我兄与汝园耐心迻录，此本将弃同敝屣，家中人自更无能领会者矣，亦可惜也。弟处尚有夏闰枝评清真词，拟为并写于尊册上，可成双璧，唯不免缴卷迟迟耳。敬候

近安

弟平伯　十二月十一日

1974年12月19日

圣陶吾兄：

前承复书并示以新词，长句甚劲有法，陈君得之欣喜逾望矣。以近日上午皆去“所”，下午总得休，短景匆匆遂致迟答。夏评不太多，而发明词意者为多。有些原词须另抄附。交卷不至过晚，自当在乙卯年前也。周济（止庵）四家词选弟处有之。其评有些亦佳，将并为选抄。即候

冬安

弟平　上　十二月十九，冬至前三日

1974年12月22日

圣陶吾兄：

手示敬诵。细读新著后在原稿上妄涂，又写校记一页并请核正。《兰陵王》词仄声多于平，去入多于上，去声广用，入为韵脚，其特点为情调高亢，后段声尤激越，如载记所言。词谱沦佚，少可印证者。如妄拟以昆曲，去声固最响亮，《八阳》中之带怨长，见高工；《赏秋》中之丹桂，见高六，在昆腔中达最高峰。弟近阅《宋四家词选》，发见其评亦有“缠夹”者，关于《兰陵王》亦当写成小文，约适与足下写作同时，若有同心，亦可喜也。即呈教正，阅后希掷还，尽可从容。匆叩

炉安

弟平　冬至日

1974年12月28日

圣兄惠鉴：

近缘文学所有些文债，顷始交出，来示迟答为怅为歉。尊论清真词“恨堆积”似未安，极是。长调易有累句，守律严则尤甚，虽名家亦不免也，然《兰陵王》实佳，于明清中见沉郁，此美成长技，殆度越诸家也。论“愁”“渐”领起诸句，其状疾徐若相反而同归于情，甚妙甚妙！已录入短篇注中，以志相与论文之乐。他日或将此文改写即附在尊抄郑评周词册子之最后，未知可否？人事倥偬，瞬将改岁发新，黎旦烛下作此书，忆及佩弦在杭第一师范所作新诗耳。不尽，复候

冬安

弟平伯 上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八早

1975年1月4日

圣陶吾兄：

七四年前曾寄一书，提及拟将拙解《兰陵王》词附录于尊写清真词册子之最末，未知邀察否？弟近仍于上午上班下午一般不去。册子已写得十之九，不久可完成。《宋四家词选》总评有一段：“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其声响，莫草草乱用”，似与尊旨相合。即颂

新岁康强

弟平　一月四日

1975年1月6日

圣陶吾兄：

二、四日先后两函、新词一章俱得浣诵，欣慰之至。不意弟之一言触君思旧之怀，闻之既喜且惊，喜得文心针芥之契，惊者，致损我兄几夕之眠。顷审动定已一是如常矣，为慰为歉。老年人不宜于寝时多费心，将初念打断，斯诚良法也。然枕上每易于构思，弟亦能言而不能行者，摄卫之方宜共勉之。若新篇则巨制也。携手河梁之诗，闻笛山阳之赋，虽是佳作，不为美谈，以今视昔，宁无稍进耶！知人论世，将不以鄙言为河汉也。已僭加圈。其中密圈之一句可谓神似。昏灯残酒，如见其人，然其人已千古矣，读竟泫然。拟改辞句另列一表，未必皆有用，可供酌取耳。其中移动处亦有尚惬意者，览之自知。如更来书商榷，则尤有切磋之乐。迟日以定本见惠，幸甚。《校律》一书为清真词之四声谱，极细微，弟昔有之。他日如须参考时当再向兄或伯翁借读。和清真词，于四声分别，主要者固须遵守，却亦不必拘泥，诚如尊言，顷参读彊村词正复如此。佩弦夫人住西郊，弟拟探谒，总未能往。俟明春或可偕行乎。匆复不尽欲言，敬候

冬好

弟平　顿首　一月六日午

1975年1月11日

圣兄赐鉴：

九日手教诵悉。尊作得朴初同阅，有集思之益，渠当有新见，窃所乐闻。他日面谈，尤欣。以次园借抄郑评因缘，得重读清真

词，觉其工力至深，词人宗仰非偶然也。前以吾兄介绍在开明印行《词释》，曲而欠醒，繁而无当，既有愧前贤，更恐误来者，愧怍如何！校增尊册将毕，不能无感焉。更有两琐事：其一有马士良者，乃满洲绍英之幼子，与弟昔寓老君堂为比邻，近作《燕山十老歌》，列叙居京相识者，自九十八岁至八十（弟尚无此资格，一笑），吾兄亦在其内。其诗想已尘览。彼喜搜罗文献，关心老辈，熟悉京师坊巷掌故。其二为湖州笔店费在山，以售笔赠送为缘时常通信，言及兄曾为彼书近作，裁纸样来，亦嘱我涂鸦配成一对。弟惮于酹应，顷又恐笔墨流传贻诮，而人意殷勤，又属难却。二君殆皆好事之徒哉。拉杂附书以代茗话。草此即颂
近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十一日

1975年1月26日

圣陶我兄赐鉴：

昨往汽车制造厂参观，归后同时奉到廿三、廿四日手书，至为欣慰。校写词册窃所乐为，重读清真词又得益，但缮写或不免差池，乃荷灯下披阅直到眠时，为幸。更拟赠诗以纪事摅情，尤为切感。唯作诗颇费心力，只可以之遣兴，兴到书之，不必放在心上或致减眠。若来示所言自极善，私意正复相同。惟以珍摄起居为第一，兄必察之。雒诵《兰陵王》词，各问已条对，未卜能及格否？风格骏上，表情醇至，尊作均然，此篇尤为突出，决非阿其所好。原草宜存其真，若弟之涂抹聊备葑菲之采耳。如何定夺，伫盼续示。弟亦拟写数份，分贻友生，稍广其传，可乎？

约晤最欣。市肆人多难得畅谈，仍拟于旬内趋前，携一电炬夜归无妨，未免盛扰郇厨耳。家常便酒足矣。尚有小件当携以尘

览，想必有兴味也。拉杂书之，不觉纸尽，即叩

起居

弟平　顿首　一月廿六午刻

1975年1月30日

圣兄赐鉴：

廿七获手教诵悉。兹定于下月二日十时前趋诣，一切面谈。拟携呈三件：其一为无名氏闺秀诗百首自叙生平。其二为昔癸亥甲子海上诸友写赠诗笺。兄惠书《浣溪沙》词尚在，据湜华言本集未收，渠已抄出。若佩公手写其小品文，细字密行，盖仅见之作也。以上两件均新从伯翁处还来者。其三为谭《词辨》，中有清真词九首。前为吾兄抄词册时，每以无仲修氏评未为全璧。以为此书已亡佚，颇为惋惜。顷在书丛中发见之，先携奉披览。其如何补写入册，容俟面商。知容翁索阅并拟手抄，极嘤鸣之乐。请嘱其下开名篇行列宜宽，稍留空白，以便他日补录谭评也。匆复。即叩

近安

弟平伯　一月卅日

《词辨》中之清真词：《兰陵王》、《齐天乐》、《六丑》、《大酺》、《满庭芳》、《少年游（并刀）》、《尉迟杯》、《花犯》、《浪淘沙慢》。

1975年2月23日

圣陶吾兄赐鉴：

日昨偕夏姊惠临，失晤至为歉怅。以学部各所近均于星期二、

四、六下午学习，时间遂临时更动耳。《兰陵王》词妄评僭圈，想或失作者之意，乞予指出，尚可修改。家中外孙韦柰已能背诵此篇矣。林译小说置桌上者，乃弟从他处检出，预备收存在一起。兄既皆未阅过，携去甚善，恐未必都好看，书单一纸附奉，可以按目取索也。小草英名IVY，前在老君堂时每以盆栽压条分贻友人。其后失之数载，及归京后有以孙枝见还者，且题曰“珠还合浦”。以小诗谢之：“远西蔓草阿哀偎，畴昨移根几处栽。一日珠还感君惠，柔青浓碧喜春来。”今得在尊斋，亦小草之幸遇也。匆复。即候

起居潭福

弟平　顿首　二月廿三日乙卯上灯日

1975年2月28日

圣兄赐鉴：

手书敬悉。尊词起句得势，劈空而下，前晤容翁，他说“闸生头里来个”，可见同有斯感也。若犹病其突然，移跋冠首即可。弟却另有一想法：序文用至“永怀”止，添“其辞曰”三字，下接本文，则直捷紧凑，仿佛剧曲中之叫板，如尊引“乔醋”中之“顿心惊”即如此。跋文后半可删可存。备见虚怀之美，推许之盛，而弟意殊愧之。若拟保留，稍修改即可，（例如作《勉成此解》）一文两用之，格式亦新颖，未知谓然乎？谬评承许为心知，诚为宠遇，喜悦非泛言能达者。若夫“溢美”，兄意弟所深知，平素不乐虚誉，然亦有宜分析者。清真创调之才美不可及已，若此以外，弟言均为事实，跋文中本另有“岂前修之未密，乃后起之转精”（呈伯翁稿中即有之），稍稍斡旋，忘未写入。弟上学时即喜读清真词，其后多作评论讲解，繁而无当。昨岁有缘，重理故书，颇悔其少

作一味推崇之非，且前贤纵好，若继起无述，亦何益之有哉。此所以深感于兄之新篇，不辞僭妄而评之也。至于“古为今用”、“批判接受”诚有至理，而似犹未落实，弟亦有晚节自效之忧，其奈力短心长，望洋兴叹，斯意亦唯吾兄知之耳。文学所已成立“总支”及各支部，当可进行较速。弟虽云每日上班，有时亦可逃学，不至过劳。春和偕游，再图晤叙。言不尽意，而纸已罄。敬候

动定

弟平　顿首　二月廿八日

1975年3月8日

圣兄赐鉴：

承三日手教藉审近况。弟仍于上午到所，闻学部所属十四个单位均已成立党总支，当可渐入正轨。地震事闻将有廿四小时前预报，弟近拟蛰居不出，度过数日再说。尊居庭院宽馀，必甚宁谧亦在念中。伯翁已暂移居其六女寓中，以友人见告。昨曾往访谈。匆复。敬颂

起居清胜

弟平　三八节

1975年3月12日

圣陶吾兄赐鉴：

十日手书诵悉。伯翁谅已得晤。地震事近颇安静。顷见到北京市之宣传提纲，极为明确，云：“一、二年内可能发生六级地震，近期则未有五级以上的前兆”，自尽可放心。林译小说如已阅讫，须调换何种，便希示知，当检奉。韦柰尚未行，送致甚便。近以

偷闲得一短文，即呈阅正。《红兰逸乘》专记苏州事，不知曾看过否？亦可并奉。匆上。即颂

起居

弟平　十二日

1975年3月16日

圣陶兄惠鉴：

正沉寂，奉手示快如晤觌。《红兰逸乘》暨书中开示之林译小说均由韦柰送呈，祈察收。畏庐译笔固佳，亦偶有欠通顺者，良如尊言。翻译工作总非容易。吟边燕语即以前的英文课本《莎氏乐府本事》，此译殊未见佳。伯翁能外出多次无恙，可喜也。草复。即候

近安

弟平　上　三月十六日

1975年3月22日

圣兄赐鉴：

信到，韦柰即往取件。题渠之手册已获谨瞻，书法苍劲与文辞相映，一笔不苟，乃矍铄之征。承长者欣然挥洒，更为小儿光宠，柰虽未谙文艺，亦颇知爱好也，不日即返通县工地。

赐还之林译小说中弟近阅《黑太子南征录》其描写颇秾郁，译笔亦能传神。顷检破书，得一小材料，兹以之尘目。兄昔年曾编《周姜词》或有些兴味，并希是正。专候

动定不一

弟平　顿首　.三月廿二日

1975年3月28日

圣兄赐鉴：

洛诵长笺，忻同晤对。用成句，其得失确如所云。用典稍别，情形亦相似。二者用之得当，则语简意长弥觉浑厚，檃栝且甚经济。若诗中之杜陵，词中之清真，皆其中之巨擘也，如不能融化，未免有饾饤之病。下同文抄公，更不足言矣。小文从故书中录出，未有副稿，希便中寄还，不忙在一时也。闻次园已返，曾得晤否？来书又详述与佩兄生平之交谊，有弟尚未及知者，为感且怅。思旧情深，可作前词之长笺自注读，以谂来者。弟谨什袭藏之。

林译小说，以早年之笔为佳，洵如来书云云；却亦多删节处，例如《块肉馀生述》，其开首即节去一大段。西文繁杂，中文简易，亦不得已也。以稿费甚优，其后续出，迄民十左右，称“新林译”，便迥不如前矣。颇疑未必尽出于畏翁之笔。在前奉各书中《矐目英雄》、《铁匣头颅》，较之《滑稽外史》、《南征录》，显有珉玉之分，即可见一斑。敝处尚有《石麟移月记》（中华版）亦新译之属也。弟仍午前上班，但有时不去，尚不过劳，知念附闻。春候渐和，暇当图晤。即候
康健

弟平　顿首　三月廿八日

1975年4月1日

圣陶吾兄赐鉴：

廿九日手书敬诵。江南昔梦已遥，不图晚节聚首京城，书信往还兼尊酒论文之乐，若斯缘法弥可珍重也。承约胜游盼其实现，

谨当追陪诸位兄长之后，于真率会中挈一稚弟亦良可喜。家中人昨往万寿山，玉兰已开，而气候尚寒，期日或须稍待。复候
动定不一

弟平 敬启 四月一日

1975年4月13日

圣陶我兄赐鉴：

十一日手书及新词均得欣诵。近公园中无茗坐，容翁又步履不便，承约他日至尊斋会晤藉以畅谈固最适宜，惟不免盛扰庖厨，且迩日供应亦较少也。伯翁惠书云：左目内障发展，看书写字觉累，以牵冗俗未能省候，心甚念之。得缘把晤，良所企盼。吴藕作五言诗廿韵，亦属难得，提掖后进，则老辈之盛意也。弟前晤晓铃知之。其写本尚未得读耳。近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略有所见，在同异之间未能写出。草复。敬候
近安

弟平伯 四月十三日午

1975年4月16日

圣兄赐鉴：

欣荷宠召，遵于十九日上午趋前，逃学饮酒，良可笑也。振甫有述元善兄重庆历险之七言歌诗颇详实，未知已见否？

《秦妇吟》唐人巨制，其时运却欠佳，初当作者所讳，二已久佚，近始发见，又不谐于时代也。端己晚年讳言此诗之由，若陈公所云还嫌纤巧，盖其写官军之恶有甚于黄巢者，宜当日“公卿”之“多垂讶”也。草此聊代一晌之谈耳。敬候

起居

弟平伯　四月十六日

1975年4月22日

圣陶我兄赐鉴：

奉廿日手札并照片多张，于既醉饱后又得斯嘉贶感何如之。令孙摄影技术至佳，弟非意识地偶一合眼遽留此影，亦可笑，且可作朋辈之谈助，惟不免使渠失望，殊为歉耳。幸五人合照者甚佳，堪留为念。溯昔在杭偕兄及昂若，在申偕颉兄及振铎留影均当二十年代之初，瞬五十年矣。老友康强岂易得哉。文已草就，随同陈氏校笺附呈，务乞指谬，万勿客气为幸，并希弗以示人也。草此。敬候

起居

弟平　顿首　四月廿二日夕

陈笺本诗文字与一般传本略异，似亦未尽恰当。

1975年4月27日

圣陶兄赐鉴：

得廿五日手书，闻有惠临佳讯，不胜欢喜。弟下午总在家，廿九日或将出游。如荷先示知日期尤妙。满小姐想同来，稍迟归当亦无妨也。林译小说尚有若干可供选阅。《髯刺客传》已自津携返。前呈关于《秦妇吟》两稿尽可从容披览。此诗固多纪实，亦有虚拟处，如首叙东西南北四邻遭难事，伊谁见闻之耶。此与《左传》述钼麑触槐相类又或有回避处。依陈笺引文官军暂入长安事，在中和二年春，计其时韦庄与诗中人秦妇正在京，而诗不言，只

述收赤水一小喜剧，不解其故。瞬届“五一”想当有园游之会，闻布置甚热闹也。诸容面谈。不尽。即叩
近安

弟平 敬上　四月廿七晚

作书未发即奉廿六日示，并赐还拙稿谢谢。公元年数遵改。新解极胜。弟与陈君均局限于考证，而陈专攻史学，其癖尤甚，自宜分别观之。弟亦微觉其于写实中杂以虚拟成分（已见前书），总不如兄言之痛快耳。不知有兴写一文否？容再商谈。徐园聆仙霓社昆剧与兄相遇，同座有陈先生，事诚有之，已恍忽如梦，乃承提及，感慨系之矣。

弟平 再启　廿七夕

1975年5月1日

圣陶我兄赐鉴：

昨奉手教，知将南游，令郎、媛乞假随同，诚为胜事。他日归来共话，藉作卧游。计程或尚未行，遂写数行。即祝
旅途佳善

弟平伯　“五一”劳动节

1975年6月12日

圣陶吾兄赐鉴：

前者甫归即承惠临，欣感。近闻舍亲言，有至外地参观之说，从者不知参加否？天时已热，旅途百凡珍摄为要。文学所同人将往工厂，亦开门办所之意也。弟可免行。顷为颉兄在《倚棹录》上重写旧句。装潢精美，以涂损为惧。草此。敬候

刻安

弟平　顿首　六月十二日

1975年8月13日

圣陶吾兄赐鉴：

闻于炎天自远道归来，并在政协作报告，为慰。失于致候，乃荷九日手书，更觉感歉。朴初新篇得诵，堪称丰收。弟从未到过西南，读之不仅作卧游，并可发蒙。承示谢谢，原件仍附上。兄在青岛之小诗，虽寥寥数语，而字字真切，包孕宏深，雒诵无数，仿佛身立海滨也。弟近不常去所，盛暑颇得稍闲。曾两谒容翁，假得“吴歈百绝”，觉其书明简，诗亦佳，偶作一短跋，并附旧作一篇归之。林译《十字军英雄记》顷偶发见，前目未列。如拟再看，当奉上。草复不尽。即请
近安

弟平　顿首　乙卯七夕

1975年8月16日

圣兄赐鉴：

还函欣诵，有迟惠临之讯，企盼良晤。迩来秋暑尚厉，以稍凉为宜。陈女曙辉顷又来此，如依前呈草目需阅何种，亦可径奉也。《十字军英雄记》其译笔雅健，当与《劫后英雄》略并美，亦或有小疵，无伤大体。原本弟昔曾一见，有些古英文颇不易了解，只能略读，此杜诗所谓“读书难字过”也。牵牛花以局于地面，又今岁管理较疏，只开白边紫色者一种，着花亦不如去岁之繁。仙人球却三度开花共六朵，以视尊斋品种繁多者陋矣，亦附言博笑。

弟今夏颇得休，而体气不若往年之佳，亦事之有乘除者。前上唇患疮，亦已愈矣。日前钟敬文来，出诗稿相示，属为订正，赠以库蜡小笺数张；又以浅碧吴绫索书，怯于弄翰只得漫应之。“出门弗认货”，于此语深有同感也。节迩中元，偶成短札，亦应景之品，以稿发笑。阅后仍希掷还，将以寄马公。匆复不尽。敬候

大安

弟平伯 启上　八月十六，中元前四日

1975年8月21日

圣兄左右：

诵十八日书，“往回如打乒乓球”喻妙而切。（顷阅《隋唐演义》，此二字写作“兵兵”音读为轻烹。盖今昔不同矣。）江乡昔梦已远，晚节京尘重叙，谓非胜缘得乎。见惠庭花，瑶华之意也。舍间凡品不足观，谨呈叠韵小诗，聊发尊前一笑。上元亦有烧灯之俗，与中元相似。盖同为娱神度鬼，事后必须烧却。五夜张灯沿为佳节，渐昧厥初，唯中元犹有鬼气耳。京师每届斯时必已凉爽。（如弟前文所记）今犹炎热，报载三十五度，亦可异也。昨日偶往文学所，得读主席八月十四日关于《水浒》之论评抄件。兄或已先我读过矣。转眼新凉，当再图晤。敬颂

起居清胜

弟平伯　八月廿一日，乙卯中元

1975年8月25日

圣陶吾兄：

廿二日手示并附笺均得欣诵。亦秀返校，且有来京之说，弟

等喜慰夙怀，盼图良晤，为期当亦非远。近年得我兄书简颇多，谨存箧中，他日亦拟仿效贴在大纸册上。若以之对看，自更饶兴趣。马君复书，引录“燕台口号一百首”之二云：

> 地安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南至皇城，西至德胜门，一望数里，皆莲花也。平按，其地即什刹前后海连积水潭。）好是天香楼上坐，酒阑人醉两丝丝。（酒楼在莲池北岸，按，其地位盖即后之会贤堂。）
>
> 澹澹银河一水澄，五生盆结彩层层。（七夕供牵牛星像于盘，堆以瓜果，名五生盆。马君旗下世家，云“从未见过”盖昔年如此。若我南方则七夕、中秋皆不设像。）满街秋月群儿闹，长柄擎来荷叶灯。

状旧京风景宛然。近日兄有兴观荷，又谈及中元灯事，遂录博粲。

粉红色牵牛花开极大，当缘培植之功。今秋结子乞留惠数粒，小儿在天津闻此事亦拟种之。匆上。敬候

动定胜常

弟平伯　八月廿五日

1975年9月3日

圣陶我兄：

九月二日晨兴，妻告我楼廊忽放浅红牵牛花一朵，韶颜晚秀，意外欣逢，继思此即兄去岁惠贻之佳种也。杂莳瓦盆中良未措意，殊深愧荷。移时即奉一日赐书，仿佛斯乐与兄同之，尤为凑巧。花型较大，瓣柔薄，有分绽处，微异于一般喇叭式。谛审方知以前惠诗，“舞衣回风”之得神，匆匆读过，则有似大嚼江瑶柱矣。知又将选赠佳种，不胜忻感！此间九号楼前栽花有别色者，容当觅奉种子。

“燕台口号”不知何人作，迟日当询诸马公。

看林译小说尽可从容，若佳辰得伴（兄自定规章极善）伫企来游。弟近颇多暇晷，亦拟乘兴奉访也。书信往还固好，总觉书不尽言耳。匆复。敬候
起居清胜

弟平 启　九月三日夕

南方书来言秋热过于夏，想象见之。

1975年9月6日

圣陶兄赐鉴：

三日手书敬诵，引旧句一“藏”字对我尤切，因座中适无熟人，邻桌则学部诸君若颉刚、叔湘等均在，遥瞻人海中良有蒹葭之思。郑子尹诗，《纪略》中有之，当已检到。迟日当奉上《春在堂诗编》，因屡翻读，已颇故敝，圈识亦黯淡。得晤伯翁，知亦秀已归，即南去省母，总是近来可喜之事也。匆候
近安

弟平伯　九月六日

1975年9月8日

圣陶兄赐鉴：

五日手示诵悉。公园约晤至佳，时地请兄酌定，届期即当趋前。弟近颇闲，不拘时日，上下午均可，远近亦无不便也。书中谈及“扇贝”，可增理解。鲜者隽品故不宜“大嚼”。若一般的“干贝”虽有“过屠门”之意殆亦无伤欤。相见期近，不多书即候
秋安

弟平 顿首　九月八日晨

1975年9月19日

圣陶兄赐鉴：

日前偕令孙女惠临至为欣荷。弟昔年自豫回京后作诗极少，顷以小女等南游归来偶占俚句亦纪实而已，即另纸录尘吟几博笑。匆上，顺贺

节禧，潭第均候

弟平伯　顿首　九月十九日中秋前夕

1975年9月30日

圣陶兄赐鉴：

廿七夕手书奉到。承惠杭州茑萝种子，明岁可得繁花，谢谢！《黔诗纪略》本系残帙，尽可多留尊斋随时翻阅。其中有郑珍诗在清季为特出者，佩兄昔年曾致爱重，弟惜未留心也。谢刚主同住十楼，为601号。刘叶秋有丰公挽诗，今附奉一览。诗亦平妥，五六两句或较好。九号楼前白色牵牛花种乞得两颗，即先附奉，馀俟结实坚老当续寄。忆偕兄步楼前时，似其花朵颇小，今采来省其不然，亦附奉压制片一纸博粲。伯翁近作《旧学辨》想已得读。弟有些写件均于日内了却，兄处谅亦差同也。匆上，顺颂

节禧

弟平　顿首　九月卅日

1975年10月21日

圣陶吾兄：

承示亲切慰问，并拟迟日惠临，不胜感谢。贱恙经过针灸，想可恢复，至祈释念。奉上春在堂诗十册，词一册，以备清览。即候

近安

弟平伯　十月廿一日

1975年11月8日

圣陶吾兄：

日前惠临存问，媵以手折庭花，浃辰犹鲜新。京俗称菊花亦曰九花，盖与“久”谐音耳。陶诗云：“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此风盖沿自六朝也。偶写奉小诗尘览。其第一首耐圃昨日戏笔，其第二首弟平十一月八日书，卧病匝月，执管歪斜如儿涂，亦可笑也。乙卯十月初六立冬。

冬暖雨丝丝，开炉节近时。（明日立冬）
黄花插瓶供，犹有傲霜姿。
嫩蕊鹅黄酒，开来似素英。
东篱秋色在，嘉惠称嘉名。

1975年11月13日

圣陶兄如晤：

惠答两诗，浣诵至欣，以移情屋乌，亦爱及涂鸦，感荷多多；

若乐寿之称，弟辈何可当耶。贱恙已愈十之三四，当可无虑。亦秀前偕农祥惠来，堪称“幸会”匆匆，又在病中，未能款叙，十年契阔，一醵缘悭，良为怅歉，幸可图后会耳。闻尊斋已有盛会，为之神往。草草。敬颂

起居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三日

1975年11月19日

圣陶兄赐鉴：

手示敬承。菊能留至新年，当是晚开品种，又南方室内不生火，故然。“九华”之名即见于前引陶《九日闲居》诗序中。诗又云“菊能制颓龄”，盖云服食可延年，不仅花时经久而已。前呈诗中小引，所言亦未谛审。又诗之第三句“秋色在”，二字拟改为“旧”。以“旧”“久”字通。

日前曾以歪斜大字写信给伯翁，翁竟能自读，虽小事亦可喜，当为兄所乐闻。

附呈顷占俚句，不成诗，聊以发笑。即候

动定，不一

弟平　十一月十九日

去年九月十六日，以小诗赠内，咏小石榴云：“盆栽无碍秋风冷”。今岁患病未能赋也。迄十月十六日稍愈，晨窗见榴花犹含一蕊，遂口占此句以续前篇。即呈圣陶我兄一笑。

去年曾咏秋风句，今岁冬寒尚有花。
漫与金英同夕秀，（日前以菊花诗呈圣翁。）不将迟暮苦咨嗟。

一九七五年乙卯

1975年11月23日

圣陶吾兄赐鉴：

承手示，又荷惠以斋中菊影，不殊晤对。感谢感谢。弟虽能勉作字，却总不能如意，只听笔之所至，大有扶鸾之味，亦可笑也。曲园公诗在全集中，不单行。今承兄阅读，暇日就其所喜者用墨笔圈出，他年亦可作为选本读。弟得附名校字之列，亦文字之胜缘也。其谓可乎？天气乍冷，寓中已有暖气。诸唯起居多宜，不一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三夕

1975年11月29日

圣陶吾兄惠察：

奉手示悉将往治牙，此切要之图，却亦烦扰，极念极念！坚持始得佳境。弟颇有经验，若装成合度之义齿，即脱然无累矣。弟年少即病齿，五十以后无齿反得大嚼，亦三折肱之意也。

先集盼于暇时选阅，至感雅谊。弟拟重温，当在来年矣。清华陈处亦拟于明春陪兄同去。如能践约，亦一快事。近日见愈，唯支体仍软弱。即候

动定，不一

弟平 启上 十一月廿九夕

1975年12月5日

圣陶兄：

示以《中国新闻》近载朱夫人《忆佩弦》一文，清切明朗，读之同感。文中引“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一联，晚节弥坚情现乎词矣。戊子迄今，二十七年，物换星移，时新境改，不能如孝标之再答秣陵，病榻无聊亦戏将成句诌为联语，良未工稳，复呈圣翁，亦谓可否？

欣处可欣留好住（陶句“即事多所欣”）
晚来非晚借灯明（李句“夕阳无限好”）

弟平病腕书　乙卯冬月

“好”拟改为“客”字。

五日又书

1975年12月7日

圣陶兄赐鉴：

承惠载陈君新作刊物，谢谢，另附俚言博笑。其中五页似有误字，“闺儿”、“闺生”均当作“闰”。知兄拔牙事顺利，极慰。昔汉张苍年九十，口中无齿；今则“尚有八枚”，洵颐寿之券也。近日转冷，唯多珍重珍重。弟右手尚不甚自如，右腿力软，可以在房中行动，总不免趦趄抚墙摸壁耳。伫待春和，当图良觌。

敬候
冬安，不一

弟平　顿首　十二月七日

1975年12月16日

圣陶吾兄惠鉴：

正盼好音，得复示极慰，六天校阅文件，亦殊劳矣。又想到一对句：

既醉情拈杯酒绿
迟归喜遇碗灯红（《喜遇》元宵曲名）

弟不胜杯酌，不解酒中趣，而其言如此，亦可笑也。天寒，唯起居珍摄，不一

弟平 顿首　十二，十六夕

1975年12月20日

圣陶兄尊鉴：

诵答书，承赐读先集，精选成编，并将目录别写，惠我之厚，重逾百朋。容俟他日诣门恭谢。书品以屡经弟翻读断句，已甚散敝，入选诸篇上加墨圈即可，可以节劳。如已写记，便更好了。清华园行之约，明春决当践之。总须觅一小车方可，临时再商。乔森书信写得有条理，可喜。弟病况平顺，进步不多。谨复叩
起居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廿日

近闻前者人传关于曹氏风筝歌等不可靠，则六句之诗想亦相同，以来历不明也。　又书

1975年12月28日

圣陶我兄赐鉴：

前奉一函，谅已邀览。日前次园来寓，询悉伯翁近况畏寒，无缘往候，殊以为念。承赐厦门水仙一本，云春初可着花，极荷。培养之法是否于腊月方用水养，更盼见告。弟近体尚可，唯不能速愈耳。

友人李荒芜，所内同事，云前在成都时曾与我兄相识。在外文出版社，又曾将大著《稻草人》译为英文。未知兄忆及否？李嘱为道意，谨附闻。

已届岁阑，顺贺一九七六年
新禧，潭福

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二十八日

曲里心情谐燕婉　颓唐风措关娉婷

向不作艳体，晚岁病中得此，仿佛疑雨集中句，殊可哂也。

1975X'mas　Eve 晨四时，廿八日寄奉
圣陶兄一笑

弟平伯

1975年12月31日

圣陶吾兄赐鉴：

三接手教，蒙详示一切，深感，只未免渎神矣。养水仙花已嘱宝驯如法试之，期其于春节开花。“发节气”弟屡闻老辈谈讲，未能体会及之。可见二十四节气确非泛泛，前人知慧自不可及。顷距冬至已逾一候，动定必已照常矣，敬念敬念。兄处人事较繁，宾

朋来访者不少，尚祈稍稍积劳是幸。贱况确可，症虽顽固，亦是老境也。开年或再试试针灸。元善兄曾来过，步履仍健，不扶杖倩人。以贺张女新婚诗来商酌。此老兴复不浅。书到，已及一九七六新岁，藉问
合家快乐，不具

弟平 顿首　一九七五除夕

1976年1月14日

圣兄赐鉴：

承复示详告以近况，抒念良慰。伟人殂谢，寰海同悲。新诗情真语切，乃传世之作。“六旬年”似易误认为在世之年。依上文看，是从事革命的年代，但是党龄亦不到六十。一般似当作为“八旬”。七十八，旧例自作八旬，连上文“烨烨”，言其光辉之一生也。不知谓然否？容翁遗书捐献，极善。文学所接受后，能辟一室展览尤为理想，却恐其无闲房耳。弟顷又延一针灸大夫，拔火罐，打金针，冀有疗效。馀不尽。即候
眠食两胜

弟平 上　十四夕

1976年1月19日

圣陶我兄赐鉴：

承十六日手教，虚怀思考刍见，不胜欣慰。原文尽可不动，简单加注即合式矣。“五四”原是新运之起点，周公是当时的健者，从此计算自妥，唯须令读者知之耳。容翁遗书“得所”，弥冀他日

辟室陈列，能陪兄前往敬瞻，一申哀思，不殊重过黄公酒垆已。前蒙甄采先人诗编，感篆，兹遣外孙领取，乞即付之。弟拟仔细重读，仍恐不免有所请求俾成一选本，谅不以为烦渎也，容他日另函详之。重庆陈国庆君远道寄来敝帙，曾入租书店中，流转多年，无恙归来，亦颇可喜，曾写一小品纪事，以迩日大家心绪不宁，未敢尘览，今亦随函送呈，乞正。弟儿时事每见于曾祖诗中，即自己亦不能记忆。生于腊八遂为吾兄所知，且拟从书简宠之，深荷厚情，唯实惭奖耳。昔年马叔平君曾为治一小印，仿汉砖文似颇佳，即钤于纸尾俟鉴定。此章有自我欣赏味，故不常用，仅于腊月，知其事者偶一用之。贱恙经针灸，手硬脚软稍好，此书颇长，可见一斑。服“首都”医生所给“活血片”乃中药西制者。馀不一一，敬候

起居

弟平　顿首　一月十九夕

1976年1月28日

圣陶吾兄赐鉴：

于百忙中承复，至欣荷，内容丰富聊作简答。朴初诗至佳，“重”韵一联，肖若人生平，极切当，诚如尊评。传诵一时，不虚矣。“忧勤减龄梦”一句，吐属雅隽，惜其用典稍晦，人或不知耳。选《春在堂诗》，久怀此愿，以诗编在全集中，篇帙浩瀚不易得读，诗亦有廿三卷之多，中晚年格调在长庆剑南之间，而其实悉本先高祖锏花府君（讳鸿渐）之作，清醇雅正，平易近人，其生平踪迹、悲欢毕见于诗。弟洛诵陈编，辄怀先泽。唯孙选祖诗，僭也。格于曩例，弟殊乏打破陈规之勇气，因而中止。今幸蒙阅选，乃缘法之胜者，弟得附名校字，于愿斯足。其中亦尚有待商量者。选

本为全集之缩影；少则乏代表性，多则失选择之意义，且仍不便于读者，容细看后另函详之。记选目中有《林屋山人馈米图歌》，原件有珂罗版巨册，敝处尚存若干。已不记得曾赠兄乎？如要，自当送呈，或想多要几本，分贻友人亦可。（唯其中有胡某题跋，或无妨欤）承询及以前拙作长诗，既感且愧，另有跋语一册，此书前或已寄奉。但现在看来，多脂粉涂饰，喜掉笔头，乃庸妄之作，且亦无用，不敢以尘清目。此诗共分四段：

首至“无碍红颜想”；

至“所思渺西海”；

至“近将适裸国”；

至末。

诗以怀人为主旨，以沧海为背景，以梦幻为因缘，唐诗所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者也。杂以颠倒、梦想、回忆、自叙及一般的闺思，甚至有代东瀛妇闺怨者，曼衍无归，遂衍至三千余言，于时北平沦陷，坐井观天，于大局懵无所知，以致民族、阶级观点均多错误，实为失败之作，弃置勿陈者久矣。供佩公以了解本事，允为作叙，旋即下世，不果，实为永久之遗憾！异日当为我兄详之，使并世为芜辞得一知音，亦“补恨”之意也。承赠漳州水仙，谢谢。匆复，即请

颐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廿八日

1976年2月1日

圣陶吾兄赐鉴：

上月廿八日手示敬诵。新春客多，家人聚集，彼此情况当大略相同。得读新词甚佳，弟病中惮于构思，殊有望洋之感耳。选

诗若避“选”字，或用“增补”，或“抄读”，都不如“校字”之合乎传统，尊意如何？《遥夜闺思引》有两种印本，其一用洋纸单行，其一用棉纸与跋文一致，不记得所奉是哪一种了，希便示及，拟另寄呈一册。《西还》诚无足观，弟亦怯于重展故书，其时好妄谈名理，多不恰适。若《迷途的鸟底赞颂》一篇亦颇为江君绍原所赏。近孙辈还在那边瞎看，他日亦当以之尘览正也。草草不尽，复叩

起居，合节春禧

弟平伯　二月一日，立春前四日

1976年2月7日

圣陶吾兄赐鉴：

日前奉手书，即寄上《西还》、《遥夜闺思引跋语》各一册谅已察。跋语一二两条尚有可供参考处，其他均浮词耳。暇时尚拟取另册诗上，加一些说明符号聊备参考，另呈。顷检存书，跋语甚多，而诗仅一本，或他处尚有之。总之，皆无用之长物也，可笑。

选本标题如径称《春在堂诗选》，较明简，尊意亦谓然否？家中存先高祖《印雪轩诗抄》四册，他日更当以之尘览。

闻雪峰卒，殊悼惜。渠昔肄业于浙江第一师范，盖许昂若及佩公的学生。后来在京开会，弟亦常常相遇，亦一故人也。

漳州水仙着花一朵，他尚未开。弟近尚好，服再造丸。馀不尽，即候

近安

弟平　二月七日

1976年2月10日

圣陶吾兄尊鉴：

赐函及小书次第收到，当在是书上作记号，附说尘览正。知兄近笔墨甚忙，以念以慰。假牙合适是老境嚼蔗。如尚有稍未合处，再加修治即可。弟虽年稚，似颇识途也。春暖偕游，盼其实现。馀容续布，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二月十日

1976年2月14日

圣陶我兄赐鉴：

十二日手书敬诵。与兄谈昔癖之词俾并世多一知者，诚所乐为。知不以无聊见嗤，尤感。若来书措词冲挹，殊不可当也，然拟勉为之，以副尊意。所云近读长篇翻译小说，不知是《战争风云》否？弟顷在阅读，友人所赠也。《春在堂诗选》草目附上，凡七页，基本采用所开篇目，略有删节增补，仍俟裁定。如需参阅全篇，迟日可与《印雪轩诗》一并送呈。草目暂留高斋，不必亟亟寄还。弟近乎稍好腿仍软弱。即颂

近安

弟平 启　二月十四日，丙辰元夕

1976年2月18日

圣陶吾兄赐鉴：

十六日手示敬诵，兄意谦冲慎密，自当谨遵。想出“简编”一名尤妙，可不提姓名矣。四库目录即有简编，此名亦甚妥善。雪峰有追悼会则在政治上已无事，亦可稍慰故人。《闺思引》上攀前贤本是瞎说，羌无是处。虽非画虎不成，却为向壁虚造，前修之作似无条理而有条理，此则全无条理，以作时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累吾兄猜此笨谜，诚感惭愧，或可借以遣日乎。序文释诗处亦甚寥寥，前返一册遗漏圈志，兹补呈正阅。其中有“言非雅驯，旨异风骚”，即此书中之意也。若“澹叶叶之渔舠”云云，即诗中之“暂近见笭箵”四句也。（二页）若其写法稍别致，容后更详。

小说颇好看，其军事分析为德人一面之辞，却非全无理由。因此想到前人史论都是瞎说。我辈同时人尚不能确知其间之是非得失，况千百年后乎。

草布不尽意，唯

动定咸宜

弟平伯 上　二月十八日

1976年2月28日

圣陶吾兄赐鉴：

记前者来书云迟日拟惠临，盼其实现，乃于复书时忘记提及，甚荒唐，乞谅之。于春和气佳时，深盼随宜命驾也。日前电询，恐其书付洪乔（近亦偶有之）。得廿三日长笺，尤为欣荷。《春在堂

诗简编》清写事尚乏定见，倩人近少写手，自写恐力绌不易完工，当徐图之。前呈草目七页，于正阅后仍乞寄下，是荷。篇幅似已不少。装裱字画自有趣，却非有漆光长案不可，制糊亦别有诀窍。寓次地窄，其能悬挂者只一面墙耳。假牙如大不合式，必须修治，如稍有不合，带惯就会好，弟之经验如此。附涂写，博一笑。匆叩

时安

弟平　顿首　二月廿八日

1976年2月28日

圣陶我兄尊鉴：

有刘生叶秋（即您前为他写庐山词者）来书言：夙慕我公篆刻，恳求以片纸拓前所治印数方见赐，俾作楷模。其意真切。弟允为转陈，不识能如其愿否。祈酌定。弟近磨去一旧文，另倩刘生镌一新者，其词曰：“平伯乙卯岁病后所书”或“俞平伯乙卯年病后作”。其是否合式，则尚待商量也。旧章拓文另纸博粲。其所以磨治，不必尽如别笺所言，意不欲存此名，或当面陈。诗句全文如下：“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易性常存。”此园泽《三生石》故事，似见《甘泽谣》唐人小说，亦不甚记得了。《涅槃颂》全文盼得读，感感。尊书“悲见有情”极妙，极妙。此事甚大，终当细谈，期不负斯晚岁同游也。佩公集弟架上有之，俟与《印雪轩诗》一并奉呈。云《萍国遗稿》，其时尚未有《闺思引》，却可包括它在内，故称代叙耳。念此弥感怅惘！大札及草目均拜收，容后再谈，不一。匆叩

大安

弟平伯　二月廿八日

1976年3月3日

圣陶我兄赐鉴：

日前韦柰呈件，仓促未及附言。《印雪轩诗集》自不妨多留尊斋。所夹纸片表示或游南京随园，或与我曾祖事迹有关者。前谈拙诗凌乱，屡劳寻检，弥觉悚惶。兹依第一段作释或稍便于吟览欤。醉梦无端而我兄犹若惓惓者，殆真所谓爱屋及乌也。顷得句未成篇曰：

少年哀乐玄兄解，晚年愚怀圣老知。

即此二句，却已阅半个世纪矣。上月廿九晚手示我诵。尊治“王君”小印极其凝稳，在伯翁晚年写作上常见，他日当以之示刘君。前钤贱名一章，遵命保存，另刻拟再考虑，镌此类文字，好像准备多应人属书，其实弟无此意。刘君近尚未来寓。因欲磨去故或另刻，并非另刻而磨去旧文也。三个图章原是一套，一“腊八生日”长形者，尚有一“福庆和南”方形，白文。弟儿时曾寄名于塔倪巷之宝积寺，即《闺思引》之“回天天王”“金刚”两行所云。对寺院、佛像之爱好固与此童年生活有关，可能也还有别的因缘。其向望大半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所知极陋，岂有“妙语”，只从“起信论”入门。近于病榻翻阅《坛经》对禅宗兴趣较净土为多。二宗教义有矛盾处，其他各宗之间亦然。佛教本身即包罗万象。若律宗之弘一上人常惜无缘一晤。尊作《涅槃颂》得再拜读，甚欣，所云“真俗，体无差别”者，可谓一语破的，要言不烦矣。昔年妄评，徒为尘涴，奈何。轮回之说，婆罗门教即有之，亦为佛教之根柢。三生一笑友生之间，不昧前因，信有之乎？后人多用作恋情故事，殆非其夙也。覼缕不尽百一。即叩

颐安

弟平　三月三日夕

1976年3月8日

圣陶吾兄尊鉴：

奉五日手教，亦反复展玩，且踌躇作答。书中所云，客观之己与主观之己未必相知一句，弟不仅以为然，且认为触着要点，认识论上的一问题。几千年来吾人对于自然界已有更多的了解，而对于自己了知仍少。玄言自属渺漫，科学的知识亦有限度。神秘之与神怪迥乎不同，正惟其肃清了神怪而神秘之根柢遂格外显著。若弟这种想法实近于不可知论，所谓“羞羞搭搭的惟物主义”也。尊作“教宗堪慕信难起”，此句弟还记得。我辈自大抵相同，而其偏好与憧憬，弟或较甚耳。因多由于感性认识，亦有思想上的缘由。神灭论似可深思，刀之于利，此比喻亦不尽恰当。且简述其胜义之鳞爪，然亦老生常谈也。佛陀在众生心内（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而不在其外或其上。或难遽言其超绝恒蹊，即斯一点已迥与世间一切教义不同。其次，万法从因缘生。世间只有因缘，此外更无实体。因之，一切言文论表皆只是譬喻，不仅七卷《法华经》然也。（语见《坛经》。）内典浩瀚，而禅宗不立文字，非同亦非异也。来书言及弘一师与丏翁收局不同，斯践履盖胜于空谈也，兄亦谓然乎。春气渐和，而行步犹弱，承念感谢。匆叩起居，不尽

弟平伯　三月八日

1976年3月13日

圣陶吾兄赐鉴：

十日得湜华寄赠我兄早年治印二方拓文，其另一为“十二宜

齐”白文，均极佳妙，即转刘生，想彼定欢喜赞叹也。湜华又示以渠新刻之伯翁藏书捐献之章，适为友人所见，提出一种看法：“由家属捐献”云，恐不甚妥当，（不如仅用收藏图章）此为一般之情形。若文学所愿意这样，自当别论。弟已将其言转告湜华矣。近清华有老友汪君来，谈及往访陈竹隐君，伊方卧病。迟日春和时不妨先之以书，而后前往。弟届时能陪从否得看情况决定。十日下午惠笺欣诵。以弟之陈言妄说，迺劳兄十度寻绎，感荷惭悚。然晚岁犹得商量磋切，此乐亦非易得者。“神秘”即在家常日用间，躬行实践中见之。若索诸恍忽离奇，即成为颠倒梦想矣。“不可思议”亦然，盖措语稍不同耳。禅宗不立语言文字，非常平实，后似渐失其本来面目。草，不尽，即叩

起居

弟平　顿首　三月三十夕

1976年3月18日

圣陶吾兄赐鉴：

十五日来示承悉。伯翁藏书知已送所，图章若文学所认为可用，由彼加盖即无问题。前书亦第述他人之见，弟对之本不甚了了也。夏时若得从游郊外，亦是可欣之一。所示摄生四语兄得其一，弟得其零。吃素倒久有此心，但恐增加治餐者之困难。无喜怒又谈何容易。以二三两语合参，已近禅林生活，虽切向往之心，徒抚空怀而自惋耳。闻近骤获佩兄遗札数十通之多，殆类奇迹。去岁兄作《兰陵王》词，情深思旧；今读故人书简，悲喜莫名。（皆仍来书语）其缘会之胜岂偶然哉！弟不仅盼得雒诵，并建议异日者以素纸装为册子，后面多留馀幅，不惟家藏之珍，亦世人所宜保也。以歪诗屡渎，甚歉，私意必欲兄知我之愚耳。馀不一一，即

叩

近安

弟平伯　三月十八日

1976年3月19日

圣陶吾兄尊鉴：

上次银球往复来教所云："他不多说"者，已得要旨，故不答也。这里将瞎谈一阵，不足以示人，唯兄正之。窃谓唯心唯物之争将与含灵共其悠久，不能轩轾。就唯物言，凡吾人一切所接，无非物也（包括自身）。就唯心言，则万法本因人兴，一切因人说有。既对峙，又互相融接，有如所谓"两极相逢"者。（恩格斯语）某一终点即为另一起点。若唯物之接唯心，固非科学专家不能略言；而唯心之归物或可略通一线欤。理论缭绕，弟弄不清楚，亦非此书所宜言，只可谈些闲话耳。如禅宗为彻底的唯心论者却又最平实。惠能，一不识字卖柴人，乃成为六祖。其说"坐禅"曰："原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动。"初看竟似无下手处，细想哑然失笑，岂不就是平常的生活么？所谓"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也。

又如"欲除烦恼须无我"，名言也。然所谓"无我"或"忘我"者，非真不知有我也。人人皆有个"我"，岂能无我？果真如此，便是冥顽不灵，而木石为最高境界矣。（又像谈《红楼梦》，一笑）以佛教言，只不过破除我执：（法执亦在内。法执，我之法也。）以今言之，殆亦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谓欤。多为人着想，即近于道；反是，远也。若弟是远于道者，然敢不自勉。生死固一事，却又两端，由暗而明在生前，由明而暗在生之阶段里，并不相同。"朝闻道，夕死可矣"殆犹此意。（又引孔丘）

明日春分而甚寒，寓中只14度。贱躯尚好，仍觉软弱，明日

将以小车往首都医院验胆固醇。

严寒，维多多珍重

起居

弟平伯　三月十九夕

外附呓言若干，与是书之言相反。可笑。

1976年3月21日

圣陶吾兄赐鉴：

三·一八书收到，弟同日发一信，乱谈一阵。整理出来之佩公手札虽属事务性质，伊人一生忙忙碌碌亦见于斯，诚可宝也，会当仔细读之。愿编课本自缘其时生计使然，岂兄之咎，乃引以为疚，亦情重故人也，为之兴感。遂在日记中发见《闺思引》诸家跋语，其中自以佩兄一跋知吾心迹最可宝爱，且弟处此稿久已无存矣，得此与集中“萍因遗稿”一文合抄，聊可弥补此诗缺叙永久之遗憾，岂非缘法乎。以弟之多谬，久宜删却之绮语，乃重劳良朋之眷顾不衰何其幸哉！承录示四七年书中语，亦不完全对，盖当时享敝帚以千金也。如言其不能显出，似乎对了。若言“深入”，岂非大谬，偏其反矣。从近呈诸释看，可知写诗时只于四方横跑野马，极少纵深之笔。佩公跋语中于斯失败处已微微触及，殆对平亦有过爱处，遂婉言之耳。作此书时欣惭交集，信笔鸦涂，几不能握管，不觉纸尽。匆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三月廿一日，下午

1976年3月26日

圣陶吾兄赐鉴：

大函已早收到，内容极富，如佩公之跋在弟处久成佚篇，得之欣喜逾恒。所示弘上人告别之词，自当寻绎宝之。近来书翰往返，所谈皆他人所不措言者，以弟私见，我辈岁晚相逢，得斯谈玄论文之乐，岂偶然哉。玄言既碍世法，绮语又违佛，戒而“此中人语云”或亦无妨。“玄”且暂阁。以重读佩公跋语，枨触无端。伊归京后，大家多关心政治，忙于发宣言，开座谈会等等，若夫呓醉之语，皆无复措意。佩固无暇作序，弟亦未与之谈及此诗。今日回思，似亦可惜。日前妄加注释，承兄有“不厌看”之说，又不鄙弃俚言梦话，而存“人一己百之愿”，弟何敢当哉，何敢当哉，因此弟亦有一愿，必欲吾兄对此诗之了解超过佩兄当日之解释，为此诗得一知音。前所写已多，尚缺其第四段。近寓中寒甚，室内只十二度，呵冻手僵，几不成字，附奉六纸以尘清睐。却不必急于翻看。徐徐以之遣兴，何如？若有个别词句问题，弟当再为诠释。又承在日记中检出弟旧作，词稿今尚有之，诗稿多已佚，殊有寂寥之思，深感良朋情重。其中《梦雨词》与《闺思引》同题，乃一不工整、用韵乱的五言排律，兄重览斯篇必多了解。暇时还乞抄赐一份，以诗亦颇长，渎求，谅之。闻将命驾，至欣企，惟近天寒，须天气转和方可。如蒙先告知尤妙。于下午来，当嘱韦柰在家，有少许新近的录音可听。

廿二日来书工整，尚说“潦草为愧”，若此涂鸦更不知如何说了。乱写已多，仍觉未尽，其可胜道哉。

检查血液尚未得结果，弟自听之而已。

起居万万珍重

弟平　顿首　三月廿六日

1976年3月27日

圣陶吾兄尊鉴：

前函语多而乱，又不甚完全，为歉。又有两错字，“碔砆”皆误书从玉旁，可笑，并请代为改正为荷。佩兄跋语殊耐寻味。“索解人似最难”者，微词耳，实则“此两段”无人能解也，亦即斯篇的一大失败。其下更就技术方面言之。佩兄虽已千古，允作之序终无见期，得斯一跋即可作朱序观，何必贵多哉。吾兄存之于日记中，胜事也。跋语不特见友情，对弟之了解与关怀、宽容，并明示一种决不苟同之精神。是若人之特征，可以垂后而无愧焉。于尊录本，弟稍有刍献如下：

（一）缺文当是“齐”。谓齐言句法，与下文，“参差句法”相对。

（二）删节号中，弟能粗说其内容。佩说“以示浦公（指浦江清君）他说句句精而不解所谓”，——大意如此。

“浦公”亦弟畏友之一，他说不解，则索解人难矣。即吾兄亦怀此感三十年，皆弟之狂言所致，何其谬哉！若云由于不解本事之故，此亦不尽然。有涉本事者前已在尊藏本圈出。东鳞西爪，亦不过二三百字，当全篇不足什一。其事弟固不以语人，即令人知之，亦未必解此诗。若佩兄之理解，实由于相知的比较全面，文心分析之细，固不仅在于知其人，知其事也。以“闺思”名，本事自为一主要动机，却亦不完全如此，所谓“身世怀抱”者皆是也。若沧海鱼龙，楼台蜃气，若郭解荆轲，诗衰礼缺，又何关于本事耶！凡以上云云，非敢自己解嘲，聊为吾兄姑妄言之耳。又想起前者写呈的两句诗，兄固以冲挹为怀，对次句似有保留，弟却自谓虽只两句，却能概括，且不拟足为一绝。两句已足，即不

须四句。古来名隽每以断句流传。如“满城风雨近重阳”原只是一句诗，若足为一章，恐反而埋没了，这催租人十分知趣。（仿佛前人说过，亦且不管它）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亦只此二句好。读《全唐诗》中之温作全篇，毫不觉其好，又近时贵州人有“黄花小店丰年酒，红楼遥村昨夜霜”，家大人喜诵之，以为有画意。弟后来在《黔诗纪略》中找到全篇，则很平常，还不如只读此两句。若弟作打油诗，何敢妄拟前贤，然亦深喜兄之知我愚也。又承示及拙作跋语，殆皆无用之谰言，其间或有一二可取者。已检印本，写呈之跋语之六当是初稿也。已尽三纸，仍不知何云，匆叩

大安

弟平　三月二十七日

1976年4月1日

圣陶吾兄赐鉴：

诵上月廿八手书，内容丰富，应接不暇，此球良不易回。兹先简答，以释念注。雒诵新成两句，感慨系之。以弟妄言，引起枨触尤为歉悚。以兄达人，因无所避，就世法言之，则未免唐突。然晚岁相逢，得互商禅悦亦是胜缘，且乐事也。一句两句已足，即无须四句八句。此不仅可免勉强拼凑之病，且单刀宜入，胜于铺张，独用药力，重于佐使。古语云：“以少为贵”，禅门云：“略通一线”者，盖皆谓此耳。重读《梦雨词》，拜嘉惠之厚，原来只有半首，不见全文，惊愕无言，甚于欣喜。当时殆以前半似艳体，未敢径尘尊鉴，此弟之愚陋也，尚乞恕之。稿既久佚，自得找寻，索之脑中，虽稍有遗忘，幸大体尚在，他日当写呈全文，聊以补过。只一首诗可三十年前读半首，三十年后又读半首，亦颇少见。俗

语所谓“初一一句，十五一句”，可笑也。内子以多年妇科病，近住“首都”疗治，或可不动手术，归家调养，前于通书时未敢尘渎，乃荷殷勤垂询，且承潭春挂念，感谢，感谢。

总希望您听到录音。不拘何日，于下午三时后来稍多待一会即可。有昆曲《游园》、内子八十自嘲《鹧鸪天》友人为作谱在昆腔西乐之间，亦尚好。以天冷，手脚不甚便。今日上午兀坐作字近午始休，亦颇能耐劳矣，堪以告慰。附上禅门旧诗一首① 弟认为三、四句最佳，虽浅而意深。复叩
起居，不一

弟平　顿首　四月一日

1976年4月1日

圣陶吾兄左右：

前书有三纸，语竟未说完，可笑。绮语当删，而弟以昔日歪诗二首与兄瞎缠自觉其谬，不止抱歉也。然又势不能中止，请以四月为程限，如何？先说《梦雨词》之后半存于兄旧日记中，以此诗言之，实为奇巧，又是幸运，以弟已完全忘了。此诗之思想，乱；抒情，俗；用韵，杂。而弟于此颇有敝帚之爱，故其前半首时或微吟及之，但知道所缺甚多，决无法补全，不意开函得之顷刻也。兄之惠也！缘法之胜也！盖两兼之矣。尚拟附些笺注，迟日一并写呈。以其中幻想笔少，篇幅亦短，较《闺思引》好懂，似可互明。又前录示之稿中，有“藕折千丝幻”，此“幻”不知是“拗”否，请为查原稿，以便书写。下文当是“诂语”，不成问

---

① 引自《桐阴清话》：“说到风幡大法同，漫天香霭月澄空。讵知窾要无多语，只在酣眠快嚼中。”

题。

又承录示丐翁跋，弘一师告别偈，并谓“其中有惭愧语，非随便说”。意旨甚深，颇得启发，因此想到弟前呈拙句，其中之“愚怀”亦非㧑谦之词，乃是真情实话。盖谓人老而愈愚，乃益为兄所知于世法以至于出世法皆为希有者。双提二君而意有侧重。其间遭际，即是缘法也。

顷得刘生书，有书件寄呈，今为转奉。草草不一，敬请
近安

弟平伯　四月一日

1976年4月5日

圣陶吾兄赐鉴：

清明日得手教，今依次奉答。弟妇之病淹缠多时，近以转甚遂进医院。本应动手术而年老不宜，询如来示所言，弟亦甚感回皇。幸经诸医会诊，试用一种新药，决定不用手术，俟经过一段疗程，即可回家依法治之。来书云云已即日转告。伊至为感纫，多多属笔致意左右，并向合潭各位道谢。弟本当早告详陈，而迟迟未言者实缘心绪未宁，亦望其病情稍佳，始以尘清听耳。《梦雨词》经过追想，差喜完全，现正在写一清本，并附十馀条笺注，但一时未能完工，兹先将前半草稿附上乞正。一诗再读，隔三十年，亦罕事也。种种惭愧，书岂能尽。其为荒唐，二诗所同，《梦雨吟》或较明白，不致令人闷损耳。他日尚拟开新面，作长谈，非清谈，只是家常话，上下古今，却不远乎常情，得以千虑曾无一得之愚陈诸左右，以为是者可之，不谓然者否之，他则置之。藉兄谅直，救我狂狷，桑榆之收或未为晚耶。刘生前在商务临时工作，六六年后即闲居，住前门外珠市口西大街八十二号后院。若

蒙赐复，幸甚。易得安眠，惟不可兴奋耳。草复，敬叩
近安

弟平伯　四月五日下午

1976年4月8日

圣陶吾兄赐鉴：

日前承惠临，欣感无尽，虽同城居难得把晤。归途乘公车，不过拥挤否，为念系。徐图报谒，期在春和，当雇车挈侣而来也。呈旧作，手不如意，作楷字甚劣，却于病中尚是初次。石章尚未来，遂剪而贴之，笺识良赘，聊以破谜，绮语刍荛，况又妄说，然深知必荷亮宥也。致伯翁诸君抗战时尊札，内容极富，而册甚巨，须置几上端坐读之，有如晤对，闲居之一乐也。附呈随笔以实前书之言，希正之。草上，即叩
近安

弟平伯　四月八日

圣公鉴教

有所知，有所不知；
无所知，无所不知。

解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有所不知也。“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无所不知也。

又曰：“无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无所不知也。

又曰：无所知，非冥顽同木石之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无所知也；“究竟涅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所不知也。此与前条有道士和尚气，似不及第一条。

弟平　呈　四月八日

1976年4月13日

圣陶吾兄赐鉴：

尊札巨编，湜华制作颇好。原包在五二年光明日报里，是伯翁亲手整理的，不意晚年从未再提，似或忘记了，亦可惜也。弟方拟妄涂若干，却尚未完工，容缓日寄呈正。

十日下午手书收到，语妙见真情，弟之拉杂书不免“抛砖”矣，却有收成。湜华携书简来，虽未明言，自有惠题意，弟尚腕弱，拟简写如下：

“雒诵巨编，叹赏不止，家常生活，真朴言语，含蕴宏深，沾溉不尽，诚一大宝藏也。湜华君其守之。丙辰三月平伯书识胜缘。”未知当否？此书拟只谈诗，馀不多及，计有三项：

（一）《梦雨吟》“十载愿倾葵”句下注“一九二七”须改为“一九三七”，请兄代我添上一横，却很有关系。此两句“七年”与“十载”“起”相同，而“迄”不同。七年指抗战期，本当作“八年”方合；因用《礼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遂不得迁就一点。“十载”亦自卢沟桥事变算起，丁丑（或戊寅）至作诗之年丁亥，恰好为十年。更有“倾葵”，此语系双关。那时固倾向所谓“中央”，企其复国，而后来失望，如“吟”中下文所云。却非完全如此。弟对于蒋政权向不感兴味。战兴，于大局趋向懵然无知，于“引”“吟”两稿中充分暴露了思想上之毛病，原拟于“吟”中“家国遂兼危”句下作笺，后来觉得牵涉政治，怕说不清楚，且非笺注之体，遂止。因之“倾葵”另有别解，仍切本意。近接次句“有梦低鬟侧”。其人约于三八年随夫由港赴美，“引”中云“忽又历九冬”（第七页上）与此“十载”相合，“吟”作于“引”之次年也。不惮啰嗦者，以似可解答一点日前晤面时兄所谓“跳”的问

题。事隔多年，对于“十载”自己亦错解了，可笑之至。

（二）“引”七页下，“小妹平生怜”以下数句，其人之妹（兄于曲会中曾见过多次），适一久大盐业公司股东任君（已卒）。以川有盐井，久大在彼设分店，资方也，遂以“瞿塘贾”称之。此处容易误解，前释似漏却，今补之。亦因看了兄书札，提到拟参观盐井，方才想到。

（三）十二日晨一时半，梦中醒来忽得两句。内子住院匝月，迄无一诗赠之，遂聊以塞责。而弟自己却颇满意，以为超过以前的赠内诗篇。不敢自閟，聊充芹炙。词曰：

他如出外心常在，人未归时话必来。

跋曰：“诗中之外内与事实上之外内相反，‘颠倒梦想’也，却真是赠君之作，只有些‘老王卖瓜’味道。‘他’即‘人’，‘人’即我也。上下联完全重复，于前人作中少见，而属对尚工，亦无重字。醒时断断想不到，且亦做不出。十四字于一刹那间得之，毫无改动，得存其真，幸也。”——此跋亦中夜枕上作，晨窗略修改之。

此外还有一条见于兄信札中，亦附书于后。

三九年六月十五日，蜀沪第十二号书，引贺昌群君和马诗一联曰：“娓娓清谈承杖履，昏昏灯火话平生。”贺诗乃袭用成句耳。

此乃王荆公妻吴国夫人诗也。原也只剩两句，云：“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见于笔记中，且言荆公之妹亦能诗。书名失忆，书亦不在手边。以弟夙喜此篇，以为有闺秀风格，故能忆之。此条以入读后记中似不恰当，故附记焉。杜诗所谓“递相祖袭复先谁”也。（此字记不甚清）

手示中有一括弧，“此朋友包括家属在内”，亦中肯之至言，天亲人伦之征，见乎辞矣。

承提及《鹧鸪天》中一语，已转录示内，伊必惊且喜也，感

谢感谢。弟近稍好，晨起坐书，近午始休，较能耐劳矣。匆匆不尽，敬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四月十三日

得读旅蜀旧信札及最近自题记，五花八门，应接不暇。自题诚清明简要，然未免估价偏低了。此实是一大宝藏！粗粗看来，至少可说有三点：（一）从多方面反映了抗战初期动乱时代的现实。以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虽有局限性，未得其全，却非常清切，如一剪影，即可识庐山真面也。（二）交游踪迹备见于斯，虽其人其事，览者或未详知，而就作书人说，实为那时最佳之自叙传。如对人接物之恳切，律己之严谨，工作之认真，与人为善之乐，教诲青年之盛，非特他人万万写不到，即吾兄自己，着意为之，恐亦不能到也。（三）当然是思想。各信中虽非有意谈此，而偶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皆光明宝珠也。不偏重知解谈说而特重体验践履，如兄在蜀沪第十号信中所赞评者，亦即弟今日所向往者也。其他各端，非此能详，谨以另篇候正。三者之外，更有纪事、纪游、谈文艺、教育、记家常生活（此似琐琐，却很重要，弟最喜观之，如见我兄那时生活状况）。……包括多多少少文字素材，若摘出“卖文”，不知可添若干杖头钱也，一笑。纸尽，遂止于此，再谈吧。七六年四月十三日弟平涂

读公旅蜀书简杂书

（一）

卅七年耶诞前夕致伯翁书，长言娓娓，传世之作，所云“上视阳湖，乃伦土芥”者，冲挹之怀也。雕饰或稍逊彼，而自然之趣则又过之。若病其冗长，亦似是而非。唯其长，更觉其无拘束，

更见其大。所谓“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万里黄河，挟泥沙而俱下”者，斯盖近之矣。其中有云：

纵历十载，否极终复，他日相逢，仍当欣然。乃未届此期，即胜利言旋，海滨酾酒，诚堪庆慰。前有句云：“已悔十年之徒掷，岂真一醉之能偿，不有高歌，宁无痛哭。”虽感想差同而情调衰飒，殊可愧也。

（二）

十一月廿日致丏、伯二翁书：

本来一无所有，仍回复一无所有之故吾，非故作矫情之言，实亦没有什么憾惜。斯乃经历忧患之实感，其冥符道谛，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上又云：“贪欲之萌，宜是惩罚。”戒贪正是入道之第一义。

（三）

三八年五月渝沪十七号致丏翁书：“《今见》一首，五六一联最先得，有深味，翁或领之。”又十八号公信：“弟诗曰‘情超哀乐’，未知丏翁能垂纳否乎？”《今见》诗其五六句云：

情超哀乐三杯足，心有阴晴万象殊。

后札曾言为马一浮所赏。窃谓唯其深于情，故能超之，作者有自知之明矣。此与言“不动心”者相似。然彼尚或有强制其心之虞与作自了汉之病，此则无之。且措语自然，通乎人情也。次句包孕宏深，气象阔大，皆所钦迟。

“情超哀乐三杯足”，酒人深致，杜阮之俦也。

“心有阴晴万象殊”，旷怀观物，禅宗之隽也。

申而说之，其义至博，今不及详，请俟他日。

（四）

十月六日渝沪廿七号公信："可见事情的进展，往往是会逢其适，要信命运，这就是命运也。"曰会逢其适者，常识之言；运命使然者，唯心之论也。然既有此一类事实而为我辈所体验矣，则二者不过说法不同而已，与事实之本身总无干涉也。曰巧遇可也，曰因缘可也，曰运命可也。唯心唯物之争，偶然必然之辨，众说纷纭，徒孳疑惑。"要信命运，这就是命运也"，似为两可之论，实乃一往之谈。只淡淡说法，轻轻放下，而意便深透，情无不达，信乎语好不在多也。

（五）

信札迄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月十九日乐山被焚烧是其高潮。公方客成都，变作，眷属奉老母于火及前间间不容发之际，夺后门而出，夫岂仅缘会哉，宁非天乎。蜀沪十八号书出于次日归后，曰："知人身均安，感极而涕，天已太厚我矣。"一语脱口而出，即当时之真情实感，而为人人读后心中所同然，口中所欲言者。以名理揆其得失，便隔一世界矣。其后只有二十号，（十九号缺）九月十六日致伯、丏各一书，于后来情踪不详，最为可惜。似读长篇小说，方在入迷，忽戛然而止。以后书札何以无存，安得起容翁于九原而问之耶，不胜叹息。公自叙所云先得我心已。

湜华兄出示斯编，俾得于病中昕夕展观，思我良朋恍同晤对，听说巴山夜雨时，洵嘉惠也。已识数语归之。

弟平伯　一九七六年四月于京寓

1976年4月16日

圣陶我兄赐鉴：

昨奉手教，回球甚紧，以少许胜多许，不胜佩慰。请先答满子汉华。二君途中邂逅谈及内子，欲来问疾，洵为盛情美意，顷已告伊，均深心感。伊住医院十五楼三〇四号，时间为每星期日、二、四、五，三时至六时可以探望，乞即转致，为荷。

此书恐只能谈到两点，先文而后诗，若弟之梦呓一联殆不足以深论，或俟他日欤。题词草稿中有八字邀心赏，斯幸事也，而返观前稿却使我颇吃一惊，以其他均凡劣耳，惶愧惶愧。兹列举其病。“雒诵”两句似坊本书札格式中语，是为“落套”，其弊一也。乱离之际，良朋两地，音讯往还，乃斯编之实质，而今乃一字不提，是为“离题”，其弊二也。“真一大宝藏也”句，似大声疾呼，中却枵然无物，且随处可用，是谓“虚夸”，或者“庸俗”，其弊三也。短短数行间而具三病，若此者真当入“文章病院”以疗治之。若兄之眼力真了不起，曰斲轮老手，盖非过誉。其改正之法：将起首处移换，中加修饰，删去叹号句，径接末句。录改稿求正。

> 巴山旅逸，鸿印曾留；申浦潮回，鱼书可托。只家常生活，真朴言语（以蒙奖谨存），而涵泳功深，足以沾溉来学，湜华君其宝之。

改完重读，又不免自我欣赏起来。首两联虽亦落套，却多情趣，不至枯窘，亦符事实。中间修饰后似颇有深意。兄之言教身教堪津梁来者，尝惜今人未必知，知之亦不必尽也。结归湜华，勖勉之意，不仅关于保存，若言珍袭渠本优为之也。聊发狂言，当勿笑我。知音自古所难，况今日乎。

所示尊作两句，论文极切。仍以那一联谈起。“昏昏灯火”隽语也，而对句不易相敌。古来名句，其上下铢两悉称，毫不牵强者并不多。即老杜尚提到“属对能”，足证明其匪易矣。原上一句“草草杯盘”，似乎本亦配不上，作者是女子却占了便宜。此正是本色言语，弟认为有闺秀风格者。闺秀诗总有一个“套”，亦颇可厌。能不落套，能表示其个性，便可称“才难”。当时她写这话，可能是信手拈来，一气呵成的，非以下句觅对，如此即毫无问题了。贺的情况，既大不相同，自不须多说。文心微妙，其真伪得失每在毫发疑似之间，论世知人，夫岂易言者。

函中又连说到“引”，承多奖借，以为或可脱出古文之网罗，不胜惭惶。瞎做瞎撞，岂能冲破耶，正如孙行者翻了多少筋斗，总脱不开如来佛之掌心。此诗弟总认为是失败之作。昔年佩兄题中已微示努力而失败之端倪，只缘爱我之深，不欲径示耳。近日蒙垂询，遂逐条相答，把牌摊开了，更加一目了然。果欲逃出罗网，良不在万语千言，一句两句足矣。若一两句不能脱，则万语千言亦不能脱也。然既邀宏奖，敢不竭愚诚，若谬为谦冲则失之虚，妄自菲薄，奈辜良友之望何。夫失败，诚然矣。其冲破罗网之意与不怕失败之心，却似有可酌取者，此在我兄之前，亦无庸讳言者也。要之，陈言务去，戛戛其难。兄写示之两句，请作为“引”之定评。第一句固切，第二句亦切。三千馀字中，陈言将有多少？真所谓“良难必”也。弟于此诗，虽有敝帚之恋，却无我慢之心，既少可语者，语之亦必不了了也。

妄说艳诗，徒增我见，颇愿煞住，而牵情未已。若弟此想法滞于形迹，亦未必是。道固非文字，而亦不离乎文字。文之深者，近乎道矣，尝谓其间只隔一层纸。若权同之为弘一，斯其证矣。此题尤大，短书不能详，俟异日从容再谈罢。

日前另呈芜作三篇谅已彻览。诸多烦渎，致劳反复披寻，恐

或妨颐养，心甚歉然。既想出了便写，写了就付邮，亦势不可止。内子又不在家，无人相劝，听我兀坐涂写，不觉已尽三纸矣。其中“国策”异文，看画报似是帛书，（因文字甚多），非竹、简，好在无关文章。稿中有“竹简”之类文字，均请代改为“古写本”，或“古代写本”，即完全对了。匆叩

大安

弟平伯　四月十六日午

1976年4月21日

圣兄赐鉴：

承招饮市楼，虾菜鲜美，相与薄醉，“醉酒饱德”洵非虚言。淞沪佳游恍如畴昨，今皆有儿辈陪侍，不觉年华老大矣。霜鬓相逢一笑。最喜尊体健朗，弟病后犹得勉随杖履，步行半里初不觉劳，亦一幸也，知念附闻。高斋清静，花卉知春，海棠红艳，使病眼增明，半晌倾谈可抵十年尘梦矣。别时拳拳，彼此同之。归寓后即盼读前（十七日晚）寄之函，知其间必多论文微旨而迟迟未来，廿日方至，邮递殊缓。开缄循诵再三，果如所望，其中要旨两点弟均能体会，且深赞同，只凭臆妄谈而犹谓为尚可者，乃爱护弱弟之盛意也。可谈者多，容迟日另书。

昨承满子君偕汉华至医院看望内子，侣伴关心病体，殷勤恳切，可感可感。伊一星期内将出院，久病见好，堪释垂念。

以呈附件，恐过重，不多书。敬叩

大安

弟平伯　四，二一，午

1976年4月24日

圣陶吾兄大鉴：

两头快诵手书，中间得晤谈最乐，旋复一书亦通常书札体耳，而尊赐两书胜义络绎，回球不遑也。请即就修改诗文一点而言之。其必须改自不成问题。“新诗改罢自长吟”，杜老尚然，况馀子乎。更说一家庭故事。儿时窗课属对，先君每说“僧宝第一个念头不佳，第二个念头就好一点”。关于作诗，弟庭闻极少，唯此语念之弗忘。此即“再思”问题，更牵连到“三思”。所谓“再”“三”，亦只是大意尔，不当就数目字来看。用白话直说，就是：不可不改，亦不可多改；即使多改好，亦不宜钻牛角尖，文言所谓“穿凿”。此意前日尊书已曾讲到，附条引外面不大传诵的主席语录，极精要；“无缝的诗文，似乎不宜过分追求”，兄之按语亦善，皆明通之言也。固有此一说，好像不改不好，多改了又不好，这就难了。其实并不难，亦不过合于常识而已。因此想到日前的谈话。我说要打通三关：一常识，二情，三理。（当是情先理后，前语有误，）三关原都是重要的，而头关首当其冲。若此关打不破，这就谈不到合情与合理，亦是很明白的。茫茫烟墨，其间得失如何，亦总不好说也。此三者原不可分，不必有，亦不必无先后，举一得三，三仍归一，所谓三关，只譬喻耳。（此句“蛇足”，恕之，）“情”“理”如置勿谈，就常识而言，若陶公之论就是佳例。既好读书，却不求甚解；已不求甚解，却偶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一似自语矛盾，实皆常识也。其远于常识者，一时想不起来，即以尊函蜀沪第十号中论“复性书院”一事为例。以六经统摄一切学艺，不论从那方面看都是违反常识的。书中言之已详，（且措词含蓄，妙有分寸，为佩）不再重复。尝闻马公渊博而尚不免此病，斯

通达之难也。十三号书中言“马于其他皆通达，唯于此学则拘执，理学家本质上是拘执的”，已一语道破。佛家所谓理障、法执也。弟最爱“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一语，常以和尚念经式默诵之，兄勿笑我乎。似颇不悦学院气，而此书便不少此气，亦是一种讽刺，赶紧煞住，谈些闲话罢。

蒙奖题书札改本，称为“语少而意富且旨”，以亦在一“知”字范围内谨拜嘉言矣。已将此稿清写一通，即夹在画报册内，迟日倩湜华送呈，免得有折叠痕，并请电告他暇时来寓将原件携归，为托。所呈是再稿，但弟另有一“三稿”，这也牵连到上述再思三思的问题。因读吾兄十六日来书中“音书日日望遥青”词句，想到那些信札皆由飞机运致的，不由轮船，遂将次句拟为“申浦云遥，鱼书飞跃”，固更合于事实，却又觉得不如再稿之较为自然，有些作气，未果用，聊述为“推敲”之读助，供尊边一笑耳。“知”之一字自以少许胜多许，而十六日赐书中“纤屑无不告，忧嘉悉俱陈”亦非常切实，且能概括。若写作之两种不同，亦根据实际：一是直接，即时给人看的书信、发布的文字等等，一是间接，有可能给人看见的，如日记、随笔等等。“诗”在两者之间。白云自怡，不堪赠君，诚然如此。但我亦人也，“自怡”之品亦应当明清，岂醉呓之谓乎。因此，写法两种，即非有高下，优劣，亦不能无正变之别。就唐诗而言，李杜元白皆正，韩孟即似变格，长吉义山皆变。又跳一下。——弟生平有两畏友，不论一般言行或写作俱然，绝非过于推重，却有事实可凭。仅就最小者言之。佩公行文仔细，自不待说。其文字学稿弟曾看到，真一清似水，即涂改处亦很认真。吾兄草稿弟未得见，即以顷间所阅蜀中书，及今每次的往复银球，皆匆匆笔墨也，文字固少疵颣，措语必合分寸，足可为弟示范矣。欲球赛得胜，良非易事，如何如何。

陈从周君来，知已得晤。渠住民族饭店739号，湜华如要去

看望，日内尚未行，便乞告之。弟妇病见些好，今日出院，附闻。匆上即叩

近安

弟平伯　四月廿四日下午

前书想已收到

1976年4月27日

圣陶兄赐鉴：

承廿四日手示，为检《说文》，欣荷。𡚁奰并训大，二目大矣，三目益大，并会意字，张努其目，怒之象也。故𡚁有拳勇别谊，奰字下又引《诗》传，许君意亦甚明。毛曰“不醉而怒”，即无端盛怒也。其始于暴怒，终于困惫，正义引《易》象谈《诗》，语颇幽默，亦奰惫音义相通之证也。至奰又训迫，与惫相近，诚如来书所言。奰赑形殊，实系一字，尊说至精，并非瞎想。且说明其如何形变，较段注仅斥赑为俗字更进了一步。将横“目”竖起，“大”字简化，即立变俗字为古文，使弟居然亦认识这“赑”字了，不胜欢喜。“惫”见于《周易》既济九三象传，但群经都屡经迻写非古文，形声之惫或晚于会意之奰，或三个“𦉪”即是惫之初文，虽未为定论，亦可备一说。帛书异体问题，弟却另有解。秦王统一文字而祚甚促，六国之异文存于西汉时者想必甚多。此与后帖体，今花体字情形不尽同，其变异当较甚。再说，“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则古中更有古。汉墓所藏，可能是那时的古董，亦即战国时人所抄写，而为司马子长，许叔重所未见者，未可知也。狂言若此，兄毋笑乎？忆月前兄谈及昔在言子庙作教时，弟在让王庙上学，尺咫吴阊，失之交臂。同此青春，今皆白首，犹获以书翰往复，文字切磋，弟每以生平未得与兄同学为可惜，今得补此

段，实为私幸，且谓今似胜昔已。陈从周续来得晤谈，曾于六十年代在齐内寓中见过，此是第二次，以频通讯，有如熟识。渠治建筑，且能诗画，亦美材也。王泗原君暮年失恃，极可轸念，再得晤时，乞代致唁候。尊简题跋并改本另书一纸，日前托湜华转呈，或已邀察矣。匆复敬请

近安

弟平伯 启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

1976年4月29日

圣陶兄大鉴：

昨奉廿七日手示并照片，谢谢。三午摄影技艺良佳，其距离稍远之一张更清晰，吾人姿态亦较自然。画报中影印帛书中有两字不识：

有所郄也（史记作苦）

和于身

篆文亦尚可辨，兄谓如何？昨晚从周、湜华来谈，（二人初晤于此）颇畅适。陈于明日即返申。“五一”在迩，复颂

节禧，合第均此

弟平伯 顿首　四月廿九日

内子附笔致谢

1976年5月4日

圣陶兄赐鉴：

手示承悉，曾偕从周小饮畅谈，惜未能奉陪，陈日前在寓言及生于戊午与小女成同庚，今知与至善亦生于同岁，其言谦矣，而

意亦厚。上月十九日趋前，乃凑合润民来京之便，若去年盛会日辰已不记得。周岁重访尊斋，良为巧遇，而追怀伯翁，又多枨触也。自题印谱，语皆精确，得手应心，固不仅是阅历之谈。曰“青年好弄”者虽是事实，而其佳妙，不可没也，此殆非关学力，良由天分使然。“奏刀终身，未必定臻佳境”，斯言是已。早岁杭沪初逢，其时兄于此技已“弃置”勿道，弟曾未乞得一方。顷承湜华惠赠拓印小册，尚未敢渎恳为一题也。前书言及“郄”、“和”，字皆见今本国策，帛书在此虽尚可辨识，却似非此二字。湜华画报之末未粘尊札处，靠左有一影印本，字迹不小，可辨。不知兄能为一观乎？附奉此段原文及校语备览。若非“郄”“和”，又是甚么字？“有所郄”文义含蓄，自佳。“郤”隶变为“郄”亦确，并非瞎想。前有“欣处可欣”七言联曾荷青睐，顷承吴玉如先生（小如之尊人）惠赠其草书原句楹帖，笔法苍劲，佳作也。迟日拟裱装之，将另呈览。逾“五一”，天仍寒，诸维
起居珍摄，不一

弟平伯 顿首　五月四日

1976年5月6日

圣陶兄赐鉴：

五日手书尽诵。承示马公文，且云“观之不甚舒服”，弟深有同感。诸缺点之中，如有俯视一切气概，不免贡高我慢；视国土似浮沤，战争同儿戏，违反世法，生法过当，令人不惬，皆其较甚者也。且实为佛教陈言，兹录奉《圆觉经》一节备览，并附小跋殊不能尽。此文本属于“如来随顺觉性”条，其境界原非一般人所能妄拟者，若谓吾辈今日即可作如是观，虽儿似祖述经文，实未契佛本怀也，固当分列观之耳。此次漫谈接近佛教盖是胜缘，盼

以后多往复商量。李君对佛法谅多理解，兄亦常听其绪论否？吴老赐联，已托湜华去装池。原句“可欣”却写作“即欣”，更觉苍老，又接近陶诗。比弟原作为佳，不识　兄谓然否。此真是一种推敲也。帛书影本即在尊简后面之画报左页上，想必早已看到。草此，敬叩

近安

弟平伯　五月六日下午

1976年5月9日

圣陶吾兄大鉴：

曲园公晚岁作诗，随作辄付刊以赠亲友，顷偶检得“丙编”一册，刻于光绪丙午春夏间，故其诗未全，已历七十载犹存。其时弟八龄随侍，诗中所述情事或能了知，遂妄涂于此册书眉。今拟以之敬呈座右，藉识文字因缘，博尊边之莞尔。中更夹一洋纸，即写弟前作联语就正。晤湜华时可属伊暇日来敝寓取去转奉，以省邮寄之烦，想必谓然也。书皮已甚敝，未及整治，希谅之。前书想收到。弟养疴多闲，辄以长笺尘览，聊佐一晌之娱耳。匆候

近安

弟平　顿首　五月九日晨

1976年5月12日

圣陶兄赐鉴：

奉八日手教，帛书有字难识，其在“和”字位上之字下半似从甘，其义或与调和义近。其另一字则甚模糊矣。若专家能指迷，幸甚。吴老改字有味诚如尊论，湜华属写，拟即以改本赠之。尊

评“十二等观”至当，发两问均妙。“何以不说视不受用与受用等乎?”此语幽默。“自心受用何以如是重要?”此问切中其病。弟尝谓把万有一切都可放下、只有自己放不下是弟学佛人之通病。欲破我执，而我执愈坚，或反不如平常人之通达事理者。弟前题蜀中书简云“情超哀乐”一语较之“不动心”为尤佳，亦斯意也。然所谓不动者是能分别诸相耳，非情与木石同顽也。《坛经》中“无情无佛种”一句得之。弟对于“十二等观”中以“视战争同儿戏”最有反感，视万人之忧戚漠不关心而惟小我之是爱岂得谓之识道乎。来书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语弟亦不知其所出，虽亦是一种等观而措语自无失。若以“毕异年同”解《圆觉经》文是唯理的说法，其立场观点尚不尽同。此段经文下有句总结云：“法界海慧，照了诸相，犹如虚空”，盖谓境从缘有，皆无自性，故“地狱天堂皆为净土”也。李芳远君好读经论，如来书所言似尚局于文字，又多老态，吾兄婉言规之，极佩，若书中后段切中凡接近古学者之病，则意义尤为深远。弟不但无闲然，且有纫佩之意。自以“染之者不自留意”一语为切，所谓积微成著者也。鲍鱼芝兰入而俱化，仿佛是一种职业病。年龄大小初无胜劣，但均不可有暮气耳。所怀百端，安得逢人而语，以时时就正于吾兄，引为至乐也。书已覼缕，仍感不尽，敬叩

近安

弟平伯 上　五月十二日早

1976年5月16日

圣陶我兄赐鉴：

欣诵十二夕手教。弟书拉杂，承拨冗青睐已幸，况乃引为“上娱”。十六字可谓精当，于喁之乐情见乎词，诚惬于衷，岂惟

首肯。以“毕同异”释经，其间盖有“虚实、空有”之别。佛家看法总不外“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尊说虽非唯物，亦是认世界为实有的，而彼教却认为空幻，如《金刚经》所谓“六如”，此乃根本之异，其他皆枝节耳。弟认为我们对于佛说（不是指佛教）本在怀疑阶段，而先贡疑，后起信，也是对的，弟前诗中如“引”云“识流往劫疑”，云“莲开一往疑”，此二疑迄今未解也。问题本很大，即以此作为讨论之起点，似亦好，兄谓然否?《圆觉经》中有“性自平等，无平等者”一语，则“十二等观”亦未必契佛旨也。兄前谈《春在堂诗》中缺一年，未及回答。干支为戊寅。以其年先高祖母卒，故集中无诗。今所呈乃一九〇六，光绪丙午上半年所作诗，随作随刊，曲园公尚健在。书中夹一原来封面，已破损，检收时望注意。尊处人事较多，书翰频繁，赐笺末署九点半，（其时弟已就寝。）至祈珍摄是幸。言不尽意，即叩

近安

弟平　启　五月十六日

前书日辰或有误写，祈为检改幸甚。　又及

1976年5月20日

圣陶兄赐鉴：

得诵十八日手示，知敝书已递到，乃劳郑重致感，为愧且幸。日前汉华偕其婿刘君来，言日内将与满子姊相晤，遂拟倩伊转呈左右，今知汉华自趋前，更直捷矣。今岁丙辰，七十年来几历海桑，而残帙幸存得奉记室，岂非缘法之胜乎。最近银球往复，“亦心亦物，时心时物”，“如此情形将历万世”，说皆极精，所谈题目甚大不求其能解，却于漫谈时得少佳趣。此书恐不及言，请略叙之，弟前篇中贡两疑，其第二疑似已解决，《六祖坛经》中已辟莲

邦之说，只是说得“客气”耳。其第一疑就不容易说。弟目前草一小文，今将此稿附呈博笑，（不忙于寄还。）神识之有无，在佛教是一现实问题，即所谓“轮回”；若不信轮回，则其有或无，殆皆可置之不论，或可作为谈助耳。尊意亦谓然乎？近阅上海书画社出版之《王羲之传本墨迹选》中有数帖未见过，印品亦佳，只释文讹脱殊陋，不知曾寓目否。长春藤种来自远西，西人每栽诸楼旁，蔓生纡回，如爬山虎。以地气寒，只宜盆供。其枝条极长，垂垂可观。敝寓过窄非所宜，若尊斋培植，即得其所矣，扦插压枝均可，于春夏间尤宜。扦插，可于近根处，将小簇用手掰下分盆（稍头掐下者亦可扦活）。压枝，选长条（其小有萌芽者尤好）压入另小盆中，母子二盆连带，俟子盆生根，再将长条剪断。须待时日，不要性急。其繁植总是甚易，来历亦颇曲折。昔年舍妹锡璇（家叔同奎之女）见赠，在齐内寓中每以之分条赠人。其中有邵怀民者，善于养花，亦得其一。丙午岁仓猝失之，以后遂无此种。辛亥岁自豫归，移住永安里。邵携来一极小之盆栽回赠，时癸丑新正（一九七三）插小标签曰“珠还合浦”，曾口占答谢。“远西蔓草阿哀凡（IVY），畴昔分根几处栽。一似明珠还合浦，柔青浓碧喜春来。”此后又分出廿馀本矣。漫涂，聊资潭寓谈助耳。承垂询弟妇疾患，感谢。伊顷归自医院，得林巧稚大夫复诊，如法疗治，冀能痊愈，谨以附闻。并属笔问候满子姊兼道谢。草答，

敬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廿日夕

1976年5月26日

圣陶兄赐鉴：

大示诵悉，前呈小文，承为迻录，弥愧。此文意甚简单，即心物既同源或同流，若谓物质不灭而信神灭，似不大合理。至本质为不生灭者，现象为生灭者，则涉玄秘，置而勿论亦宜。天演论“佛法”一章已重检读，视弟之瞎说一气高出多多。兹就心喜者另纸摘抄备览，则犹之共读此书相互讨论也。私意俗语有“不了了之”一语最好。（“了”作“了解”意）不可知，不可解，不可思议非惑，而意欲求知此不可知，解此不可解，思议此不可思议，似反惑矣。愚直之言，当勿罪也。六朝书帖之简，弟亦同有其感，姑以管见揣摩之。竹简木札体甚小，故简札每只寥寥数字，文亦古奥，一似今日之电报，例如“平安帖”之末云：“元由同，增慨。”此盖先代有此体格而后人因之，（亦有长书乃另一体）如古诗云“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此小竹木片上殆亦不过数字耳。其次，旧云：“人远书稀。”其实人远矣，其书不仅稀，亦必简短，即今之银球往复之盛，视昔之南北睽违偶通音信者又何如耶。盖可说者愈多，其所说者必愈少也。又简或露封恐机事不密，“其语至短，鲜谈实事”，固其所也。人代迢遥情实难知，聊妄言之耳。

诣清华访陈夫人尊意至妥。弟近尚不宜远行，俟迟日体健再拟同往。前日吴小如来，谈及其尊人玉如先生倾慕我兄，拟得前挽周总理诗稿。能写一纸以赠之，至感，只恐不免添忙耳，如拟写一笺由弟处转，不须另函。草答，敬叩

近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廿六晨

1976年5月26日

圣陶吾兄大鉴：

王湜华携来吴联，装裱雅素，惜较长，于寓楼矮小不称，暇盼台从来观玩，藉图良晤。顷奉书有遗漏未答者。《石头记》之记秦氏颇多特笔，如“享强寿”三字即非一般铭旌之体，殆有意点醒。其年决不逾卅。此书写诸人年龄每多惝恍，特出例如宝玉忽大忽小，而黛玉入府时有一段描写，亦决非幼女情态也。前闻曾偕友叙谈此书，弟惜未克侍坐，如有赐问请就所知以对，惟恐所知亦少耳。“黄落”吴语也，以不黄落 评长春藤甚精。美国小说家欧·亨利有《最后之一叶》短篇，即写此藤叶也。清华之行未去，何日？晤朱夫人时，祈为我等代候为托。匆匆补书不详。即候

近安

弟平伯　五月廿六日午

1976年5月28日

圣陶兄大鉴：

此书冗长，有“前言”祈先省览。近所讨论题目太大，实是地老天荒的，也就是来札所云“历万世而不已”的问题，以弟之孤陋恐未能胜任，故前书有姑作为漫谈之说。然如能在谈论之初，先把立场表出，庶不至于游骑无归，而吾二人间取同存异，亦方便良多，可省无数闲笔墨也。其另一点，吾兄处人事较繁，弟杜门养疴多暇，拉杂妄涂聊代晤面，每不觉言之长矣。承不弃屏，且引为“上娱”至感至感，又深知雅怀诚挚，辞无虚设也。但义既虚玄，辞又谜谍，以之尘渎，似觉未宁。窃谓如值事多，信到无

妨暂搁一边，俟暇时藉以遣兴，再答亦未为迟也。以上辄陈，不知亦谓可否。以下分说三点：

首先，神秘的看法。若僭附于西方哲学，其立场殆近于不可知论，虽然他们的著作我并未读过，却似暗合，即所谓“羞羞搭搭的唯物主义”。一切的唯物论，无论机械的或辨证的，我皆相信不疑，除非最后之一点，毕竟不可知，也就是神秘。近代科学进展，其知识远超于昔，深广皆无可比拟，于是一切迷信“神道设教”皆一扫而空，如再羼入这论，诚属无谓。然此只能就可知者言之耳。若其不可知者依然如故，以今视者，未尝减损，且有扩展。如女娲抟土为人，自是神话；云上帝造人亦然，已有神秘气息；由单细胞衍化为人，虽脱离了神怪，却亦不过把生命的起源往前推若干步而已，其为不可知，故自若也，如日前，兄谈及宏观微观世界，即所知益多，神秘弥甚之例也。所知虽有亿兆，不知虽只一点而实为亿万千兆点之根。或为初，或为终，或为循环无始终者之任何一点，皆属于神秘、不可知之范畴。即吾辈日常生活间接触到的运命因缘，有若不可思议者，亦此类也。夫既遍于群有，即寓于寻常日用之中而不在其外，与神怪正相反。原始的迷信，以受科学的清洗而逐渐消释，而神秘的性相则更显著。若斯妄言，亦谓可否？

其次，唯心唯物之论争将历万世而不穷，终究不了了之。而尝试言之，则在今日亦无不可。以“此日”若不辨，则千万年之“此日”亦终不能辨也。前十八日手书云“此等哲学问题皆是人的事情”，已一语道破。《坛经》曰“万法本因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由此而言，不能说实在有，亦不能说没有，故谓之幻。一切知识皆因人而有，都是主观的。世界即客观地存在，而反映到人的意识里即不免带主观的色彩，纯客观对我们来说，既不可能有，亦无意义可言。故空有之辨归于一幻，心物之争侧重于心。唯

心唯物非对立面，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一切都可怀疑，只不能怀疑是心。笛卡尔有“我思故我在”之说，《天演论》于一〇二引之，且曰：“疑意为妄者，疑复是意，若曰无意，则亦无疑”，辨析极精。前来书云，世界终极之有无，都不外人的推想，则观点正复相同；其“回答不出”理所当然，所谓不可思议者也。忆前曾面谈，世界像个只有演员并无观众的戏台。演员“即生物”之思想言行都是“戏”，不能超出戏中情节之外，而又不知其前后之情节如何，只是盲目扮演这一刹那间而已。既无观客，何来客观。若有之，则必在其他星球上矣。以今所知，太阳系中诸行星恐无有生命，岂当求诸银河欤。我辈未免孤寂，亦赖有此心耳。人，微命也。其介尔之心则微之又微。然若无是心则两间亦寂寥寡欢矣。谓人心即天地之心，恐亦不为过当也。

其三，前谈常识、情、理三者，其间常识云云，吾人或已勉度。年邻衰暮犹未得过常识一关，有些说不过去；若夫情理二关，恐断乎未能也。今各举数语以诠之，漫想拈出，并无准则，只堪一笑云尔。

常识——例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虽似陈言实为常识。即“为善最乐，读书便佳”，北京人家门联也，亦好。经典语有如“己所不欲，弗施于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皆切至。

情——爱人犹己，惜物如人。此弟杜撰，乃“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翻版。尊诗“情超哀乐三杯足”亦妙语，比“一往情深”为尤佳。然此关不易度也。

理——此非杜撰所能搪塞，请据经典。《起信论》曰：“虽说，无有能说所说；虽念，无有能念所念；是名随顺。”《心经》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圆觉经》曰：“譬如病目，见空中华及第二月。”

略举三条，不能详也。“空华”——喻常用，“第二月”——

喻极妙。空华喻物，二月喻心。

欲启信佛之端，必先明不信之理；欲窥玄远之谛，不可废浅近之想，此常识之所以先于情理也。就佛教观之，其荒诞无稽处视其他教宗既不超过，亦决不减少。今日欲去此等糟粕似不难。且乔答摩亦人耳，其在世年龄不逾吾辈，夸张神奇实属无谓。以教义言，佛在众生中，不在众生外。《坛经》所谓“但见众生即能见佛”是也。即此一点已度越他教矣。唯平凡故切实，唯其平凡切实故伟大也。又诸经论旨不同，欲归往之，大有“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之势，将奈何。窃以为无难也。径以己意去取之，无伤，所谓“六经是我注脚”也。既不做佛教徒，何惧佛经之总杂分歧乎。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诸经论之异，名为殊宗，实系隔教。园音一宣众类异解，岂非瞎说。大乘小乘，有似冤家，印度中华，各说各的。取家喻户晓之《金刚》、《弥陀》二经，亦自语违反也，况其他乎。别裁须有知识，弟却缺乏，奈何。佛教史总须读些，却亦不宜多读，多读即会着迷，反失原来之意。能入而不能出，殆学人之通病也。以弟之孤陋寡闻，偏要谈天说地，何其愚哉，兄知之耳。前呈联语，恐亦只“愚”之一字为差可。涂抹已多，终不尽意，原是“一封不寄出的信”，亦姑且付邮，以备“置之抽屉角落”里。馀详另函不具，唯

珍重千万

弟平伯　顿首　五月廿八夕

1976年5月28日

圣陶我兄尊鉴：

奉廿七日手教及法篆赐联瞻对名迹抚躬自惭，厚意铭心，敢云致谢。忆拙句即得自与兄书简往还中。嘤鸣之乐亦朋情佳话也。

以附笔谈，馀容另详。敬叩

起居康胜

弟平伯 拜上　五月廿八夕

1976年5月30日

圣陶我兄尊鉴：

廿八夕匆复，以恐或挂念，遂即付邮，良未尽所怀。此联引书圆劲自如，赐款数字，简明精审，又含意深，乃惠我之厚也。顷偕内子详观妙墨，如挹清风，绨锦珍藏，永为家宝。若精神充沛今不异昔，洵为颐寿之嘉祥，尤切佩慰。吴联已张挂，甚妙；其旁陪以从周之墨竹小横披，陋室似觉生春。迟日惠临，或堪娱目。有谢荛公君者近赠我折枝白芍药，花开澄映几案间，偶赋以谢之，不足云诗，姑录于后。

清润花容玉不如，香传衣袂客来初，
识君雅步殷勤意，（闻亲往买花）慰我层楼寂寞居。

严译《天演论》多识前言，良为奥博，唯每羼杂己见，其论业力、遗传（九十四页）似混心物之辨；言瞿昙创教似一完整体系，而大小两乘实有原始后起之别，无容混为一谈者也。与吾兄共读是书诚为难得之机会，盼得攻错，释疑匡谬。示及乔梓酒边谈艺偶及红楼，亦一乐也。此书即有注亦不易解，洵如尊论，然终聊胜于无，无讹谬斯可矣。昨日郊行，想多佳趣，唯路远车“轧”，不过劳否，为念！想迟日来鸿，必述及之。

“最后之一叶”前年得读，是从陈曙辉借来的。此藤栽诸庭院亦有凋零，若置室内便可长青。补写此书，仍不尽意。草此，尊请

大安

弟平伯 上　五月卅日

1976年6月2日

圣陶兄赐鉴：

承示近日郊行愉健，得如夙愿为慰。竹隐夫人晚岁独处一室，诚有可虑者，幸其有儿女在京，平居或托比邻照顾一二欤。从周墨竹小幅昔年所贻，嘱为题字，时为乙卯新正，顷重观所书殊不惬意，但今亦不能作此小楷也。墨分五色，浅深浓淡之间每有此境，尊诗得之。前呈妄谈恐未能解惑，反而滋惑，乃视若可珍，据此寻玩，愧感弥深。草复，顺候午节

潭喜

弟平　顿首　六月二日

1976年6月16日

圣陶吾兄赐鉴：

十三日手教承悉。缓拍银球，亦多逸致，总无非闲笔墨耳。知近在征集弦兄佚诗。在昆明时有见怀七律三章，未知尊记中有之否？曾以端楷花笺相赠，后制锌版，惜已无存。朱孟实主编之《文学》曾载之，或易寻觅也。元善兄不扶杖，不依人，步履悠然，最可羡。所述“褦襶”音义转化，南北均有其语，而皆有音无字，若我辈者，不伶不利殆肖其状欤。如近晤湜华，请转告如有暇希来寓，将陈画及长春藤小枝取去。前者承惠之茑萝已发芽，牵牛亦有之，以限于地，均不能多栽。馀盼不日晤谈。不一，即叩

近安

弟平　顿首　六，一六

1976年6月18日

圣陶吾兄赐鉴：

前书所陈，义多芜陋，良为无益，且亦有未尽之处，请更略言之。（一）不知与不可知异。有些名为不可知者，实在可知之范围内，只暂时不知而已。譬诸天边明月，千古婵娟，一旦人来，只馀顽石，不特光辉顿灭，而且兴味全消，往昔名篇皆成累句，是则然已，亦可惜也。宏观微观世界中，此例正多。若斯相对者有可知之理，即非不可知；其绝对者则必不可知，亦非有所玄秘，只是以“不可以名理论证”而已，（严译《天演论》69 页）亦即所谓“孤立无对”者也。（同书 111 页）既不能论证，自只能猜测，曰直观，曰顿悟，美其名耳，其实猜也。总是似懂非懂，吾兄之言是也。若夫不了了之，谓为解嘲可，说是一种看法或亦可也。（二）万法皆由人兴，心物固无别也。若近取诸身，根尘凡六，真即俱真，幻则并幻。唯物讵能离意，唯心必倚官能。若唯意所往而不以五官之实感限制之，校正之，则颠倒梦想而已，岂得成为一种主义乎。故心物之争，实争其所不必争；争之亦无益，以后息者为胜，但茫茫终古，殆永无后息之时耳。严译《天演论》105 页：“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注引《庄子·人间世》：“心止于符”，四字精极。符者，符用，符验也。合于意，同于官能，又得考验之于事实，则心之事毕矣。更流宕驰骛，疑鬼疑神，实为蛇足。我们能控制利用彼自然之力，则不必再怀疑，忆恩格斯即有此说。东西哲人，所见正同。不可知只限于一点，仿佛一黑影被四围光明包着。光明愈扩大，则阴暗面愈缩小，但无论如何压缩，却终不能消灭。不可知论之所以异于唯物论者，在此一点上，亦仅仅在此一点，谓为扭扭捏捏的唯物论可也，谓为最终极的唯心论亦无

有不可。于此点上谈论佛法自无妨碍，以本属于唯心观故。（三）于佛法当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功，而我辈不能也，然亦不妨姑妄言之。辨之若有会心，信之可，疑之可，即谤之亦无不可；若终于弄不清，自只可放弃之，于“不可知”，固无所损益也。弟以髫年习染，颇有偏好，未必是觉，恐是惑也。读书少而好妄想，所谓“思而不学则殆”，此病难免。试作谰言观之，固不值一笑也。瞿昙轫始，盖是小乘，其大弟子并是“声闻”，即亲承佛语者。大乘晚出，或系后师所传，前修未密，后起转精，亦理之宜。马鸣之《起信论》最为精要，其中有劝人信净土语，疑为后人羼入者，以与全书意旨未必相符也。《维摩诘经》言众生病故我病，好像以套语搪塞，实是要言。佛有生老病死与众生同，即同凡夫。其舍死谈病者，乃措辞之微婉耳。其疾决非感冒之类，否则何劳师利问维摩耶。又言，在家亦可学佛，居士有远胜于比丘者，以净名为经主，即此意也。佛前诸大弟子，大菩萨俱自称“不堪诣彼问疾”，词气之抑扬，殆过于后之文士矣。又言，妇女亦可学佛，如天女之戏舍利佛，其神变幽默且过于梅兰芳演之“天女散花”，可作《天方夜谭》读。凡此，若以原始教义言，不但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且为离经叛道无疑，而以常识言，却是合情合理的。若《楞严》、《圆觉》殆皆中土撰述，非西来之梵卷，而似最为士流所喜，弟亦喜《圆觉》，病《楞严》之稍繁。以凡情陋质测佛知见，信如经云，如萤火之烧须弥山，不止蚍蜉撼大树已也。但童蒙或胜于耄荒，亦姑妄言之，以补前书所未及耳。三者有一自我批评，“病于庸俗”，欲申说之恐反增惑，遂止于此。

弟平　顿首　六，一八

1976年6月21日

国策“少益嗜食和于身”、帛书“食”下一字不识承圣陶兄为询文物出版社专家之意见，于二日复书云：

> 专家定为智，作注如下：“智通知赵策与赵世家并作‘和’，字形之误。方言三：‘知愈也。南楚病愈者或谓之知’。这是说有益身体。”

斯言迪我童蒙多矣。按帛书，其字下半从“曰”，是智非知，智知固通，“和”或“知”之形讹却非由“智”字讹写，一也。“知”作“愈”解，古籍罕见，左师当日殆亦通常语耳。战国时邯郸与西汉时南楚相隔迢遥，二也。质诸圣翁，以为如何？

弟平　涂鸦　六月廿一日

1976年6月23日

圣陶吾兄赐鉴：

日前承惠临老友乡谈洵足乐也。车程往返幸勿过劳，昨奉手教，不胜欣慰。所谈极真切，求同存异，观点就容易接近。无人之宇宙虽亦矛盾，尚可妄想，若云除吾人感觉外一切乌有，则陷入迷闷矣。兄言是已。假设有帝力，则万般皆物而成物者心——即宇宙为上帝观念之外化；即不识有帝力而识物者亦心。大块冥顽，无穷无际，实无所谓唯心与唯物也。前陈三者，其总评为庸俗。一、有似孔门之“不知为不知”或“多闻阙疑”。二、似折衷调和论。三、似为修正主义的佛教。皆凡情，又陈言也。近思想上亦稍有变动。上帝即“不可知”三字之代表，尊论已一语破的。弟近从生老病死参（或当作猜字！）出有帝力来，以其十分合理也；

若不然，即不成其为世界矣。临纸草草，书不尽言，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所引俗说，第五字当作“璺”，谐问字音，在去声十二问，器破未离也。其次云“还要问砂锅从那里起”，就将谜底揭出矣。

孟实有复书来否？并念。　又及

1976年6月25日

圣陶吾兄尊鉴：

每得赐书，均要言不烦，意切而情真，辄低徊三复之。弟妇亦言，圣翁之书必须读两遍。层楼兀居，倥偬中有岑寂。庚辛归京，即住建外，如客异地，不觉其在北京——自前乙卯来京六十一年矣——曾有句云，“一似迷方感，归来懒出门”。至近日两人都病，更极少出门，出则必多劳人力，不喜为之。维诵来书，如清风披拂，涤我烦襟，是为不可缺之俦侣，又不仅是“上娱”已也。又闻将宠弟等以新篇，不胜欣企之情，惟只宜从容以之遣兴耳。想尊处笔墨酬应较弟多多，至希保啬为幸。日前有林树芳者携示时人书画册页多幅，其中见兄近写篆字，苍劲可佩，又见说宋玉悲秋之诗，林敦属写字，无由拒却，只得答应写一张，亦尚待交卷也。孟实以《文学》一期赠兄好极。弟原有一册，曾裁剪后又失之。佩公见赠三律，周到绵密，而一往情深，文清似水，故弟迄今犹能背诵。（迟日不妨面试，谅可及格，一笑）其第三首多奖借语，殊以为愧；惟读其中第五句亦窃喜之，乃深知我者之言，此恐非佩公不能道也。知我兄必以为然，不会见笑。于二十八年以后弟得追随左右共读诸篇，岂非缘法之胜乎。析而言之，其因种于吾兄追怀旧雨之切，如写《兰陵王》时；其缘则在系念于欲访

竹隐夫人于清华时。他日者，《犹贤博奕斋诗钞》以我兄之搜求补辑复显于世，垂诸将来，（窃认为有可传之理）则茫茫人海间，岂必无知音，而其遭际之盛，又岂吾人今日所能想象见之哉！此即弟所妄称“神秘”与“不可思议”即病于寻常琐屑之间，正不必如严译所云“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一〇九页）者般重大疑问也。又发狂言，以逗一笑。此册于钞阅完毕后，乞借一观。犹论追悼之文，弟做得甚劣，甚劣，愧为兄今日见之，其中或尚有些小小问题，俟重看后再说。日前谈帛书，于“知”字一条专家意见时，弟曾表示赞同，而兄意若沉吟，徐而思之颇有所会，故草此一段呈正。前托湜华送上弟近照一张（未题款），不知已察入否？馀容另详，不一。匆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六月廿五夕

1976年6月29日

圣陶兄赐鉴：

手教新词同时得读，意笃辞清，惠我良多，欣喜之甚，兼有愧色。草稿如命依昔年例妄涂，仍乞裁定，虽小词而极概括，且情韵悠然，环诵兴感。前跋俚作，于“未谙红粉”句有未及详者。此句似言之过当，乃糅合弟儿时于全浙会馆落成之初，时由乳母携往看戏之心情而写成者：旦脚化装相仿，上下场出出进进，虽换了戏而弟不知以为还是那人，其愚如此。此事已七十年矣。在二十年代时当不至于此，而童心犹差仿佛。若作如是解，则尊词“苏州旧赏”句竟概约弟之生平矣。曩昔春晖之游，由佩公之介得识丏老，渥承留饮，此夕难忘。满子君喜读斯篇亦是胜缘，岂偶然哉。呈上摄影，未知邀察否？如尚未见，或可便询湜华欤。别

有妄谈，容另函呈，草草，不一，敬叩
近安

弟平伯　六月廿九日

1976年6月30日

圣陶吾兄赐鉴：

笔谈有趣，且可互益。以本书言，兄之耿直真挚，我当然得益非浅；弟却一向喜妄发议论或无益于兄，今姑不论，无损亦足矣。又曾想到笔谈或可给一名目，迄迟未陈。即“无隐”二字，本于儒书而禅宗用之——山谷与佛印诤辨，闻木犀香的故事。名似颇隽永，然恐不免有自我陶醉之嫌。终不如没头没脑之为佳，所谓钵盂不须安柄，姑妄言之耳。心知其意，固无伤也。还不如舍名谈实。其问题至大，即不论近东远西，亦非搅遍中国全部思想史不可，圣哲且难之，况乎凡庸耶。其不能胜任愉快明矣。就另一方面想，我辈晚岁，京邑重逢，不仅难得，且属最胜之缘。前呈拙句即斯意也。若夫小弟之少年狂态，兄岂不知，所至可惜者，迟暮愚衷（二字见《红楼梦》五回），无缘就正于先友耳。往事且不说，景在桑榆犹未为晚。“无隐”之名夸矣，其味弥类鸡肋。管窥蠡测，安有是处，“食之无味”也。白云自怡，切磋更乐，“弃之可惜”也。固不离夫颠倒梦想，然亦不必废之。以叹息忘想，恰又添一妄想耳。力有所示及，自可就力所能及者试为之。窃以为题如过大，不妨小做；义若过繁，不妨举要。从最浅者作起点，虽行千里亦何远之有。例如或信或否，信什么与不信什么。如从不信什么说起，似尤为简捷。即于佛说有偏好，固不妨辟佛。去其决不可信者，则其可信者见矣，故前书自评为修正主义之佛法也。犹忆范文澜所编历史课本中诋佛为大谎言者，当时读之颇不谓然，

然亦可商也。如轮回之说最属渺茫，严译所谓“持可言之理，引不可知之事”者，却为佛教根柢所在。若本无轮回，则其说俄空矣，业力无由递嬗，则三生因果之论，亦无所施。夙以为疑，迄今未减，翻寻经论，时惑茫茫，知兄必有同情也。业力之传似有二途，其一由遗传，另一由轮回，（《天演论》言之不分析，见 93、94 页）第一线唯物，是可靠的，却不能普遍。若斯人无后，则业种安归。第二线则人人皆有之，且历世无穷，争奈其渺茫何！“引”中所谓“识流往劫疑”是也。关于神识之存在，似有原始的误解，简单说来就是有“鬼”，佛家谓之“中阴”、“中有”，亦不过名字之别耳。舍却躯壳，决不能有个体的灵魂，此理易明。即曰神不灭，仍无鬼也。写了半天，不得要领，而四纸已尽。弟近右手较自如，能写此长书，足以告慰。他不具。敬候

颐安

弟平　顿首　六月卅日晨

1976年7月2日

圣陶吾兄尊鉴：

二函（一日下午、二日上午）次第拜领，均到得极快。新词含韵绵邈，且法书端严，已相偕浣诵再四，并录副示儿辈，永识嘉惠。刍言均荷虚怀甄采，为幸良多。用“聆笛”字，乃因避字面，诚如尊意。以义山诗连结，四字颇具风韵，他年或可作友情愉快之故事用，亦佳话也，一笑。来书相互比较一段极有趣，亦适合情事。笔调不同诚有之，记前者来书中亦提及，胜劣云云却未也，且不敢当。弟文多纰缪，诗恐亦难免，而良朋过爱，乃奖借弱弟之词耳。若云实做“不求甚解”则弟亦有此病，且或较甚。老杜诗云，“读书难字过”。则此老遇见不识之字也就让它过去了，

颇可为我辈解嘲矣。连说到所谓《寒涧诗存》。此亦随作随钞，未经取舍者，弟不敢藏拙，拟先以之呈正；如认为尚有可取，则再议其他。尊意欲增益其茹，关怀备至，无任心感。若欲躬自濡豪，于俚言诚为至大光宠，却有尘渎之想，未免劳神费力，心窃不安。请择其可喜者，暇时以之遣兴如何。容将旧稿整理后，再函陈详况。俟正阅后，再语陈王二君为宜。上月卅日另发一函，谅必收到。彼书有四纸，却未谈一事，可笑。草草，不具。敬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七月二日夕

1976年7月6日

圣陶兄赐鉴：

谈“二悦”一书收到，欣喜之情见乎词。昨访叔湘面呈《敝帚集》，吕云今日奉谒，谅已聆悉一切矣，涂鸦屡荷尊赏，不胜愧感，其中殆有缘法存欤。顷又偶缀芜辞，缓日仍拟尘览乞正。“寒涧”集中有一句累改未妥，兹附小纸条，希代为夹入帙中，其间得失一目了然，亦文章病院之例也。草答不具。敬叩
刻安

弟平伯 上　七月六日夕

1976年7月8日

圣陶吾兄尊鉴：

复示于七日收到。同日下午叔湘携来《文学》已得读。其见怀诗以墨迹印出，小楷殊精。此即赠弟之原本，本在一花笺上，制版时隐去花纹反更清楚，手迹今不存，此亦可珍。拙文重读后，其

失望里如所期，有些庸俗，辞不胜情，愧负良深，奈何，奈何。其记佚事或尚可酌采，且牵涉到佩公年谱一问题。谱载其就宁波教席于民十三（甲子）九月，（《文集》第一册三十六页）而弟却事是年三月九日至十二日，相偕在白马湖、宁波两地，文中所述可靠，当时有日记，虽现已遗失了。弟前文若可信，则谱误矣。年谱编写时未经寓目，弟所见即在《文集》上。忆昔曾函致友人述之，似亦未有结果。迟日归还《文学》时，拟将本集一册一并呈阅，在此且不详谈。但请先转问满子君：朱公住白马湖多少时候？如是近两年，或两年多就对了。据谱不足一年。承示仍拟钞拙稿，为愧，而厚情又不可却也。草草，不尽。敬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七月八日夕

1976年7月12日

圣陶吾兄赐鉴：

十日手教欣诵，正在作答而令孙永和惠来，又得十一夕书悉一是，已将书二册，拙稿二篇倩其携归呈阅矣。佩兄诗集存图书馆事弟本有怀疑、因与竹隐嫂所言不合。虽未窥全豹而我兄殷勤搜访自是胜缘。片羽流传愈觉可珍，固非篇章之多寡所限也。至于年谱问题之鄙见已详载两书附条中，不赘。满子君谈极亲切。“留白马湖至少两年”一语，以足明谱之误。秋日避兵，想象见之，必甲子年事。希为致意。知将精制册抄诗，于俚言矜宠多矣，惟终以陋质为愧奈何。所呈小文，一为窗课体，旧稿之仅存者，另一即此文之注，以过长故别写，皆尘俗可嗤不敢以示人者，于兄前却不当自闷。夫云愚怀，岂独晚岁，少年时又何尝不愚，亦惟老友能容之耳。“寒涧”稿中有谬误希正，其过于凡俗者可删，宁

严毋宽，企予望之。前者承惠词跋语中“豫西”当作“豫南”，忘未告知，于原书固亦无碍，息县居淮水上游，豫之东南境，《左传》云“申息之北门不启”，申即今之信阳也。草此，即候

近安

弟平　上　七月十二夕

1976年7月16日

圣陶吾兄尊鉴：

示敬悉。赵公新作，劲拔老当，辞称若人，赏音不虚。至于俚言，相距六十载，仍妄涂抹，乃得我兄假借之，又何其幸也。“寒涧”名曰诗存，其实可存者不多，若来书言，思海微沤绳以诗律，未免矜持，则通达之论也，敢不敬遵。有红勾者去，其他姑仍之，何如？忆前六日赐函中有“欲言竟知矣”句，且在“竟知”旁加圈，备征心期之厚，极感极感！乃复书忘记提到，荒唐荒唐。此与“手不听话写出即错”（弟深有此病）相似，皆老态也。纸短意长，匆上敬候

颐安

弟平伯　启　七月十六日

1976年7月24日

圣陶兄赐鉴：

手书敬诵，近稍有俗务，遂迟答。知兄半日看稿，半日抄书幸毋过劳。天气渐转佳，将出游乎。“寒涧”稿尽可缓抄，迟至九十月不妨，在弟处亦不过搁在架上耳。近又有嘱写字者不能却，腕病亦颇惮之，嘱其少待秋凉，望能转佳也。刚主闻有书寄来，亦

未见，不知兄处收到否？感怀仍杂，以抄件一种小文一篇尘目正，恐未免有些颓废气息，奈何。匆上，即叩

近安

弟平 顿首 七月廿四下午

1976年7月28日

圣陶吾兄赐鉴：

廿六日手教暨附件，均得欣诵。写字又有一件，乃曹辛之欲求法书，其人为荒芜之友，颇多才艺，能自裱画，托弟转恳，只得再渎为歉，谅必勿却也。兹附上有丝栏之纸一幅。其同样的一张，弟为写佩公赠诗之第一章，恰好容一首七律。又荒芜姓李，来诗误陈。此两件尽可缓写，写就如拟径寄与（可并寄），请书：“建国门内五号文学所，李荒芜收”。承录示关锋《庄子》译文三条，弟未曾见过。其第三条无误。一二两条均略附管见，另写呈鉴阅。庄文艰晦，且多讹误，欲译成今言殊非易耳。其评宣颖之书意颇好，但其译文亦与宣注未必尽合。又附奉诗稿，其一为一九三一送佩游欧，不记得曾否写呈；其一顷作，谓人间远胜天上，亦打油之类也。至打油究作何解，却说不上来，如兄前书所言，总之不登大雅之堂者也。廿八晨四时地震颇剧，幸均平安，堪以告慰。尊处庭院宽广，出避容易，必更为宁静，可无虞矣。盼来书示知近况，匆匆，即叩

近安

弟平伯 上 七月廿八夕

《德充符》“日夜无郤”，（“郤”即“隙”，亦写作“郄”）

宣注“日夜无一息间隙”，是。关译为交替，非。此即念念不住无一息停，“无住”之谓。

“接而生时于心者也”，

此言时间观念，原于人心之连续，关译非。

《人间世》“藏天下于天下……是恒物之大情也”。

关于首句只将文言移为白话，其不可解如故。次句关锋译有“常住不变”四字，原文并无此意。恒，常也。情，实也。今语盖为“物质界之现实”。

1976年8月1日

圣陶吾兄赐鉴：

上月卅日示知斋居清宴，尺咫闲庭，跬步即达，良慰驰情。垣墙稍损自属无妨。日来虽闻将另有震动，待之良久殊无影响，谅可苟安旦夕矣。兹附奉“寒涧”佚存诗二首。明日已届七夕，又抄写旧作一篇，只可聊供遣日耳。敝寓均安，楼居似可恃，亦不拟外出。小儿津寓及通州韦柰处均平安，堪告慰。草草不尽，即候

大安

弟平　顿首　八月一日

1976年8月8日

圣陶兄赐鉴：

雨阴沉闷，写奉旧稿七夕诗四首（另一篇前已书呈）近续成小词一首，并希察正。或偏感伤，或邻玄虚，俱不足以示他人者，唯兄亮之。此间各楼学部同人大都在外支棚居宿，有远至日坛者，弟等以皆患病宿外非便，仍居二楼，平安堪释垂注。亲戚中有避者，外曾孙宁宁避到山西忻县其姑母处。

昨欣奉五日手教，只隔一天，并不甚迟。渝沪音书，仿佛再诵，藉详近日起居于紧张中得少佳趣，一门侍随，闲话琐闻，至足乐也。四言之体适于记叙，舍间有友借读，虽其文理不深亦能了解，所谓深入显出者是也。近仍偶读南华，觉有奇妙者，亦有极浅薄者，亦有看不懂者，内容驳杂，盖非出一手，只能用陶之“不求甚解”与杜之“读书难字过”办法以应付之，其实二公恐亦只是躲懒耳。此函较多，托友带呈，以齐嘉正君亦有瞻韩之意也。草草，即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八月八日下午

癸丑（一九七三）仲秋廿六日枕上忆梦中得《浣溪沙》半阕，以未解故不能续也，词曰：

雨里宵灯晕彩霞，当时一去又天涯，京东二百里馀赊。

越三载，一九七六年丙辰新秋初五日始以近闻续之，云：

拾得未明何所谓，寻来如梦或非差，“算增算减总由它”。

（借用前人除夕诗句，增减指户籍）

圣陶兄正谬

弟平 呈稿

1976年8月15日

圣陶兄赐鉴：

欣承十二日手示，并为李曹写件，藉得浣诵旧游词句，至为慰悦。迟日晤荒芜时，即当付之。地震一事群情惶骇，浃辰以来，差幸宁谧，以弟妄揣，或可安居无恙，亦不以为谬乎！唐山之震，闻人口损三分之一，诚浩劫也，但此等八级大震百年罕遇，以资料看，一三〇三——一九七二六百七十年间，全国范围内，共十

七次，远及边疆海外，在内地行省者不过八次而已。（《地震问答》六页）若数百里之内，旬月之间而两次发生巨震，鉴往察来，殆不然欤。今闻唐山馀震已渐平息，其波及他处否，尚在未定之天。若有变动，则官方当有报告也，固宜静以待之。若夫传闻之辞，真伪难知，其言愈明确者恐愈不可信。如震级、震中、比较确定之时间等，殆皆揣测之词耳，以今之科学水平言，尚未能精密预报也。弟等于九日得闻京市紧急通知，即夕移居迤西南棚内，设二榻，共五床位，同宿者皆所内熟人。棚以蓝色塑料布为之，颇整洁。帐幕生活弟畴昨未经，颇觉新鲜。弟妇多病，亦尚能支。卧具调适，不致受凉，承赐书特致关垂，良感。如是信宿，迄今楼居安稳，扶持有人，得讯再往，亦至方便。琐琐述之，聊慰尊念。《寒涧诗存》宠荷挥翰，何幸如之，留置邺架，不殊在弟处也。是编迄丙午夏秋，以后为《彀音续存》，皆浅近荒率不足云诗者，既未编就，嘱耐圃书，亦因病阁置，仅存零星之稿耳。有小序一篇，迟日当抄呈阅正，要之，不值一笑者也。吴玉如先生如至尊寓，亦可得详津门震况之一斑。晚节京尘，书翰往复，戏喻银球，而杂以震惊，有如巨霆，亦缘法之希逢，可不珍视欤。草答不宣，敬候

起居，合第均念好

弟平伯　启上　八月十五日

1976年8月21日

圣陶兄赐鉴：

日前奉手示，悉近起居清胜为慰。震讯缓和，诚堪庆幸，唯有不可知之因素非常情所能预测者。叔湘南游可免纷扰，唯江南盛暑，心窃惮之。舍甥住武昌函约弟等前往暂避，亦未能行，闻

武汉之热尤甚耳。李曹二君之件承为濡笔，顷已转致。敬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八月廿一日

1976年8月30日

圣陶兄赐鉴：

廿一日寄奉一笺未知邀察否？以起居安佳为念。弟仍居小楼，诵读《庄子》遣日，并抄录少量名曰“读庄”。觉其书驳杂，既非出一手，有至妙者，亦有殊谬者。未见前人之说，坐井观天而已。另纸写呈两页，希并正之。不一，敬问
近安

弟平　顿首　八月卅日

《庄子·田子方》篇第二段甚妙，共分二节。首叙有鲁人屡求见温伯雪子及温晤见后之感想，次叙孔子见温之感想，所谓“目击道存”也。文似两端，实系一事。盖鲁人非他，即仲尼也，从彼此双方描写，却始终不说破，使读者自己领会，笔意空灵，有藕断丝连之妙。庄生洵小品之祖也。略陈臆见。倘检读原文，亦印可否。

弟平　一九七六年八月

毂音续存自叙

癸丑秋八月（丙辰改稿）

先曾祖诗云：“寒禽难学初调舌”，今名毂音，何耶？林西仲有吴山毂音文集自释之曰：

虽有所著，犹鸟雏初生乱鸣，不论音节之合不合也。

又余前诗云：

此地莓苔浅，今兹绿较深。新晴悭觌面，三日每连阴。水漫轻倏乐，风欺弱彀音。(并见《庄子》) 管床留促坐，杜酒急先斟。

兼取此意，以继前编。词多浅陋本不足存，以妻拟为抄写，遂过而存之，亦晚岁之消遣也。一九七六年八月。

圣陶吾兄正之

弟平 录呈

1976年9月8日

圣陶吾兄尊鉴：

前承惠临，欣感。弟以病足外出非便，每每劳步，弥歉。笔记丛残，可看者少，还有十五册，迟日再送呈。“读庄”今日抄毕，费一月光阴，今命柰送上，乞赐省察。并求为题一签条，封面纸即附在内，俟得法书后再行装订。又次册附素纸，兴至亦希洒翰，唯不敢请耳。匆上，敬叩

颐安，并候潭福

弟平 顿首 丙辰中秋夕

1976年9月22日

圣陶兄尊鉴：

今秋多警，屏居沉闷，以病足不克出门，又觉惶愧。前奉手教藉审近怀，又知忙于看稿，动定胜常，为慰。前呈抄件原是闲篇，去取无当，允题良感，于谊于缘并胜，希迟日从容命笔也。

如有取物等事，韦柰有时在京，可命彼造诣亦甚便。笔记残书尚有十五册，亦当续奉。草复，即叩

大安

弟平伯 上　九，二二

1976年9月30日

圣陶吾兄赐鉴：

叠奉手书，兼拜宠题，楷法端严，足为漫抄生色，藉志胜缘，岂唯嘉惠，且知定不厌其烦渎也。附纸未书自可，弥见真率乃知我者。弟素不谙庄子，于说庄诸说皆茫然，晚岁补课且不及蒙诵，以易遗忘遂随笔就所喜者记之耳。全书驳杂矛盾，欲甄别整治而概论之则大难，徒滋纠纷，殊无谓也。其视佛说为浅而较近人情。如云“入于寥天一”，不言入于涅槃；云“方死方生”，不言业报通三世；云出于无，不言“色即是空”等是也。惠书着墨无多而扼要。万法皆由人兴，于“人本位”说，良无闲然。物质不灭观点既明，即依唯物主义，其派生之精神固当随之而不灭，唯其存在之情形不尽同耳。轮回之证甚繁，生死特其一端。一切无始无终，庄生所谓“得其环中”者，而佛却认为虚妄幻境须远离，且必须离之又离者，自更进一步。弟赞同严译《天演论》真幻（第九）之说：

“所了然者，无法非幻已耳，至于幻还有真与否，则断断乎不可得而明也。”“夫所谓迹者履之所出，不当以迹为履固也，而如履之卒不可见何。”（其下文亦重要，请得暇参看。）

此虽极是，似仍无着落，窃以为无碍也。从拙抄取两条以明之。

> 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智）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知……是知之盛也。（《大宗师》）

> 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养，而知理出其性。(《缮性》)

前以稿呈阅时，上引文未知曾邀心赏否？书不尽意，暂止于此。

节前元善兄率其儿孙伉俪惠临，累代世交，又见新婚，诚堪喜慰。遂以“寒涧”旧稿，改头换面书以赠之，如是躲懒，兄弗笑乎？匆上，顺贺合潭国庆之喜，肃叩

起居

弟平　顿首　九月卅夕

赵诗得欣诵，谢谢。　附书

1976年10月9日

圣陶兄尊鉴：

节前书即托友投寄，其迟到或缘邮递，近屡有类似情况。赐书有奖借语，良由过爱使然。吾兄非轻易许人者，得之惭且喜，有如所云：“褒之无措”也。（忆为沈三白语）当自勖勉，以期勿尘冰鉴耳。《天演论》口语译本是新版，未知与兄前所见者相同否？原为一讲演稿并不分节，今节抄其相当于严译“真幻”者呈览。审其旨亦简，言主观唯心论者将物质看空，而佛陀并将精神看作空，为更进一步耳。严译中其他胜义似皆无之。几道藉赫氏之书，成一家之言，因中有创，自是名隽。其译例标示“三难”，斯无憾于“达雅”，“信”则犹未也，与林译小说正相似。清季闽中得斯两贤，堪称双璧矣。佩公遗诗发现，俾早得流传，三君寻求之力为不虚矣。异日吾兄必有抄本，弟当假观，重读而细绎之。其原件为黑色硬纸面，用钢笔书写者，弟亦屡见之也。近又抄读《庄子》添了九页，将装为一册，遣日而已。极思奉访，惜尚乏机缘，容徐图之。匆匆即候

秋安

弟平　顿首　十月九日

1976年10月12日

圣陶吾兄赐鉴：

手书敬诵，知将于一周内惠临，欣企如何，唯须佳时得伴，幸勿过劳耳。尊评严氏极当，惜其晚节蹉失有如扬子云。古今人每有相似者。吴玉如乔梓曾来。吴老赠我三诗，精写在库蜡笺上，意甚拳拳，已卅年不见矣。弟所抄《庄子》，彼携归借观，或将为题跋。近续抄之中有一段谈养生者极妙。“天游”二字已用得俗滥，恐未必窥其真旨也，以妄涂一纸上，亦野芹之味。匆不多书，叩安

弟平　顿首　十月十二夕

尊抄佩兄集盼得读。

《庄子·外物》：

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正也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无降，成云、降、止也，人则顾塞其窦。按，此已为导引之说开先。与孟子“平旦之气”、“夜气”、“梏亡”诸言相似。窃以为老似论语（质朴），庄似孟子（多采），亦文哲界之双绝也。胞有重阆，释文，胞，腹中胎。郭云、阆、空旷也。成云，人腹内空虚，故容肠胃，肠胃空虚，故通气液。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按，此喻奇警，万想不到者。其意极深，盖谓吾人脏腑官能如失其养，则互矛盾。如中医所谓五行生克是也。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按，攘义为冲突。宣云，六根之凿性者也。无闲适处，则六根用事而夺性。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宣云，今人见大林丘山之旷而喜以为善者，亦由平日胸次逼狭，神明不胜故也。按，其言若然，则烟霞痼疾，泉石膏肓矣。庄生此言，恰与后之习静山林者相反。

闲时以瞎说遣闷，呈

圣陶兄发笑

弟平伯

1976年10月14日

圣陶我兄：

叠奉十二日晚手书，王帖释文已就所见写为一纸俟面奉，藉可同观法帖也。日前亦有另函想必先到矣。兄赐书篆字联，顷已敬悬于书桌前，俾晨夕相对如晤面也。何日来？谅不远。馀不具。叩

近安

弟平 顿首 十月十四日

圣兄再鉴：前录《庄子》“知恬交养”之说，窃以为比佛说“定慧”更佳，以其不夸诞，弥近人情也。唯陶公最得此意，《五柳先生传》中数语尽之矣。“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此真是一恬一知交相养也。吾兄迭次来书每谦称未解悟，其实不然，如顷者五日书言，“屡问读庄所得，虽还异于解悟，而譬诸如饮陈酿，其味弥甘。”诗云，“情超哀乐三杯足”，弟虽不能饮，窃谓知味，岂非解悟欤。妄言至此，博

一笑

弟平 十四同日

1976年10月20日

圣陶兄赐鉴：

昨午醉酒饱德，于五日间得晤两度，昔岁似亦希，况此日欤。

在八条步行见街树交荫，清居入望，较之蒹葭秋水尤为可喜。花草扶疏，吴音娓娓，不仅宾至如归，且仿佛还乡之乐，亦去秋病后之可纪者也。“东归日记”已读了两遍，朴质明画，是能使用文字而不为文字所驱遣者，一似披“万里图”，而家常行旅无所不有，说读之可作卧游亦仍不甚贴切，只能说如身到其境，非常过瘾而已。其中谈及“东风”，令人恍然于赤壁之战之实际，而杜牧之诗与《三国演义》之短长定于千载之后矣，不胜欣快。又前读蜀沪书简；惜其戛然而止，似读一未完之长篇小说；不无怅惘，顷得补全，惠我良多。其间或尚有笔误处，容校字候再核。看尊抄弟之妄作，昨以面陈“费黛”常言，终觉含惭，修改个别字句当为注明，或赘数语，以志因缘，如何。弟以有人照应，换公车出门，于病后尚是初次，归程迅安，堪以释念。草上不具，敬叩
秋安，合潭问好

弟平伯 上　十月廿日夕

1976年10月30日

圣陶我兄赐鉴：

奉手书，知兄近患感冒，至念，想必已霍然。附件两种均有校记，仍乞裁夺。近为谢公题《石湖棹歌》，亦以草稿呈览。三午摄影颇佳，其中之二页已转给韦柰矣。近日始寒，唯
起居多珍重，不一

弟平 顿首　十月三十日

1976年11月5日

圣陶吾兄赐鉴：

手书敬诵。近天寒交冬令，清恙已全愈否？为念。《石湖棹歌》题讫交还谢公，选抄廿四首，以心慵手弱未能录副。此稿想不久将赍送尊处。近又从马茶云处假得莲池上人之《竹窗随笔》，亦昔所未窥者，以念佛不杀生为主，约与近人印光相似。亦间有名隽语，拟录出之。如入胎问题弟夙有疑者，彼亦不知，曰“经无明文不敢妄为之说”，颇觉失望，然缺疑亦其慎也。草草不尽，即叩

冬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五日

1976年11月6日

圣陶吾兄赐鉴：

前者迟未奉书，深以为念。昨日叔湘携来手示，极慰。并悉清恙有反复，顷已全愈矣。高年患感冒，须多摄卫，不可忽也。《题石湖棹歌》四绝句不施雕琢，一气呵成，且旧忆可珍，弟则仅有半日游览之缘耳。昨日十时已就寝，忽然地震，小楼摇兀，幸瞬息即止。兄处谅必安稳，动定如常，便乞示知一二为幸。《竹窗随笔》佳者不多，所述梦虎一条未见，当见他书。弟近患伤风咳嗽，卧时为多。湜华以小件嘱写，辄应付之耳。草答不尽，即叩

起居康胜

弟平伯　十一月六日

有　感

金轮女帝当阳日，一衲南天旨弗遵。
莫谓空门无节概，花开五叶道弥尊。

慧能住韶州广果寺。神秀奏则天，请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辞曰，吾南有缘，不可违也，竟不度岭而死。天下乃散传其道。（见《旧唐书》）。

《坛经》载达摩偈云：“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其后南宗盛行，五派传流，迄于近代，盖应初祖之悬记矣。

偶见旧文不能无感，漫咏一诗，讵意北秀南能之胜劣决于千载之后也。书博
圣翁吾兄一笑

弟平　涂鸦

1976年11月26日

圣陶我兄赐鉴：

奉十八日手书，诵悉近来起居佳胜，至慰。事属唐山余震，距京尚远，虽犹有传闻，未必可信也。承询一节，前为尊抄佩公诗集校字，曾于“如未”句夹入纸条略说所见，顷不甚记得，另写数行以备参取，仍希是正。近闻殊多花絮，或写以诗歌而佳者稀，不知曾见否。弟前呈小诗稍有映带，亦此类也。匆复，敬候
近安，潭第并念

弟平伯　十一月廿一日

“作诗”句承上“行云流水人所难”来，言其一似毫不着力而自然高迥也。下文“天之苍苍”、“俯视茫茫”皆登临绝顶之实感，

唯其领句反出，便愈觉其有力，若作肯定语便呆板矣。原稿“未”字极明，当不误。

弟平伯　谨记

杜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亦虚拟之词，与此作或非无关者。　又书

前呈诗稿，其跋语稍有润饰，于引《唐书》文下径接：

> 是秀希武氏旨而能抗之也。读史怃然，纪以俚句。讵意北秀南能之胜劣判于千载之后也。

似较明白，亦可作文章病院之一例乎？

圣翁法鉴

弟平伯　丙辰九月晦

> 枉自投纶钩子直，无所求亦无所得一奁空翠映澄潭。但凝空心不灭照心冬裘夏葛绿何故，快嚼酣眠事岂谙。不凝住心，但灭动心，忆禅门诗云：“讵知窾要无多语，只在酣眠快嚼中。”

注中四字句见《求阙斋日记》引或人语，原文如下：

> “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但灭动心，不灭照心”，可作《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至心”之注解观。

丙辰初冬录前占俚句并注呈

圣翁长兄印可

弟平伯衡　一九七六，一一，二六，北京

1976年11月27日

圣陶兄赐鉴：

前奉书，承念至感。弟等一直安居，时闻震讯总非确实，以俱患病亦不能外出。小诗蒙奖，为愧，其不落套或有之。诗中原

作“无节概”，后易“无”为“忘”，字面稍好看而句又似弱，兄能为我一推敲之乎？仍漫涂写两纸聊以博笑代面。愒日鲜欢，得披诵还云即为之解颜也。匆叩

近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七日晚

1976年12月2日

圣兄赐鉴：

迭奉二书。拙句承代为推敲，一丝不苟，欣悦自愧。彼句中之字，“勿”“弗”均曾入意想（此外尚有一“未”），兄之吟绪恰符鄙意，正喜得兰言，因无所谓歉仄也。其“无”之于“忘”，斟酌极是。如再另想一字确亦非易。“忘”从庄子“坐忘”想得之。颜回忘仁义、忘礼乐者，岂尽弃其生平服膺，盖亦超越其上耳。此“忘”字或可暂留充数欤。近传打油诗不少，弟亦不免效颦，终觉未惬迟迟未陈，亦不敢自闷，另附奉博笑。天寒出门未宜，往复邮程可代良觌也。草答，即候

冬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二日

1976年12月7日

圣陶兄赐鉴：

奉三日手教，承询“性喜涂抹”出处，顷检《春在堂诗编》未得，当在其他诗中，以书籍堆积不易寻也。却在诗编中又看到一句：“鸦涂数字不成书”，似亦与弟之近况相若，而仍有来索书者，亦可笑。湜华来，《敝帚集》抄毕嘱为题字尚未构思。震情缓解，

当可无虑。复叩
冬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七日

吴玉老元善兄均赐题拙稿，兄曾见否？

1976年12月9日

圣兄赐鉴：

前书谅先邀览。近惮于写作，湜华以其抄本《敝帚集》嘱题，情谊不当却，勉以二绝塞责，尚未能书，谨先以草稿候正。其中《浣溪沙》词，佩兄以咏本事赐和，览之便知，而于编集时郑重，思密情殷，读之感涕，注中未及详，亦唯我兄知之耳。闻吕剑君已以此集抄奉请题。总之皆笔墨债耳。匆匆不具。即候
炉安

弟平伯　十二月九日

王湜华迻写佩公《敝帚集》属题

萍踪南北追随际，酬唱新诗更旧诗。
今日遗文重展对，感君存我一篇词。
殷勤求访尊先友，恬密吟怀迪后贤。
最喜君家绵世德，青箱写本会流传。

丙辰初冬呈
圣陶吾兄吟诲

弟平伯 未是草

尚有诗注三条似亦见赘，姑录以备览。

一、当“五四”前后共学新诗，君赠诗云“刻意作诗新律

目”者是也。其后又皆习旧体诗，若斯编即当时成绩。其拟古诸篇，遵《文选》规范，曾就正于黄晦闻师。

二、叶圣陶兄前往西郊访陈竹隐夫人得君诗稿二种，皆昔年编《文集》时所未收者。朋辈竞抄，其传遂广。

三、君于写作一丝不苟，曾亲见其属草，斯编其一也，足资来学矜式矣。

弟平 附书

1976年12月14日

圣陶兄尊鉴：

手书敬诵。前呈稿中两“君”字各有所指虽明白，犹恐读者有误会。第一首四句改作“感兄”，如何？如晤湜华，希嘱其暇时来取。写得亦不惬意也。震讯沉寂谅无妨，尊居设些防备自更妥当。承念为感。小女另住东四四条，原系平房可以暂避，亦有备无患之意耳。元善兄赐书有“七叶”句，以及见曲园公，今又见韦柰之子，与寒门百年世谊可谓长远，却写在湜华抄本上。今弟处亦有抄稿。匆复不尽，即叩

近安

弟平伯 上　十二月十四日

1976年12月15日

圣陶兄赐鉴：

大示及新诗均得欣诵。承虚怀见询，谨条对如下，仍乞尊裁，复颂

吟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五日

一、“郊贺”可用，但一般均作“郊岛”。此处引古为喻，不必一定贴切，贴切反而拘泥矣。所谓“郊寒岛瘦”正是苦吟身分。

二、“时仰”非但不勉强，而且有妙处，即七字句作八字用。（忆昔贤诗句亦有类似之例，已记不真）实为“凝思时仰望望江楼”，今“望”字双关。

三、此处似不需辞藻，“贻书”较胜，与上“探怀”相呼应。“诗附之”妥当。

四、次首之三四句是重点，拟有二种改法，（一）改动较少，（二）改动稍多。（原稿“终竟”字稍弱）

（一）此乐长违诵遗稿，感怀情迹巽当时。

（二）此乐长违遗稿在，平仄较调感怀情迹巽年时。请酌采之。

弟平伯　志

永字较重，且仄声觉沉闷。

1976年12月19日

圣陶吾兄赐鉴：

今晨得十六日中夜一书，料理吟怀似妨眠梦，亦趣事也。比唯起居胜常。书中说得极详，宛如晤谈。顷想出一最简单明了的改法，如下：

一、第一首，将“郊贺”易“岛贺”外，全不动。（“长记”比“永忆”好，永忆过重）

二、次首前三句亦全不动，只将“鱼诗”改“贻书”，以拗句示别扭之感，虽读者未必能理会，而意甚新。第四句不从原稿改写，谨依来书“又及”之文，直译尊意为七言曰：

“以情浑不似当时”，自谓颇恰。说明如下：“心情”是原文。初稿“异”字太凝炼，上面不好用字，今改为“不似”。浑不似是

成语，又是关于昭君的典故，意即来书所云“不大一样”也。因即待发出，免兄悬系，不多书，叩
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时

1976年12月24日

圣陶吾兄座右：

昨奉来教，欣荷嘉贶，水仙冬笋点缀新年之隽品也，感感。今嘱柰孙往取，藉呈先人《小竹里馆吟草》二册希惠览。并有恳求阅后为篆封面数字以志墨缘，盼闲时染翰即妙，幸甚幸甚。改诗刍议诸承采纳，其实只改动最后之一句耳，是尊述口语之直译，又有袭用先公词句处（见呈本《乐静词》第三页下）当必勿笑我。传说昭君在番邦，令彼工人制小琵琶以进，笑曰“浑不似”，此三字尚有其他写法，如“火不思”之类，又出自何书，均不复省忆矣。述之以供谈助。弟近喜随意吟哦，写出即奉呈一笑，竟不成诗，岂敢当“刻意”之称乎。匆复不尽，敬候
吟安

弟平伯 上 一九七六年耶诞节前夜

以事柰未来，请周裕德同志前往，尊赐及书籍，均可付之。

1976年12月29日

圣陶兄赐鉴：

复示敬诵。承允宠题先人诗草，不胜铭感，请于暇时阅毕后惠书二纸见赐为叩。尊作二绝句定稿想已写付湜华矣。此诗极清新真切，无赘辞泛语，可惬吟抱。弟前呈之稿中第一首改“兄”字

实不如“君”，其区别至微，非细吟不辨。前辈见告，甚感，未及即答，请即以呈本为正。近青年人多喜读旧诗，而每缺了解易误会，遂改此一字耳。新岁在迩，唯
起居康强，合第均安

平伯 启　十二月廿九日

1977年1月10日

圣兄赐鉴：

新岁寒严，以起居为念。昨奉复书，知出外三次，且多写作，极慰驰情。所录示赠叔湘兄新诗，辞情并茂，浣诵欣佩。他时当可快睹墨妙。近怀劣劣，染翰殊稀，此书尚是今年初次也。文学所以《唐诗选注》本征意见，翻诵为遣，偶有管见，犹未自信。匆答。敬候
大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十日

赠署先集，感叩，迟日当敬领取。

1977年1月17日

圣陶吾兄赐鉴：

得来书，承关垂，极感慰。企得良晤而天气仍寒，以俟稍暖出门为宜，祈勿亟亟，维多珍重起居，至幸。宠赐先集题签请即代为贴上，至荷。兄之手迹弟最爱重，且为后昆之宝也。书中谈频年闹儒法之争虚费精力，良然！且浪费多少纸张亦觉可惜。所内之唐诗选本已粗看完，其中最普及的诗每出异文，如王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作“卢城”。卢龙地名，作龙城，卢城似皆可。李

诗“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点染秋光至妙，此本作“来”，便索然无味。七月胡蝶宁不来耶？已万口流传之句，若轻率改字恐不谐众望；聊示其淹博，亦无所取焉。又如“江州司马青衫湿”，释青为黑，与吾侪诵习时了解不同，且似影响全诗之调子，觉其淒暗阴沉，也不解其故。更附语云：“古诗简约，注释固宜求详却亦不宜太过。如太着实，反易引起读者之误会。”愚管之见，漫作妄谈，附书供一粲之娱耳。小诗另纸录呈吟正。书不尽言，即叩

炉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十七日

1977年1月22日

圣陶兄赐鉴：

承示，俟气和即拟挈伴惠临，不胜欣企，其在“五九六九抬头看柳”之际乎。知近又参加集会，履蹈康健，至慰下怀。迟于前年曾想阑入学部，来过数次，其欲未遂，亦幸事也。所内近发给魏国禄“随周长征”一书，叙述详明，文笔清顺，是一佳书。弟等于二万五千里长征事所知甚狭，读之得扩眼界。我兄博览，或早看过矣。所询“小头”之文弟亦不知，刚主既以此嘱书必有了解，似当询之，再为引书更妥，(是否有误字?) 尊意如何？开春在尔，良晤非远，即叩

炉安

弟平伯 上　一月廿二日

1977年1月26日

圣陶兄赐鉴：

日前三午同志偕友惠临，甚欢迎。刘杨二君嘱书，诺之，闻告韦柰云，长三尺五寸，宽一尺五寸，他们有现成的框可装。但不知所措的是柜子的还是纸的尺寸？（纸在柜内，四面有边）乞便中询及为荷，以便裁纸。近腕力殊弱，书写恐未副二君之望也。廿五日手书敬诵。法书签条至精，已嘱内子粘贴，当留仍昆保之，敬谢敬谢。刘君善琵琶，拟为书吴梅村《琵琶引》中有关描写声音之词句，杨捷则或写弟昔年之妄作而为我兄所未见者，亦藉以呈正之意耳。周公逝世经年而群情震悼无减于初，足见遗爱及人之深。弟昔年无作，于心为歉，所呈小诗恐亦欠庄重，唯其第三句尚觉贴切，一般尚少引用，兄谓何如？草草不尽，即叩

近安

弟平伯　一月廿六日

丙辰腊八戏为新体六句诗录呈

圣陶兄一笑

弟平

诸葛周郎合一身，罗家演史又翻新。
鞠躬尽瘁舆评确，如饮醇醪昔喻真。
今日谁堪孚众望，为霖作楫继前人。

1977年2月1日

圣陶兄赐鉴：

上月廿九日手示欣诵。天气严寒遍及各地，闻杭州亦大冷且

雪。从者外出，总以转暖为适；又近日公车殊拥挤尤感不便，亦须斟酌。伫企春来，得图良觌。于迟日来时，祈携一小图章来，补钤于尊书签条上。如有两方可分用于两本之上，则尤妙矣。杨捷嘱书拟为写五五年杭县康家桥舟中作《鹧鸪天》，未知前曾呈正否。迟暮之感人情之常，彼此所同，愈觉思唯修之切要耳。草复不尽，馀俟续陈。敬叩

冬安

弟平　二月一日

1977年2月6日

圣陶兄赐鉴：

三日手书敬诵，附钤小章二方甚合式，即可黏贴，无须另携。纸已裁出，唯恐手劣，不能佳也，当徐图之。前蒙惠贶水仙，一箭两花，单瓣，点缀早春亦殊有致，其他当尚可续放。湜华近如晤，希告其暇时来寓取茂康嘱写之件。旧作道情词，另纸附奉。匆复候

春安

弟平伯　二月六日

1977年2月11日

圣兄赐鉴：

九日手教欣承。近车路未便，遂迟良晤。天时日趋和暖，以后佳日尽多。他日来时，或搭公车至北京站，由彼雇小车径达敝寓亦妥，以九路车最为拥挤也。赐钤小印已贴好，白文在上册，朱文在下册，地位相当亦颇适观，堪慰左右。旧作小词本拟为杨君

书之，后以用韵稍杂（庚青韵，“针”入侵韵，吴音通用，北音则否，读真文韵）未果，另写同时所作二绝句。此词兄或拟一看，即附呈正。道情词弟亦能瞎唱，却从未与伯翁谈及，不知其能歌扬调，亦所谓“蹉跎后悔”也。纸尽暂止，即叩

春安

弟平　二月十一日

1977年2月19日

圣陶兄赐鉴：

倾偶检出先曾祖为夏孙桐（闰枝）丈所书对联，隶书，词曰：“高阁看云参画理，小楼听月写诗心。”并附先君昔年为其嗣慧远题字，弟亦附云片纸，时在丁亥（一九四七），夏家并未及装裱。他日拟以之尘览。是否托湜华去裱则尚未定，以寓所地窄不便悬挂也。已交七九而气候仍寒，今年各地皆然。闻西湖结冰，可步行至三潭印月，殆前所未有，诗歌笔记中似均未见。小儿等十五日自津来，原只两小时，却误点两小时有半，行路难又不仅市内为然。

已上丁巳年前书，未发。旋奉十五日下午手教，知将于人日后单车宠临，无任欣企，亦新春之佳讯也。示及篆书布局，拆穿后壁为弟言之，极感且佩。迹缘人重，非一般书家之谓。新年多客来，两处情形差似，有馈红梅花纹洋纸者，拟为录白石丁巳元日《鹧鸪天》，历十三个甲子矣。其末一联弟最爱诵之，以为神来之笔。纸颇厚重不宜折叠，当俟手奉。又近有打油六句律诗，恐未宜尘睐，亦拟留博谈笑。馀容面罄，不一一。即请

颐安，颂合第春禧

弟平　顿首　二月十九日

1977年3月2日

圣陶吾兄赐鉴：

丁巳元日承　三老宠临，匆匆一面为幸。其后迭奉两书，内容美富不啻倾谈，今依序奉答。

十九日书实邮于十八日，故信中未提及面晤一节。先曾祖隶书夏款字联已由湜华付裱，云本月下旬可得。其题字二纸未装上，以格式不好看，且夏氏珍庋嘱题则可，今归弟处即无此必要，已送给湜华。湜华拟另装为一小卷，且嘱在后跋志其缘起，自不能却。闻他还想请兄写一题头，若何措词似亦颇难，容迟日再商量。来书建议摄影，意极好，当俟裱后再烦劳三午同志试为之。小卷扁而长，或不好照相；但如照出必很好玩，或为朋辈所喜也。弟用洋纸写字，仓促面陈妄见。若尊论乃通达之言，无弟之牢骚也，感佩。但红梅洋纸确太滑，容易蹭墨，故改写弟之打油，跛脚趁韵之六句，若以之写上白石《鹧鸪天》，就不免唐突前贤矣。壬子《人日》一词作于自豫归京以后，不免类东家施，可笑之至。其时为基辛格来京之日，上片末句云然，似出《诗经》，而诗言“西方”，不言“西来”。“美人自西来”者出于谶书，非雅谈也。宁宁，韦柰子，弟之外曾孙，顷已足八岁，上初小。其与令外孙女同名实为巧合。伊年龄当不太小，望便示一二，以志世谊。其末句“愧”字，非漫为谦辞，文字缘生忧患也。即白石原词亦非无此意，特出之蕴藉含蓄耳。“鬱”字极难写——郁垒、神荼二名用作门对，比用秦叔宝、尉迟恭者为古，旧日京师每于人家车门上见之——而小孩努力书之，神态画所不到，迟暮萧寥之音却寄诸弦外矣。写呈一纸甚不惬意，却是旧纸，尚多馀幅，兄有无挥毫极盼先睹。凡此盖皆丐翁所谓“结缘”。顺便说一近事。叔湘近枉顾，获瞻吾兄

墨妙两种，甚快。横幅尚有馀纸尺许，嘱补写之，为忆录戊子年《寒夕凤城行》有怀佩公之一节，凡八句，其全篇已零落矣，此段残稿兄或未睹，迟当另写呈正。

舒芜咏新四皓诗颇有趣，弟未曾见。其第四首可为俚句作注。其人为宰平之子，昔在清华中文系读书，翩翩少年，不图晚节若此，诚为可叹。弟之门下已有二人如此，引以为愧耳，别无可说者。

知为从周写任公集句篆字长联，想意兴、腕力、笔法俱佳也。饮冰原作，于六十年代陈曾寄我嘱题，遂咏一小诗，见《寒涧诗存》中，却被弟误删，以致各抄本均无有，诚为抱歉。今另纸补奉参阅。重看似无删去之必要。梁联得兄重书，留二名迹，胜缘也。承录示旧作《从未》，真挚素朴，所谓“至亲无文”者。弟反复诵之，弥感惠我良多。此由于性分流露，非关文章优劣。即以文论，在传世群集中不会有二，亦可妄揣而得者。兄弗斥其诞乎。年老悲怀于颐摄非宜，恒言也。然窃谓旷观与深悲实异流而同源，皆超出言文之表，为不相妨者。唯旷达可遣悲怀，亦唯有深悲能成其为达观。所谓“竹密不妨流水过，心高岂碍白云飞”，请为兄诵之，迟暮之感遣之禅阅，前贡愚忱尚祈荃察。将届九九，天气愈和，随宜挈眷宠临，无任企盼，尚有拉杂待陈者，以纸尽，封恐过重不及多书，敬叩

春安

弟平伯　三月二日夕

1977年3月14日

圣兄赐鉴：

十一日书中见示诗句极其自然，足成之似不易。弟顷亦得一

诗，另写候正。多暮气，奈何。将旧题裱装成小卷出于湜华美意，弟不能却。引首似不可少，但确不好想。鄙意只宜简简单单，从家君跋中得“翰墨缘”三字，亦谓可否？如须四字，“缘”上加一“前”如何？乞酌定。足为寒门增重，亦以见吾辈三人之交谊也。尊论古字俗字一长段，读之殊觉过瘾。太炎喜写说文本字，自有未惬人意者。如汉家姓刘，人人所知，史无异文而辄书作镏向、镏歆等，岂名从主人之义哉，洵如《文选》诗中所谓“通蔽互相妨”也。弟近集龙藏寺五言数联，其中有云：

觉生诸幻灭，心静自然凉

上句出《圆觉经》，下句用成语，对偶不甚工，颇似偈颂耳。写博一笑。三午同志前嘱书清真《兰陵王》词，已勉涂就，手劣时误，恐未餍所望。裱件将得，湜华日内当来，拟托彼带去。天气渐和，或有命驾出游之兴，若弟之足不窥园亦可笑也。匆候

大安

弟平伯 上　三月十四晚

1977年3月15日

圣陶吾兄赐鉴：

昨寄书谅先到，所拟题字未知惬意否？顷枕上想到原题似有误，不宜装裱流传，请兄暂勿书题。湜华来时请将原件嘱其带回，至荷。琐渎悚愧。即弟之前题亦非合于事实，以夏家迄未付裱，无所谓重装也。当时盖拘于礼貌，故作谰言耳。吾兄日前惠临时曾见未裱之联纸，遂漫及之。馀容续陈，即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三，十五，下午

1977年3月18日

圣陶兄赐鉴：

昨晚湜华携来各件。尊题及为湜华书联行书极精，室内观众均致赏不置，空气热闹。知前发第二书亦已达览。两跋均有微误，顷重展，觉尚可补救，末幅尚有馀纸，拟另写一小跋，迟日仍可就正。原联并无年月，以起首图章推定，必在一九〇二，光绪壬寅以前，因其年曲园公重宴鹿鸣而改用他印章。又可能更早些，大约曲园公讲学于诂经精舍，夏闰庵在浙做官时所书赠，其时弟未必来人间也。先君或与闰老谈及，别有了解则不可知。十六日手书诵悉，七三年一诗，比顷拙作为胜，计其时兄八十却未颓唐，自评确矣。其第四句写老境真切，言必由衷，窃自附于同调，想亦谓然。匆复不尽，叩

安

弟平　顿首　三，一八

1977年3月20日

圣兄赐鉴：

十七日手书承悉。十八日寄书谅先到。彭逊之其人弟夙未知，著作甚多亦未得见，可谓孤陋矣。吾兄曾见其一二否？与弘一蠲叟交游，其人当非泛泛者。彭长青原书附上。并附对联再跋草稿，摹龙藏寺碑字各一页，祈察正。跋语虽短，却颇费心思斡旋，原件仍赠与湜华存之，则此局可不废，大家欢喜，或尚有别的花头，所谓“好事者”也。草草，敬候

春安

弟平伯　上　三月廿日

韦奈亦渎求写对联，亦可笑也。

又　跋

曾祖书联盖当十九世纪之末。其在江阴夏氏时，闰文慧兄皆未付裱，余前云“重付装池”者，亦世情语耳。顷瞻圣兄赐篆，诚为光宠。片纸尘埋，八十馀年矣，今获珍视。物之显晦有时，离合有缘，岂不信哉。二月朔再记。

七七年三月十九日录稿呈
圣陶兄教正

弟平伯

文有二意：一、正误。二、发挥题耑之义，其馀纸不多，字亦较小。

1977年3月25日

圣陶兄赐鉴：

手示诵悉，对联摄影恐不易，俟有机会再说，如何。近从次园处得兄旧日记中所录弟于丁亥岁除酬答佩公律句，此稿已佚，承兄赐存为感。以小跋俟正。且有渎请者：佩兄原和业雅诗祈抄示。弟能背诵却不全。在伊诗集中盖为最晚之作。又陈抄本第三句有“南雀”字，雀当是鹊之误。如为一检旧记幸甚，恐或添“麻烦”也。又此二诗亦愿闻兄之评论若何？鄙意谓己作空泛不及原作之深切也。匆上敬颂
大安

弟平伯 上　三月廿五夕

三十年前曾有酬答朱公不寐书怀律句，其稿久佚，乃幸存于我兄日记中。顷次园抄示，为之怃然。此篇忆曾荷先友致赏，今重展阅觉辞颇空泛，且每用宋人词句，如第三句为东坡《卜算子》“拣尽寒枝不肯栖”，第七句为美成《敛馀红》“犹恋孤城栏角”，皆萧飒柔靡，非高格也。其第四句却有一小故事，忆见于《梦雨词》自注中，或未详审。佩公偕其夫人早年住清华园西园时，弟出城诣之，间或信宿，曾得一绝句有云：“曾从秋荔分红叶，今日燕郊独看花”者，即所谓题叶西园也。燕郊署集秋荔名亭皆此缘生。丁亥小除夕一诗词虽不佳，堪留永念，语我尘踪，志君嘉惠。圣兄鉴存。丁巳二月弟平敬呈。

1977年3月29日

圣兄赐鉴：

承约观日本樱花佳游良晤企盼之。附呈早年拙稿，意有所感，兄必察焉。其跋尾误书（实是误记）日坛为社园，总是看花，亦无须点涂矣。尊引苏州俗语评诗极确。唯佩公诗第二句衰飒，实缘多病，故言为心声。昔有诗谶之说，实则倒果为因耳。诗岂有谶哉。弟和诗第七句似亦有此感，或是写国民党权之残灯末苗，亦聊以解嘲也。以柰便奉此纸，不一一，叩
安

弟平　顿首　三，二九，早

1977年4月11日

圣陶兄赐鉴：

今年首次春游得与兄偕，虽海樱尚稚，亦胜赏也。又荷乔梓

以摩托接送，毫不觉疲，尤所纫感。谈话固不多，总比书函往返为亲切。聆知构思损眠，自以保啬为上。十九日本拟趋访以续前游，乃即承相约，心同良非偶然，可喜可喜。想斋中春色自比公园更多逸趣。良晤在迩，诸容面谈，不一一，即叩

大安

弟平伯 顿首　四月十一日

1977年4月21日

圣陶吾兄赐鉴：

旧游能续，新晤可珍。半日闲谈忘暑，久坐不觉劳否？盛扰欣荷。恐不免为潭寓添忙耳。华生粹深乃宝瑞臣（熙）之孙，寒家世交，昔在清华中文系肄业，与弟相从有年。现在天津南开任教，与润民常来往。以得法书为深本也。弟近手腕粗可而步履疲弱，殆如所云“多病方知健是仙”。草此不尽，即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四月廿一夕

1977年4月29日

圣陶吾兄赐鉴：

手示敬诵。佳日胜游，欣挈仙眷，便企音书慰我岑寂，幸甚幸甚。华生昔曾受业于佩公，今得法书必喜之不胜矣。至善嘱书件并奉希转致。匆答不具，即候

潭安，祝旅途愉健。

弟平伯 顿首　四月二十九日

1977年6月1日

圣陶兄赐鉴：

迭奉苏宁两书，藉悉旅游佳况之一二，以欣以慰。计程当已命驾言旋，遂写此柬。想乍归事冗，希勿忙作答。前呈一笺知已邀察，其事可记，而诗未足观也。先人大梁旧迹，亦唯此片羽。重装横披，其右则地位不宽亦只能写廿八字耳。以近心绪劣劣，尚未及缮写。近来写字极少，只勉为湜华书一甚小之五言联，颇稚弱。匆叩

大安，潭吉

弟平　顿首　六月一日

1977年6月7日

圣陶吾兄赐鉴：

手教诵悉。归途愉健，一是清嘉，不胜忭慰。信到，三午适来，拜东山新茶之赐，感甚。葱青淡碧，信佳茗如佳人，欣得分尝，不殊身到江乡也。知近日高斋将有音乐雅集，以得追陪诸贤为幸，届日当挈韦柰同来。（其实柰挈我也，一笑。）内子承邀极欣，以近患头晕未愈，不克如愿，至为歉怅，嘱笔道谢。韦柰拟带录音机前往，或可收取一二，携归同赏。前者兄在弟寓听到之昆腔录音带亦拟一并携去，藉获近期良晤，尤为欣情。闻湜华将以“甫里闲吟图”请题，或已来接洽。弟已得观颉兄长题，尚未敢下笔，请俟兄写后俾得附骥。想旧忆新怀必多胜义，膏馥沾溉，为幸多矣。说句白话实大有做文抄公之意也，可笑可笑。匆复不一，即请

大安

弟平 顿首　六月七日

1977年6月11日

圣陶兄赐鉴：

昨诵手示，知近来视力减退，极为挂念。治疗以外，需多养摄，于闲笔墨可省即省之，犹前书之意也。弟近眼光亦差，不仅手劣。以为眼睛不合式，恐亦是自我解嘲耳。前呈三诗可作一诗三章看：一否定，二不定，三肯定。皆弟之愚怀，恐未符先人之意，而儿辈亦未必理会及之也。所呈“诗编”原缺其末数页，竟已忘却，致劳重检，至为悚歉，今另抄奉一纸备览。纪游新什知将写示，极欣荷，唯尽可从容，幸勿过劳。内子宿恙淹缠，多承潭寓致念，深感。近增患头眩，十日勉应北医附属医院之约，前往复诊旧疾，据云可用“激光”治之，需每日一次，约十分钟，旬馀为一疗程。用科学新发明理疗，当可一试。唯每日雇车往返，殊多不便。想到前与吾兄偕游日坛之三轮摩托，曾在门首相待，不知能否与彼商洽接送，已由韦柰电询三午君，待其缓日复音再定。此事兄或已闻知。知关垂注，谨以附陈。弟近写字甚少，有来索书者以存件补款应之，不仅“出门弗认货”也，可笑。馀不尽言，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六月十一日

1977年6月18日

圣陶我兄赐鉴：

奉十四日手示，其前又得赐韦柰书，承指示详明，深荷合潭关垂之意，感谢感谢。自悉吾兄目疾后，寸心时时不安难以言喻。旷怀静摄亦是常谈而大意总不外乎此。节劳不止关心文字写读，其他均然，百凡珍重，诸事乐观，必有助于痊愈也。鄙怀偻偻，必邀荃察。弟近况亦殊冗杂。内子患头晕两月未愈，医云血不养脑，量血压亦甚低，服党参熟地丸剂未见效益。其宿疴云可用激光治之，亦尚未去医院。一则以眩晕疲惫，恐体力不支。二则车未洽妥。文学所不轻易派车（有同事患癌症不能进食，仍觅平板三轮到医院，即此可见一斑），若出证明信，拟先与相熟司机接洽然后具函，或可打通。尚可从容时日。知关注附陈，不辞纤琐。山西孙玄常，近由次园携赠一仿费晓楼吹笛仕女图，雅淡可喜，并《鹧鸪天》有“五湖烟水”句，盖画西子，弟复书附录一旧和雪珊女史陶然亭题壁诗曰：“纵有西山旧日青，也无车马去江亭。残阳不起凤城睡，冷苇萧骚风里听。”其时迁都南去萧条，今昔迴殊矣。孙公前惠江亭图犹在壁间也。匆复意不尽言，敬叩

颐安

弟平伯 上　六月十八日

1977年6月24日

圣陶兄赐鉴：

奉到端阳逢夏至日书，喜慰。弟以大字复书聊供破闷，总勿要（合音）急复，从容俟兴到草挥数行掷寄即妙。不然，唯恐烦

渎，反令弟不安也。静摄乐观均非易，良如尊旨，却不可不勉为。且静养非全无作为，而乐观仅存大意。以弟近怀亦冗劣，曾有句云：“白首相看怜蓬鬓，邛岠相扶共衰病”，可见一斑。句似长歌之起笔而足成匪易也。就此看来，乐观境界弟亦去之颇远，只是有此想法或倾向耳。贪嗔痴难除，不执著差可矣。境风浅浪，执则成碍，不执即如流水行云。惺惺即乐观，常惺惺则常乐观。忆莲池大师述永嘉之言曰：“惺惺为正，寂寂为助”称为迥然独得之见，殆不虚也。兄前去医院复诊如何？为念。知音乐会从缓，自毋须亟亟，他日追陪致足乐也。弟妇已去北医理疗，期其有瘥。零觅小车往返亦便，知注附闻。匆复即叩

道安

弟平　顿首　六月廿四日

1977年7月8日

圣陶兄赐鉴：

握别以来晌逾旬，此日动定若何？想渐康复，时时念及。叔湘前往谅得晤叙。闻将有热河之游，惜不能从耳。前得悉医生为兄处方似凉药过多，于眼疾固有疗效，而高年人总宜温补，凉性药只可酌用，未识谓可否。弟近服元善兄所赠之“参粉”似尚好，从美国进口，非市售品也。

顷得读吴玉老旧作五言，意深而末联稍晦，兹抄奉吟赏。又因之借尊作（七三年句）集成一联曰：

得句疑人有　读书不厌忘

似尚自然，惜腕弱不工书。匆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七月八日

至祈勿忙作答，为幸！

1977年7月10日

圣陶兄赐鉴：

今晨并得二书，欣慰。既惧尘渎劳神，同时又盼佳音，弟心情亦有矛盾，承详示近服各药，皆妥善。石斛地黄滋阴之品。芦丁弟亦服之，此外又有肌醇脂、维生素等，知注附陈。避暑山庄胜地，从者欣然规往，极妙，自比闲坐鲜欢为佳，想必挈伴偕行？值暑宜兼重休息，幸勿过劳，行期已决定否？玉老诗第二句原有“浅深各自完”，误书竟致失韵，荒唐极矣。以老境解嘲，而弟之年亦尚未及“耄”，奈何奈何。以急于更正，故即奉书，不期而答也。弟近况差可，日唯看“闲书”。匆复不尽，敬颂

痊安

弟平　七，十，夕

1977年7月21日

圣陶兄鉴：

前书想达。吴诗原“完”字佳，且与末联相应，弟不但误书，并点金成铁，愧矣。祈在原件上代改正，幸甚。

谢老昨晤，承德之行尚缓。近酷热，秋来较好！兄近候如何？敬念！

报载叶公《八十书怀》，末联用一“颂”字即打破义山之科臼，有革命实践的人，毕竟不凡。

附奉近写笔记，或可供消遣，阅后希掷还。恐封已重，不多书，祝

健叩安

弟平 顿首 七月廿一日

1977年7月27日

圣陶兄赐鉴：

两示先后奉到，字迹自然，不殊常时，为慰。唯“单用右目”必须节劳，仍以少看少写为上。照片俱得快睹。四柏闻名已久，今获题志，奇姿恍如面对矣。乞代向玉奇同志致多谢。忆曲园诗云：“衰年不是漫游身，邓尉空传在比邻”，诵之增慨。前有律诗六句而末联未妥，记曾邀惠示斡旋，至感幸，近闻嘉讯，薄海胪欢，遂改写此二句，另纸附呈乞正，附注志感想。仍录全篇则无须另检。陶诗末联，意殊近于我兄之楹帖“种花何问看花谁”也。闻谢老言，承德之游当在月底月初，乔梓同行，亦胜事也。草草不尽，敬颂

大安

弟平伯 启 七，二七

丁巳岁初，戏为六句律诗，先例盖寡。末联未醒豁，及仲夏遂修改之，钦前徽之可则，念来轸之方遒，其词简略，并见附注，即写呈圣陶吾兄再正，时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也。

1977年8月2日

圣兄赐鉴：

上月卅日手书敬诵。其芳之丧，弟因病不能赴八宝山之会，甚感歉疚，只致函唁其夫人。工作文字因缘有数十载，亲见其创建文学所，最近尚通信讨论其近作律诗，为修订字句，不意其遽卒

也，以后所中似失去重心，未审若何。写件附上，乞察。易注中之“纲纶”等语，与时局有偶合处，诗中改“馀迹”为“佳气”，于歌颂新猷亦较适当。知左目情状见好，为慰。静摄亦可助药力。出游纵览当更相宜。谢公近得晤谈。

近有搬家之讯，实现将在中旬，其时吾兄将自承德归来矣。俟时地确定后，当再函告。三里河虽远，有十三路公车直达，与尊处往返较建外为捷。匆上，敬候

暑安

弟平伯　顿首　八月二日

1977年8月11日

圣陶兄赐鉴：

月初奉书计已达览。弟将于中旬迁居阜外三里河南沙沟十一楼一门二号。距尊处虽远而十三路直达，其终点站即在敝寓附近，晤面不难。匆上，即候

秋安

弟平　八月十一日

1977年8月16日

圣兄赐鉴：

前书想达。弟等于昨迁居三里河十一楼，地距十三路终点甚近。已安电话“863259”，联系较便。小儿来京嘱伊晋谒叩起居。初搬家诸待整治，不具。

弟平　顿首　八月十六晨

1977年8月26日

圣陶我兄：

此到新寓后第一书也。闻兄患感冒，极念。前者电询知已退烧，唯尚须调养。弟意如外出，必俟完全康复始可，至祈采纳，为幸。湜华嘱题已草就，不足四百字，可笑。兹附呈稿，乞正其可否。曾与湜约定，待兄题讫始可附骥，今则果然，以于角直实无所知也。匆上，敬候

颐安

弟平 顿首 八月廿六日

1977年9月9日

圣陶兄赐鉴：

昨接电音，悉远游归来，起居清胜为慰。以小诗二纸附奉，只宜借以遣闷，祈勿忙于作答也。一切珍重为祷。弟近亦不甚佳，写字唯信笔所之，漫无把握，然不免仍应人嘱，可笑。匆叩

近安

弟平 顿首 九月九日

“津门初驻似游辙，君尚垂髫我少年。小别匆匆四十载，不图犹及见生前。”此篇记前已尘览，近改写，末句本作“不图重见及生前”，亦一般语也。改本或较新，但不知合语法否？谨此就正圣陶兄鉴教

弟平 涂鸦

“友生语我维扬胜，城郭垂杨想见之。迟暮来游称过客，低回风景换年时。”近有以扇面索书扬州诗者，乃修改旧作应之。即奉

圣陶兄博笑。

弟平伯

1977年9月14日

圣陶吾兄赐鉴：

手书并照片均收到。承玉奇君推爱惠贻，希便中代为致谢。扬州诗即己亥同游旧作，以末句“黄垆思旧与君同”为人书之似不恰且词亦通常故改之，而味弥淡矣。另篇承详示诗文语法之别，增信发蒙，益我良多。又录示尊句，句法巧合，殆属心同，非偶然者尤为可喜，唯似较拙句更多曲折耳。又承为详解，若“泪垂者汝，及知者我”，洵提命之盛情也。然“汝”为谁，还费思寻，纪梦抑纪事？如是记实，其人弟当可猜得。质说或者寡味，当于后函详之。循诵全章情感弥厚，非泛泛之笔也。而句法波峭犹是馀事。

热河游踪未知得句否？匆匆不尽，即叩

起居

弟平　顿首　九月十四日

1977年9月18日

圣陶吾兄赐鉴：

手教敬诵，嘱件勉涂就附上，乞转去。吾兄配眼镜能使两目平衡恢复视力，闻之喜慰。初戴或觉未适，亦尚须练习也。清秋佳兴，伫图良晤。“得伴乃行”，自不亟亟也。前辱农祥伉俪惠顾，其住址盼告知，弟处所留尚在十余年前，恐未悉合。匆此，即候

大安

弟平　拜上　九一八之夕

1977年9月22日

圣兄赐鉴：

以询倪郑住址乃辱两函，烦渎至感。小诗附呈。以不甚恰意未径寄，姑以草稿乞指正。近又觅得会稽刻石曲园公另一摹本，多小字十（残字）乃二世诏，秦刻例有之，又拟写跋语，他日当再求教。匆上，候

颐安

弟平 顿首 九，二二

1977年9月28日

圣兄尊鉴：

雒诵赐笺，喜且愧之。愧者愧措语之谦，喜者喜相知之深也。八字概括，奖借备至，是以少许胜多许者，要言不烦，甚佩，评初稿亦至恰，说出其人性格，而弟前句并不能，且善示其怯弱者，则改去自佳。旧时词有许多词汇典故，既不能示用，而用之宜慎，否则易落俗套，或成恶札，亦颇足畏，时得就正于兄，亦幸事也，稿已寄出。又惜容翁之不及见。若他人总不了了耳。家藏秦篆摹本三种获全，新见之本多出小字十，双钩未填墨乃二世诏之残文，前所未见。从者来时可纵观三本，且以管见面陈求正。简说之，一名会稽刻石，在今绍兴南镇，即会稽山；一名会稽南山秦始皇碑文，以弟考之当在诸暨之何山。而摹本文字之歧出即由于石本而来，非偶然也。今午文学所古代组聚餐于康乐，以车迎送不能却也。草此，候

秋安

弟平 顿首 九月廿八日

1977年10月12日

圣陶吾兄赐鉴：

承念致书至欣，近又写会稽秦篆跋语，连前共二册，又曲园公原摹二本命小儿赉呈计已邀察，前惧烦渎，未敢径奉，尽可留置案头作为消遣，亦希代弟考虑，两本导源两石，其说可成立否。以尚未敢确信也。

近读义山诗集，此弱岁肄习者，顷始重展每为惆怅。瑕瑜互见而好诗极多自是一大家。评者纷纷，目迷五色（指朱鹤龄注本）未免“前贤畏后生”耳，弟习诗由斯入门，生平多靡丽晦涩之句亦半由于此。兄当弗笑之。偶成随笔一则，附呈俟正。阅后请寄还。此条朱本无注，冯浩本未知有注否。弟处近况粗可，儿辈多宁，家亦颇热闹，堪慰锦注，馀不一一。复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月十二夕

1977年10月18日

圣陶我兄赐鉴：

来书云诗如电讯，语简而意传，诚是。以俱贵凝炼，有不期然而然者。而今日之电码本似有些问题，或有隔阅遂不能悉传。或者加注而注又多，殆无谓也。若用僻典则密码本不能普通，其弊尤甚，自以少用为宜。然亦不能废。以有典故少许能摄多许，不但简要，而且较诗句更为明确。佳例不少，不能记忆。附呈旧作一篇俟正。全篇空泛，若无结句，竟不知说些什么了。以打球喻之，恐是救了一个险球。其是否得救或竟堕地了，亦难说，一笑。

前钞呈玉谿诗随笔。秦中有白颈鸦至近世犹然，诗之第三句亦系即目寓怀，虽用燕丹故实便不觉其突兀。诗心极细，当邀欣赏也。

近翻读清吴榖人《有正味斋日记》残本，记有对联一：

愿与不解周旋定饮酒，难为未识姓名人作书。

彼称为“亦妙句也”。弟不善饮，于首句之理解或稍差，我兄必有所会。若次句之妙，吾二人盖有同感，不待言矣。然均无法以却索书者，奈何。妄涂不觉纸尽，草草，即候
秋安，迟数日霜降矣。

弟平 顿首 十月十八日

1977年10月

白石疏影云：“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盖用赵师雄迁罗浮事，见龙城录卷上（疑是伪书）又见曾慥类说卷十二引异人录。其词流传旧矣。前见近人谢稚柳梅花横幅只立一鸟，曾为题句，忆已钞呈。顷王湜华又以陈从周绘梅花小帧属题，而空枝无鸟。谢陈二君皆署“苔枝缀玉”，其不同如是。以文思枯窘，同题拟用同诗塞责，奈彼又不尽同，遂改其首二句重写博笑，如是懒拙亦可嗤也。

苔枝耐得岁华侵，拣尽寒枝① 忆翠禽。
萼绿仙人似姑射，好将冰雪涤凡心。

闻湜将以另页请题盼得瞻颂为快。

圣翁尊鉴

弟平

---

① 东坡《卜算子》“拣尽寒枝不肯栖”。后又拟不用。次句改“惆怅空枝宿翠禽”。如何？

1977年11月6日

圣陶兄赐鉴：

日前承惠临，得良晤至欣。赐小儿篆字，笔法苍劲，意含勖勉，且与昔年所赐成为双璧，当永保之。顷已托湜华去付装池矣。郑逸翁来书，并以其女孙所绘绿梅相贻，有潇洒之意。索书自不能却，殊恐无以酬之耳。近得新印《资治通鉴》二十册，可以遣日，阅讫当待来年。寓间尚无暖气，只十七度。尊斋或已笼火。天寒，维多珍卫不一。敬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六日

1977年11月11日

圣陶兄赐鉴：

七日晚手书欣诵。其前曾寄一书并附呈小诗，未知邀察否？贱恙渥承廑念，并荷阖潭关垂，不胜感纫。自上月十九日小便带血，次晨即停，亦无其他不快。后延耿君诊治，服药五帖颇好，迄今安然。其不宜忽视，诚如尊旨。耿云，如再有类似情形，则须往医院检查，弟亦不敢过于躲懒也。知念琐陈。张君镌章远惠，希于便中通信时为致谢。观四字布置颇好。“人旁反文”，想当有前例。刘生叶秋顷亦为治一印，以拓本附奉。似妥贴不甚遒劲，然否？亦六十年之一点鸿雪也。小联笔软，祗可博笑，竟付装裱，斯又乔梓之盛情也。手腕疲软，勉应人属，每多败笔，奈何。匆复，敬叩

颐安，并颂潭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一日

夏瞿老夫妇属书，其上款殊费思索，兹拟共称“先生”不知当否？

弟 又及

1977年11月18日

圣兄赐鉴：

次第拜诵两书，感切。先答第一书。弟体粗安适，酌服西药，有必要时当往检查，祈释念。词选旧稿久已弃置，寓中亦仅存一册，近忽有文学出版社人来，欲重刊发行，询之所内，亦邀得同意。弟却本无“冯妇”之意，且所内方在另编，同时出同名之书似无必要。又此书缺讹尚多，需要修订，弟近亦乏此精力，拟嘱其暂缓且待来年，如何。亦尚未有定议也。承惠假《明中都考》新印本，颇详明，似觉稍长，异日如“约缩”之，俾重点突出，则愈觉了然矣。承追来一笺，极感，极感！无言即是深祝，斯意甚厚，弟等心领祗谢。弟意本不欲多人知之。若次园、湜华等顷均尚未知。属刘生刻章，虽未工，亦偶一用之耳。拟作一俚句纪事长歌，虽下里之音，然亦不免费些心力。如能脱稿，迟日当呈正恐不登大雅之堂也。书殊草草，即候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十八日

1977年11月29日

圣陶吾兄尊鉴：

昨奉手教，藉悉起居胜常。小春气候尚和，良辰得伴，伫企惠来。前者湜华携示尊处裱件，其中有乔梓合作五言对联。至善

君琢句工稳，含意超脱，雒诵殊欣。我兄边款中述及生日，未知是农历否？若然，则揽揆之辰将届，谨此预祝。弟近体粗安。目前耿君来诊，开调理方，云隔日服一剂，当可无恙。俚歌在续写中，惩于五言之前失，不拟过长，约六百字即止。七十年中情节难于列举，只约略点到而已。亟思以之就正，奈未完篇。所奉顷写四句，记一九七零庚戌息县事，聊博酒边一笑，即叩
颐安，潭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九日

1977年12月3日

圣兄大鉴：

上月卅日示敬诵。今年嵩降嘉辰恰与弟等结婚纪念日相值，非独巧遇，殆胜缘欤。乐山词句，素朴新雅，如闻如见。弟髫年读吾父《蜀游记》，深慕乌山凌云之胜，兄之旧作于弟不啻新词，亦嘉惠也。前呈稿乃长歌之一节耳，俚浅若斯，殆不费猜度，可一览而尽也。诚是佳题如来书所云，弟幸而得之，其奈文不称题何。顷已脱稿，六百字不足，写了七百言，或尚不至冗长。日内拟先寄草稿候正，随后当缮写奉上。兄曾为写《闺思引》长篇，弟至今犹为之汗下也。此诗意在通俗，俾闺人易知，或算一种优点，可笑，可笑。最近在医院检验小便，均正常，无血球，知注附闻。近日天气转寒，惟多珍重。即叩
近安，不一

弟平　顿首　十二月三日

1977年12月4日

圣陶兄赐鉴：

承转来赠书为荷。拙稿附说明敬呈候正。虽是好题，却难做。弟初认为不易完篇，且无前人之规范可遵，只是瞎做耳。语多浅近，不费猜度，或视旧作稍进欤。馀不一，即叩

近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四日夕

此篇每节四句，平仄换韵。近结尾处，两平相连，抽去一仄，略仿偷声减拍之意，使勿过于弛缓。

凡廿五节。首二是总起，述婚前六节，正文十七节。实际上是一歌中包两小歌；其一为幼年吴下事，其二为息县乡居事也。以对于一年居乡，虽辛劳，却有味，且为生平所未尝历，故特写之。廿五节中若减去此十一，实只十四节耳，以三百九十二字包括六十年情事，只能点到而已，亦是一种躲懒法。检查之亦无甚遗漏。中间有些自我批评（“好似金笼”至“常比玉”）叙北平沦陷一段较明白，于曲社有微词。其他则含蓄。说得过重亦似不甚恰当，又恐喧夺正文，不知是否妥当。

“童心”节虚写，以转入下文。写乡居光景比较惬意。结尾两节屡经修改，为之连夕损眠。初稿只剩了数字，可入文章病院者也。杜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岂必自我陶醉，盖还要修改耳。

弟平　记　十二月五日

1977年12月8日

圣陶兄大鉴：

惠书及赠刊两种均收到，谢谢，纪游近作均得诵。前州桥长歌尤见工力。新事物以新诗咏之方合。陈陈相因非特无谓，亦不可能有适当之表现。“自力”一诗极深厚切实，但恐理会此意者少耳。红楼注解不免有误，如至善言。偶翻第五回如释缁衣（尼姑）（惜春）为“道装”，翻黑色衣服不误。“三人木”为休而“三”字无着，均误。拙作先奉稿本，迟日另呈减注之清本为念。承赐十读，惶愧；更拟移写，尤感不安，而私心窃喜引以为重也。闲时以之遣兴或可乎。今岁弧辰与弟等结婚日，新旧历巧合，如来书所云，殆俗所谓“托福”者，一笑。附书，即叩

近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八日

1977年12月10日

圣兄大鉴：

稿有修改，另纸抄奉乞正。此次改订，似颇有关系，或可稍便于流通。已将挖补班剥之草稿呈元善兄。尚未以示他友，此实“喜歌”之属，遂不免稍近庸俗。想到共分六节：1. 首二；2. “璧人车”止；3. “春梦婆”止；4. “燕郊”止；5. “讨论”止；6. 末二。亦有偶思而未用者，如“化作茅檐土壁新”，吟诵间忽出一“真”字亦在韵中。不知好否？（“新”有一缺点使读者易误认为新的茅屋，其实所居极劣且陋敝，弟意本谓是新生活也。）这真是一种“推敲”也。匆叩

大安，不一

弟平 拜启　十二月十日

前呈诗有如下改动：

（一）首行“邛岠”写作“卬”误。

（二）“童心涉世”一节。第二句今作“何限风波多往复”还是原意却较含蓄，或荷赞同。《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又曰“天地际也”。第四句“却误”改“只误”。

为改此文，又损眠半夕，可笑。

弟平　旧十月晦

1977年12月13日

圣兄赐鉴：

前诗又有修改。“童心涉世”中间之节是关键，如乏警策语则全篇踬矣。以字面言“携女手”，似近庸俗，“翁”字独用亦欠醒豁。其尤甚者与原意不尽符，而斯意却不可少：匪特两人同历艰危，而我且藉伊助力方得度过也。兹录此节改本如下：（异文旁点）

“童心涉世焉知淑，何限风波经往复，漫扶彼相蓦危岑，误得而翁怜此玉。”（“彼相”句意有多层，不甚醒豁。参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意。）用《论语》、《史记》属对，持危扶颠，即原意也，仍乞是正之。

王湜华来见此诗稿，允他迟日抄写，当可流通矣。弟意不求多人知，亦不拒人知。要想看的，就让他看看。以字数较多，惮于自写，却总得写几份才行，大约今年可书两份。承示可无须再呈清本，旨在为弟节劳，感不可状，固当敬承。至明春暇日或仍发兴妄涂、白文大字更尘青览如何？书到时在十二傍晚，哦诵时

于末节忽改一字，甚得意，不容不告。即将“重瞻天阙似年芳”之“似”改“胜”。“似”字软弱，此节以“似”字为最弱。且意含混，易致误解。若云同比天安门也，而今胜昔，则明白矣。诗中未提及“五四”（正在结婚后二年）是一缺点。补此一字庶几无憾，惟恐读者未必理会耳。新诗浣诵，晚悟之境，欣佩！作法深入显出一气呵成，承命修饰所不敢辞。已为妄涂，仍乞正定，殆可不费“推敲”矣。自评为“实况录音”旨切而语谦，为佩。贪嗔难祛而以痴为本，所谓“无明”，一切妄念缘此而生。然妄念本无实体，不执可也。不妨听其自生自灭，一俟水到渠成，自然超出也。聊发陈言不值一笑。检寻拙稿未涉禅语，只于第二节着一幻字，则七百字皆幻也，亦自生自灭之属耳。草草已尽三纸，即候
冬安，不具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三日

1977年12月18日

圣陶兄赐鉴：

诗原有一小叙，顷检得即附呈并正，或可粘在纸后。又近有闲务歪诗，亦写博一笑。作画者尹瘦石。兄亦知其人否？

诗中又改一字。“漫扶彼相”，扶字不好，改他字若“凭、依”等亦不惬，今作“与”。因想到《礼记》“瞽犹瞽之无相与”，此字浑成。前人措词之的当，不可及也。诗之末前一节用“孙曾”，意重在将来，亦可包括儿女，似不误；然仍觉不甚恰，幸在其上“凤将雏”二字可以补充。当时漫吟，未曾细想，亦可见古典有时不可缺少，若增加读者之困难是另一事，所谓译电须有电码本子是也，检点似无甚遗漏，其未述者皆所不欲谈或不必谈者。却似有一处罅漏：叙儿时生活只以“十载匆匆”片语度到亲迎成

礼，未叙订婚经过。幸“童心”段末有“误得”一句借“妇翁冰清，女婿玉润”补出。（这又是用典之例）以乏前人之作可依傍，只任意为之，其不免纰缪亦宜，顷奉十五夕手示，所提各点均欣悦。多少情事括以四句，读者或难理解，诚然。但多写烦冗，恐亦无多益处，亦姑听之。改“室”为“想”初未甚会，徐而思之妙极，妙极，真“一字师”也。即遵改。“新”以亦新生活，不忍割舍，而用于此句易致误解，拟将下文改为“负戴相依晨夕新”，且可避免与次句重复。自觉较妥，仍希审定。流通事承关注，迟日将以托湜华。复写油印皆可省力。若夫“珂罗”则遥遥远矣。纸不能尽。即候

长至颐安，潭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八日

1977年12月19日

圣兄尊鉴：

前函有四纸，未再写下去而意未尽，如兄亦以一“想”字，初读句似软，恬吟却妙不可言，使下文“化作……真”诸字俱活，仿佛画龙点睛矣，简言之上句化实为虚（虽无此室，却有其名，原比“想”稍实）下句即化虚为实矣，再简单一些，即理想成为事实也。虽非今胜于昔，却更非今不如昔，而此一联最容易误会到牢骚上去。弟幼读古书，最慕隐居生活。（有一笑话，与同怀姊瞎说，她只长我一岁，各言将来做什么人最快活。她说要做两江总督！我说做隐士！）其实原始生活即隐居也。若无下放“五七”干校之事，则童年之憧憬（当然是错误的）决无实现之可能。诗中有此意却总说不清楚。得一“想”字，稍稍表达出来，感谢！感谢！若夫晚岁论文之乐则尤可喜，乡居一年生活虽艰苦却是全新

的，弟等返京后每乐道之。西窗夜话，盖纪实也。欲写为散文，而终畏人言，今于歌中加此段描写，或于章法有畸重之病欤。曾邀鉴赏，昨元兄来书云“有同感”。得二老佳评，可增弟之信心矣。正文大概如此，不拟再动。自注有详、略两种，呈兄稿本是较详的。以何种为佳？弟意自注不宜过多，以免干扰正文。亦盼酌示。以俚言屡渎，亦晚岁愚怀之一也。足前者未尽之意，不具，即叩

冬安

弟平　十二，十九，午

1977年12月22日

圣陶兄赐鉴：

诗中于“一自金笼”节还有小修改。如巨星之巨写作“钜”（用钜子公之例，较庄重）。又元兄来书说“社会主义初胜利”句，时间似乎早了一些。弟答以此就世界范围言之或无碍。兄谓然否？而此句原稿本作“方崛起”，后以其似生硬，未用。近阅“通鉴”有“崛起”，注云“特起也”。作“崛起”好么？但恐越改越难懂了，弟意不动为佳。盼示以便决定之，为感。还有可作谈助者。后段“行来渐近”句本作“步寻来径客知家”，惧迷路也。句曲折而较实，似不及改文之有远神，却亦有其佳处，故不能遽定。知兄不厌推敲，遂漫言之，近已写成两本，一注简，一较详。（采用详注本）分七节，首尾各二，中间大段分为三。（“童心”以下分出）信方写至此，奉廿日书并张君来书，均悉。冰玉之典，云出晋书衔玠传，亦未能检对。妇翁谓乐广。“想”字从读“真”字漏出，极其自然，殆天趣也。若努力去想，或反而失诸交臂，一字之易，令全章生色，惠我多多，且楚辞原典本是想象。因之此句即不拘于弟之室名，亦甚妙，张书中有为周颖南属书之意，兄在

原件上有一记号，想为引起注意。如允彼挥洒弟当附骥，若蒋抱一君在沪问诗一段话已毫不记得，如同隔世。回看五十年前，说话还有些豪气意殊愧之。许君云将赠我《全清词钞》。想必巨帙，请先代致谢忱，亦颇觉不安。纸尽，即寄出。候

冬安

弟平　十二，廿二，冬至

1977年12月27日

圣陶兄赐鉴：

廿四夕同时得两函弟试默写，幸获满分，皆兄之赐。何则？以其文从词顺一气呵成故。若用字稍未稳，将不免误忆。联想到尊示文件中所云“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主席虽不否定白话诗，自己却不曾写，这是值得深思的。记诵是关键之一。因吟咏是诗之生命所托。对于作者如是，读者如是，作者读者之间亦复如是。口耳之间能令诗之旋律再生，即其情感，而目治不能。弟于早年曾拟写文论四篇，迄今未成一字，徒有其题目耳。“文无定法，文成法立，声入心通，得手应心。”上文所言，即此第三题意也，不能详言，暂止于此。前惠书述及“天衣无缝”语，虽寄两函未及答。传世名篇每有极自然之句，是本天机，抑由人巧，自不能起古人而问之。亦略有可知者，大抵人代天工者多，脱口而出者少也。如梦中得句之类自是天籁，然亦由平素工力使之然。妄揣之言，于事实或不远欤。修改字句，承示感切。大致仍旧。“初胜利”非误，兄以列宁之义明之至为荣幸，决计不动，且此三字立场亦较稳当。下文“步寻来径”弟野行之窘态可发老友之一笑。以一句言之，颇形象化，殆即所谓“赤骨肋相打”。原稿如是，后于吟时得新句，喜其空灵，读之顺口。将“行容”二字拆开，紧

接上句一气而下，独行过野辄有迷路之虞，及其渐近，客始知家，是亦包括原来之意在内，只未明点，稍欠醒豁耳。当时想法如此。后来又想起“十九首”，即所谓“行行重行行”也。行来渐远，便是天涯。越走越近，即望见茅屋矣。虽未用典，似亦有密码之意，故渎陈之，又前蒙赐一“想”字，最能解决问题，不仅一句，且贯穿后段。鄙怀已前陈。原有“旧”（“室”是改本）“新”二字不妥，最易引起误会，谓葺芷缭衡胜于茅檐土壁也，恐人人皆如此想罢。其实谓今不如昔，固非原意；谓今胜于昔，未免矫情；只是昔之想象化为今之现实，虽不同亦非尽异。幻景都消，而根柢仍在，所谓“耕田凿井”也。一大段皆此意。用一字而全章俱活，故有“点睛”之喻，非夸诞之比，拜嘉良多，当邀鉴察。涂改粗定，如释负担，可不再妨眠梦，亦吾兄所乐闻者，前写《闺思引》时亦有类似情况，而良友天涯未得切磋之益，以致散漫冗长，终篇惆怅。雕虫末技亦有际遇之缘也。书到时将近岁杪，即候
起居，新年康乐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廿七日

1978年1月4日

圣兄尊鉴：

年前手示敬诵，开会较忙，未觉劳否，为念。小儿来京已将赐书携去，甚感且喜，此件本悬外室，顷已换上兄早岁为弟所写篆字矣。诗稿中又将“破甑”易为“甑尘”，（平仄皆可不须注音）虽欠明豁，却较含蓄。尊评若何？原句颇率意，未多思量也。草稿现已有三本，其它拟迟日涂写。即候
大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四日

来信信封“阜外”二字可省，可书“一〇二号”。

1978年1月8日

圣兄尊鉴：

五日手教诵悉，引主席词句说“兴”极清晰。窃谓比兴二义，兴尤深微，以每在有意无意间联系本旨也。即“春风杨柳”句亦然。改诗欣荷赞同。仍用原典，只不出“破甑”字面耳。曰“转密为明”，甚谛。却另有一说，姑妄言之，“甑尘”之晦，盖含二义故。曾想到“甑生尘”；（已不记得出处。）若然，则亦可释作那些瓶瓶罐罐都不要了，便较原义为轻。一词有二义即觉得含混，而亦即含蓄也。妄自解嘲，兄勿笑否？昔人诗不自注，固有深意，以注不胜注也，览者自得之。诗屡改动，知兄不厌其渎而私心犹歉，迟日当以清本呈阅。还有一些闲话。儿时读《后出师表》于六个“未解”深觉不解。所不了解，何以如此之多？顷读《通鉴》至此文，豁然眼亮，原来六七十年皆瞎看误解也。其卷七十一胡注曰：“解读曰懈，言未敢懈怠也，后皆同。”似是权威说法，却不知究竟是否。以六个未敢懈怠来读原文，似比蒙诵之六个未了解更不顺适，有些更难理解，好像连接不上。“未懈”云云似亦过软，岂鞠躬尽瘁人口气乎？吾兄理解如何？盼示解惑。此家弦户诵之篇，其沿讹亦已久矣。香港胡君寄赠《全清词钞》，又本年彩画月历，已复书致谢。其人何似兄略知之否？匆复，此请

颐安

弟平 敬上　一月八日

一〇二即一门二号之简化，凡来信即放在门口架上，其实写“一门”即够。　附书

1978年1月14日

圣陶兄赐鉴：

承抽暇复示，为感。前呈写本（只是瞎写）备阅。其最初稿涂改甚多，当可勿存。其中又有一处改动，以“奈何”句借押入声不妥。现韵脚已正，改稿如何？仍希正之。元兄曾两次来书为弟指政，意甚可感，但此句夹在中间不易移动，而前丁巳年有十月革命，关连这六十年来之一切，既不便不提，实亦无所谓早晚也。兄想必谓然，所示吴歌，曩昔未闻者，妙极，正在有意无意间。如诗《关雎》、《桃夭》换一物不得，泥定此物却又不得。故比喻多方，而寄兴尤深微也。《后出师表》真否未定，窃谓是真，吴人所传，盖密奏也。当日形势艰危，故其言如是，“六未解”自非泛泛。误“许”作“胡”可笑。寄港信未误，承提及，感感，近来写字，每写了半个，忽然错成另一个，真所谓“别字”也。于行辈中素称弱弟，今亦乃尔耶！吴世昌君以其去年所作关于“红楼”论文两篇见示，大有望洋之叹。此书今已成“显学”矣。匆答不尽。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十四夕

1978年1月18日

圣陶兄赐鉴：

十六日手书欣诵。诗稿已在湜华、次园诸君处传阅。原浅近纪实而知者亦希。旨在自我批评，无取夸饰，其阻阂固不尽在文字。或谓情调偏低，亦颇中肯也，又有一字更改，虽只一助词亦

稍有关系，另见附页俟正。前者尊撰《兰陵王》词今与拙句并得论文之乐，视高谈诗法者为切实，诚晚岁之胜缘也。吴君两文至善君评价如何？窃以为论高本者较好；其“钩沉”棠村序，虽颇费心力犹未为定论。然否？乔梓同整治《石头记》标点，诚此书之幸，亦文苑之佳话也。标点于古书，今已成为不可离之柱杖，其间颇有得失。正确之断句，读者或忽之；而错误句读却会引起误解。又前人下笔时本不准备有标点。尊论诚然，顷重读《通鉴》，发见有些极难标点者，曾拟钞呈，后竟忘却。篇帙浩瀚，旋又迷失矣，为歉。承惠水仙，新春佳品，感谢，日内倩柰往领。不觉写满两纸，即候

大安

弟平 拜启　一月十八日

于“奈何”句末用“际”以前“知音”句已用之，但韵亦不合。“际”在霁韵，与“姊”“喜”叶，真下里之音也。然竟未改。如换他字又觉得勉强（譬如“始”字）。尊意如何？又第二节末句“几见”拟改“又见”，结上启下，亦谓可否？

《后出师表》之非伪有一显证，《通鉴》卷七十六载诸葛恪之文有云：“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则表文固有研读之价值也。

弟平 附书

1978年1月19日

圣兄赐鉴：

嘱柰往领尊惠水仙花，附还《中都考》一册，歌行中第二节之第三四句尚须改动，详俟面陈。盼为检出日前写呈之稿中有关

一页（当是第二页?）付之，迟当另缮写寄奉。琐渎为悚。昨曾寄书颇长，想已彻览。匆颂

刻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十九日

1978年1月24日

圣陶兄赐鉴：

日前柰携来所书，《有正味斋日记》已装订好，且荷题签，感感。此书藻饰似过多，却颇有趣，惜其残缺耳。前书敬诵。湜华治印若能如我兄在甫里时所镌，渠倘闻此评，自必欣喜逾恒。续治而有进，要在于虚怀。弟完全是外行，瞎说瞎说。其抄本拙句已竣，嘱题，即以拟改之文字充数。叙文结束，于“再臻”之下改作“京国重来，倏已七载，勉同俚唱，因事寓情焉尔”，比较符合实况。又永安南里生涯只字未提，亦似未妥。灯下草草，便寄此纸，即叩

近安

弟平伯　一，廿四，夕

1978年2月1日

圣兄赐鉴：

前日惠临，无任欣慰，座谈比笔谈更觉活泼。近寒甚，即不宜出门矣，唯起居胜常。拙稿“寂寥情味”句曾改去六字，见前呈写本附页中，似不流畅，尊评若何，晤时忘却未提及之。吴世昌来书仍积极肯定所传之诗为曹作，弟以其来历不明，谓宜审慎，似亦未能采纳也。不日交戊午春，和煦在望。即候

颐安

弟平 敬上 二月一日

1978年2月6日

圣陶吾兄：

前奉手教，评拙句精确，与弟意全同。写呈本虽经补缀，故仍用初稿。寂寥情味自可娱遣，措辞固无失也，顷为友人（荒芜）写之，拟于未送去以前摄影，系一横幅；如果尚精美，他日将以一本奉呈，哂存留玩。近作得诵，自然新隽，“倩”均妙。岁末寓中人多，陈曙辉自郑州来，三年未晤矣。偶成联语附呈。匆上，敬祝

戊午岁合第春禧

弟平 顿首 二月六日，丁巳除夕

1978年2月15日

圣陶兄赐鉴：

奉十三日手教，拟联蒙奖为愧，谓宜在陈言务去之列，得评尚有新意，则可喜也。嘱件涂就附上，祈为转寄。知大会将开，添忙不少，至祈保啬，幸甚。顷阅《通鉴》第八册，昔年弟曾稍校过，而标点之误如故，岂未看，或坚持己见欤。草草，即候

大安

弟平 顿首 二月十五夕

颉兄住七楼二门一号。

1978年2月18日

圣兄赐鉴；

拙句照成似可玩，唯字迹过小不宜老眼，恐要用放大镜，迟日将奉呈一纸博笑。读《通鉴》有关于标点者，瞎写成两张附呈，亦闲时弄笔耳。承吴世昌君详示箱子实况，殆妄作，非真品，而欲面献领导，亦可异也。文学出版社又来商洽《唐宋词选》事，旧稿久弃而不便坚却，姑漫应延宕之。草草，即叩

春安

弟平伯 顿首　二，一八

1978年2月22日

圣陶兄赐鉴：

奈携来刘画巨册甚精。周君厚意，而劣书小幅，未免秀才人情，千里鹅毛矣。照相当已邀察。弟今日往政协报到，以病不能外宿，已蒙允准。拟勉力赴会，却不能每次皆去。有晤面机会，而银球往复，期待春和。匆叩

大安，不一

弟平伯 上　二，二二，夕

1978年3月18日

圣兄赐鉴：

顷奉手教，知会罢得休，餐卫复恒，无任欣慰。弟于九日会毕，有些笔墨债欠待理，想兄或更忙，未敢先发球也。大会共去

六次，甚得照顾，大都从西边小门出进，车可直达会场。（东门高台阶只爬过一次）路线各别，遂少遇熟人，未得与兄相值也。于照相时遇赵朴初稍谈，且示以一小诗。因未能去分组会，赋一绝句聊以塞责。闻载在会内简报，亦未看到。文学所得新力支持，当必有起色。沙汀忆曾在文代会上见过，已隔多年矣，闻拟惠临，至欣企。迟日亦思走访，得伴乃行。春气渐和便于出游，可喜也。匆复不一，即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三月十八日

拙稿照相安放极善，约邀盼睐，为幸。　又及

1978年3月28日

圣兄尊鉴：

会后近况添忙原在意中，顷诵来教，果然。私怀喜慰，唯愿保啬珍重。如所云少应人嘱即佳，且亦重要。承询于会时所占歪诗，见简报七十五号，原聊以塞责故未写奉。近友人又将修改稿付《文汇报》，或刊出，当可呈览。报载叶帅新词，“宏观”两句，名隽语也，若兄为人篆书小幅良宜。此老于诗绝非外行。刚主为写前作歌行，连注叙文达千言，意颇愧之，遂答谢一诗，今附呈。其中次句自觉尚可，若读者不了了则易“缠夹”，又似不妥，兄谓可乎？“恼谢公”见唐诗，乃谓谢安也。周君远惠新珍，乞于通函时先为致谢，迟日当嘱柰走取。贱况粗安，偶赋诗以应人嘱，兄则事烦。回思畴昨，于银球往复间谈天说地，致足乐也。春候融和，容当晤陈，书不尽意，即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三，廿八，夕

刚主先生为写拙句颇长，雅意拳拳，书后志感：

昔年南里瞻迟近，今日巴人恼谢公。
似我卮言宁足惜，知君楷法晚逾工。
广征石墨千秋迹，独抚芸编万卷雄。
春早江城宜蜡屐，君将南游五湖渔棹赏音同。君曾以所藏《石湖棹歌百咏》嘱题

戊午二月写呈

圣陶我兄吟教

弟平　未是草

信未发，小儿来京，即命晋谒，携归周君寄件。并加附诗稿一，前书所云应酬之作也。次首二句上四字改为“檀郎荩箧”，或较风趣。不一，圣兄鉴。

用稿纸极劣，不须还我。

弟平　又及　廿九早

1978年4月5日

圣陶兄尊鉴：

手示敬诵，弘一上人于南土有缘，兄赠以手迹影本甚善。紫山老人草书流利，却不大识得，后附释文又不尽合，如其第十首首句“属谁有”，而正书作“属何人”，两字皆误，海外书品则精。致周君函已为道意，为感。子恺漫画简而有神，今睹其晚作，不胜感叹。华瞻近曾来访，系刘叶秋绍介者，以前未见过。所呈句近于“赋得”，诗思初未佳也。今日清明风，俗传四十九日风，窗前偶见柳色。匆候

春安

弟平伯　上　四月五日

1978年4月15日

圣兄赐鉴：

前上一函想早邀察。孙玄常曾来，询悉近候致佳，唯较忙碌，良慰并念。今附奉打油诗并注，博笑。又舍亲黄存纾（君坦）赐和拙句，似较弟原作为胜，亦以抄评本呈阅。阅后不须寄还。恐函封过重，不多书。匆叩

近安

弟平　顿首　四月十五夕

从来女帝号文佳，未必金轮便胜她。

青史千秋无定论，盲词荒板属谁家？

读《通鉴》歪诗，出韵俗字，发一笑。

圣兄鉴之

弟平

1978年4月21日

圣陶我兄赐鉴：

一年一度，又得新辰。今岁春寒，乃劳外出，酒楼小叙，足慰岑寂，未免多扰矣。清斋促坐，倾谈移晷，盖亦所谓千行书札不及小坐时也。语言直捷，文字总多此一重转折。“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经典已一语道破。奈就业事渥承关注斡旋，感甚感甚。渠当努力前进，庶不负公期许也。匆叩

大安不具

弟平　上　四月廿一日

前书归后得诵。

1978年4月28日

圣兄尊鉴：

前示、“战地”均次第收到。讲演劳神“吃力”，恐还不免要修改记录，若弟今日，力殊不逮，闻而生畏。近日能休养否？为念。然亦足征耄耋康强，良足慰也。报载新作，精细。“之所以”弟不甚了了。听说用得颇广，几成口头语，虽名人文中不免，亦可巽。日前沙汀、荒煤来访，与之谈及《唐宋词选》事，商定于下半年付印，须修订方可，而讹失仍恐不免。又书名拟改，以同名者多。或用《唐宋词释》之名，省一“选”字，可否，乞示知。另附上近写歪诗二纸，均祈阅正。七言歌行原稿近萧飒，今将其三四句倒置，比较热闹，却不知结得住么？亦盼聆尊见也。匆匆不一，敬叩

崇安

弟平　启上　四月廿八夕

前闻拟影印唐骆宾王集，旋又中止。四月廿四日晨枕偶忆口占打油诗。廿八日书呈圣兄发笑

弟平

陈琳檄愈头风，宾王讨曌辞雄。
遗集犹堪吓鬼，文章天下之公。

戏改俚唱之末章，呈以博笑并注之。

晚节平安世运昌，重瞻天阙胜年芳。瞬将届“五四”六十周年
即教退尽江郎笔，却扇能窥月姊妆。《通鉴》卷二百九胡注引“李商隐代董秀才却扇诗云，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若道团圆是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平按此诗未见义山集中。又其诗云“月姊曾逢下彩蟾”，遂以此作结，亦谐谑语耳。一九七八年“五一”前夕

1978年5月3日

圣兄赐鉴：

奉上月卅日手教，词编拟名承批“可”，即当用之。又拟于内部发行，其故有二：（1）注释陈腐，且言文夹杂，于群众非适。（2）原用旧体字，直排，今亦不动，异于通用格式或引起误会。俟整理粗完，再与出版社商之，他们恐未必同意。愿闻尊意如何。骆集印出，弟昔不知：今知已印行而将收藏图章割去，是匪人亦惧盗窃之名也。前诗似尚可用。第三句尚可用。第三句若改为“遗集能褫奸魄”觉更切事实，亦谓然乎？黄公诗雅赡华丽，得此和章，弟之幸也。另本题云“闻开帘而动竹，喜空谷之跫音”。赋颂骈体，知者能者今皆极少矣。悉驾往西川，与令郎偕，诚为胜缘。外出疏散，自于尊体相宜。顷检得去岁四月廿四日手书言五月初赴宁，时间仿佛，已隔一年，蜀道新猷，托诸遥想。匆复，即颂起居不一

弟平 顿首 五月三日

1978年5月9日

圣兄尊鉴：

手示敬诵。《词释》公开发行似无大碍，尊意甚是。却总觉得其内容外表都非时世装，未免“突出”，而出版方面或正欲其如此，奈何。以注释有必须添改者，进行不能很快，例如李白《忆秦娥》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原注“以汉喻唐”亦不甚错，而故汉未央宫至唐贞观时尚在，太宗且为其父置酒则亦有写实成分，非全然虚构也。又读《通鉴》卷二一六记唐府兵制，胡注：“人具

弓一，矢三十胡禄”，“胡禄”，箭袋，稼轩词中即有之，而今点作“人具弓一，矢三十”，以胡禄连下为“胡禄横刀”！即不知胡禄之义，一兵三十支箭，岂能够用？此尚非知识局限，而是常识问题。现在读古书，标点不能无，犹如拄杖之不能或缺。若用之失当则有蹉跌之虞，亦可惜也。立夏气暖，兄此次巡游视去年稍晚，蜀中物候当近江南梅雨矣。草上不一，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五月九日夕

1978年5月17日

圣陶兄赐鉴：

昨奉手教。答问亦是一趣。“令人满意是一乐”，兄盖有得于弘师丏翁者。今遵命条对附上，亦不够五分也。“嚼梅须”一条若不须释，似易实难。弟亦偶尔得之。吾家有于春分日取绿梅花瓣瀹汤饮之之俗（不知苏风或浙风），见《春在堂诗集》，弟儿时亦蒙赐饮。想起此殆沿古风欤（记载中或亦有之，惜未详耳），否则梅须至纤，胡为嚼之？杂有臆测，未卜然否，姑以之塞责耳。坡词《菩萨蛮》乃普通应酬之作，名贤未能免俗，若蔡姬与顾彦先搭在一起，亦可笑。“扶头酒”彼未问及，却颇有足资谈助者，在近编《词释》中有详注，它日当以尘览正。人民日报姜德明君藏有弟之昔年妄作《剑鞘》。此书问世，运道不佳，然已逾半个世纪。顷读尊题，遂欣然书于卷尾：“五十馀年重见，有寂寞感。得圣陶题后，则可喜也。同年五月。”兄言纪实，我却“务虚”，一笑。

久旱，雨后凉润，唯多珍重。草复，即叩

大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十七日夕

廿三日（星期三）下午拟约自美归来曲友项馨吾来寓茗叙，兄亦知其人否？

1978年5月21日

圣陶兄尊鉴：

十八日手示敬诵。答人问未提贱名，极妥至感。“扶头”之注颇长，引小说自不宜羼入，却尚有趣，一并抄奉俟察。若何谓“务头”，曲籍中每“含胡言之”，诚如来书所言。弟亦不甚了了。长洲吴师《顾曲麈谈》谓务头是曲子中去上阴阳相配处，恐未尽然。曾记《桃花扇》中苏昆生教李香君唱，说到务头，似即在《游园》之“雨丝风片”句，恐不过点缀而已，非有确解。弟未闻今之“拍先”，曲友言及。即娄东俞氏乔梓亦不闻以此为重，盖其失传久矣。《水浒传》中有一段稍可说明其如何应用。词曲尚在勾栏说唱时，务头仿佛说评书的“卖关子”。及其戏剧化，搬上了舞台，即无存留之必要，只虚有其名耳，总是在声辞酣畅处（所谓“美听”“俊语”皆是）蓦地停下来。究竟如何，恐只可缺疑。

项公（闻其年八十）由张允和介绍相晤。他拟得晤元兄，顷函约其于廿五日下午来寓。未知我兄亦有兴来否，得伴有暇否？项之唱盘，弟只听过“折柳”，觉甚佳，事隔多年，印象亦模胡矣。

复请

大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廿一日

附件

《唐宋词释》李易安《念奴娇》“扶头酒醒”句注：

古人于卯时饮酒称卯酒，亦名扶头酒。白居易《早饮湖州酒

寄崔使君》：“一榼扶头酒，澄泓泻玉壶。”贺铸《南乡子》：“易醉扶头酒，难逢敌手棋。”扶头原义当为“醉头扶起”（附书“见清真词”，原注无之。）扶头酒是一复合的名词。宿酲未解，更饮早酒以投之，所用只是较淡的酒。以此种饮法能发生和解的作用，故亦以扶头称之。或自饮，或待人侑劝（如《绣襦记》）且有作为应酬者，以扶头本倩人也。酒薄易醉，重饮故耳。引申之，即无宿醉，仅饮早酒，亦曰“扶头”，如上引白句，固未必重饮也。易安此句当亦然。又如下录《声声慢》云云，只是三两杯淡酒而已，非有宿酲，文义自明。

注文似已嫌过长，还有一点材料未用，录如下：

亦见于中西小说中。如《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记早酒：“邓九公……又要了壶荸荠枣儿酒说：‘昨日喝多了，必得投一投。’”如萨克雷《名利场》（中译本上卷68页）：“隔夜的宿醉，只能用淡啤酒来解。”是也。

百回本《水浒》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白秀英……如今见在勾栏内，说唱诸般吕调。”

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高低紧慢按宫商，轻重疾徐依格范，笛吹紫竹篇篇锦，板拍红牙字字新。那白秀英唱到务头，这白玉乔接喝道：“虽无买马博金艺，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采这是过去了，……”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白玉乔道：“我儿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赏你。”

按，这很像今之鼓书、评弹，却用笛子鼓板伴奏。说唱到中间暂停下来，打钱，又像北京茶馆中“说评书”。

1978年5月25日

圣兄赐鉴：

手示敬承。扶头卯酒，常见古书，未知吴门有此习惯否。廿三日寓间小集，元兄亦临，约二十人，室内已甚拥挤。项翁长我四月，有一联云："万里归来一支笛，数翁相逢三里河"，虽有重字，而颇自然。文联将开会，弟未往报到，而以实况函致办公室。顷得其电话允我只参加大会，派车相迎，诚为优待。不到文联二十载矣。此次必能与兄把臂，不如上回政协之错过。柰事迭承关心，极感，已示以来书并告之。此次会中当可晤林默涵也。诸俟晤罄不一，敬颂

大安

弟平 启　五月廿五日

1978年6月21日

圣陶吾兄赐鉴：

别后相念瞬已兼旬，日前奉自渝赐书知旅况清嘉，五游巴蜀，即将自汉还京，不胜欣慰。垂询一端，弟亦耳熟，却不记得出处时间。或在宋代欤？蜀中乱先而治后，固切当时形势。今则缩地有方，山川失险，发言中引用之或须稍绕，不知然否。韦柰事多承斡旋，至为感幸。闻部中调令已下，自可静候解决。如尚有须疏通者，嘱其自办即妥矣。渎神并歉。匆叩

起居，潭福

弟平 顿首　六月廿一日

1978年6月22日

圣兄再鉴：

前书说起所询一条或是宋人语。近与黄公谈及，他说可能是邵雍（康节）语，或可查《邵氏见闻录》、《宋史》等。弟觉得或者不差。近仍胡写，小诗附呈。尚有小叙述其原由，迟日再写奉。

仙云飞去迷归路，岂有“天香”艳迹留。
左右朱门双列戟，争（怎）教人看画红楼。

弟平　顿首　六，二二

1978年8月29日

圣陶兄赐鉴：

自兄病后，心常悬悬又闷闷，幸得从电话中悉近候见好，甚慰甚慰，唯祈身心交养，万万保重，即叩
痊安，馀不一

弟平伯　启　八，二九

1978年11月19日

圣陶兄赐鉴：

晨奉大函，合家忭慰，以电音询问总不真切。展诵字迹清劲如常，知臻康复，更觉欣快。相距已五阅月矣。语云“吉人天相”，洵属不虚，老境何足介怀耶。旧照片极可珍，复印清晰亦难得，惠赠至感，当善葆之，觉五十馀年光阴飘羽耳。佩兄除夕新体诗短句云“某某年踅过去了”其数目字记忆不真。诗作于第一

师范学校。其时与兄同舍，当即是一九二一年，否则相差一年。忆《踪迹》中似载之。兄体初复，宜多保重。弟数月间偶有涂抹，未敢渎陈，恐劳清神。此书阅后，不妨置之。缓缓往返，亦似银球也。馀容续书，复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十九，夕

《词选》稿已寄沪排印，明年可出版。　附启

1978年12月6日

圣兄尊鉴：

昨通电音闻近候康胜至慰。近得《竹枝体·八章》，寄呈初稿乞正，发表须待明年也。俚句为兄遣寂，不须急复。匆上候
颐安

弟平　十二，六

1978年12月15日

圣陶兄尊鉴：

诗承赐鉴，兼惠复书，欣慰欣慰。徐公为来年纪念“五四”索稿，原充资料之用，而弟答以歪诗，实属文不对题，同于曳白，殊觉愧对。记忆渺茫，诚如兄言也。湜华前偕从周来听曲，闻已调文艺研究所。其文尚未得读。前诗有修改稿附呈。敬请
冬安

弟平伯 启　十二月十五日

1978年12月23日

圣兄尊鉴：

手教欣诵。小文是搭浆戏。其时心绪欠佳，通常美辞又不想说，连缀旧诗，聊塞文责。若不引兄书札，几不成篇，有愧为兄所见意，乃仍荷奖掖，以为深幸。涉笔之际殊多枨触，而文不逮意，称为“有感情”则非虚也。湜华之文已得读，颇清佳。释博奕为赌博下棋，固是直译。佩公所谓犹贤于彼者，不过打打桥牌而已，诗序“閗叶子于斗室”是也。（简化为两个‘斗’字，看来颇不易懂）盖于虚怀中见“幽默”感，固非漫袭陈言之比耳。

咏“五四”事诗稿，修改颇费力，不能违反事实，又不能影响气氛，只可斟酌于虚实轻重之间。兹将其二、三两首拟稿附呈阅定。如认为尚可，明年城北徐公或即以之付刊也。承悉尊候一是如常，为之释念，关节痠痛，是否于春和时可用“理疗”？雪后寒严，想必增炉火取暖，唯万万珍重保啬，不一。匆此贺冬，敬候

颐安，潭福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廿三，戊午冬至

1978年12月31日

圣陶兄尊鉴：

前上一笺计已邀察。承赐寄小女英译尊著二种，敬谢敬谢。

自叙译文读之觉别有风味。今秋小诗一首，彼时兄在病中，未敢渎神，今补呈正，即贺一九七九年

合第新禧不一

弟平伯　七八年除日

闻清华大学为纪念朱佩弦兄于西院荷塘东侧新葺方亭额曰“自清亭”，学府郊园留兹名迹，俾群材自勖，香远益清也，余以衰迟未获往瞻，悲故人之早逝，喜奕世之名垂，聊述昔游，志我怀感。时戊午仲秋。

西园裙屐几回经，荷叶如云草色青。忆昔偕行悲断柱，园中有石柱兀立其上截折断兄告以此乃韦杰三同学纪念碑殉“三·一八”之难者何期今赋自清亭。

圣陶兄教正

弟平　呈稿　一九七八，除夕

1979年1月12日

圣陶兄赐鉴：

日前小儿晋谒，值在外间会客，藉知起居康胜，致慰私怀。又奉手教，以近事稍冗迟复为歉。评鉴刘刻印已转告之。颇有海外来鸿，云将编有关《红楼梦》书目，列二千七百馀种，洋洋大观，不几汗牛充栋哉。是欲作一“红学”家亦须皓首穷经，若弟者诚无能为役矣。《中华文史论丛》七期载刘、陈驳正吴恩裕所传关于曹雪芹的材料一文，未知曾看到否？此文未引吴晓铃所藏《考槃室诗抄》题石头画幅之诗，以明吴传曹句之伪，以二者相同也，此似甚可靠。然近闻此诗乃抄在另纸，剪贴于书上者，是用以辨伪之证据，本身即有作伪之嫌疑，诚为可笑。红楼已成显学，作伪者多，自以缄默为佳耳。

叔湘寄赠《语文》一期，得读吾兄修改《文集》中诸条，至精细允当为佩。叔湘谈校改《通鉴》，标点长文，于读古书、整理古籍皆极有帮助，惜知之者或少。弟曾同阅“鉴”文，故颇有兴味。

时届“三九”，天寒多保重，不一。匆叩

炉安

弟平伯 上　一月十二日

1979年1月16日

圣兄赐鉴：

示欣诵。漫谈似消寒会，庶慰渴想，从容即妙。述及《语文》将其上“中国”二字省略，致引疑惑，良歉。即拟奉寄一份，又想近来此刊必已递到。如或需看，即奉上。

《文学评论》五期有追悼何其芳之作，与吴世昌论《秦女休行》一文颇佳，兄拟看否？弟《中华文史论丛》（复刊第一期）已赠美国友人，因无以酬远来客也。前谈一节尚有小花絮，亦世昌所传，抄奉一笑。其事颇奇，不知信否。昔恩裕的材料若云雪芹会糊风筝、烧鱼之类，于红楼本属闲文，无关宏旨，弟向来不信，后又听说是假的。今刘陈撰文辨之固可，若造伪证，便成蛇足，反令人信吴氏所传亦或不虚也。此等事只是常识耳，非关专门知识，然常识亦大难，忆往岁通信曾与兄谈到。近得舍亲赠曲园公中年书隶字屏条六巨幅（录《文心雕龙》），乃昔（无年月，考之当在光绪初，距今百载）赠先外祖子原公者，藏诸钱塘许氏，至宝骙已历三世。今归和璧，良为胜缘。以房屋仍小，悬诸外间，西壁已满矣。想兄闻之必同兹欢悦也。得来书二页之多，且云友琴嘱题书名，晚恢复小饮，诵之增慰。私意仍以保啬为上。天寒珍重。春来期晤，不一。匆叩

颐安

弟平 拜启　一月十六日

1979年1月25日

圣兄赐鉴：

以钢笔硬划犹蒙赏识，殊愧。其谈兄修改旧文，虽属捧场，却甚细致，与湘翁大作，一白话，一文言，皆有裨于来学，盖不可因噎废食，唯恐耐心理会者少耳。吴文乍观颇畅，细辨颇有疑。“休”之释“赦”，证似单弱。而秦地之女遇赦曰“秦女休”以之题名，于古文词例似亦罕见。未知然否？鄙意仍以旧说“义同事异”为较合。古来淑媛遭遇不幸，每令人作悲恐想。其贞烈事迹相同相似者不胜枚举，若秦女庞娥，特太仓中之稊米耳。以义同而事又相类，傅玄虽咏庞氏妇，仍用左延年《秦女休》旧题，此乐府常例，无足异者。乐府标题，甚至有与其中情事全不相干者，其作用颇似后之词牌、曲牌。若如吴说，则左延年原作未免太荒唐而千古传为名作，何耶？子建、太白亦因讹袭谬，抑又何耶？吴文颇长，阅之费力，弟亦妄言之，兄姑妄听之，正不必多劳神思，至幸。

省亲园墅，赐名大观，旧境重逢，疑真疑梦，（指宝玉事）烟云缥缈，妙在于虚；含英咀华，必胎乎实。荟蕞南北名园，遂成千秋之胜。譬如《扬州画舫录》中即有两条：一言开门翠嶂如屏，一言结构迷楼，画开户见，有若怡红院。即此可知京邸朱门，作者偶曾游历，固宜在网罗摄取之中。若质言之，某处熙凤曾游，某处潇湘曾住，言者娓娓而听者茫茫，不仅穿凿，且伤庸俗矣。兄谓何如？周稿未见，暂拟置之。曾祖屏条悬外室，小儿曾摄影，灯光较暗，未知佳否。如尚好，拟寄奉一纸。若影印为册，恐暂时匪易也。昨以贱辰，蒙诸老邻肆招饮，良为光宠。沈裕君翁年九十六，弟瞠乎后矣，童心栩栩，则可喜也。小诗另纸附博吟笑。复

叩

颐安，预贺春禧潭吉

弟平　顿首　一月廿五

1979年1月30日

圣兄座右：

姚君来，携奉些少茶叶，乃舍弟自杭寄来者，亦鹅毛耳。已邀品尝，为欣。小诗纪昔吴下园中放花炮事。认春轩在春在堂背后，对曲园。以不虞“火烛”，故曰太平。放花高出屋檐，照得园林如昼，光景犹在目前。诗语过简，未能达意。若黄公书中云“看太平花”或是生香活色，但与上“饮屠苏酒”连文，弟遂联想到此，未知然否。清斋花发时，盼约来观。

即将交春，伫盼良晤。弟当诣谈。如有佳兴出门，乞万勿勉强，选辰挈伴，或用小车则妙。近周铨庵（前昆曲社友，兄或识之）处有昆曲录音磁带，亦颇可听者。如拟驾临，祈先时告知，当约伊来寓，则比“做同期”幽静。兄谓可乎？附奉小照片，可见屏条五幅，并请参看背面。祖迹贻孙，已及五世矣。匆此贺春，即请

颐安

弟平　顿首　一，三十，立春前五日

1979年2月9日

圣兄赐鉴：

示敬承，春和非远，伫图良晤。今年文会，当可相遇。顷事稍冗，忙中却得小词，另录呈正。看法虚实不同，殆非时世妆也。

乞暂阁之为幸。即叩
起居百福

弟平　顿首　二月九日

1979年2月17日

圣兄赐鉴：

诵来书所述起居近况，夜枕瞢腾，甚萦系念。私意于中宵偶醒时，息虑凝神，“虚以待之”，（出《楚辞・远游》）盖于神智有裨补。孟子所谓夜气平旦之气，南华远游亦各有说。若后之道门，则云“三更之午一刻之初”也，玄虚近乎诞妄，且博开颜一哂。前呈俚词，不意竟至十读，重劳进尊虑，悚歉何如。月旦闲评确甚，而言之谦矣。有意不尽者，有辞达意者，一多姿，一素朴，盖不得以之遽分优劣。若昔佩公研诵巢经巢诗，我兄赤骨肋相打之评，便是眼前佳例。若近传之诗自又当别论。顷见报载《蝶恋花》词，竟全不似，不写调名，则离之双美。以拙句谈繁复之红学，累兄思索，心实不安，今请循文作释，简单言之。第一首上片是门面语，“玉楼”一典庸俗，“茜纱”二句揣拟后回事。下片“石破天惊”，意中有第五回警幻语“第一淫人”在。以下述弟之妄解，谓八十回殆非出一手，曹是最后的整编人而非唯一之作者。其义甚繁，非此能尽。第二首上片有泛说。“断纹”喻记中有罅漏矛盾，“焦尾”以下言其未完，知之者少也。若禅心诗心，不过谰语耳，不离不着，二者或相近欤。窃谓《红楼梦》以意会为主，未尝不然。下片多谈十二钗，此记许多变幻，皆胎于实。“深闺幽怨”，实也。“情天幻境”则虚。金钗十二，娥英之义，而本书所述，却非娥英，亦在虚实之间。“罗绮无生”书中大义，弟之妄解，总是陈言，无非诸幻生灭色色空空耳。钗黛合一之说，见于脂评，非弟

之见。二人如何合为一人？本是险语、荒唐言，然知境幻情亦幻，则离合无伤也。蘅潇假借，破三角恋爱之俗套；兼美虚名，成色欲升华之洁本，按书中描绘钗黛形象，纤浓南北迥异，则兼美又当如何？却不道“万紫千红总是春”乎。昔人云，《法华经》是譬喻因缘，《红楼梦》殆亦然也。拉杂涂抹，语多惝恍，或更滋疑惑，为愧为歉。匆答，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二月十七日

1979年2月28日

圣兄赐鉴：

廿四日手书敬诵，详示近来尊候，念慰同切。弟前书言夜气等亦属妄谈，不须重视。高年颐养，总以行云流水为佳。此即金经“无住生心”之义，息虑非由强致。亦卜印可否？梦中得句，旋即忘之，弟于此颇有经验。缠扰不休者，忽渺无痕迹。盖梦醒二界互为起伏，脑经之活动部分不同耳。弟性沾滞，辄欲努力记取梦里言词，实为唐费。即偶有捉得，醒后观之，颇出意外，然亦未必佳也。昔人每疑入梦通灵，其实不然。生，惑；梦，则惑中之惑耳。妄谈一笑，就此收稍。前书云闷之者，即为《红楼》，非有他也。似无珍闷之必要。但此道今成显学而鄙感颇异时贤。鉴于往辙，不免惩羹吹齑，试览新题，亦复惮为冯妇。然徇世昌之意，亦已有一旧作七言歌行付诸《集刊》矣。

来书提及某君之文，似与鄙见有合。报上廿七日发表《北方论丛》消息，或即载不凡所作欤。承垂询此书作者问题，固非数言能尽，然亦可简答。看开篇一段，备列无名氏（空空道人等）、假名（孔梅溪）、真名（曹雪芹），即为非出一手之证；若果真独

创，则这许许多多之子虚乌有亡是公，胡为乎来哉！曹氏于《红楼梦》原有绝大关系，却限于“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这十六个字，不多不少也。昔人谈禅有“依文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便同魔说”，尝窃于斯记有同感焉，我兄亦印可否乎。寥寥三叶，聊代片刻之谈。书不尽言，言不宣心。审观来札，笔迹亦甚清整，良不如自评之劣，诸唯万万珍重。肃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二月廿八日

1979年3月11日

圣兄赐鉴：

奉手书为慰。以迟得报书，总以尊候为念耳。无住生心，金刚要旨传昔六祖即从此悟入者，自非易到。窃有二说，以供采芹，谛闲法师云：“妄念不必除，要在不为所转而已。”语虽平凡，亦颇亲切。所谓无念，亦非一念不生之谓。既有身心，安能断绝耶？

前呈词稿有“蜻蜓才点水”之句。又有两句云：“禅心不作沾泥絮，一似蜻蜓点水飞。”好像成句，已不甚省忆，作为譬喻可乎？所言《红楼歌》，即见于《寒涧诗存》中，非新传篇什，谅早邀察矣。戴君之文有新见解。弟方在研读，亦觉其稍冗，未脱自传说与脂批之笼罩。其说若行：一、摇动曹雪芹之著作权，二、降低《红楼梦》之声价，影响非浅，想红学家当众起而咻之，争鸣结局如何，良不可知也。其说之后半（即曹雪芹整理）易成立，而其前半（石头玉兄创作）则否。岂贾宝玉自作《红楼梦》欤？殆非常情所许也。兄自力欠佳，看书报勿尽力，以多保啬为上。匆叩
道安

弟平伯　启　三，十一

《中国语文》第二期，吕文续完，内引弟校语四条，祈阅正。

1979年3月15日

圣陶兄赐鉴：

十二日写一小文甫脱稿，次园适来，即托彼带呈，计已邀察。其所以拟呈者却有二因：（一）此文广泛，触及记中微旨，而颇简明。鄙意兄看有关“红楼”材料，只宜“略读”遣闷。过于烦琐冗长者，宜“屏而勿读，读亦勿卒”（鲁迅语也）。若前云之载文，其后半即甚烦琐，不但“不明快”而已。拙稿庶免此弊，然亦有“过简”之病，如来教（于十四夕收到）之言。（二）奉呈之另一因，即近来写文每不属草，随笔漫写，改变过去急草连自己也不认识的习惯（或不必恶），此法如何，望兄评之。观来书知已佐乔梓酒边片刻之娱，是亦足矣。就自己说，恐是思路迟钝之故，亦老境之一也。昔夏闰枝丈曾言，老年人构思，如钝刀刻木也。其不能畅所欲言者，殆亦半由于此。然窃谓今之谈红学者，其病正在过繁，遂堕入魔境，恐矫枉亦不免过正耳。来教两言“似能领悟”，自是谦衷，弟意此即“不求甚解”之谓，而于谈禅为更妙。谈禅盖不同治学。深切着明者有益理解，而宗门语录辄令人闷损，何耶？所谓“略通一线”，禅宗固不立语言文字也。惠书每谈及老来病目，枯坐鲜欢，弟意莫妙于禅悦。以寂遣寂，则虽枯不枯矣。摆落文字障，则尤为胜缘，且为我侪一生与语文打交道者之药石。常言“心能转境”，弟固不解。对境不动心或者有之（已属不易），心岂能转境哉。其实不然。心缘境变，境亦随心而异。如春花秋月一也，而欢戚不同者，心情异故。顺逆之境，亦得互转。眼病，逆境也；若借以破文字障，即为顺境矣。妄念不必祛，不执著即为破妄。无住生心似难，其实不过随遇而安耳。漫发狂言，聊供

一笑。《唐宋词选释》初校样来，有三百页，订于十天看完，亦很紧张。闻国庆前将出书。内子仍患头晕，宿恙稍愈，勉可支拄，承念词，极感极感。已写三纸，似话未尽。匆叩

颐安

弟平伯 顿首　三月十五日

1979年3月17日

圣兄左右：

顷假得去年香港所刊《书谱》，见张人希文，述及弘一师刻印自跋，中有一字似凸横搁，以未识存疑，不知其后解决否？弟初不识，后观影印手迹，此盖宧字之简写，省去宀，又一竖。宧者，居室，宧名殆即室名。其所以变文者，凡情俗染，非出家人所宜，措词之审也。“假立”二字意义亦精。忆兄曾见告法师多用别署笔名，今读斯文差悟其意。《坛经》云，思量即化身。化一为多，盖示不执，亦忘我之趣也。此与近日通行之名号合一正相反，绝非自我欣赏之比。道家谓之“无名强名”。既强而名之，一固非实，多亦无妨也。《石头记》开篇列诸异名，至今引起迷惑者，殆亦此意耶？一笑。

昨别寄吴文印本（不须见还），以事颇有趣，聊供消遣。传者云伪而读者认真，似与常情相反，且难得证明。世昌要拉我为援，不得已谢之，文中遂未列贱名。颉兄近为周颖南写此诗则认为雪芹遗作，于吴说表示拥护。匆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三月十七日

1979年3月23日

圣陶兄赐鉴：

连发两球，回球迅速，并告以“不甚用心，不甚费回力”，尤为欣慰。此兄子病后之第一长书，读之极为过瘾，殆无殊面谈，且俱耳聋，或较胜之也。语多奖借，诚不敢当，然亦略窥雅意所存，绝非歉词，不胜感幸。若“草草”之评，弟才真是，率意径行，常虚飘飘。读书亦然，偶或有见而浅尝辄止。其认为凡劣者便放下，如逢名胜又废书三叹，总不曾仔细看。儿时逃学——非真逃，是在书房里“瞎白相”，曾有句云“颇自不悦学，督责赖母慈”。弟之老学，即蒙学也，六十载心知良非容易。会当共庆之。

随遇而安，即无住生心也。经文原是两句，设法无住，何惧妄念哉。真妄非一非异，一切均在变幻中，吾心无住，则与之相应矣。言诚是也，苏州话云“说说容易做做难”。做亦非难，在乎工夫。所谓“顿悟渐修”，工夫到了，即水到渠成矣，日常生活随缘，便是佳境。电视中蔡文姬剧，弟看了两折，觉得不大像昆曲，唱做简单，兄意如何？《词选》校样昨日取去，告一段落，而欠下笔墨债颇多。闻仍有乞书于兄者，挥毫胜否，心颇念之。

吴文言亦有理，而意气盛，虽引重言，终难证实，证据如有，亦在周汝昌处也。此件何来，周言亦殊恍惚。弘一师铁笔圆妙，诚如尊评。小轴得暇还乞一观，有些文字，印本不大清楚。

今春多雨雪，斋前花信动未？时光易过又近清明，弟室内尚须有暖气，十六度。

附奉诗词稿各一，抄件一，俟察阅。草此敬叩

颐安

弟平伯 启　三月二十三日

予同有文谈孔，载《中华文史论丛》本年一期，当是口授。同署名者贺卓君，不知是其夫人否。有《乡党》一小段甚妙，今抄奉一览。弟未曾想到者也。

弟平

……马棚失了火，孔子问了句：“伤人乎?”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句多么普通的话啊！但是，孔子的学生听后便立即记了下来，说：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伤人乎”后面加个“不问马”，便可见孔子的“问人不问马”在当时确实是“惊世之言”，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惊讶！（下略）

1979年4月3日

圣陶兄赐鉴：

奉上月廿八日手示，迟答为歉。弟性喜涂抹，企慕前修有志未逮。常苦其稚弱，近更患病，手不从心，宠赐存留，实为过爱。藉以志吾二人之交谊，深感拳拳之意，又不止惭愧也。兄书劲直，表示个性即此已足，不重在于工拙，耄期遣兴，更无所不宜。弟藏手迹，备早晚年时一展观，有同晤对，可祛尘俗矣。花时在迩，气候稍寒，月内当趋诣一谈。弘一师小轴便得重瞻，不须送来。匆上，即叩

颐安

弟平 敬启　四月三日

1979年4月5日

圣兄赐鉴：

前函想达，此信只谈两小事，皆四月三日。

一、湜华晨来，传达要我任新红楼集刊的编委事，我谢却了，因既不能负责，挂名就不大好；又于所谓“红学”抛荒已久，一切新材料都不曾看，如有人来问询，将无法应付之。听说冯其庸君拟来访，表示欢迎；又听湜说，亦将请吾兄任编委，然否？

二、有湖州徐重庆者，要编《朱自清传》，来书相询，弟少可供献者。他却抄示弟之旧作挽联来，今转录于下：

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
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

此件于四八年时未知尘览否？

曾荷掷还周颖南书件，想是弟误封入者，为歉。顷周又有信来，抄示潘国渠挽郭老诗四律（七言），题曰《大星坠》，似较近报载诸诗为佳。海外亦大有人。匆叩

近安，不一

弟平　顿首　四，五

1979年4月11日

圣陶兄大鉴：

前承即复书，感幸，答书又耽搁数日矣。红楼刊物听说有两个，一在文化部，一在文学所，亦是新闻。附呈三件备览。《古槐书屋词》已编成两卷，拟于旬内携之来访高斋，藉得面谈。且或小有请求，以其中尚缺一里封面，盼得椽笔一挥洒，不拘字体工

拙，以手迹弁端足矣。馀不一一，即叩
颐安

弟平伯　四月十一日

1979年4月16日

圣兄赐鉴：

前日归来即奉十三日手教。早春例会又是一年，促坐闲谈最为畅适，更喜得瞻杖履康强，合潭安乐；且盛扰郇厨，儿孙辈饮和饱德，感幸同深。明日赴医院检查必甚妥贴，便希告知一二。拙稿尽可多留吟案。叶公叙文抄件另附上备览，期许甚殷，而汲深绠短，只觉悲愧耳。周颖南来书又提出香港书谱出版社愿承印，据云有较好的出版条件。此与昨谈拟付中华书局又不同。弟意踌躇未定，仍盼指示。总之不忙于出版也。

许宝骙弟嘱询一节大致如下：一九四七、四月间，上海有刊物曰《民主》，曾刊载北京学生反饥饿运动宣言一文，载在《名著选读》栏，附有赞许之按语。据云兄曾参与此刊，未知然否？许意欲得此文稿，能觅得否？事隔卅载，屡阅海桑，恐不甚好找，兄当能忆及，盼示知，以便转告。拉杂已三纸，即叩
颐安

弟平伯　顿首　四月十六日

1979年4月18日

圣陶兄赐鉴：

两封寄上诗文计已收到。《出版工作》次园所赠，可知所内与出版社处理《唐宋词选》之经过与其审查意见。（引用来书之言。

乞谅。未提姓名。）另文系近写，亦应出版社之嘱，未知何用，是否合式，姑且写出，一并奉尘一笑。两诗皆偶尔想到。大张信纸颇适用，颖南寄赠者。

承即复示两点，谢谢。其第二条当转告宝骙。书谱社情形如此，词稿或可付之。来书所述甚确，与颖南所言相合。近张允和为新刊《昆曲艺术》来索稿，无以应之，拟为抄写前作有关昆曲的词。其五二年一首有兄和作，拟并抄与，谅荷慨允也。匆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四，一八，夕

1979年4月23日

圣陶兄：

廿二日送奉两书并附件，至欣荷。第二书清整，恢复旧观，细读尤慰。兹先答杂务，后作闲谈。

《出版工作》对内，据云还有对外的；当作宣传。叶序廓落而分量颇重，亦用心之作。嘱望以创新歌，与词曲代兴，弟何敢当，愧之。如词稿付印，当以兄意商诸颖南。洋纸分量多，而油墨浮在上面，于阅读匪宜，诚然。弟却马马胡胡，不甚措意。《民主》在图书馆有，已面告骙若矣。文化部新校《红楼梦》样本甚巨，湜华顷送来提意见，弟颇视为畏途。然偶一翻阅，即发现一错字：四十一回之“虎符系臂”误“背”。二字北音相近，每每讹乱。宝骙则深喜之，云将借去看看。兄去医院复查结果想必圆满。报载出席大会，亦觉劳累否，为念。

拙稿得真赏，极快慰。提出上边一段如离原选本，读者不大明白，极是。而弟意怕生枝节。若出版社主张附入，亦可考虑。顷将此文加注数条，引宋词原文，以便单看，或者稍好。于白石

《齐天乐》词叙“中都”原注临安，今改汴梁，实一百八十度之转弯也。其误如是，实堪警惕。十八页所引兄语，当三复之。按语殊简，以不欲多致赞颂，意固不尽，恐今人理会者不多耳。

诗心微妙，通于惮悦，二者恐只隔一层薄纸。悟入无所不可。如生平多与文字为缘者若以言文得悟，即祛除理障矣。前呈咏《红楼》词上片即有此意。吟诵因仍不离于语言文字，省却诠表的一个转弯便觉直捷痛快了。前文亦随想随写，旨在简短，未及详言。今试作一粗浅之喻，做诗有如录音，读诗如听录音。由情思而声音，（譬如惊骇而喊叫）而文字，由内及外，是作者也。读者之过程恰好相反，循之雒诵以至于背诵如流，而作者之情见乎词矣，虽依稀仿佛淡若烟霏，但总不至于隔靴搔痒。更进一层说，欣赏一途通于创作。读得太多太熟，久而久之，他就会做了。即所谓（不知出自何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语虽俚俗，实一针见血之言也。来书最后提出诗词之别尤感兴味。此意前人多已言之，而亦未尽，这里亦只能想啥说啥。兄引梦窗“黄蜂、纤手”句实为典型之例，不仅同心之言也。尝评此句八字自谓极确。“极幻极痴，纤而近亵”。于词诚为绝妙，以之入诗，即为凡劣，此可深长思也。（且恐根本不能写为诗）兄书中似亦有斯意，用“决然”二字重笔可见，从此又牵涉到一个文学史、文学批评的问题。称词为“诗馀”，曲为“词馀”。馀之一字若释为剩馀，便属荒唐；释为（今之常言）扩大，却符实况。所谓“别启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诗之变为词，词之变为曲者，不仅于文学史为物穷则变，且适合于古今语法之变，实不得已也。弟之妄说，词曲即是新诗，即是白话诗，但这白话，是广义的。又是叶序打破五七言科臼的说法。已尽三纸，累兄对镜细看，不胜悚歉。张允和所说刊物名《昆曲艺术》，弟不能写文，只付以词四首（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年代各一）并引兄词一章云。上午写此，即

候
颐安，潭祉

弟平伯　四月廿三日

1979年5月1日

圣陶兄赐鉴：

前得题字，即欲拜复而竟写不出。欣慰非常，如小儿之得饼，而翰墨良缘，同登耄寿。新感至切，难以言宣，诚如兄言“不限于文字”者，姑代之以小诗，率直无文，或稍近之。末句原用“得”，改“乞”义较广，能乞尊书即是一快，得之则加倍矣，俗谛所谓附骥之荣也。拟以小字本付印，尺寸较合。其字较大者，则弁诸仅存之许宝騄写刻本上，亦是一纪念品。承于致周颖南书中提及影印拙词事。甚感。笔迹尘陋，能印即佳。梁披云君六月来京，整治毕，拟即与之，当任其嗤点流传耳。

前试评梦窗词，猥承赞许，惭荷。后四字稍可，末字为切，下文“双鸳”犹俗云“金莲”也。上句亦陈言却不可少，否则竟成贬语矣。

来书谓翻为七言在弹词中算不得好句，极精妙，耐深思。何以入古诗（五七言）评弹中均不必佳，而于词独妙？可见诗的形式之重要与其内容为不可分者。此意甚广，盖非仓猝能尽者。节日有客来，仍写小诗博笑。敬颂
颐安，潭福

弟平　顿首　“五一”之夕

1979年5月2日

圣兄赐鉴：

《词选琐记》，忆已尘览。前半叙述连系原书，单看不明，诚如尊谕，且文字亦欠佳。今修改后再奉教正。此文原应出版社之嘱而作，他们拟如何用法，不得而知。吾兄看看能否单独发表？以何处为宜？《中国语文》如何？盼聆尊见。文中结尾一节，袭用兄前书语，照顾自较周到，览之当发一笑。

“发魇”字不误，我们叫“着魇”，两字极精，比弟之八字为尤简，贬中有褒，所谓“美恶不嫌同辞”也。然梦窗此句实险，如乒乓球之碰台角边。李君人极温文，在永安里，时为弟检查四肢。自移居后，相距辽远，久不相晤。以上补前书未及者，虽连发两球，幸勿急复，即叩

近安

弟平　二日夕

1979年5月7日

圣陶兄：

“五四”会上相晤遥对，亦慰。兀坐三小时许颇觉疲乏。尊候如何，为念。说话人多，兄未及发言，未知有稿否？归后即奉来教。琐记与本编配合，其发表时地，容斟酌之。词稿得兄题端，心铭如诗中言，如更有惬意翰墨见赐，则尤欣跃。曼殊绝句之三、四，子恺盖亦以俳句读之。其头两句不免敷衍，而“浙江潮”又似趁韵。兄云“曼殊之语即完诗”已一口说出了。日本一句得为一诗，而此邦无之。若“满城风雨近重阳”，盖即一句诗，续作必堕庸凡

矣。此催租人大解事，岂败兴之谓乎。诗有新旧，有真伪，而狂言不宜多发，仍拉回来罢。兄诗中重两“之”字，与弟前呈句相同，何其巧合。不忌重字，窃谓此即新风气，岂其然乎，一笑。

近得不相识索书者（谢刚主介绍）一笺，颇奇。本拟毁弃，又看他写得颇为工整，姑附奉博笑（不须还）。若开设文章病院，将何以处之乎？

五、六月会将多，弄笔闲话之缘将少。弟大概只能到大会耳。前作“五四”诗，已于是日载《文汇报》，未知见否？亦尚待修补。匆上，即候

颐安

弟平伯　五月七日

1979年5月11日

圣陶兄大鉴：

昨寄一函，因恐过重未另作书。后即奉手教，欣承一是。题丰句稿，弟将原“二”误认为“之”（“二”字笔势相连），遂谓有二“之”，其昏眊总可叹。前奉诗今稍修饰之附上，结合游园看花亦是巧遇，牡丹繁开，与黄刺梅同时，春寒故耳。近有一妄想，新旧诗可合流，不改其形式而酌更其内容。粗拟如下：一、多用白话句法，二、少用词藻，三、不用典，极熟易知者酌用，四、情思清楚健康。不居革命之名，而有更新之实。古来岂无以白话入诗者，却非有意为之，故不成为流派也。若以弟上开四点言之，尊集中类此者当甚多。佩公晚学宋诗，或较坚涩。弟则好幻思缛采，与今之主张殆背道而驰矣，固宜作自我批评。如近呈两绝句，则颇近之。第一篇全用白话。第二虽有“兰菊”字面，知此典者了解稍深，不知者亦可通晓，窃以为无碍也。妄想止此，再写下去

即成文论矣。然可瞎说一通，亦唯我兄知之耳。匆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十一日

1979年5月16日

圣陶兄大鉴：

手书及剪报均收得，谢谢。《新晚报》与《大公报》同地，盖其联号，拙句两见之，若京中《战地》迄今尚未出版。

怀念子恺诗真切可诵。前拟四款，获准为欣。又思得补充者：一、不忌重字，避重韵（异义者不计）。二、笺而不注。凡述本事皆笺，不用密码则注自少。且原密而译为明码，亦似无味。如锦瑟秋柳聚讼无休，有注则明，然义山渔洋决不自注也。诗不自注，自有深旨，非出偶然，或缘躲懒。且注若过多，便有喧宾夺主之弊，不能眉清目朗，即弟之近编恐亦不免耳。

近有以旧抄宋元人词卅家嘱题者（李一氓君未识面，有人介绍），诗做不出，写了一篇小文，附奉求正。（此集清彭元端故物，后归镇海李氏，一九二七在厂肆烧焦重装，后仁和邵伯絅收得加题，近在李一氓处。附题跋中熟人颇多，如郭绍虞、顾起潜等。）又偶想及有个文题，曰《孔丘惜故人，庄子爱其妻》。以出版社又以词选校样来缠，大有催租败兴之意，竟不就。匆叩
道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十六日

李一氓藏知圣道斋烬馀词跋语

词曰诗馀者，非剩馀义，盖扩充之谓也。《文心》诠赋篇

云：“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可借以说词。其于诗也，为新邦而非附庸，尤非六义之附庸。尚不能与之代兴者，时势为之。唯英雄能造时势，今则可矣。一氓先生革命前辈，关心文献，其收藏烬馀词集，真可称物得其所，良为胜缘。己未初夏。

因只写两页，限于篇幅，结尾不畅。

圣兄哂教

弟平　附书

1979年6月24日

圣兄赐鉴：

廿日会殊适，不做编委尤惬意，一如兄言。是团结之会前所未有者，而引“学”甚难得成绩，胜利未易言也。吃饭时，我坐在李、蓝之间盖有意安排，亦颇融洽。蓝翎并倩我写字，亦漫诺之。来书并件均敬领，小文荷同意为快，此文于是日赴会前匆写欠周到，后面加上一句：“然于他处（指词选）求深过细，或仍不免钻牛角尖，盖著述之难也。”带些自我批评口气，兼遵用来书言，或较妥贴，如何？

用“新途”字颇妙。忌重韵诚然，于短诗尤甚，若文同义异者，即古人亦不避。诗馀之“馀”，尊解盖是本义，弟释为扩大则是新义，所谓“新”，定名时未必然，而依文学发展之途径看，又何必不然之谓也。其“非六义之附庸”，则尽反张惠言（《词选·叙》）之说及清代诸先辈之路线，实属妄论，弟初不敢自信。“此说能成立否？”即抄来书语，祈赐驳正。得无过左乎？一笑。

评清真梦窗词句是一极好的也是颇不易答的问题——自不敢

说能对策问，姑妄言之。“深至浅薄”诚然也，却有未尽者。清真浑厚，梦窗纤巧，一似玉与水晶，若此抑扬固旧说也。若采弟之近解，则有沿旧① 创新之别，老实说，梦窗此语毛病极多，而其不避庸俗以至近亵，正是创新之妙处，读之似不甚惬怀，却非常过瘾。亦有同感否？不觉已尽三纸，即叩

近安

弟平 拜启　六，廿四

1979年6月25日

圣陶吾兄左右：

在政协简报得诵建议，公审四凶，此彰法纪、平民愤之先务也。有如惊雷起蛰，凤鸣朝阳。忆访高斋握手又是一年，实慰舆情，岂唯私庆。弟因病不去组会，循去岁例赋一小诗，另笺录呈吟诲。照片四页附奉。匆上，即叩

道安

弟平 顿首　六月廿五日

1979年7月5日

圣兄尊鉴：

二十天开会辛劳，辄以动定安否为念。弟亦勉支，多蛰居湖南厅，罕睹大会之盛，与旧友把晤尤稀，仿佛矮人观场耳。尊为周题迎客松诗，已得拜诵。颖南又托弟索元善兄写诗，顷已寄来，

---

① 《词选释》：“陈注引李贺诗，颇得词意。李贺《代崔家送客》‘恐随行处尽，何忍重扬鞭。’”

颇工整，耄期不衰，足慰远人之望矣。彼欲“姑苏三老墨宝”已全。若徐盈文中齿及小弟，过矣。元兄今年八旬进八，东人曰米寿，重之。其生辰约在何月，兄知之否？乞告。有纪念碑拓，拟便呈之，匆上，颂
颐安，潭吉

弟平伯　顿首　七月五日

1979年7月13日

圣陶兄赐鉴：

大会后曾寄一书计已察入。唯起居清健为颂。周颖南寄示潘君和公庐山《水龙吟》词甚工，上片末段用“石林”、“庐阜”贴切本题，“髻”均自然入拍。可谓海外词人矣，都中亦罕觏，兄谓然否？曲友来函欲弟重主持曲社，其意甚盛，而弟病躯不耐烦剧，已敬谢之。复函计日可御览。近作小诗，另笺候正。匆上，叩
颐安

弟平伯　七月十三日

1979年8月8日

圣兄尊鉴：

三日手教欣诵。前尊撰长调概括生平交谊，可作散文诗读之，弟以为杰构，固非规抚宋贤，亦步亦趋之比。顷又得至善君《书后》，述作之微萃于一门，钦迟兼慰！以兄年高倦于命笔，鄙意若机会适宜以后尽可赓续为之，亦足嘉惠士林，岂唯有光家乘哉。朋辈中当有同感，殆非弟一己之私见也。近得瞻手翰三种：（一）篆联见书法，湜华有文纪文。（二）迎客松题诗，颖南寄示影行本。

（三）为从周作画竹题诗，近来所书，较（二）尤腴润洒脱。甚慰甚慰。陈画竹赠友，风致想佳，原作却未见，弟只简题十六字，以轮扁匠心致美，就俱为建筑名工程师一点截搭，亦无聊甚矣。

天气殊热，瞬已交秋，北方夏天总是容易过的。

闻梁披云之子来京，曾来电话，尚未得晤，尊处有所闻否？匆上，即叩

秋安

弟平 顿首 八日八日

1979年8月17日

圣兄赐鉴：

凉风飒飒，颇含秋意，溽暑阴雨，瞬已过矣。十三日手教敬诵。梁披云之子仲虬来寓，词稿未付之，只告以拟用中国纸印，倩渠转告。其人曾谒兄否？作协于十五日果将选票送来，弟知名者不多，圈不足数。此次选举民主化，办理且认真。大会于何时开，兄亦有所闻否？以行步摇摇，亦惮于出门。四届“文代”距上次将二十载，人事多迁。若老舍于会上以先曾祖《缪悠诗》手稿相赠，虽故纸仅存而故人久逝，可胜叹惜。前题何其芳遗稿两诗已在港报刊出，附何夫人诗，呈剪报一纸备览。阅后仍希掷还为幸。日前在电视中看《思凡》甚佳，前后情致转换，非平铺直叙之比。未知兄曾观否？（忆以前已见过一次。）弟耳聋眼暗，电视移远就近，胜于矮人观场，然亦偶一为之耳。匆上，敬颂

秋安

弟平伯 启 八，十七，夕

1979年9月2日

圣陶吾兄赐鉴：

上月卅日手教敬诵。下午低烧须休养或酌服中药调理，知已就愈，释念至慰至慰。缪诗手稿，盖当年赠徐花农者，惜纸薄且敝。老舍题赠亦足珍重。近有“曲社筹备小组”或于十月间有活动，兄或已知之。文学所荒煤命写短文，拟刊在《文学评论》上，不得已应之，题曰《略谈诗词的欣赏》，扩充“琐记”，无甚胜义。匆复祗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九月二日

1979年9月10日

圣兄赐鉴：

奉手教，悉尊候佳胜，又外出淴浴，欣慰欣慰。学刊中颇有文章，（王蔡文容细读）补注亦均妥，只讹字太多，累及书品耳。观场不耐久坐殆相同，弟或更甚于兄。小文有底稿字大，因是陈言，未敢径渎。吾兄有先睹之意。即附呈正。尽可留置案头，不急于掷还。复叩

颐安不一

弟平　顿首　九，十

1979年9月19日

圣兄尊鉴：

承手教，并详示小文利病，拨冗支倦为之，心感何似。此稿近于“赋得”，聊以塞责而思路钝涩，遂多疵累。遵改处另纸俟正，并函致“文评”。能减些毛病，拜赐多矣。十月将要忙开会，弟恐只能少去。梁披云月底将来，拟约他于近肆小叙，并拟奉屈乔梓惠临光陪，届时另函。匆复，即颂

秋安

弟平　顿首　九，一九

文章病院诊断极确，感佩感佩。兹遵改两处。自宜补充发挥。（或须举例）使读者易知。唯稿已送出，不便多改，为歉然耳。

弟平

（一）第二页“辞汇”改“词”，“每个字、每个词汇”改作“每个字、词”。

（二）第五页，原“其所谓联想即引申之义”，改“其所谓联想，亦由此而及彼，与引申义近”。

可否？

1979年10月3日

圣兄座右：

日前得晤，良欣。节边开会多，唯动定胜常。承拨冗为舍亲写笺，足慰喁望。得之者当自勉。选材又隽，忆及分咏四肴宴客之笑话也。涂抹册页颖南近有复制本，未知曾寄上否？又《重圆花烛歌》闻亦有印本，尚未收到。匆叩

道安

弟平伯 敬启　十月三日

1979年10月11日

圣兄尊鉴：

奉九日出院归家周岁一书，同深喜悦。下旬如未开会，亦拟造诣续前游也。《兰陵王》喜得重读。至善之文清胜，类此者期得快睹。似略有误植字，如“尝⿰氵耤酒”即不知其名，希便中示及。

鬧颖南有“潮音花雨满人间”一文，记者与赵朴初谈佛法。赵提三点：无始、无常、无我，又曰缘起（盖即因缘生法）语颇简要，似较前见之谈佛法者为胜。弟对“赵州八十犹行脚”一诗，谓与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必尽同，并非找着了，乃是不须找也。曲会闻将有同期，想已知之。匆匆不尽，即候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十一

1979年10月18日

圣兄赐鉴：

示敬悉。“耤”是藉之古体。“⿰氵耤”当与耕藉之藉音近，然否？“九三”开幕会去一次，拟俟闭幕时再去。以需人扶掖，不甚方便故。听报告，如在大会堂，恐亦不能去。禅机即是常情。云“及至归来无一事”者，乃是涣然冰释，无待寻寻觅觅，《心经》所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似懂非懂”正是妙境，胜于穿凿多矣。偶书小文，以酬颖南，抄呈发笑。即候

颐安

弟平伯　十，十八

《重圆花烛歌》复制本跋语

初稿以“退笔拈来字几行”句结束，颇觉萧飒。改本末联两句换位，易催妆为却扇，借月姊字面点明中表之谊，遥应开篇，于情思结构或稍进欤。去年寄颖南兄此稿，未曾写款。顷在星洲精印成册，得就正于海外诸君，论文之乐，言诗之缘，皆可记也，爰为书之。

时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北京

圣陶我兄指正

弟平　呈稿

1979年10月27日

圣陶兄赐鉴：

廿二日手示敬诵。“九三”开会，旅进旅退者两度而已，得晤旧友，大都颜鬓苍然，似曾相识，盖二十一年矣。文代会将开，其情形想亦相似。吾兄赴会，事当更多，幸未过劳，引为深慰。颖南甚爱谢书，撰文亦颇活泼，而《书谱》编者误将弟之稿本影印，遂致张冠李戴，不知次期如何更正。前晤披云，亦未便提到也。弟近疲茶，卧时较起坐时多，偶亦不免妄想，以小文候正，较门面语。若云证悟，恐非思虑所及。秋日致佳，足不窥园，负此西山霜红矣。匆复敬叩

颐安，并候潭吉

弟平　启　十月廿七日

己未九月朝偶记

一切皆物也，而了物者心。心俪于物始显，能转物者心。岂“刃”与“利”之比耶。范论之喻巧矣，固未确也。

不生灭，故云无始，灵明隐现，犹聚散耳。是销融，非顿灭，故曰“神释”。有如冰之为水，水之为气。又如瓶盎之水，终归无际，瓶破水流，水故自若也。三生与轮回盖皆有之，只不如世俗所传故事耳。

臆想妄说，聊发一笑。

圣兄尊鉴

弟平　呈草

1979年11月25日

圣兄赐鉴：

奉廿二日手教，回球迅速不异前时，欣慰。兄自谓“框框”乃谦词，实是矩度，岂可废耶。唯知之者已稀。书二册已寄奉。周印里歌，如还有需自当另寄。又颖南所赠是否附有跋语？亦乞便告。近得港剪报“九三”、文代二会上弟之影片颇多，皆称为“红学家”，却之无术，受之无名，良可愧也。又出版方面每有人来商，要重印弟之论词旧作，弟不想重印，不拟拒却，亦不加修改。其书旧开明版，似亦不宜随便翻印。他们应当采取如何手续，弟应如何回答为妥，均乞暇中挥示，以便应付，至感。匆复，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五日

1979年12月10日

圣陶兄尊鉴：

五日手示敬诵。《梦遇》即以奉赠，弟处尚有存者。《唐宋词选释》迄今未出书，迟缓极矣。《古槐书屋词》自梁君携去后，亦无消息，已去函询之，未知如何。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明年拟重印《浮生六记》，即用弟昔在朴社之标点本，未另写跋语。《读词偶得》尚无重印之说。弟总听之而已。日前在文代会所作俚句，有改稿在港大公报登载。兹附奉剪报，无须寄还。

最近我外甥徐家昌，在一九四〇年的天津《庸报》检得三七年弟旧作《丁丑胶海纪行》五言长诗，诚为巧遇。（记得有此一事，嘱徐检之。）共有长篇五种，其一也。平铺直叙，无甚佳胜，却曾得先君赏识，且其秋即有“卢沟”之变，亦颇有纪念意义。现在整治中，未敢遽以尘览。近气候转和，有小春意味。匆叩
颐安

弟平伯　十二月十日

1979年12月24日

圣陶兄赐鉴：

近届冬至，唯台候康胜。前奉书计已察入。陈从周前来京，想已得晤。他说苏州曲园有恢复可能，曾在会上发言，反应颇好。（剪报附上不须见还）他日俟有机会，深盼吾兄斟酌倡议，庶能实现，实为感幸。又拙词影印事，屡承关垂。询之梁君，顷已得复，言用中国纸不如洋纸之佳，弟等前承尊旨都主张用中国纸，阅之

颇觉踌躇。他信上虽如此说，或者港澳觅国产纸较难或价昂之故，似亦不便相强。现拟婉答作模棱两可词，未知妥否？并将原书呈览（乞赐还），仍希赐示为感。日前往观昆剧，匆匆即返，不过两小时耳。即叩

春禧

弟平伯　十二月廿四日

1979年12月28日

圣兄尊鉴：

昨日寄新印本《词选》，想已察入。旋奉廿五日手教，以拟修复曲园承允赐文，大力提倡，不胜铭感。云嘱湜华来谈，做些笔录，此法甚善。拟托人约之，弟当与之面谈梗概也。更有一事渎神者。先曾祖坟墓在西湖右台山，原法相寺附近，现属西湖公社双峰大队。昔年林彪拟将这一带夷平改建，故坟上石工毁去，幸兆穴尚未动（本拟动，后以事败未果），而蔓草榛芜荒凉满目。幸有族弟在杭居住，尚能辨认，偶一省视而已。这总不是办法。最近用水泥做了几个碑，重新竖立，因陋就简，取其可识而已。

此坟似应在文物保护之列，弟亦不甚详悉。且另有一情况。舍弟来信，又近许氏表弟（宝骙）亦亲往看过，均说附近有浙江省总工会休养所（亦近来所建）距坟地甚近。如明年扩建，恐将占用坟墓。虽属未定，亦须绸缪预防。弟于浙省、杭市均无熟人，不知应如何着手方妥。建老年高，亦未敢烦渎。兄意以何法为较妥善、简捷。是否需弟写一函件？送往何处？乞示知一二，以便遵行，至为感幸。目前新立墓碑，舍弟亦已向大队陈说，谅可无恙也。知关垂紊切，敢烦清虑。

演昆剧事或在明年，尚未有确信，觅剧券自不难。颉兄住院，

发烧未退，近闻如是。

已复梁书即照其意办理。此稿甚短，即用西洋佳纸，恐亦不会太重。梁意殷勤殊可感耳。弟意此书不能畅行，故云然。匆颂颐安，岁禧潭吉

弟平　顿首　十二，二八

1979年12月29日

圣兄赐鉴：

日前写信已长，未谈及一事。有不相识的广东陈鸿舒者，忽寄来严既澄的诗稿七卷，名曰《初日楼言志集》，不附一笺，莫明其意。如要印行，既无此力；如保存，应属后嗣。已去书询问，亦不知其将见复否。姑与兄一谈。佚集幸存，良为胜缘。吾辈旧题具在，若伯翁之题，兄之《浣溪沙》，颉兄与弟之跋文，畴昨青衿，皆成皓首。既澄想已去世，尤有黄垆邻笛之悲。然有可异者？七卷之中，除《初日楼诗》《驻梦词》昔已见者，其他五卷，曰《边尘》、《埋愁》、《变徵》、《绝弦》、《抢榆》，皆愁苦之音，以悲哀为主，观其标题即可见大凡矣。且措词直率，与前二卷面目迥异，不似出乎一手。以弟妄评，后似逊于前，而《边尘集》上却有大诗家陈三立老人题，极致赏誉，如云：

> 雅怨骚音，长歌当哭，此之谓诗史。若格律音节，颇于放翁、稼轩、梅村为近。

因之颇感惶惑，与先辈之看法何其相反耶？甚愿得吾兄一正评之。如陈所引放翁稼轩二家，弟不敢妄赞一词。若梅村诗平素爱诵，几首长歌皆能背诵，岂相近耶？其惑更甚。希进而教之。此稿无可位置，既不能付印，又不知何处能保存。书帙相当大。如拟披览，当挂号寄奉。

更有小趣闻。前甫回京，作一《鹧鸪天》半首，嘱宝驯续之，其后又自续之。曾呈以博笑。乃蒙惠爱，赐以新词，且有燕尾双叉之喻，至今葆之。及后编词稿，自只能用弟自续者，其另半章遂无所属。前夜伊忽发兴，作一上半首，居然完篇矣。弟且认为三四句颇工，过片换头原作肤泛，于新作又不甚连贯，弟所拟改。今抄录如下，再以尘目。

几度沧桑老此身，雁行聚散各前程。梨花庭院迷离境，俪影楼台历碌心。　愁雨雪，感晴阴。农村广阔记犹新。友人相顾居邻好，汲井分柴助我勤。

岁阑闲话发笑。即颂

刻安

弟平伯　十二，二九

1980年1月7日

圣兄赐鉴：

年前传来口信，指示至当，关垂情重，已各去函遵办。巽时先茔当获保全，感铭匪言可说。闻湜华已呈笔录，重烦尊虑，尤切悚惶。闲中正阅，恳勿亟亟为幸。广东陈君来信，欲售严集得钱，而严尚有子女在南，理合归之，固不便代为作价。（且没有人要买）已函复，迟日拟将稿寄还之。阅之数日亦颇累，兄弗拟劳心目，甚善甚善。其诗风格改变，盖出有意。其中年欲作爱国诗人，洗绮靡芗泽之态，为激昂慷慨之辞，意未尝不善，而《边尘集》中几乎篇篇如此，亦觉无趣，或由弟之偏见使然欤。跋语中亦有可异者，如《变徵词》述诸友评其音节悲亢。“平伯兄且有老健如正阳楼螃蟹之喻。”此语甚怪，他如此说，自必有之，却完全想不起来了。书奉一笑，暂止于此。《词选》封面四字歪宕，不得

其位，很难看，良如兄言。近来封面设计似有专门，弟亦不解其短长何在。书尚未应市，据云还需时日。有精装本亦未见，总之很慢。《书谱》近期不知如何更正。是否有谢翁的字，尚未得见。前有和黄君坦诗，写好忘记附寄，今补奉一览。所呈弟妇俚词得兄奖饰，有味旨之誉，何幸得之。赏音非远，雅意深铭，嘱笔致谢。

信将写完未发，即奉四日午发一书。笔录已校讫，可谓速疾，足征关垂，尤感。现已看了，遵命补充，仍乞最后审定之为幸。弟意如此即有说服力。尊文刊出时，由湜华通知从周，俾南北呼应，相得相彰也。廿九日书只谈闲话，而字迹甚细，此书改写大字，又从杂噜苏，总是多劳心目，临翰歉然。即候

颐安

弟平伯　一月七日

陈三立卒于“卢沟事变”后，约在三八年。严卒于香港，在1959—1960间，陈信如此说。附白。

1980年1月11日

圣兄尊鉴：

手示大文均于十日晨敬诵，神速之至，深荷关垂，当可造成舆评。异日者修葺荒园，为吴下留斯名胜，固宜九顿首以谢。文字清简得要，又不支蔓。湜华写录，亦可感也。从周得此响应，想亦心喜，吾道不孤矣。水仙两本，人希见惠，乞便将其在厦门住址见告，以便报谢，或寄赠《词选》。严集欲出售者，乃陈氏，非其家属，故尤不成问题。翻寻故纸，为之怅惘。

《书谱》前既误排，次期更正又不清楚，诚然。弟却有一臆想：

颖南虽赏谢公书，而字迹原颇凌乱，编者未必同意，故以弟稿代之，张冠李戴，盖非全出无心也。讨论《红楼梦》事，弟得见原书副本，其第三名为文学所之陈毓罴。前不甚著称而以反驳吴恩裕所传之伪材料得名，遂为海外所知，名居海宁之先，然其人资望较浅，未竟究竟如何决定。弟则力不从心，负斯嘉招，望洋兴叹耳。

拙编市上未见出售。文学出版社之内部《书窗》载有本书负责编辑陈君一文，推许备至，为之汗颜，所谓“戏台里喝采”者也。以剪报呈博一笑。陈君工作勤慎，雠校极细，亦属难得。

临翰神驰，匆急报书。兄毋须即复我。此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十一日

1980年1月19日

圣陶兄赐鉴：

十三日手示敬诵。以患流感羁答，曾通电话，计已鉴察。小园修复，如以我兄名义函致本地机关，自最直接有力量，感切感切。唯实际情况若何，从周就近知之较切。且俟与彼通信后再定。先将文字刊出，造成舆评，想苏地响应者当不乏其人。威尼斯代表团要来苏州观光，必然大失所望，认为上当。其实今日之苏州已与马可波罗所见迥然大异；且两地情形，一为海岛簇聚，一为河网名区，其所以为水国者固不尽相同也。昔闻老辈言，从前苏地繁盛，与乱后大不相同，辄向往之。盖清兵入关，苏州并未大毁，坊曲犹似前明。即吾辈小时，距今不过八十年（弟且不逮），已有沧桑之感，而况六百年乎。所谓“户藏烟浦，家具画船”者，今虽踪影无之，前贤岂尽欺我。拉杂妄言，惜不能与威尼斯人一

谈耳。

张人希处已寄书籍一册，未附书。其人与尊处通信时久，在《书谱》中亦见其文，想不甚庸俗耳。

颖南来书要写子恺纪念文集的签条，据云兄已为写上册，要我写下册。其款式是否大字一直行，左边另一小行签章？要年月否？在上在下？乞便示知。决写不好，只是不能却耳。南洋人对于丰氏，似颇热心。刚主的字闹了好半天，始终未能影印。即弟对于谢，亦颇抱歉，只无可如何。其实当时颖南欲印甲，即寄甲稿；欲印乙，即寄乙书，编者总无可掉包，今两稿并寄，遂致张冠李戴；推其本源，实弟之咎。以此两本皆由我先后寄颖南者，只是没想到周酷慕谢书乃尔。今此写本仍在，不知其下落如何。是否亦由周氏自印？不便再多问他。

拙编历二十年始得印出，虽不必佳，然亦深幸。今得乔梓重视，尤为幸乎之幸。闻兄拟读之终卷，不胜愧荷，将滋颜汗。如遇纰缪，千祈明告，仍当仔细检对，此实是书之荣遇也。海宁又提示三条，不甚贴切，亦属可感，虽有多有少，总不过随便翻过耳。昨另封寄上《红楼梦研究集刊》一册，亦乞乔梓览正。小文只是片楮孤证，恐无说服力，却是文化革命前未佚之文，亦幸草之属。字迹潦草，恕之。即请

颐安

弟平伯 顿首　一月十九日

弟等同时感染，七天方愈，只体软少力，勿念。

1980年1月26日

圣兄赐鉴：

腊八贱辰劳祝，“共享黄发期”，殆如苏俗所谓“托福托福”，

感谢感谢。昨纷纭竟日，赢得食品颇多，亦有赠画“松”者，一笑。从周来信，言已将大文转苏州市委，以后看当事者意向如何再说。湖州府属有水乡风味，惜无缘偕游。弟于五六年回故乡德清，苕水贯城而过，城院早起好鸟睍睆如音乐会。其地致佳，亦只匆匆一到耳。《子恺纪念文集》已写寄颖南，不好固如所期。其实亦不甚要紧，有了签名盖章就可对付了。“红楼”已成显学，而愈讲愈坏，以其不向明处走，而向暗里去。如伪制文物从而瞎说之，又不仅争争吵吵也。纸尽暂止。复叩
颐安

弟平伯　一月廿六夕

1980年2月1日

圣陶兄：

前日得寄来《苏州报》剪报，刊载迅速，造成舆评，至慰。《朔方》创刊要稿，不得已以旧作《青岛纪游诗》“观樱花”一段应之，无头无尾，甚不明白。韦柰应其友之嘱，并尊作《五醉图》写成跋语。闻曾蒙面予指点，实为柰之深幸，固当益自勉耳。二诗相距四十馀年，不图同时刊出，附缀短文，可免读者摸不着头脑，亦未为无益也。

今夏美国要开《红楼梦》的会，周策纵要我写些字，现拟两种：（一）诗笺两张裱一框心，单款，（二）横幅写《红楼缥缈歌》（即前发表者），如何写款，尚须考虑。亦用单款最为简净。如写上款，是否可用“写赠威斯康辛大学红楼梦讨论会”字样。弟拿不定主意，亦无人可商。若询之周君，往返邮程月馀。他上次来信未提及此点。吾兄看法如何，祈明示，至感至感！上月病中颇多空想，今略陈一二。弟生平无笔名别署，年老亦无“翁”

“叟”之称，盖与我兄相似。却拟得一名曰“信天翁”，又不敢用，恐引起误会，其实只是一种鸟名而已。闻此鸟身矮步迟，海岛中间或有之，殆将绝种，亦稀有鸟也。另一点，弟儿时在马医科宅中，一知半解读了些古书，尝与三姊（长我一岁）言志，欲做隐士，甚为可笑。值此“大时代”风云变幻，吹影无踪，只于《重圆花烛歌》中略及之。耕田凿井，原始生活，即隐居生活也。庚戌一年中村居颇狼狈而窃喜之，其故即在斯。“茸芷缭蘅”（承兄添“想”字）事实上是“茅檐土壁”，若谓是发牢骚，失之远矣。因上两事：想起一付对联，曰：“尝昔自称充隐子，何曾饿死信天翁。”自不能用作别号。此六字平仄适用于《鹧鸪天》换头，然而过重过直，亦不宜写为词也。纸又将完，写得很小，累兄视力，歉甚。匆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二月一日夕

1980年2月15日

圣兄尊鉴：

十二日手书敬诵。黄裳嘱件当为之。但近来事冗手劣，容徐图报命。原书先奉返，黄裳问弟住址，想会来信。他姓什么已忘之，希见告。弟赴会较兄少，然于星期一亦应“九三”之约于人大会堂，坐听发言，已颇觉吃力。前信见告，三月将纪念蔡公，未知将实现否？弟以为昔年蔡胡之辩“红楼”，楚则失之，而齐亦未为得也。以考证笑索隐，亦五十步笑百步之类耳。于今日谈此，似非所宜。弟近得专家凌君为配一耳内助听器，不用电匣，较为方便。唯不能开得大，只能极小，否则杂音震动反而不好。匆复，顺贺

合第春禧

弟平　二、十五，己未除夕

1980年2月19日

圣兄赐鉴：

承于春节匆忙中示复，感谢。黄裳原名容鼎昌，已在辞典查得，件已写好，今奉上。他未来书，弟不拟直接寄，仍请转去为叩。如以后通信，即可省此手续矣。苏州城建部黄尧志（其字迹难认，弟读如此）来信读悉。看来事极困难，恐不易实行：（1）需款五十万元太巨。如十五万则所复甚小，见下。（2）看附图，现存旧屋不过春在堂与乐知堂而已，情况恐亦未必如昔日。其他皆成杂院或市物资局办公室。小款修复，无有实益。园中假山池沼亭子均已不存，只存一紫藤称为古树。（3）其尤困难者，在于要迁出居民二十馀户。据云与机关合计有二千多平方米。小园面积不大，本无须全部迁出，但既剩空园，将来拨款五十万重修，亦只新建一园（或者更大）仍斯旧名耳。以弟个人私见，不如作罢，俟后有机缘再说。（以偏于消极，拟先不告从周。）若公家决定要重修，以纪念先曾祖，弟自当竭诚欢迎赞助，却是另一问题。尊意如何，仍盼续示。黄同志原书附上。房图暂留，他日再寄。匆匆不尽，复叩颐安。近未过劳否为念。

弟平　顿首　二月十九日

1980年3月1日

圣兄赐鉴：

前奉一书想已达览。黄裳来信谈及两点。一言诗笺所写，有

时代气息，与古人不同，却不易说得清楚。二言《词选》（他在沪买到）用力甚多，较前《偶得》更凝炼深入。说得很好，只是弟不敢当耳。已复之。

又颖南来书并附《苏州报》刊尊文复制本甚佳，流传海外，可扩大影响。既已发动，不宜中止，却宜缓进。前书所言，只是弟之私见。当时不知实况，以为破坏不多，恢复容易（此园本不大），及读黄君来信，知其不然，迁徙户多，费用甚巨，请款恐亦非易，不妨稍延时日。名论已流布梓乡，有此一段文字因缘，他日旧赏园林，楼台涌现，亦意中事也。深荷厚情，歉悚何已。

近录得吟咏诗赋一小卷，拥鼻微吟，杂以乡土，或唯兄能喜之。俟将文字抄出，当以呈正。匆此，即颂

颐安

弟平伯　三月一日

1980年3月6日

圣兄赐鉴：

三日手教欣诵。修复曲园事承热心关垂，从周来书尤为积极，有“必定要修，非修不可”之豪语，而弟畏缩不前，诚为愧对。却有一想法。黄君所言残破之甚，民户杂居，当是实情，而地方与中央，关系经费事亦颇胶葛，深恐急进，重烦尊虑，故有此说耳。细读从周原信及来示，详明妥善。如大家商量好了，即可连名函陈文物、园林两局。朋情深挚，大力相助，他日粗复先迹旧观，皆诸公之赐，何幸如之。与颉刚通信时亦乞为多多致意。附上黄原图（增画此园曲尺地形示意）陈书，乞收察。

五日弟携成女赴会，得晤元兄，遥望我兄在台上。此会清爽、简短，亦与往常稍别。四日曲社人来，有有光、允和等十人，得

录音以纪实况。匆上敬叩
颐安

弟平伯　三月六日下午

1980年3月21日

圣兄赐鉴：

十七日手示敬诵。会务纷冗，多劳请愿，至以为念。仍祈保啬，餐卫珍重为要。修园事适湜华来谈，拟列名八人，弟谨附骥，当由渠面陈也。洪君书得读，举证新颖，昔所未闻。坡公此篇千秋绝唱，家喻户晓，若有讹文，无缘不知。手头无词谱，只新刊龙榆生遗著《唐宋词格律》列此调，以坡词另一首“凭高眺远”（此句上四下五）为定格，而以“大江东去”为变格，自属稳妥。如在课本上改字，须多举事例参证之，方有说服力。此句读起来有些拗口，“了”字轻读近口语，尤为别致，弟亦有此感。从“推敲”文字，揣摩用心，事颇微眇，亦一有趣味之问题也。匆复不尽，即叩
颐安

弟平伯 顿首　三月廿一日

1980年4月11日

圣陶兄尊鉴：

六日手书欣诵。湜华十日晨携来从周所赠姚著巨册，观兄之题签，笔力遒劲，甚佩且慰。信稿如嘱已当面斟酌稍为简化，由湜呈阅正，即已请写征求签名，估计五月初一可完成。签名最好请兄首署，然后自元兄以次依年岁排列，不知亦概诺否。（并由湜

华面陈）此事承兄发起更坚持之，他日故迹再兴，梓乡嘉话流传，为寒门光宠，拜赐实多，不胜感幸。闻刘延陵健在，甚慰。彼此俱衰老，相逢恐不相识矣。复书时希代致意。其情形何如？盼续示一二。承念及俚词付印事，甚感。梁披云去年来信说“来年出书”，当靠得住。但迄杳无信息。周颖南近到香港访他，说他到北京来了，但此间亦未闻。去年年底他到厦门，晤张人希，且和张谈起印词稿事（张来书言及）。兄如与张通信，可否托张写信问问他究竟如何，有无别的困难？如此可将这事弄清爽了。拜托拜托。又《书谱》登载曲园公墨迹，迄无赠本寄来。尊处如有，亦望惠寄一本，琐渎主臣。即叩

颐安

弟平伯　四月十一日

附书一

儿猫怎得翻飞蝶，婪尾春痕似牡丹。
若是画工非戏笔，粉脂何事媚劬颜。

诗本无题。若有题当云《戏题富贵耄耋图》。其猫必小，蝶飞必高，牡丹又似芍药。然非画工之误，乃诗劣耳。固前人所不为也，录奉圣兄一笑。

附书二

拟请教一语法题。《红楼梦学刊》二期，载周汝昌《异本纪闻》，引一九四六年《重庆晚报》载朱衣《秦可卿淫上天香楼》一文。周认为“淫上”颇好，而疑脂批之作“淫丧”可能错误，说得曲折。见本编156—158页。版本问题且不论他。我觉得“淫丧”通。“淫上”通否？不大拿得准。

兄如无暇，不妨请至善君看看，并愿闻乔梓高见。又160页适徐氏的家三姊，亦小新闻。

弟之一册被人取去。兄处若无之，可问湜华要。

1980年4月17日

圣兄赐鉴：

十四日手书到时，恰梁披云君来寓，随即通电，云致张人希书不须再提影印事。梁云五月底出书，先印五百部，图章朱色。想必漂亮。还可再版。弟索赠五十本（已达十分之一），未多要。日内拟约他在寓茶会。他曾问讯我兄起居。张人希日前书来，又送我两小方印，云将寄往尊处，先以钤文见示，仍有些儿怪，想兄未必喜欢。弟不解此道，若友朋见惠即随便用之。公信依此办法即妥，兄名首列，甚落落大方，弟名拟列易后陈前，却恐有一番谦让也，（信中口气，于弟本不甚合，不过附骥尾，宜在末后。）于信送出后，可由湜华再访“九三”牟小东告知此事，转陈许老请他应机从旁相助（俗谓之敲边鼓），如此较为圆转。尊意谓然否？

《书谱》总有法找，请勿挂怀。最近六卷之一期，载潘和词者，弟已收到。前呈戏笔末句有八十自嘲意，不便明言，故缪悠其词耳，可发一笑。“淫上”不解，疑未必真有是本，不过故作异文以惑人耳。周亦未见其书。舒芜之文承尊旨始读。意思自较妥当，唯用问答体似过长。首辨“四大家族”说之非，末似有翻一九五四年来一案之意，却说得含糊。其引鲁翁语为依据，亦近时风尚也。另有一点，引后四十回与八十回之文相混。弟并非坚持己见，但曹作高续既内外证据明确，似亦不能置之不顾。具体之例，如黛玉临终时说“宝玉你好”，我一向觉得很拙劣，决非雪芹笔墨，比写晴雯之死差得太多。舒文引此亦觉未善。弟常说“红楼”已成显学，实是难题，以能不作文为佳。黄裳近常通信，虽内容丰富，而很啰嗦，然亦不便却之。匆复，敬叩

颐安

弟平　上　四月十七日

1980年4月28日

圣兄尊鉴：

廿六日手书敬诵，悉日前体温稍高，经诊治复常，不胜念慰。以保啬为上，人事可省即省，兄必谓然，实行亦非易，但总宜注意耳。前拟公信，湜华已带来，已有从周、元善二人签名，弟亦附签。想日将转至兄处，礼容往湖南闻“五一”左右归，俟他来时即完全矣。许老处弟当随后与之联系。《书谱》颖南亦赠我一册。兄处新得之册，可留赠他人，黄裳拟请兄题他所珍藏的《拙政园诗馀》，未知承允否？书在弟处。如有需，当面呈。近气候转和，弟拟于卅日上午趋前问候以续前游。诸容晤谈，不一，即候

近安

弟平伯　四，廿八下午

1980年5月3日

圣陶兄尊鉴：

卅日之叙，醉酒饱德，不殊畴昨。小儿得陪末座，感谢感谢。二人同藉助听器自是老态，而谈话较便则可喜。花前留影，足为迟暮生颜色矣。归后越日拈得小诗，另纸俟正。又前作另篇，亦打油体，一并附上。其蔬果笺，近扬州曲友郁念纯所赠，旧纸小幅，着墨良宜。钤用“姓”章，尚是曲园公故物，边款朴茂。云：“仿汉铜小印法　李彬”。其人惜未详。篆法规矩，异于近人之好诡异也。黄裳藏本，罕见之品，其原来朱墨圈、批语，未见其佳，且偶有错，见夹附小纸。黄公题志甚详，可供消遣，（弟之跋语是文抄公）微嫌其过多耳。兄之跋语写后，祈另抄给弟一读为幸。颉

兄处，顷成女已电询（代兄致候），云尚在医院，情况还好，有小热度。看来要靠医药维持。纸短意长，书不尽言。即叩

颐安，合第均候

弟平　顿首　五月三日

1980年5月7日

圣兄尊鉴：

《五四》一书并附件敬诵，知费一小时工夫，甚荷深以为歉。弟目力亦差，手亦不很如意，或较吾兄稍胜，乃年龄为之耳。书札用大字，两利之道也。量情斟酌，含屈己为人之义，而文士矜奇，每不理会，若发报良非易也。前呈小诗，殊乏佳妙而差无老态，或有可取耶。雅俗之辨，尊论甚是，盖自古已然，非由今始。所谓结缘，文字亦是其一。张人希又以三件嘱写，不能却也，黄裳之旧纸，弟亦写坏了重书。兄以稿倩代书最妙，渠必欣然，我处尚有两件均已寄去。黄公来书言，兄有新任文史馆长之说，欣喜之至，未知已慨允否？弟屡谆劝我兄节劳，唯斯馆老辈星稀（黄书云“馆员原为二百人，今存在者只十七人，百岁者一人，九十馀者四人。”），耆英属望，今得我公领袖群贤，扶轮风雅，匪唯盛事，亦胜缘也。镜清斋去岁前修，山石苞润，檀栾金碧，海子中禁区，从未开放。他日约期过访，可待茗谈。《古槐书屋词》样本已来，书品精美，恐妆嫫费黛耳。扉页背面题“梨于澳岸”，盖披云所书，字体亦佳，只梨字特别，缓当携尘清览。不觉写了三纸，即叩

颐安，不具

弟平　顿首　五月七日下午

梁为闽人，题曰“澳岸”，盖有乡土之意。

1980年5月16日

圣兄尊鉴：

礼容已归，电音想聆悉。十二日手示收到。文史馆一席近于古之“祠禄”，会见诸老以外当无烦扰，却足为胜地之光，不殊庾楼雅兴也。拙词初行值梁公在京，主持乏人，遂多讹失。其一是扉页并非梁写。澳门是半岛与香港不同，云“澳岸”尚可，或一般有此用法。“梨”字欠通，弟未见先例。却有用“梓”字者，或作“付梓”，虽常云“灾梨祸枣”，而梨枣均未见独用，且实是影印，与刻木了不相涉。用个“刊”字也还勉强。其二是书页凌乱。弟颟顸之极，初未看出，承君坦见告，开函惊讶，检之果然。卷一有五张（二至六）前后错简，一如乱点鸳鸯。披云行前留下两本，以其一赠王益知君（前在文史馆任秘书近升为馆员，前在河南饭庄曾同席。他与周颖南很熟），即是黄公所见者。既两本同误，盖五百本皆然，于是大起忙头，急函港电澳（长途电话费十六元），恐其或径发行，闹笑话，而返工劳费尚在其次，亦不得已之请求也。顷尚未知后闻如何，而请兄先睹，亦耽搁了，为怅歉。

另有一事。赠阅本《海洋文艺》第五期，自首页目录以下漏印十六页，俱空白，似单面印刷，阅之惊异。未知尊斋之本亦然否？香港印刷迅速而粗糙，与此间之迟慢，病症不同，而出版之不能控制印刷，则又相似。我兄于出版界有数十年之经验，见闻所及，必多感想也。前呈人希治印，目力昏眊，以为“平白”，其用古文自可。顷细阅之不然，仍是“伯”，乃人字爬在“日”上耳。附钤纸尾，博笑。馀另详，即叩

颐安

弟平伯　五月十六日

1980年5月28日

圣兄左右：

诵廿六日手教，书法清劲，为之欣慰。笔札往还无间，其迟速不同固无碍也。托许公一节，已由“九三”转达矣。镜清斋十老咸集，得公主持，即胜会也，要言正自不烦耳。拙编重装，已函港注明页数，谅不会再错了。自存之册已由弟妇重钉，只将散叶易次，并不甚费事，而手民或感为难。若当时每页注明号码，即无此失。颖南将俚唱裱为长卷征题，虽是美意，未免好事。承下问如何题法，谨另纸对答，未知及格否。总不宜多劳神思也。潘书引首，短跋得要。黄诗华赡，并多风趣，亦佳作也。闻将更请张伯驹、夏瞿然二君题之。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下月召开，国内去者三人，想已知悉。弟致主持者周策纵一书，只言“此书之文艺与思想方面犹待进一步发扬”，未及其他。前日摄影如何？颖南亦要一张，可否由尊处径寄？匆叩

颐安

弟平　上　五、二八

原歌前后两段，一、吴下，一、豫南，实闲笔也。中段为成婚后主要情节却不铺叙，只点到而已。布局未必妥当，盖有不得已者，且避免冗长。黄公之曲则备述侍亲家居，再阅沧桑，以至批判“红研”，以颂美作结，颇多风趣，虽非一人之作，可补原作之缺，鄙意且谓胜之。如何？

颖南垂念师门，征友题词，结文字缘。鄙意不免多费螺黛，雅而近俗。却总是美事，朋情之乐，可匹潘题伉俪之重。谨呈两端，备兄酌采，似不妨从侧面着笔，轻描淡写。大大的几十个字已足为俚言增重，想颖南必大悦也。

弟平　谨对　廿八日

1980年5月29日

圣兄左右：

昨上一函答卷较长，并不清楚，补充如下：（一）二端选采其一即可。若并提，几十个字决不够。弟意二诗之评价、关系，可置之勿论。（二）所谓侧面，即第二点“朋情”，且可略增。如谢之写诗，弟以写本赠周，而周珍重之；黄公之和诗，亦以之赠周；周拟合装成卷子都是朋情，不仅征题一事，亦谓然否？总以轻描淡写为妙，且免得使弟颜汗。黄又题三绝句。以原歌末二句改动，弟亦拟写数十字，殆不可少也，匆候

颐安

弟平伯　五，二九

1980年6月5日

圣陶兄左右：

上月卅日手书敬诵。园林局复函说得具体，或有希望。只民户杂居迁徙非易，不仅是经费问题。事在他年，当静待之，期其实现也。已给易谢（刚主曾来寓）看过，剩下在京待看信的只有章顾两兄了。大约湜华节抄一份给从周寄去即可。湜华未来。如晤之，乞告其来取此件。

拙歌征题已有黄谢二公自告奋勇（他们都已写过）。黄补题四绝句，以解释前曲。谢欣然持纸去，弟将周之印本赠之（颖南未寄给他）。二君总已赐墨，而情谊有加，黄又措词郑重，使弟不安。且恐多费粉黛，贻笑大方，奈何？题者纷纷将成长卷。诸公题写尚需时日，我兄自不妨尽管从容，乘兴大笔一挥也。

匆此，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六月五日

1980年6月7日

圣兄左右：

奉大教及宠题拙句四章，愧荷不胜。原恳轻描淡写，不图仍邀盛誉。以诗而论则清明圆劲，一气呵成，且各方面都照顾到，足为俚言增重矣。承命依曩例推敲，固不敢辞，妄涂呈政，恐未必及格也。第三首叙事极有斟酌。颖南以弟之跋语云云，遂屢欲绍介谢本，颇觉迂回使题者不易下笔。前君坦来书亦微示此意。第四，首句用“又一珍”点明甚好。次句拟改，然否？“公理”喻周，可。如用“周郎”，颖南年方五十，亦合，只平仄不调耳。若守不用典原则，似不妨径作“周氏”如何？

论文之乐，不异晤谈，改来改去总在夸奖自己，未免颜汗。以急付邮可释兄念，不尽。即候

颐安

弟平　六月七日

1980年6月10日

圣兄左右：

七日手教敬诵，妄涂勿呵已幸，况荷采纳。“更”字妥帖，昨已电告。弟拟此字未用，以未敢径改“尚”字也。今既心同，即确定了。虽颖南好事嘱题，毕竟缘弟之俚唱而来，多烦尊虑，或损宵眠，心窃未宁。至若措词郑重，眷顾情殷，益弟惭汗者抑其

次也。照片六张收领，谢谢。已赠黄裳一纸，并附小诗，叙文未写。颖南寄来《南洋商报》所载知堂遗著《十山笔谈》，文颇长，十一段，谈汉字、汉语，未知兄已见否？如拟看，当另邮寄。叔湘于此或亦有兴味。其论点固未尽然，却可参考。匆答，敬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六月十日

颖南征题托王益知办理，附闻。

1980年6月11日

圣兄左右：

顷奉手示，立即遵命修改。此次不比前诗，改动较多，涉及作意，僭妄之甚，望多原谅，仍候裁夺。华公垂询寒家，殊感隆情。兄熟友在中枢者较多，如有机缘，亦盼便中提到。《词选》又发现一错误。157页“又”改“清平乐”，158页“清平乐”改“又”。目录七页下亦须转勾。调名弄错了，可笑！匆颂
颐安

弟平伯 六，十一，夕

1980年6月15日

圣兄尊鉴：

僭拟瞎涂，承勿呵而喜，冲怀深佩深佩。已遵命省些字，仍候裁定。近时诗歌多注而古人例不自注，偶注亦甚少，自是时代不同之故。弟意存诗之风格与晓喻读者，不可偏废，宜尽量少注，不得已始下注，亦谓然否。周文不宜给文改会同人看，极是。拙稿决定付《新晚报》，前有小文，每由许晴野转。若给冯亦可，但

恐引起他更来索稿，不如还由许转之为简捷。照片我处还有，能再赐一张尤妙。因欲快寄，不多书。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六，十五

1980年6月17日

圣兄赐鉴：

诗稿照片仍如尊旨，以径寄冯君为妥，且刊出或可较快。

日前"九三"有电话来，许老允得便与文物局人谈修复小园事，当有些力量。前书忘未提及。

杭市园林局人携公函来，要写题九溪之横额"溪中溪"三字，极不好写，弟病不任笔，殊感惶恐，已敬谢之，亦不得已也。据云湖上名胜修复而皆无联额，遂遍请人书之，曾至尊斋否？前书沪上龙华寺额，从周迄未寄影来，亦未知如何，若此，盖皆好事者为之耳。

承允托友向西岳达忱，事固非亟，谢谢。

小诗一首赘语颇长。弟前书云诗宜少注而今如此，若自语相违，亦不得已也。诗颇鹘突，骤读之几不可解，诠表费辞，亦只说末一句耳，其他仍未说到，"七雄三国"，揆以近日形势皆可意会也，谰语无端，率尔附陈，恐徒劳目力耳，勿罪为幸。节届天中，聊供半晌之遣，肃叩

颐安，并颂潭吉

弟平　顿首　六月十七，端阳

令孙妇闻入院，见愈否？

1980年6月17日

圣兄赐鉴：

日前偶得小诗，今奉上。以其辞旨不明了，遂写短语释之，终属含意未申，奈何。

诗中第二句，“五代”约相当于六朝，非指残唐。接句“用夷变夏”，指残唐（胡化）以来直至近代，不限于唯新变法也。率笔漫涂，博尊前一笑。

弟平　同日

诗用美国来笺背书，殊不恭，勿罪！

今年《书法》第三期26页有说“假立匠名”者，凡引三说，弟亦在内，兄见之否？如要看，即当寄上。

板桥道情咏古概括，戏效其体

七雄以后分三国，五代纷纷似弈棋。
一自用夷来变夏，唐虞怀葛邈难追。

古不可复，亦可思也。

少时习见清之遗老，明亦有之，即胡元亦有遗老，而宋更不待言。心窃惑之。若伯夷叔齐，则商之佚民载在青史。首阳歌虽叵信，而“黄农虞夏忽焉没兮”，思古之情如画也。孔子虽曰殷人，观其“信而老古，窃比老彭”，则其怀想盖远在唐虞之际也。若陶公自称羲皇上人，怀葛遗民，更遥遥远矣。何以愈古愈好，岂榛狉即华胥梦欤？以窃惑之。

然前哲兴怀，宁无深意。历史只是一部相斫书则其寄想象于“史前”也亦宜。易屯卦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建侯”部落酋长；“不宁”者，盖谓战争也。其沦堕之始乎？

诗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措辞何其复耶，盖亦愈推

益远之意耳。人各有其童真，人各慕忆其盛事，若夫太古者即人类之童年也。西哲论神话，已一语道破矣。

发思古之幽情，感流年于逝水，夫岂不知其往而不可复返耶？盖大群之共念，流传来页，非只一己之臆测也。若详言之，自知学不逮思，深恐汲深绠短，遂止于此云。

庚申端阳前雨窗书

1980年6月23日

圣兄尊鉴：

端节前夕梁披云之侄女送来拙词编凡十八本，重整成功亦可喜，于次日即邮奉一册。细察扉页并非“黎”，仍是“刊”，乃不正规之异体字，从“刊”，下加“木”。书上每见之，仿佛是“栞”，也不大记得了。主者不在，遂沿俗而讹，好在无甚碍。原是陋质，亦非关妆点也。揣兄看了书品恐不能甚惬意，石印总不如珂罗，而在弟等已属遇宠。若尊题五字神采焕然，为俚鄙生色多矣。

前信附书小字言及《书法》谈“臣”字，窃谓其第二说在此句恐讲不通，第三说引丏翁写本，读作“亚”而释为次，未知其详，想兄处或有第一手材料也。此文引弟说，所有的宧均误“宦”，看来极不明白。

以上写于廿日未得十九手书以前，却接得上。如是“刊”之异体，扉页不算很坏，然否？

前诗憧憬“前史”，以属悠谬。然草昧之初土广人稀，资生之具俯拾皆是，则争夺少，剥削轻，亦其宜也。桃花源之想象，半亦由于斯，兄之怀感与弟之妄念，殆有些暗合也。

前谈东坡词“小乔初嫁了”，有一证，因手头无书未及言，姜

白石卒，有人挽之云："幸是小红方嫁了，不然啼损马塍花"，其显袭坡句无疑，此故事亦甚有名，顷知其出《砚北杂志》，又见严杰白石道人小传，此诗乃苏泂、字台叟所作，则南宋时坡词刊本如此可知。从黄裳借阅白石集中偶见之，即以附陈。

梁披云来寓。吴君尚未来，来时当为题字。唯于作书画者未相识，恐只能以泛应之。王益知君来，见到文史馆合影又张伯驹题《八声甘州》。馀容续布，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六，二三

如事冗，勿忙作答。　又及

1980年6月25日

圣兄座右：

前寄一书并请无须急答，谅已邀察。吴君昨携来多幅，大笔煌煌，敷衍躲闪势不可行，只得努力成一五绝，贪其字少，殊不知此题大难，甚不自惬，姑抄博哂笑。例如画中有诗，且画先诗后，遂直云"画诗"可否？盼示及。弟向怕词句生硬，尝笑闻一多之"哀悲"，却不知今有"画诗"也。或要改写。希便告知《文艺报》在何处，以便通信。另写白石诗，推敲一字，总是闲事。匆颂

暑安

弟平　顿首　六，廿五

宋姜白石有观灯诗十章，尝喜诵之。其第六首咏天竺寺御赐华灯，言一灯窣地，夜雨空堂，极静穆趣。亦辄以应人书，唯其第一句作"到地垂"，窃病其似过长。顷黄裳寄示影南宋本，"到"作"把"，试推敲之，何如？即书后以尘吟览。

弟平　涂

珠络琉璃把地垂，凤头衔带玉交枝。
君王不赏无人进，天竺堂深夜雨时。

此本罕见而残缺，抄配零乱，恐赏音稀耳，且亦有明显错字，虽宋本亦不免也。

1980年6月30日

圣陶兄尊鉴：

廿七日下午书敬诵，并知尊址之新编号码。敝处之编号亦写在信封上，以后来信，“三里河”可省，只“南沙沟”足矣。弟本拟相告，后忘记说。黄裳廿八来，虽早年通信，顷始得晤。《书法》第三期说“臣”字引鄙说（其实未给他们去信，不知从何处得之），而“宦”“臣”六处皆误，已函请更正。

拙词稿中发见《临江仙》康家看花词脱一字（倒数第六页、倒二行“木兰”下脱“花”字），荒疏之极，可叹，亦只可请为补上。他日幸有再版机会，当重写此页也。

张伯驹《甘州》词乃题颖南卷子者，草书，怪而纤细，钤章甚多，有一章画莲花，其下有六郎等文，甚奇。益知君携示，匆匆一览耳。他日卷成，颇有可悦目者。

尊写四诗，颖南甚赞，寄复制本来酷肖手迹，只图章非红色耳。置诸外室玻璃板底下。黄裳昨已抄去矣。

呈未是草乃蒙莞纳为荷。兹更奉改稿俟正。“明星”“多彩”皆今日语，而在此彩笔连文，“多”则绾合两人，下径用“画图”，即无妨矣。已函吴君请寄纸，当为另书。两稿或可并传。

坡词原句无问题，后人以词调、语法修改之，其得失可商。来书所言“了”“把”二字之古今用法，颇饶趣味。如秦少游词：“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此“了”用法正与东坡相

同。盖此字今语轻读如“勒”，古或不然，亦犹杭语（“中州音”）之“儿”与京语之“儿”也。白石词之“把”字固不合词例，却可意会，总是此灯极大，悬佛殿中，五色流苏将近地面，想象见之矣。兄谓如何？三纸已满暂止，匆颂

颐安

弟平　六月卅日

1980年7月8日

圣陶兄赐鉴：

六日手书敬诵，知近精神倦怠，极念。医云无他，自宜徐俟康复也。前报收到，谢谢。冯君亦寄来一纸，复赠拙编词选精装本一册。改本自较好，弟觉其有些庸俗，故电询兄意。吴君嘱件已写，等他来取。宧宦字讹，《书法》编者已来信，允于第五期上更正。（原件人希所寄。）另寄《中报》一本，谅未寓目者，其中周汝昌述其拟补曹诗当是事实，说得有些扭捏。“访问记”乃新华社记者徐民和作。弟总得勉强应付耳。匆复不尽，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七月八日下午

1980年7月10日

圣兄左右：

香港何君见惠复制本，兹附奉祈收存。丝韦文述尊事颇详，或尚未见。言及兄前月曾得儿童文艺奖，想必不错，全当奉贺。王益知君来，颖南卷子征题已收齐。王写篆字五律二首，夏作《好事近》集宋人句，其夫人吴闻连名，均藻饰过分，措词郑重，循

讽增汗，奈何。即将汇寄星洲矣。其款式凡三，兄与黄公并题颖南、拙句。王只题颖南，未及歌行。张夏二君径题弟作，不言周氏嘱题。似以第一式较周到。所得美国“红”会报导甚多且详（亦颖南寄来），颇饶花絮，收获似不多。若此问题原非开会所能解决者。杂书闲事，即候

颐安

弟平　七月十日

吴件已取去。

1980年7月19日

圣兄尊鉴：

十五日手教并寄还《中报》均领。颖南所寄“红”会报道甚详，其中有陈毓罴转述弟见之大略者。未知曾邀察否？看来海外“红学”异说纷纭，拘局较少。近日哈尔滨亦将开讨论会，未知视彼如何。请柬红色纸印红字，结尾抄红楼梦两句，颇奇。前传王冈画悼红轩像，近发现原来题跋四张，未提雪芹之名，上款或书“进老”不知何人，是只可存疑。雪芹遗物，传者纷纷，殆皆不甚可靠也。

剪报所载尊句误字关文义，拟告知颖南，“无”为何字之托，弟已不甚记得，祈便中示及。

梁披云已返港，至到后书即发行，且作宣传。俚言弱腕愧负良多，而流传南海，殆亦有前因也。

天气闷热，闻下旬将雨或可稍凉，唯起居万万珍重，不一，即叩

颐安

弟平伯 启　七月十九日

1980年7月25日

圣兄尊鉴：

近交大暑甚热，得雨稍好。近候如何？为念。前书询及尊诗中一误字，想已彻览。颖南写一长文，题兄诗四绝句，妥贴周详，且富情感，谅必另纸书呈矣。若七八年春初屡次通函情况，弟所未知者。偶忆癸亥居沪结邻，年少可乐，抄奉旧作一首似代茗话。即叩

颐安不一

弟平伯　七月廿五日

1980年7月28日

圣陶兄赐鉴：

廿四日手教敬诵。曾另寄一旧作七绝想已到。跋语近夸，可笑，亦印可乎？来书言及丝韦文中之误，而颖南为尊题拙歌四诗，写“书后”长文（即前跋所述）似尚未见。文有情致，亦委宛详尽，弟觉其稍长，却可窥知七八年春颖与吾兄最早通书情况，畴昔所未知者。如尚未见到，当即邮呈。《词编》已在香港商务出售。弟购十本以赠港友，披云未知也。折扣后仅港币六十二元。披云初言印五百本，后王益知君言二千册。王因尿闭入医院诊视，亦未能再询之。恐王说是。披云说要作些宣传，若只印五百本又何待于宣传。总之，此书得群公之爱庇，始获行于世耳。润民在东，住横滨逗子海岸，因日趋公，未能出游。曾瞻识“茶道”，“回环击拂”，与宋人所谓“分茶”、“布茶”相近。所饮盖甚浓之碎清茶。闽之工夫茶闻亦极酽，卢仝七碗，宜其两腋生风也。若普通沏茶，

则吾人亦复优为之。杂书博笑逭暑。即叩
颐安

弟平伯　七月廿八日

1980年8月3日

圣兄赐鉴：

十月卅日手示敬诵。炎暑困人，每以为念。尊候血压偏低，是否宜稍进气血两补之剂，资其助力或可恢复较速，与中医商之尤为妥慎。弟向来不大信医药，兄之所知，而今发此末议，似与昔违，祈勿哂之。颖南文中引吾侪书札甚备，弟亦颇惊。殆幅幅保存之欤？若此则“使人不敢随便下笔”，诚如兄言。总属过爱使然，流传泯灭，各有前因也。又前书所云“亦印可乎”，非仅指申浦歪诗，盖兼指跋语中之“儿嬉老态”而言，尝谓劳谦固佳，或不如从直。而直道良难，若此夸谈，亦堪“致赏”欤，一笑。

颖南另文介绍拙词亦甚详，云拟付《书谱》，未知能刊出否？

颉兄出院，昨走访，适值休息，即于榻前略谈。其精神尚佳，有时亦能在楼外散步。面奉“词选”一册，云令其小女读之。以邻比得会老友，良非易事，距尊斋五人同会，不觉又六年，似水流光，都增老态。

附呈近诌歪诗，未写款，恐亵也，注尤琐碎，不录。匆候
暑期颐福

弟平　顿首　八月三日

1980年8月10日

圣兄左右：

交秋渐凉润，奉七日书知尊候转胜，为慰。中旬以后想当较忙。弟前书贡言补剂，乃服食之品，如西洋参（闻颉兄亦常服）黄芪燉鸡之类，想或亦进之。何焯贤，字竹孙，孤桐之老友，在港耆宿。由介绍弟与之通信，并呈小诗。今以复制本奉贻留玩，可知其对吾人颇珍视。复谢时当与　兄连名也。章集罕见，亦佳品，惜其人其事弟或大半均茫然。其中“广州聚餐”一诗叙张袁故事极有趣。从周云十二日到京，为圆明园开会，当可得晤。匆叩颐履，不尽

弟平伯　八，十

1980年8月13日

圣兄左右：

前有广播电台人来访问，记出后隔了半载，顷于八日对海外各国广播，寓中亦听到。原稿英文有打字本。今附奉一览。阅后乞寄还。字小而印浅，请勿费目力，宜嘱膝前诸君读译，卧而听之。

《桐桥倚棹录》印本不精，用简体并字混乱，亦有讹文，且不谈，未见兄诗而载刚主跋云“顾俞叶诸公已言之”，两不对头，令人迷惘。

载拙诗十八章，有错字一，标点误者三。兹举关系较大之二者为例。

（一）173页倒六行“惠视”不辞，检原稿作“眎”，如简化当

作“示”，“视”字误。

（二）176 页六行引《红楼梦》，点作“水银灌的”，“打金斗的”“小小子”，当作“水银灌的打金斗的小小子”，只是一物，即本录卷十一所谓“跟斗童子”也（155 页）。若点断为三，竟不知为何物矣。已函告湜华，于再版时宜更正之。

弟向不会写大字，而港友海洋文艺社潘君乔迁，嘱写楹联，情不能却（弟每有琐事烦他），日来于是与弟妇大起忙头。其文即“既醉情拈杯酒绿，迟归喜遇碗灯红”。虽旧作却颇有新居气象，亦谓可乎？

闻吴下小园住户多，且盖了房子，拆迁非易，于晤从周时当询之。

写满两纸暂止。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八，十三

1980年8月20日

圣兄尊鉴：

十七日手教敬诵。从周此来得谈晤二次，甚畅，荒园小楼事均已拜托之，企其他日有成，亦不必亟亟也。圆明园遭劫百年，一旦欲图恢复，诚为大观盛事，望得假年追陪杖履，则尤胜于海棠花下也。颖南之文载《海洋文艺》八期，已看到否？引拙诗“慰”“空”二字误，于文义尚无大碍。其阐扬大作颇有道着处，措词亦较前流畅，期其晚更成也。若兄自评诗“最为平常”却未敢苟同，“平常”正是“难得”耳。诸公华辞宠褒，增弟惭汗。除黄王二君外，不言何人嘱书，未免离题稍远，弟初未敢以俚鄙径渎也。多费黛螺，非始愿所及。颖南又与上海李宝森君相熟（其人

与弟有远亲），遂在沪征题，闻含甥郭学群亦在内，洵洋洋大观，他日当与兄共赏之。语云“以无益事遣有涯生”，斯为名隽矣。香港文学出版社出一丛书（我二人均在内），作者纷纷，三山五岳。弟之“选集”，由潘君惠寄一册。该社从未来接洽。书品颇佳，亦不免有误字。如《清河坊》文中结尾“野水无情亦耐看”作“火”，可笑也。前言亦好，多奖借而不落套。署名谭鸣。兄之一册，情形如何？

政协将开会，此次新事必多。弟近体疲软，行步更摇晃，即勉力赴会，恐不过一二次。兄两处开会自必更忙。务必多保重，勿勉强。此信勿忙作复。打印件尽可多留时日。附奉近拟联语一纸博笑。书讫两纸，即叩

颐安

弟平　八，廿

1980年9月7日

圣兄赐鉴：

奉上月手示羁答，想兄事多，未敢添忙。开会未遇，仅一度碰见至善耳。弟赴会殊少，只在湖南厅旁听，在家课读简报，窥豹一斑。附呈两件（均勿见还）：曲园公佚诗，发现于九十五年后者。清华园自清亭照片印本。匆叩

大安

弟平伯　九月七日

高祖锏花公于道光丁酉赐伯曾祖福宁公（名林，字壬甫）精楷手书古体诗六首。（诗见《印雪轩集中》中）曾祖于光绪丙戌九月题绝句二首，《春在堂诗编》卷十一失载。顷承陕西西安唐润一君抄示，俾得补写入集。曾无一面之缘，奚啻百

朋之锡，意良可感，事亦甚奇。庚申七月十九日铭衡谨记。

传来庭诰六篇诗，五十年前手泽遗。
白发孤儿和泪读，为曾亲见写诗时。
中经兵燹未遗亡，此后天教付汝藏。
前后科名皆丙子，尚堪勉绍旧书香。

上付兄子祖绶者，原注、题志今皆从略。

唐君所见之手卷藏江都汤氏，亦已历三十多年，其存佚殆不可问。而寒家文字贻留，眴经五世百四十馀年。先曾祖诗云“此后天教付汝藏”者，原谓剑孙，伯祖父，以今观之抑若有微意存焉。孙曾耄耋，乔木海桑，其可胜道哉。

拟增抄一叶，倩黄公写跋附入《春在堂诗·乙丙编》中。我兄曾校阅先集，谨写奉惠存，并乞正之。其年八月，弟平伯书。

1980年9月27日

圣兄尊鉴：

承乔梓偕临，闲话极适，别来又数日矣。《海洋文艺》停刊，潘耀明调三联工作。吴小如由北大调中华编《文史》，约弟写稿，遂检前作《秦妇吟》一文付之，此文后附兄一书，拟一并刊出，想荷允可。渠迟日当晋谒面恳，嘱为先容。附呈近作一联俟正。纸背即从周之文，唯字纤小，恐不易读。至善君嘱书已另寄上，想已收览。匆叩

秋安

弟平　九，二七

早岁识奇才讲舍殷勤共昕夕
暮年空怅望云山迢递又人天

一九八〇年九月廿四日北京大学为故教授许宝騄表弟召开七十诞

辰纪念会，予因病未能往赋，此志感。

平伯

1980年10月3日

圣兄赐鉴：

知兄近忙，犹拨冗见复，甚荷。耳背未闻，遂致误款，可笑可笑，自当为满补书，酬伊雅意。“横”“直”以何为宜？如仍用原纸（日本制）写一小横幅，则与前书配合，亦可另用，如何？（如要直幅，可写较大的字。）小如拜访，原说为《秦妇吟》事。但既当编辑，要稿恐不免，婉辞却之甚是。王联概括得力。“思旧”盖谓向秀赋易一“文”字显得不大稳，亦出于无奈。港报载“云乡”文《今日曲园》很详细，以字小未寄上。其人名邓云骧，从周之友。观其叙述，园址建民房甚多，拆迁重建殆非易事。弘一师手迹在法源寺展览，艺苑留珍，宗风不沫，良为胜缘，惜未克从游。匆叩

颐安，潭吉

弟平　顿首　十月三日

1980年10月22日

圣陶兄赐鉴：

诵手示笔迹清整，至慰，恐多劳目力。晴野远饷食品，一式两包，廿日之夕即命韦柰奉呈左右，分尝有似同餐也。三联续开明之业，借调旧人为故友诸公整编遗文，诚为胜缘。犹幸吾辈得观。弟于丏翁著述所知原极少，固盼读之。悯忠寺法会陈列弘一师手迹，届时如体力尚可，拟追随同往游瞻也。读陶小诗只说逐

影无休，就荫即止，只是陈言，非有新意，亦无关政治，却略似“赵州八十尢行脚”一颂，末云“悄如秋”，(僭妄之言也，)即从彼句“只为心头未悄然”偷得者，可笑可笑。颖南来信云纱厂以亏蚀停办，将另创业。恐亦非易，意颇念之。又欲求椽笔为潘国渠写书封面，想已函陈。《书法》本年第四期，尊处或有之，如易检得，乞假一观，亦勿亟亟也。意殊不尽，匆忙作答。即叩
颐安

弟平 启　十，廿二午

1980年11月2日

圣兄座右：

上月卅日手教敬诵。法源寺已数十年未去，印象模胡。今闻修葺，又有佳会，荷命驾相迎俾得从游，为之欣跃。届时伫听电音。前呈俚句，非有新意，故事极熟，却不袭陶诗，或稍合尊说明码之旨，其犹若密者，表现力未逮耳。《书法》四期收到，如有需，当寄返。颖南近来书有云“人生原是这么一回事”，意兴殊未佳。潘书已嘱弟题扉页，封面自属吾兄，殆不可却，且弟书仍劣，以原系近视，又增老花，戴镜平看均不佳，所谓“花似雾中看”也。草复不具，即叩
颐安

弟平伯 启　十一月二日

笺纸沪友见赠，兄处或已有之，甚佳，却不便瞎划，奈何。

1980年11月20日

圣兄尊鉴：

十五日书敬诵。参与听审预习，与元兄接席，耆英胜会，惜弟羸疾，未能健步相随耳。期于来月悯忠法会相晤。南洋报刊，弟亦得到。载弘一师遗像有二，（一费君、一子恺）以缘悭昔未瞻识形容，二者均佳，未知孰似，费君所绘较为清癯，盖写真旧法也。卧疾无聊，重翻儿时课《左传》，欲写小文而惮于寻检（且亦无书），遂以歪诗趁韵。写后一看，仍非注不明。今以其首章加注呈正。这样自不会发生电码不明问题，却显得啰嗦。且弟向来主张诗宜自明不须多注，今有似自语相违，亦可笑也。天气阴曀，忽忽一日度过。复叩

颐安

弟平 启　十一月廿日

《左传》蒙诵（之一）

病久体孱，卧多于起。儿时《左传》课本犹存，字大悦目，偶检读之，纪以小诗，俚质无文，聊取自娱。若以喻他，又非注不明耳，“郑伯克段”一节印象最深，遂首列之，颍考叔孝行无报儿情，未惬虽老犹饮，即录斯章，奉

圣兄哂存之

弟平

有目娉婷识彼姝，

《孟子》：“不知子都之美者，无目者也”，盖即郑子都也。汉乐府“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言其似姝丽也。

史夸“纯孝”报还虚。

《左隐元年传》："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十一年传"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

诅盟鸡犬成何事，

同年《左传》"郑伯使卒（百人）出豭，行（三十五人）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

今日犹传《伐子都》。

戏名，京剧与地方戏中均有之。

庚申十月十二日晨窗阴雨灯下书

1980年11月24日

圣兄赐鉴：

前上书附一小诗，计达典签。从周以其散文集嘱序，弟荒废多年，文思枯窘，勉强应之，以文言塞责。今将初稿附上，至希批改掷还为感。未免为兄添忙，尤歉。馀不多渎，即叩

颐安

弟平伯　十一月廿四日

1980年11月28日

圣兄赐鉴：

呈草承拨冗"批转"，至欣荷，即寄与从周。近得昔年在上海大学之学生施蛰存君来函，云将刊行《词学》，并附稿例，兄知之否？又有歌行一篇，为弟等补祝，情辞并胜，近亦罕见，今附奉吟赏。诗中颇述琐闻，令人回想在闸北青春结邻之乐也。件可留以备览。颖南卷中遂有长歌三篇流传海外矣。他却尚未来信，以近往锡兰岛，十二月始返也。每晚看电视，有教育意味。家人聚

观亦均兴奋，匆书不尽，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廿八

1980年12月10日

圣兄尊鉴：

承枉驾相迎，俾得从游古寺，参与法会，幸甚，而一旬两会晤，亦胜缘也。《书带集》序文，梓室来书郑重致谢，以稿示君坦，则称为“驰骤高朗”，“欧苏之笔”，诚为过誉，不可当也。读近人何为《临窗集》云：“吉祥细草柔如兰，装饰着庭径”，盖即书带之异名，兄知之否，弟略有仿佛，记不甚真，拟告从周知之。

今年人大有新颁年老退休条例（原名不如是）弟未得见，不知尊处有之否，如有，盼得一读，若文件堆积不好寻，即算了，切勿多费力为嘱。匆布，即叩
颐安

弟平伯 上 十二月十日

1980年12月17日

圣兄尊鉴：

奉十二日手教，知归后尊候欠适，极念。顷湜华来，询悉渐安为慰，计不日康复胜常矣。弟以有二人扶掖，又观览未周，因之还好，只略感疲劳。皆老境也。与施蛰存一别数十年，顷始通信，其新编《词学》推为顾问情不可却，言明只是挂名。湜华以另编来请，亦同样应付之。兄名首列，自当附骥。闻《词学》拟少用简笔字，便与施君谈及，谓文字之功用，一在便于书写，一

在易于辨识。在简体，书写诚便矣；若两字合并则易致混淆，侵犯正字令人无从下笔。其例不胜枚举。最近见到两处：其一陈寅恪文引《秦妇吟》，原作“黄巢机上封人肉”，改用繁体，变为“機上”，其二见《光明日报》载韩愈“山石”诗押韵有一字似“靴”，视力减退，看不清楚，后来方知是“靰”，原作“安能局促为人鞿”。这字本来冷僻，简化后恐更少人认识了，书以博笑。附呈谈前诗偶记一文，仍乞阅正。敬叩

颐安

弟平　十二月十七日

诗《燕燕》略说

前呈俚句，第一首空说，第二首实指。《邶风·燕燕》其前三章起兴，为第四章作引。

一章以燕羽喻衣裳，三章以燕音喻言语，由外而内，自浅入深，一章“远送于野”已在郊外；二章“远于将之”，在程途中；三章“远送于南”，则越野而南，殆将及国境，信乎愈行愈远也。毛传“越礼远送”，寥寥四字，深明经旨。

主要的是第四章，包括二点：（一）赞美戴妫，其辞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声。”戴妫之妹厉妫，故曰“仲氏”，“任”训大，又可信任义。“塞渊”，深厚也。加以“温惠淑慎”，美辞稠叠，决非仅送归妾之词，亦非泛泛之章，乃极言其可靠耳。（二）叮嘱庄姜，勖勉甚至，故特提先君。夫庄姜之茕茕孤嫠，岂能有所作为，而其言如此。盖仍为元妃，国人所重，《左传》“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已一语道破。戴妫春归而州吁秋即被杀于陈，其人其事亦思过半矣。八零年十二月平伯写毕。

1980年12月23日

圣兄尊鉴：

十九日书敬诵。以弟之歪诗，烦兄至邻居借书，殊恐俚句不值细观耳。鄙意“去泰去甚”减少混淆即可。偶举一二：如“并”（“竝”）字宜存，“適、适”“余、馀”等字不宜合并。至于酌用旧字，诚不易。欲校者识备而眼敏，难矣。若我辈之眼力，岂能胜任乎。吴泰昌索诗，弟之近作恐不适用，即以前柬曲友四绝句不知可否，附上乞转。《文艺报》载旧体诗似不大相宜。吴意如此亦不可却。近候已如常否？极念。弟意应酬之作能省即省，不得已，挥数大字，亦可行否？耶诞在近，即叩

潭吉

弟平　十二，廿三

1980年12月30日

圣兄赐鉴：

廿八夕手书敬诵。颉公之卒，意中亦出意外。闻其逝只一瞬间，殆无痛苦，似解脱也。若伤怀感逝，彼此差同，往事烟云，可胜道哉。唯善自排遣保重为要。

振飞以曲谱征文，虽属应酬，而言之再三，自不可却。承命代拟文字，固所乐为，无所谓“例”也。遂赋小令一章，虽仓卒口占亦颇费修饰，以其原意似不必妥（见附还原件），首句只是略点。本拟遵嘱力求通俗，不用典，但“鸣鹤”切合亲子和歌，苏语云“弗舍得弗用”。另纸写奉，正其可否。词不加注，只看看而已。不作为典故，亦可通解。如鹤鸣可喻歌唱，《长生殿·弹词·

五转》云“恰便似缑岭上鹤鸣高寒”是也。除夕谈词，亦趣闻也。

肃候

颐安，潭吉

弟平伯　十二，卅

浣溪沙

题《振飞曲谱》，祝八十寿

鸣鹤相和后转妍，一丝萦曳几回旋，怀庭余韵快流传。
以爱闻歌成夙好，还欣度曲有新编。南天星朗八旬年。

附记备参考，最好以手迹影印。若排字，“幾”作“几”，“馀”作“余”，不大好看。

【注】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见《周易》。

一丝萦曳珠转盘——吴梅村诗。

叶堂，字怀庭，有《纳书楹曲谱》。

“南天”句，用南极老人星典，似过重，只略点而已。

注不拟用，博兄一笑耳。

弟平　拟呈　八〇年除夕

1981年1月10日

圣兄赐鉴：

得七日夕手示。承悉近患感冒见愈，为慰并念。唯希珍重早日康复。寓中自一月亦常多病。弟先患头晕（轻微），又患咳嗽。弟妇感冒三日。顷各已见愈矣，尽可释念。《纳书楹谱》美备正确，承前启后，（事实上，现在通行的各种曲谱皆由此出，）为唱曲谱曲者所必需。而其唱法仍须由工师（即所谓“拍先”）口耳相传，如俞粟庐之于韩华卿是也。（详见吴瞿安师所作俞传，见《粟庐曲

谱》第二册之末。）据说韩得叶堂唱法真传。弟前拟作词上片末句原作“叶韩家法快流传”。以句不甚好，又非注不明，改去。唱曲总不外乎咬字做腔，关键在于运气。气从丹田出，吐音唇齿间，即所谓口法，亦叫“喷口”。一气转折，绵绵不绝，亦仿佛一种“气功”，此又是弟之戏言也。自明以来，古今唱法亦非无变化。即以俞氏父子言，振飞唱法亦较粟庐花梢，宜其有两谱也。

以上只是瞎说。为美术出版社题词，想四个字比较容易，偶从“三十年”连想得四字，未知可否？即写于纸尾，仍乞酌定，匆复候

颐安

弟平伯　一月十日

阅世撷华

1981年1月15日

圣兄尊鉴：

书中提及贱辰，无任愧荷。童騃未遣，已届耄荒，徒唤奈何。若所拟辄当尊旨，而非揣摩，是则可喜，正缘以情相似耳。施君近来信，《词学》将于三月底出版，收词作四十篇，弟以二首应付之，皆未刊者。施能续叶公龙生之业，可谓高兴。颖南旅游，海讯沉沉，心颇念之。近忽寄来长歌全题复制本，或是其夫人所为。兄处亦收到否？语云“过了腊八就是年”，岁暮天寒，唯多珍重。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十五日

1981年2月1日

圣兄赐鉴：

承委中华题辞谨遵。亦待触机，当徐图报命，恐于其多年事业不甚了解，难免通套耳。今年一月两人皆病，幸各就痊，祈释念。（弟妇患慢性阑尾炎，服中药而愈，附闻）

颉兄悼念会嘱韦柰前往，闻人甚多。香港李君致多仪，受之无名而益知翁贸然携来，却之不可，谓有不安之感诚然也。总是好意亦只可听之。颖南寄手卷样本来，卷末应当有一自题，谓可就前文改写，已告之。又复印剪报，中英对照，述兄生平颇概括，今附奉一览。（或已见，多一份亦无碍）

《左传儿语》续得三首并奉。即候

颐安，合第春禧

弟平　顿首　二月一日

1981年2月2日

圣陶兄赐鉴：

示悉。四八年挽佩联居然记得，另纸大字抄奉一览。当时就不满意，如书中言，今日犹然。文辞表达情思本是有限度的，“辞达而已”谈何容易。若非乔梓重提，此联亦不复存矣。原书拟不动，以存其真（“抑郁”似欠明白），“共洒此泪，心知其意者，唯我兄一人”，三十馀年前之言已如此，况今日乎。葆兹黄发，互相珍重，自是胜缘，不须慨叹也。想荷印可。常风（笔名）字镂青，清华旧人，三、四十年代在北平任教，今不知其人踪迹。至善君嘱抄浦词，并奉乞转。香港李君处，弟亦写一俗套的八行书相谢。

王益翁之介，馈物自不可却也。为中华题词，迟当报命，请释念。不觉写完一张纸，即以

贺春

弟平　二月二日

1981年2月14日

圣兄赐鉴：

手教敬诵。述草桥往迹，瞿安不假与《牡丹亭》，而赠以手抄《赠曲》折子，意亲切微妙。此弟囊所未知者，诚文坛曲苑之珍闻也。弟初读此记亦洋版小字，翻阅朽敝，若后得较好之刻本只偶尔翻检而已。颖南来信云，所藏拙歌卷子，将自题跋答谢众宾，其生涯意兴似尚不劣，而惊动诸友，弟心实不安，且非夙怀。唯若此题目前人似未有，疑“重圆花烛”之说在清代“重宴鹿鸣”等之后。今则时移世换，法禁中表连姻，若斯俚鄙，恐难得嗣音矣。

从周寄来近画拳石、水仙一枝题“神仙眷”，受之有愧却之不可，且无地可悬挂，书中又云，“想定有佳篇报我也”，颇感无措。却诌得一诗，即以博笑。

厦门远寄水仙来，其奈春来不肯开。
宜画凌波伴拳石，天涯春意感同侪。

“春来”并重出，盖打油体也。

前呈“读左”咏殽之战诗，实拟白石，不免文抄，录原诗：“钩窗不忍见南山，下有三雏骨才寒。惆怅古今同此味，二陵风两晋师还。”以一家骨肉之悲，见万姓虫沙之厄，而只以惆怅淡语概括之，可谓微婉，不唯言近旨远也。拟篇以一句为二句，变反喻为直说，不免效颦妆嫫，而以秦并六国作结，见天道好还，冤业相寻，亦别有感慨。另得一首别纸呈正。或速或迟，皆报应也，亦

邀 印可乎？此等诗知者甚少，弟近仍疲软，文思枯窘，待完成《左传》之“十二公”，难矣。其“先帅”二字双关，犹音苏州人之呼“筱帅”，盖打油体。匆布三纸，即叩

颐安

弟平伯 上言　二月十四日

1981年3月6日

圣兄赐鉴：

一日手书敬诵。节交惊蛰，天气仍寒，唯多保啬。弟近更疲茶，惮于构思，“读左”拟暂阁，即所谓有“任其自然”。却看了些近刊。（一）从周的《园林谈丛》，其中插图如136页之南宋时西湖。一塔亭亭峙立于左，极眼生，又似曾相识，盖雷峰塔未毁时影也。如去其塔顶飞檐，其中结构大小，恰与吾辈所见之残塔相合，堪称妙肖，得见亦眼福，惜从周文中未提及也。（二）今年之《新文学史料》，内容丰富，必已邀察。佩公日记发布至可珍，却非其夙怀。以英、日二种文字写之，亦曩所未知者。我兄年谱，窥豹一斑，得于家世等增进了解为幸。其附篇目详甚，阅之似妨正文，将来或用小号字排印。1911三照片较之1921者尤为名贵，若伯翁颉兄，竟不易辨认。初晤杭垣，前后辛酉，迄于今秋，恰六十载，亦可念也。

刘作《共产党员修养》昔只批判，未能阅读，尊斋若有之，乞假一观，盖重要之文献，亦谓然否。匆叩

起居，不一

弟平 顿首　三月六日

1981年3月18日

圣兄赐鉴：

十日手教敬诵。近得俞振飞书，嘱为新编曲谱作序，弟稍稍料到，今果然来了。虽力不胜题，而情不能却，只得勉为之。兹将文稿附呈乞正。（阅后仍希掷还。）此谱盖经改编，去吹腔而增添零支昆曲，其前言亦有改进。匆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三月十八日

潘公前来书，于弟之词编两种推许之甚，已觉惭汗。（闻亦有函致尊处）顷又收到《南国诗册》（尊处想同时到），煌煌巨制，写作并工，乃冠以弟之稚笔，更觉不安。书中又云“废圃之篱，饰以玫瑰”，譬喻可谓幽默矣。若此者，对以捞谦似无谓，率直又不可，奈何奈何，远人情重总可感也。兄意想亦然。

弟平 又及

1981年3月21日

圣兄赐鉴：

呈稿既荷细读，又迅速见复，劳神思，费目力，不胜歉感，惶悚难名。已逐条细检，其句逗符号差别不多，大半原来相同，弟点得潦草（句号为作一“。”），馀下遵改，今呈写本中红笔标记是也。却颇有可商谈者，如下：（1）去点号，不分节，兄意极是，弟有同感，于自留本用之。付印本拟不动，分为二节，上明、下清至近代，取其通行易晓。谱是横排，文用简体，亦相应也，甚至有本不应用“、”号，如两字相连处亦用之者。例如“声辞”“曲

白”，若中无逗点恐人连读。(2) 释“水磨”不够明白，诚然。但讲起来很噜苏，弟亦想不好，如“细工”二字，妥否？(3)“曲白要解”非原篇名。原两篇名字略同，弟合而言之，似杜撰也。(4)“西式”意谓用1、2、3，又横行。其出于东洋，弟未想到，今改“通行”。(5) 结尾用问号颇怪，出于弟之妄念。兄言合于一般的用法，极是。所谓“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此处乃加强不能自信之意，非通常收梢话头，亦谓可乎？

附呈改本，与前稿不同者有二：(1) 删去俗套泛语形容，如“宛转缠绵”八字，(2) 删去后面“且前代遗音”以下三行。此节意似重要，其所以删去，有二原由。保存昆曲，在此不宜多谈。上言明，下言清，夹在中间文义不贯，气亦不顺。希鉴定，纸尽不具，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三月廿一日

答潘书，一语破的，有同感，且佩。　附书

1981年3月22日

圣兄赐鉴：

近日讨论文辞句逗，颇似曩昔谈《兰陵王》而路线相反，斯良可念，亦可乐也。前书（想先到）仓卒，虽写三纸，未尽所怀。今举琐事三者，以代片刻之话。(1) 水磨工之形容，原作“细腻熨贴”，弟妇将末二字改为“光润”。弟后来又将“细”改“滑”，见改稿，未知兄意如何。“滑”似非美称，然美恶不嫌同辞。《琵琶行》云“间关莺语花底滑”，此字究竟好否？又形容声音，删去陈言，独用吴诗，是一躲懒之法，亦可乎？然二句言柔中有刚，圆里有方，于姿媚中见遒劲，至为得神。以乐简要，不能详也。

（2）文意重在粟庐，却不便喧宾夺主。引吴师一言论定，是又一偷工减料之法。弟未识荆州，只听过百代唱片，对于老辈，亦不敢妄论也。（3）最可笑者，为了不喜简体而修改文字。如原作“八秩高龄，怡神宫徵”，今改“怡情音律”，惧“徵”之作“征”；“零支十馀”（此振飞来书所云，甚确），改为“若干”，惧“馀”之作“余”也。颇近纰缪，唯兄哂正。仍苦匆匆，即颂
颐安

弟平 上 三月廿二日

序文结语：
“仆少悦里讴，长惭识曲。”（以上不动，原“吴”改“里”。）
原稿“葑菲之献，滥竽无名，知音君子，或有取欤？”
拟改“承命作序，谊不可辞，葑菲之采，或有取欤”。
仍希批转

弟平

前作姿态不佳，点句亦谬，改从平正，兄谓然否？

1981年3月28日

圣陶兄赐鉴：

昨荷宠临，面告水磨工夫之实况，使文章较充实，言之有物，信为大力支援，无任铭感。文字脱稿，恐须迟至下月，以又发见其他问题。又排字繁简，关系全谱曲文，拟托友询之。如用横式谱、简体字，恐曲友不悦，而弟大为吹嘘或未惬舆情也。作茅公挽联，兄说“七言”，弟昨晚果然想了七个字，颇空泛，聊以塞责，另纸抄呈。其实七言分量亦重。记得昔年张香涛挽我曾祖一联，亦是七字句。书写颇不易。如较小（比呈样稍大）弟可以写。如正式挽联，则缺乏工具，腕力又弱，须另倩人为之。只要粗大可观

便好，可不计工拙。又有一说，如不当场悬挂，印在纪念专刊上，则大小尽可不计。署名事与此相关。如是大挽联，由兄先列名，许弟附骥为幸。将来开追悼会，弟处总会有通知的。如是小挽联，只有十四字，宜兄单列名，二人连署未免可笑。晨起瞎写，即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三，廿八

昨日归去不觉劳否？文稿缓日另寄。

信收到，如谓可用，请来电话，可省复书。

1981年3月31日

圣陶兄赐鉴：

勤靡馀劳在陶集自祭文中，弟误忆乃点金成铁，愧矣。承提命极感。兹改写仍奉上。注云礼记中亦有相似者，则人同此心殆不虚。前稿仍附奉，真可谓“再三渎”矣。但改动颇多，拟分五节，仅备参考指正，他日当另奉缮本也。清工戏工，南词北曲，昆腔磨调，必须提到，否则读者不了，文仅六百言而颇费工夫。用何字体已函询，一时尚难交稿。拟联空泛自不合用，甚歉。未知如何应付之，深以为念。匆上，即候
颐安

弟平　启　三月卅一日

条对凡新改处皆用红笔标记，馀当另复。

（一）大部分照改，北曲用一凡。“因缘”不限文字，弟亦曾想到，因循未改，今已照增，感谢。

（二）清工、戏工是今日行话。

（三）明初荆、刘、拜、杀为“四大传奇”，加《琵琶记》故云“各大”，详述文字太长。

（四）速迩、遐迩似皆可。

（五）“文字因缘”增为“文字乐律因缘”。

（六）末段弟意“若其”以下至“哉”，作一句读。以文法言“斯”字当另起，以文气言，一口气读下且遥承“父作子述”云云，所以为“胜业”“珍闻”也。若用尊断句法（稍短）未宜用“也哉”，今句已长，拟不增字。岂其然乎？

拉杂不恭，恕之恕之。

弟平 顿首

忙与静

陶渊明说，“勤靡馀劳，心有常闲”。我曾想起一个别号“无事忙”，却不敢用，因怕人说是出于《红楼梦》而自比贾宝玉，这就缠夹了。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落里想到的，既非从《红楼梦》，亦非从陶渊明。自己对这别号却很欢喜。近读香港《读者文摘》第二期载胡兰成《韶华胜极》。此文清新素朴。他讲蚕忙时说：“繁忙可以亦即是闲静”，意与陶诗正相合。他未必读过陶公此句，而渊明是否从劳动中得出来亦不可知。我把这“忙静”倒过来用，就把唯物转化为唯心了。文人以为至理名言的，在劳动人民只是一句普通的说话。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真理永在，故不贵多言。

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五日书呈

圣陶兄教正

弟平伯 稿

1981年4月5日

圣陶兄赐鉴：

昨寄稿凌乱故敝，极其不恭，却易看出改动处，阅后希即弃之，当另缮呈。第二段中“而加二变”句不明，拟改为“而仍用一凡”，如何？“仍”表示虽是昆腔犹有北曲遗声。此文屡承提命，看得至细，写得极详，不啻“把着手教”。盖六十年来所未有，诚为晚年之乐。既深佩悦，渎神费力弥感不安。今幸脱稿，已由湜华转致。原可自写，以谱是横行右行，序则直排左行，而书是西式，翻阅不便。若只一页，如兄之题辞制版固无妨也。用何字体尚待商量，总不致化“僕”为“仆”耳。

挽茅公四绝敬诵。尘迹不堪殚述，以“赋别”摘要诚为警策，章法亦善。所述申江往事，弟初不知。用挽联亦决不能说出。前拟七言，被《朔方》杂志人取去，即署弟名，虽不拟写送，如见报刊亦可致悼念兼表敬意。兄当谓可。

中华书局亦送纸索书，拟得一诗：“创建欣当鼎革初，年华瞬届七旬馀，新知旧学商量遍，更启琅嬛万卷书。”希哂正。

乍浦许白凤，与振甫、元兄相熟，近与弟通书寄诗。许刻一章，尚未寄到。观拓片，刻得甚精，而词句云云弟不敢当，无处用之，奈何。（附章拓片以为如何？）若此者尊处想必甚多。殆只可保存耳。匆书，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四月五日

1981年4月6日

圣陶兄尊鉴：

前书想达，附许刻章拓文请暂留，迟日拟奉元兄。四日批转得诵。“各大传奇”去“大”，“海内外人士”改“寰区”，均遵嘱。银球往复，时近两旬，虽一字、一撇、一圈之微，俱不放过，可谓认真矣。今幸而脱稿，虽非无缝天衣，亦近水磨工夫，公之赐也，兄之力也。同在耄年得之，尤甚珍重。文字得失，会以寸心；安得逢人而语。始知所谓“不把金针渡与人”者（见元遗山诗）非不肯，乃实不能为耳。稿拟迟日以大字缮呈备览正。春气渐和，良会在迩，花前觅醉，堪续前游，元兄想必欣然命驾也。相晤非遥，伫候电音，不一。敬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四月六日

1981年5月11日

圣陶兄尊鉴：

六日手书欣诵。贤郎通竹报足慰远念，计程当归也。正不须掷还。人希治印，乃“雁仌之钚”，雁（鸟下人）钚（左作里?）可谓诙诡。近有以“春在堂上春仍在”之文刻赠者，已谢却之。许白凤所刻，则至今尚存。匆上，即叩

颐安

弟平伯 上 五月十一日

辛酉三月下浣家中人会于东郊永安南里七楼孙女华栋处，与旧寓十楼相距甚近，忆玉谿《凤》诗云：“新春定有将雏乐，阿阁

华池西处栖。”漫咏俚言以发一笑。

归京即住永安里，七载光阴一瞬间。
今喜相将来子舍，莺雏调舌启衰颜。（外曾孙女二岁）

1981年5月15日

圣兄：

手示及照片均领谢。韦柰辞行，祈赐箴言为幸。颖南约廿七八来京，当可晤叙。又得《读左》诗一，参以《国语》，附呈正（依年份当列第六）。即叩

道履

弟平　拜启　五月十五日

读《春秋》内外传载晋骊姬申生之事。若《国语》记夜半之泣，阿谁听闻。东山之伐，一似绯绿逢场。古史多疑，管窥孤陋，偶赋一诗，注以谂观者。

黄金缺月象寒离，龙衮狂夫偏裻衣，
既用妇言虞子篡，戎容何故泄天机？

注《左传》闵二年：“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又云“龙凉冬杀，金寒玦离”，“是服也，狂夫阻之”。所谓偏衣者，左右异色，其半似君服，即龙服，亦作庞，杂也。外传更详，卷七晋语“衣之偏裻之衣”。注云“裻在中，左右异”。裻训背缝，今语犹存，曰“督缝”。偏衣左右异者，裻本在中，今偏在一边，盖其大半为太子服而小半君服也。如左右异色，则更离奇。国语所谓“奇生怪，怪生无常”，宜乎“狂夫阻（疑）之”，言狂夫亦疑之也。史实如是，似颇费解，遂姑妄言之。

古诗例不自注，即偶有之亦甚简单。诗意当自明，若待注而明则混入散文矣。而今人作诗每喜自注，且极详尽，因时代之异，不能一概而论。私意不免墨守陈规，然若“读左”诸篇自不能不注。《左传》昔年虽家传户习，今日亦似密码矣，且可省翻检之劳

也。外传载灼龟之象，内传繇辞薰莸共处十年犹臭（此字即今语意）皆甚隐秘；骊山兴戎，今古皆然，亦可异也。并奉

圣陶兄博笑

弟平 呈稿　八一年五月

1981年6月1日

圣兄赐鉴：

示悉，已电复。益翁准备公请，凡五份，颖南却未见来。闻廿七晚在沪国际饭店宴客，座有陈从周（陈来书），此外想当有为题卷子诸公。元善兄今岁九旬正庆，其生日在何月，兄知之否？是否有公祝局面？近香港李国柱制赠拙句（即前歌行）印本，检奉一册尘览。上未题款，可备送人也。即叩

颐安

弟平 拜启　六月一日

昨归奉手示。照片三人神气尚佳，收到谢谢。附呈前诗复制有两处：第二页“还娱”补缀痕，其作“难娱”“堪娱”均未妥，“还”字适中，然否？倒第三页上，注解改动，以信阳非古申国也。其说到吾兄，记相与之乐，当勿呵也。

弟平 附笔　六，五

承面询刊出否，今附奉4月21日港《新晚报》剪报，祈察。（大致不差）阅后希掷还。

平 附书

1981年6月6日

圣兄赐鉴：

得张牧石来书定为“私”字。尊藏之“巨”文可解决为快。今将原书寄奉，阅后希掷还。又乱涂三纸一并附呈正之。元善兄生辰为九月初四日，俟明年庆祝也。馀不多及，即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六，六

《题〈石头记〉》下半章注

多少金迷纸醉，真堪石破天惊。（非泛言也，如记云“明明德外无书”，而人多忽之。）休言谁创与谁承，传心先后觉（概括一切玄言），说梦古今情（一切文艺）。

如贵简易，则“五经”不如“四书”。开蒙必读，亦为长远计也。盖以论孟为廓，学庸为心。《大学》开头四句即摄“四书”之义。余甫及四龄，吾母口授背诵，生平第一次也。“明德”秉诸自然，“明明德”重在人为，此二“明”字，即《中庸》之“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为教”。“新民”之旨无改于今。“为善最乐”，至善即至乐之境，曰止于此，一语道破，可谓要言不烦矣。晨起妄涂，聊发一哂。

六月初三日

1981年6月12日

圣陶兄赐鉴：

八日手教敬诵。元兄书中言其生日，用精确之数目字，反而不大明白，大约在八九月间，原件附上。清真词以季刚师开示，弟于上学时喜之，二零年旅次和韵，实儿嬉之笔。荏苒数十年，尘迹重重，今不复谈矣。然其词实佳，尊和《兰陵王》，必能辨之。根柢在于言之有物，辞能达意。思想不必超妙，却当行出色。后人推崇备至，未免繁而寡要。近乐简易，故妄言之。顷得一句，另纸写奉，殆无先例也。惜阴寸分皆指日影，今易“秒”字出于时计，诚不恰当，总可意会。“夺”字用重笔，亦谓可乎？虽似陈言，却非泛语，以有感于《论语》“朝闻道”之言，夫子固亦甚亟也。寿居五福之先，而人每乏正解。敬之未必有变，蔑之似觉唐突；卖老固属失态，叹老大可不必。弟意人生重在始末，中间只是过场耳。童真往矣，遐不可追，桑榆暮景即人生之黄金时代也。聊发狂言，引兄一笑。馀当另陈，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六，十二

如晤吴泰昌兄，希嘱其来寓。

一九二零年庚申清明地中海佐渡丸舟中寄内子莹环于杭州《玉楼春 和清真韵》。首二句修改。

花花草草随人住，乌兔相催无定处。江南人打渡头桡，海上客归云际路。　消愁细把愁重数，执手正当三月暮。今朝悄对杏花天，那日双看杨柳絮。

平伯

一句诗呈圣翁：

断句每较全篇为佳。日本有一句之诗而中国无之，盖由于语音不同，若“满城风雨近重阳”，仍是断句也。然意尽即止，岂不可作一句诗读耶。晨窗得句云：“垂老偏宜夺秒阴”，急以尘览。亦印可乎？

弟平伯　呈稿　八一年六月十二日

1981年6月15日

圣陶兄尊鉴：

前寄一句诗颇鹘突，亦常谈耳，却与“夕阳无限好”诸语不同。（即弟前拟之“晚来非晚借灯明”亦总未脱科臼。）暮景似生之秋实，非回光返照之比也。宇宙间量变至质变，每分四阶段，如成住坏空、生住异灭、生老病死皆是。人寿百年，如四分之则各得二十五，而其最后一段似较短，盖自八秩起算，而百岁翁健在者亦甚少也。斯盖秉之自然，一如暑往寒来，春秋代谢，非关人力。然此第四段既非人人能得者，又最吃紧，俗谓“收缘结果”，释以今言近乎“总结”，若释氏言即“所作已办”，偶发狂论，唯兄鉴之，幸甚。

张人希寄画竹、石、月季花来为元善兄寿，并嘱弟加题，为书“三益友”，已转上。又来书释弘一师所书𦣞字为私（厶），云见古印文，其证似确，弟却仍不认识，以不谙古篆金文也。兹将其原书附上，阅后不须掷还，已复之。弟初认为“宧”，不合，既少“丶”，又少一竖，且所刻亦无室名，则决非此字矣。今得正误，亦幸事也。更拟询诸治印友人以确定之。兄看法如何？

潘国渠君寄和诗来，甚妙，另纸抄呈。诗近语体而意谦冲，只用“识荆”一典。弟曾谨抄此，“荆”字为“君”。若作“君”即全是白话了。却为初交，此熟典自不可少。吴泰昌君已来。匆此，

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六，十五夕

潘虚之先生赐和次韵

将灰自念心仍赤，既白何由鬓再玄，
把酒不妨吾落后，对棋每愧客饶先。
诗诚所好无佳构，公独相期有赠篇。
风景故都如故后，明年应是识荆年。

新雨新辞录奉
圣翁朗照

弟平　抄写　辛酉五月

1981年6月18日

圣兄赐鉴：

前函待发奉手教，同心之言，欣慰何似。元兄赠赵诗（稿已寄还），非注不明，若四D者乃胸中之符号耳，以英文之女儿亦不缩称为D。却引动弟之勇气，有歪诗二，十年来未敢呈览，检自尘封，博酒边之一笑，汉英夹杂而似调平仄，又妄译之，其谬殊甚，幸勿呵之，已录副，可留作谈资也。

所示两句，重读大感兴味，以与弟前书中言不谋而合，即可作为漫谈之起点，其他则不妨求同存异。弟自逞臆妄谈，或竟数纸，兄正其可否略为开示，足矣。以免劳神费力，幸甚。

四言源远而流不甚畅。尊句可作四言诗读，若成篇章当似渊明也。

《论语》谈生死极少。如《季路》章“未知生，焉知死”，朱注云“幽明始终，初无二理”，皆甚含胡，唯此章独明。即朝闻而夕死，则其所谓“道”，非仁义礼智、修齐治平之类可知；若是一般的道，得闻以后正可见诸行事，来日方长前程远大，胡为遽死耶？此不可通者。此道分明有关生死，若结缨另箦，七十子自有心传，固不仅道释二家为然。

此章又可作反语读，原意当是不闻道而遽死之可惜，反过来就成为正面话。此即那“一句诗”写作之动机而有争分夺秒之妄想，吾兄赏此三字谓有同感，自不待烦言也。又总结若在第三期最好，如“五十知天命”是也，至第四期则迫促矣。即叩
颐安，不具

弟平　顿首　六月十八夕

自友人处假读 Rostand：“Cyrono de Bergerac”英译本戏成二首，一九七二年一月

1. “Be careful! If you struck me on the nose, it would drip milk!”“Milk!”“From the Milk Way!”“Hell!”“No no—Heaven.”(P149)

“迢迢牛奶路”①，情人从此堕，
鼻带乳花馨，点滴如凝露。

2. And what is a kiss, when all is done! ……a rosy dat over the I of Loving. (P138)

击剑吟诗客，诙谐道不穷。
Loving 心一点，此是 Kiss 红。②

一九八一年检从故纸堆中，呈

---

① 鲁迅原句，但此处如译银河，亦不恰当。

② 二英字译为“恋唯”“口斯”，音义相兼，却不妥当。姑存之以便读者。

圣翁乔梓一笑

平伯

1981年6月23日

圣陶兄尊鉴：

昨晚奉复示，味甘交慰之言使弟抃慰，增自信力，而知写字非易，则又切惶恐。然想得一法，弟尽多言，兄仍少答，可则默而存之，否则简言斥之，以便隅反，亦可两函一复，如此则虽多尝野芹而不至多劳神思也。看到“启事”，举双手赞成。弟文有此意不敢请耳。其疏笔砚固无伤也。小诗近俗套而辞意和平，兄或勿呵欤。急复言简，即叩

颐安

弟平伯　六，二三，上午

如此信即可不复。　又及

人希绘竹石月季花以贻元善为题三益友，并赋短句解嘲

直谅谈何易，多闻合占魁。

花开四季红，犹胜一枝梅。

原作“一枝花”，改韵，省注一条，即奉

圣陶兄一笑

弟平　呈　辛酉夏至

读潘虚之诗（其字见《海外庐诗》）“将灰自念心仍赤，既白何由鬓再玄”。想起古德偈颂：“胸中一寸灰已冷，头上千茎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盖谓法坛。）生平服膺此偈，以为谈定不可及也。师名失忆，只记得一“达”字。潘句近之，盖人同此心，不因古今内外而异者。

圣公法悦

平　漫涂

昨书达否？

昔吾家有乐知堂扁额，外曾祖父彭刚直公书。今依之得八字云：

乐天、知命、安闲、养拙。

申之为二十字：

乐天不忧惧，知命不妄想，安闲啬心神，养拙慎言行。

缩之则四字耳，

乐知闲拙。

辛酉夏至

前奉华英歪诗，其外原尚有一绝句，并尘笑睐。

假读西书难字过，（英文生字太多，不胜其查，遂借杜句“读书难字过”。）英雄喜剧泪华新。当年惜负朋侪劝，（弱岁旅游时，友人若傅杨诸子俱劝我治泰西文学，至今愧焉。）老我虚逢七十春。

1981年7月1日

圣兄赐鉴：

手书敬诵，要言不烦，以少许胜多许也。又承画近影，正侧面俱佳，盖出名家手，当谨保之。开列八个字，其境界本不易到，心向往之耳。闲拙意较浅，然辄与事实违反。拨冗弟尚难为，以兄况言之恐更不易，然积四日之忙以一日之闲为快，即有安闲之味矣。养拙原意是藏拙，以耄荒多误故。而遇事谢却不合道理，亦非人情，事实只是一个态度问题耳。言行上差别不必大。上四字情形不同，自是陈言，甚难似易。何则？乐知或否，人不能究，靦颜居之，亦无所谓。仿佛口头禅，自不妨悠悠忽忽过日子也。若

检验之，事本大难。依原典言，易传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忧之对文是乐，渊明复易此四字为“乐夫天命”，只以“乐”字领“天”与“命”，意更明白。此句原在“归去来”之末，更足之曰“复奚疑”。复奚疑者，决定之词也，平素尚有疑，今则无，故云尔也。可见此乐，其得来匪易，陶公尚尔，况我辈乎。似掉书袋，咬文嚼字，心殊歉然。却有可解嘲者，以弟近感，于此乐境相距尚远，如谚云“望山走倒马”也。唯远睇遥青聊以自慰耳。如揣度之，此乐盖从解脱、反省中来，非由享受。若“心静自然凉”便是消暑胜境，而饮冰徒滋内热。兄谓斯喻何如？又近体疲苶思路艰涩，厌烦冗而乐简易，似亦是一病，然易简之理固不可废也。容后详之。

《读左》十章大略均已写呈，亦颇沉晦，待注而明不得已也。殊不近“儿语”奈何！其首章状子都之美言不雅驯，考叔纯孝迹类装点，“君子曰”者时人语耳。末提《伐子都》京剧，宣扬果报，似打油体。以之带头觉不合式。兹另加换一头，真从开篇说起，记初读此传之印象，差不违名实也。写在庆祝百岁翁柬之背面殊不恭，以佳纸似可惜耳，即叩
颐安

弟平伯　七月一日

《读左》已得十章，亦颇晦涩，似非“儿语”。今补写首章，或较近真实欤。

开宗不记王正月，只见元妃侄娣来，
克段谁知初未死，蕉窗展卷一寻猜。

克段之段，声势汹汹，“克”之一字，意甚含混。“克之者何，杀之也。”“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是公穀皆不知其未死。独《左传》记“大叔出奔共”，为得其实。但释经云：“不言出奔，难之也。”还是不懂。

1981年8月1日

圣兄赐鉴：

上月廿八手书，知新居明爽，便于读写，极慰。天时盛暑大似南方，唯解蚊扰，仍为可喜。《北上日记》刊布，俱得快读。其三月二十日所记有弟之长诗，此稿尊处未存，想阅后曾见还也。近有一事奉渎。舍亲携来苏州汪嘉铨（前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之伯父与其父之著作数种，拟恳请我兄审阅，分述于下：

其父曰汪葆楫（字补斋），著《贞石唐书内编》有样本一册呈阅。（引文集者曰外编。）意欲刊行，问向何方接洽为宜，若能介绍自然更好。弟意出版匪易，不妨示知一二。

其伯父汪葆善，字应千，有日记多册：庚戌年全七册、辛亥年一册至八册、癸丑年五册（实只三册，其末二册多空白，八月后即无记载），其人弟不相识，却与伯颉二翁，吾兄均极熟，盖草桥旧侣也。弟已得读其书，正是清末民初苏沪光景，颇饶兴味。唯卷帙颇繁，书多草体。如何处置，乞示送行。他们拟请看看，亦未及其他。如庚戌第二册记二月廿六偕游七子山事，兄必能记忆也。汪君多才，其后如何，亦盼告知一二。另附抄件备览。挥汗不尽。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八月一日

汪应千民国二年四月廿九日日记

圣陶一词颇有见道语，此子真可儿也……

圣陶词中我最爱“悲壤愁天，苍球长遍榛芜”及“目感非真，境（镜？）中画里奚殊”诸句。

抄奉可窥豹一斑，尊作诚工，未知犹忆否？亦有全篇否？

弟平 附书

1981年8月5日

圣陶兄尊鉴：

昨夕兀真君惠临，携来手教敬诵。即托伊将原件带奉，计汪补斋著述书一册，应千君日记十三册（已详前书）。想次第邀览，颇费目力，却可遣日，尊旨极善，补斋书既有样本来，是否可即以之代询中华？以碑证史固是胜业，弟却全是外行，诚恐知之者少，出版社未必肯承印也。（亦当看全帙价值如何）顺便提起此件来历。汪嘉铨教授弟不相识，于兄为同乡后辈，或知其人欤。昂若长女之子，昂在时过继为孙，名许以林者，乃嘉铨之学生，以此关系，遂托弟转恳也。若应千之日记，情形不同。“癸丑”五册均亲篆题，而于第三册中辍。兄言其人卒于民二、三年，良然“对此残帙，亦感怆恨”。弟于此颇感兴味者，盖缘个人环境时代接近之故，今之一般人恐不易了解也。内容亦瑜瑕互见。俟兄审读后即可决定。能否择要刊布，殆非多劳我公神思兼目力不可。文后选载原作若干，则附骥尾而得行远矣。旧词似萧飒，诚如兄自评，公虽无心，彼却有意，于五月二日下又云“我诵此益觉有无穷之感矣”。言为心声，殆关气运，非偶然也。妄言勿呵否？片纸阁置多日，始行附寄，乃蒙褒之郑重，何可当耶，心窃感焉，主臣主臣。印章即人希前刻（一“人”爬在白上），嘱湜华削去一横可耳。近又得《书法》社王运天君镌贻一章，附钤纸尾，“俞”笔划甚多。匆答叩

颐安

弟平　八月五日午刻灯下

1981年8月16日

圣陶兄赐鉴：

奉十二日手示。雨后凉润，新居爽垲，且免虚惊，洵出谷迁乔也。所呈诗稿亦以示黄公，评曰“不作悲语，弥增感旧之思”，又引古诗“襟期文字海，尊酒岁寒盟”，则不知何人所作，过奖为愧。为应千君日记作序，以耄期之遐龄，怀冠年之旧侣，他日流传，足为故人增重。文坛佚事，在昔已稀，况今日乎。弟先睹为快，实感非虚，何幸如之。忆其中有二琐闻：一、在簑衣真人祠听吴癯（原文如此）庵拍曲，其人似谙昆曲。二、有关于寒家者一条，曾摹曲园公“慈悲”二篆字为联，一字一联。公原作铁线篆极精劲，悬在观音堂。弟朔望必去烧香，今久佚矣。汪公则配以无量寿佛，额曰“西方圣人”，亦趣闻也。其中有一点未明，即“公中”“二中”“府中”之区别。祈明示为幸。兄等当与之在草桥二中同学。日记如早一年寄来，犹可以呈颉翁也。

从周嘱其门人石迅生为公画像，亦知其事否？雨窗阴暗，瞎涂，即叩

颐安

弟平　上　八月十六日

1981年8月19日

圣兄赐鉴：

昨日手书诵悉。知将命驾惠临，抃慰良深。希先来一电话告知，为荷。陈件已送到，画者只盖两章，所留地位不多，弟拟为写五字“圣陶老人像”，其下亦盖一章，不知好否？届时当可面呈。

有人赠绍兴（加饭）酒，或可品尝。以良晤在即，不多书。
颐安

弟平　八，十九午

1981年8月22日

圣陶兄赐鉴：

昨任枉驾，片时茗坐，足涤尘襟。吴阊往迹，知之者稀。弟以年小，未获追随，一似失之交臂。今荷开示，扩我闻见，好续前梦。伯翁于倚声每谦让，未逮诵弱冠之词，如闻謦欬，感怅何如。另诗并呈，即叩
颐安

弟平　启　八月廿二夕

吴门汪应千清宣统辛亥闰六月朔日记载王伯祥兄《清平乐》词云：

> 廿年去早，愧读书空劳。枯坐无聊青灯小，填清平词调。
> 深恨格律难明，无端笔下愁萦，料想钝根未疗，何方乞取仙灵。

容翁词于此仅见，可宝也，即录奉圣陶兄

弟平伯　辛酉新秋

1981年9月1日

圣陶兄赐鉴：

奉手书，知拟续临，无任欣慰。已通电音，较复信为速。计时或不逾旬，行前赐电话尤妙。颂文史馆，益知谆嘱难辞，兄勿见呵，幸矣。其修饰小不足道。如第三句本用杜诗“窃攀屈宋宜

方驾”而字面较重，又下句原为“恐与齐梁作后尘”，亦欠妥当，遂改屈贾。第七句“野人能击壤”，言其只能敲敲边鼓。附书博笑。对联“十堂”乃知堂最晚之别署，弟亦从其遗著知之耳。近以破纸抄写些对联，字拙而大，驾临时倘携一镜，或可邀鉴也。前为华君作序，文中有“年未中寿”，用《左传》义。黄公改“未”为“甫”，谐情合理，（华卒年七十有二，亦逾古稀。）一字师也。黄遂去查《左传》，发见“索引”错字。兹将原件弟之附记并奉上，如未出书，校改固易。承示吴趋往事，以伯南夫子之介绍，三兄同考存古而未录取，可谓珍闻。盖科场流风未泯，评阅綦严。孙翁之热肠古道，则弥可钦式也。应千君似与翁相契，专约沧浪亭观荷而花已谢，乃共读龚半千画，见日记中，其文殊隽。兄他日写序文，或可提到。日记仍在湜华处否？良晤匪遥，不拟多书，却已尽三纸矣。即叩

颐安

弟平　九月一日

前有“性喜涂抹”一章，本曲园公语，而《春在堂诗编》并无之，顷检《补自述诗》得之。今抄奉一览。

圣兄赐存

弟平

娇小曾孙爱似珍，怜他涂抹未停匀，
晨窗日日磨朱墨，描纸亲书“上大人”。

僧宝虽未能书，性喜涂抹。每日为书一纸，令其描写。

1981年9月19日

圣陶兄赐鉴：

奉十五日手教，知瞎抄对联可供公馀遣闷之需，颇感欣慰，以

涂抹尚有微益也。如能于素纸（即近用之信纸）上挥写大字数行表示曾经已览，俾留鸿雪可乎。又前抄曲园公赐诗，（玕）当从石作研，乃误写，祈在原稿予以订正。又玕字无仄声。黄公又见示“上大人”出典见张尔岐《蒿庵闲话》，乃临济宗白云禅师开示郭功甫著，有汇通儒释之意，非如今人只知“孔乙己”也。多闻可喜，弟初不知有此意。

有一事奉询：忆兄前者曾有低热度，其后见愈，想必服药，未知用何药品？弟妇低烧多日不退，欲知情况以便参考。祈略示概况，至感至感。

闻元兄近移家复兴门外，与舍间颇近，已知之否？

匆复不具，即叩

颐安

弟平 上　九月十九日

1981年9月27日

圣兄赐鉴：

廿二日书敬诵。旋寄祝元翁诗稿，谅已达记室。其新寓成去过。有两单元，而开间不大，距寓只两站路耳。允为抄联题字极荷，希以之遣寂，勿亟亟。承示消炎痛药名。近亦自医院觅得，名炎痛喜康，盖类似者，亦有疗效。弟仍疲软，各会均不能赴。写字易失误，为元兄题册即写坏一字，而总有人索书，亦无可如何者。《红楼梦》讨论会十月在济南召开嘱书，为写一横披，长三尺许。诗云：“仙云缥缈迷归路，岂有天香艳曲留，左右朱门双列戟，教人怎看画红楼。”书中写楼房殊少，亦京师邸第实况也。若欲指实之，其唯天香楼乎。今秋甚暖，云将降温，唯多珍卫。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九月廿七日

第二句拟“而今瞬及八旬春”。

第四句“童心”拟作“髫情”。“童心”通用无碍。但原典非佳。《左传》“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盖童昏之意。

末句称弟为“翁”，殊不敢当，却亦难改，“翁”可作通称，如易“公”、“兄”反重。“预一陈”改“一预陈”如何？作“预一陈”，“一”，数目字，实；作“一预陈”，“一”，语词，则虚。

可说无甚修改处。

（2）单音方字，“妃俪”（用“妃青俪白”字面）成联，妙手得之，出于自然（二句一气而下）。亦谓可否，仍乞酌裁。

弟平　贡稿

1981年10月6日

圣兄尊鉴：

昨良晤，欣瞻新居极快。以时促未及推敲诗句，又前书未达，（顷收到否？）归后思之尚有芹供，另纸写呈祈察。亦尚有须补充者：（一）“瞻前”应合元兄“向前看”图章之意。（二）“豪情”似肖其人，作“髫”即稍差，且欠庄。（三）齿及贱名深感殊荣，质实言之，于兄则可，他不能也。杜诗“平公今诗伯”，岂可当耶！晚岁论文，相看一笑。叩

颐安，潭福不具

弟平　十，六

第二句“瞻前将及八旬春”。以壬癸甲乙尚有四年，将字不动。

第三句“童心”原拟“髫情”，亦不甚惬，改“豪情”如何？

末句三人之中，弟年最幼，称“翁”不妥，还是“公”字好些。依杜诗原典，弟何敢当。或不嫌过誉亦可酌用。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丈者耶”，一笑。

1981年10月9日

圣兄尊鉴：

七日手书顷始到，亦颇缓。僭易之句均获采用，为欣且愧。第四句“犹有”作“更有”，口气较适，但不改亦可。“童心”，《左传》下句为“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固宜回避，想起弟前作《忆》扉页，用龚定庵句“瓶花贴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自谓则无嫌贬辞。

近值光复（此辞似久已不用）纪念各处开会，台从必甚忙。文史馆开会见电视，家人见告，弟未得观。弟各处均以病辞，即书面发言亦以小诗代之，另以大字写呈博笑，所谓大字报式也。

集字联尽可留玩，勿亟掷还。此册无年月是一欠缺。题览胜图七古是弟所作，询之徐君，知作于戊寅除夕，则在三八、三九年间也。其时侍亲家居，故多闲情，以之遣日。

来书已示韦柰，嘱其多自勉励，勿负长者之望。匆复，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九，灯下

1981年10月31日

圣兄赐鉴：

多日来未通书，时以起居为念。昨奉手教至欣。寿诗中“犹”字，既元兄有此言，自可不改动，即以入诗亦无碍也。集字联多陈言，少新义，徒存鸿雪，实不敢劳神费且力。湜华喜抄旧籍，或可倩渠为之以供浏览，得一副墨亦佳。兄谓如何？

颖南近来一文或已邀览，曰《姑苏三老》，此间未闻，盖见港

报，中列贱名，未免滥竽充数。时尚如此，固不须辨，却亦已告之。又文中讹字颇多。又近两期《书谱》，二联均误释，“蠹简”作“木简”，“落残禽”，“落”释为“前”！（此人希见告）兄处有其书，检之可得。附呈改稿，敝帚可嗤，次句用《论语》，公喜此句，或勿呵欤。纸劣未敢署上款。匆复共祝

长寿，并候潭吉

平伯　十月卅一日

改旧稿梦中句并注

人人生死皆平等，可否之间事不齐。（夕死可矣，见《论语》）些子儿缘能定命（些子儿，宋时俗语），飘首都不异沾泥。婴啼知否前身患（大患有身，见《老子》），老至犹为昨梦迷。自笑孱躯将八十（丁巳年七十九），还将疏放恼山妻。

平书　辛酉十月朔晨窗

1981年11月7日

圣兄赐鉴：

浞华抄联，闻有万言，两夕而毕，盖甚劬，若吾辈为之，不知要费多少光阴也。已大略校对。如七言“上赏玉符”少一点，十一言“文名及官职皆高”，少一捺，亦微误耳。昔侍先君，于九成宫皆极熟，趋庭以之为闲话资料，积时遂多，非有著述之意，笔录不加分别，以家大人所集为多，弟则赞助而已。如词人联七言咏延己、美成，《石头记》联咏兼美可卿、宝玉、龄官，自出弟之妄拟，佛寺一联题《溪山揽胜图》歌行亦然。徐君出示斯图，引首父书大字，歌行弟书，颇似九成宫帖，以髫年所习也。还有十

二言“名士出山阴”联，原拟赠佩公者，观之可知。胜利后匆匆未及检点，遂阻人天，至可惜也。倘蒙赐览正，幸甚。七言中有一联“黄流不与涤明月”，下句偶吟错一“生”字，“碧波为我生微凉”，却较原作“挹微凉”为好，然否？

附件原拟作小文曰《百岁非夭说》，后觉其大可不必，遂只剩此一表云，亦可笑也。匆叩

颐安不具

弟平 顿首 十一月七日

用古义百廿为上寿，戏拟寿人之目，博圣翁一哂耳。

弟平 呈

十岁	童年	廿岁	青年
三十	少年	四十	壮年
五十	中年百岁之半	六十	还年还历
七十	稀年古稀	八十	老年“七十曰老”，今人多寿，移后十年
九十	耋年耄耋，耄未必佳，有耋字	百岁	颐年期颐
百十	大年超百龄曰大	百廿岁	彭年可希彭祖颂辞也

1981年11月23日

圣兄尊鉴：

拨冗赐书，甚感。知已迁回尊寓，想见爽垲一新为慰，惜未能造谒。集《九成宫》联，在外另有副墨三本，弟之原稿尚在则亦足矣，拟不再烦湜华，因他也很忙。

百二十为上寿，各种说法中以此为合。《左传》秦穆公斥蹇叔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注称中寿为百岁，甚确。蹇

叔已老，估计其时约七八十岁。穆公之意原极粗俗，今作想象语，亦措辞之善也。其经过左氏润色否，则不得而知。寿人之目出于臆想，非敢妄冀修龄，元善兄以外未示他友也。匆复不尽，外呈一纸，敬叩

颐安，潭福

弟平伯　十一，二三

泰西以悲剧著称，余惜未能读。中土小说戏剧每以大团圆结尾，自是陈规为世诟病。然亦不可一概而论也。《石头记》颇近于悲剧，惜其未完，或云不足为病。即今传八十回之后半，其凄怆气氛已渗透纸墨间。对拈偶句解嘲。辛酉十月晦。

已是梦中梦　何须悲里悲

圣陶兄教

弟平　呈

1981年11月30日

圣兄赐鉴：

知兄日来必甚忙，而奉渎者，以港友何焯贤（竹孙）来书附件嘱为转呈。（原信并附，请勿寄还。）其地址在信笺上角，中文写法弟亦不知。剪报是弟旧作，并乞阅正。（前呈“对联”中已载，只文稍短。）弟近行步愈劣，每作蟹行，前进殊艰，而会场广大，望而生畏，以致不能赴会，良堪惘叹。匆布不具，即叩

颐安

弟平　上　十一月卅日

近写字多用钢笔划之。

1981年12月2日

圣兄赐鉴：

二日晨起，不期得手教甚慰。张人希送兄水仙花一头，闻厦门亦不易得，暂存待取。贱体荏弱而精神尚可，笔墨可谢则谢之。近得一钢笔，颇适于写洋纸，亦悦目，有向兄看齐之意，可笑。此纸背有字，殊属欠恭，此周策纵所写回文诗，亦游戏耳。

古今谈“心”者多矣，试妄揣之，似有三：一、肉 心，二、脑系，三、灵魂。固宜存而不论，然而不妨思之。所知愈多，愈广大，则愈觉其不足与神秘，知与不知，有涯无涯，盖皆此义。暂止于此，博笑。可不复。匆叩

颐安

弟平伯 上　十二，二

暇时惠临，欣企晤谈。

1981年12月19日

圣兄尊鉴：

五日手书早已收到。《北上日记》得诵，到京即承偕访齐内故居，光景宛在目前，不觉三十馀年，观河留眼，可胜太息。以体慵羈答，昨荷电询至感。弟近更疲苶，用手扶不得力，则步行益难，自虞蹉跌，半亦由于神经。眠食如常，可以告慰。不甚写字，偃卧看些新的闲书，如从周所编《徐志摩年谱》重印本，如黄裳之新刊游记，尊处亦当有之，又港印知堂晚年信札三本之多，聊以遣日遮眼。在前曾寄一函，有残诗芜笔或已邀览。今附上《解放日报》所刊小诗四首（曾写给荒芜，由他寄去）剪报一纸，不

知曾见过否？

近得上海邓云骧来书云，吴下废园有修复之议，将于本月开会讨论，最是佳讯而弟却不甚信，以方在百度撙节中，且等他续报再说。知必为我兄所乐闻。如果恢复，事亦非易，如斋匾均已无存即为一例。请人书写，亦颇难。

近日寒严，寓中室温亦降二度，唯多珍卫。匆此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九日

1981年12月22日

圣兄尊鉴：

昨奉手教二页，笔迹清整似前，不胜欣慰。序文拜读，简要深厚，不落感伤为佩。其首页引补斋书云云，弟未尽明了。所谓“我”者，应干抑补斋？忆癸丑日记之末，文字至简，未言造府。（是否记忆有误？）是否补斋是日随兄同来而别有记欤？若山东大包夹酱汁肉，令人作朵颐想，诚有趣之笔也。

以体气荏弱，承嘱加意，感谢感谢。走路靠扶，六年以来久成习惯，只是近来手亦不得力，有把柄握之始稳，总要防跌，祈释念注。以近视兼老花，配镜不易合度，仍摘镜看书，不耐久视，只图遮眼而已。以视尊况，或稍好，亦五十步百步之间耳。以施蛰存之介（书云《词学》今年不能出书）江西出版社将重印《杂拌儿》两集（删去六篇），得步骥足后尘，其不想炒冷饭，则全与尊旨同。匆书，即叩

颐安

弟平　十二，廿二，冬至

1981年12月26日

圣兄赐鉴：

廿四日示悉。遵命僭拟改文，另纸书呈。略说修改过程：（一）补斋所言，其事既不详日记，似可勿提。如曰“日记”，或误会有此文。（二）两家俱以珍馔款宾，备见交谊之厚，亦文中之“俏头”，却易混淆。兹将“到府”改“往访”，于“母夫人”上添“其”，则分清矣。稿已清写不宜多动，易此四字，窃谓足矣。妄涂如此，乞恕并正之。

关于“红楼”公案尚无定论，重刊未可，所印乃《杂拌儿》耳，亦不知将印成什么样子。

小园修复事，闻从周一力承担，他年且约弟等往观。先人之遗迹幸存，平生之愿已足。吾兄首创斯议，感激惭愧如何！邓云骧书言之凿凿，随函附奉一页（不必寄还）一览。此事或不会“黄落”欤。《读左儿语》汇写经年只十首，甚矣其衰也。匆匆改岁，即叩

颐安

弟平伯　十二月廿六日

遵嘱僭改凡四字，乞正。

“谓日记”删去，作“亦”。“到府”改“往访”，“母夫人”上添“其”，文如下：

> 补斋先生书中，亦叙我当年往访留饭，……酱汁肉系其母夫人手制。（接下不动）

馀详书中。

1982年1月1日

圣兄尊鉴：

日前乔梓惠临，得倾谈欣慰。除夕舍亲许以林来寓，补斋大著已手付之，代达尊意，他表感谢，嘱为致意。其师汪嘉铨在京，渠当面呈，自会斟酌转呈其翁。（名条附上）荏苒半载藉交文字缘，亦可喜也。馀容续陈，即叩

颐安，合府贺岁

弟平伯　启上　八二年元旦

中华审稿，精确为佩。径奉恐老人不悦，兄意良厚。　附书

1982年1月16日

圣兄赐鉴：

四日闻眼恙住院，至念，回遑累日，未敢率尔修书致候，恐或劳神。想逐渐康复，式符私颂。总勿要性急握管写字。弟近体亦劣，卧床多于起坐，亦不用毛颖，只以钢笔硬划之，大有学步意。从周来书，嘱为天一阁中东明草堂榜书，不敢承命，亦无奈也。即叩

痊安，藉贺戌年

春禧

弟平　顿首　一月十六日

此信祈暂勿复。　附及

1982年2月6日

圣陶左右：

怀念正殷，忽奉朵云慰吾饥渴，更思畴昨银球往复时也。知医院疗治得法，兼试用金针，宽怀静养，“勿药有喜”指日可卜也。元日拟一联值兄眼疾，写好未敢径呈，遂尔耽搁。“儿语”诗乃荷再读，俚辞之深幸也，恐知之者少耳。叙殽战又题《秦师东》，名仿义山（隋师东）。本有一小跋缮写时忘之，而另拟稿。后又发现旧稿，尚不甚重复，暇当抄奉，亦可单看。弟向不喜自诗多注，今亦是，可笑。旬月以来，弟寓中多事，笔墨抛荒，若有必要之书札则以钢笔划之。内子久病，今又加剧，自头至足，症状颇多。间觅中西医，皆云阴亏贫血，如旧机器亟待维修，疗效未著。其行动维艰，有似瘫痪，平日由弟料理，近拟延一保母伺应，尚在寻觅中。自昨日起，又患小便不通。今晨往“首都”求诊（有熟人李舜伟大夫招呼，兄或识其人。）及午归家，已为导尿，当可维持。老病侵寻，人生不免。弟怀殊劣，犹可勉支，敬祈释念。拉杂不恭，复叩

颐安

弟平 启上 二月六日

1982年3月1日

圣陶兄尊鉴：

上月廿七日手教敬诵，知患感冒，想已痊愈为念。固不宜忽视也。月来恍惚如梦，屏居丈室，往往枨触，随意涂抹，既难喻人，亦不悦己，率尔写呈，方恐尘渎，乃荷深情下逮。“悉心默

念”，感何如之，抑亦逝者之幸也。彼平素于弟之友朋来札中最喜读我兄赐笺，以为言简意深故不可及。上月四日一书于五日递到，犹及见之，讵意此即最后之阅读耶。其去时（于七日）迅速安静，当无痛苦。弟所以不能释然于怀者，盖其得病之远因仍由于昔日之艰虞耳。前呈第五首即明此意而似未完，兹另纸抄奉（补四句）求正。近寂居外，以林译小说与《庄子》遣日遮眼。亦颇有所感，惜未能详论耳。

苏州园林局邹君来寓，将前恳“春在堂”额双钩而去，且云修复曲园，一九八五可落成，佳讯也。惜弟衰暮，未知及见否。匆复不具，即叩

颐安

弟平伯　拜启　三月一日夕

1982年3月3日

圣陶吾兄赐鉴：

弟重读《庄子》，当然要先看（《外篇》十八）《至乐》篇“鼓盆”事，这可算悼亡所必读者。乍看不太满意，好像是陈言，细看却不然。姑妄言之。（一）“鼓盆之戚”，常用却谬，他根本不哀戚。原作“方箕踞（非跪坐，洒脱不拘状态）鼓盆而歌”，不言何歌，盖非哀挽之音。有如《礼记》二原壤登木歌“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方在赞美他母亲的棺材之美。所以惠施来吊，责备他：“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生表态十分明朗，非偶然也。（二）其说之理论部分，则以有无说明生死始终之道，强调这“无”字。“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下文说他不哭自有充足之理由，从略。忆兄前答我诗云：“以证不可分”，斯即其证也，“有”可分，

“无”不可分。形气皆无，宁可分耶。这非常干脆，弟以为似胜于佛家轮回，带业往生“中有”投胎种种说法，兄谓然乎？（三）其感情部分，若如上述不哀又不哭，毋乃过恝？他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只此一句耳，似乎很淡。若细想却很恰当，虽深悲恐亦不能过。弟之近怀括以两句：“无一处不感慨，无一处不枨触。”“寂寞胜感慨，感慨胜悲伤。”虽长言之不能尽，亦不过如此而已，仍不离乎此“概然”二字也。再者，他说“其始死也”如此，及鼓缶而歌时，是否已不感慨了？正恐未必。比以凡情妄测前贤庸讵有当，然亦差可意会，兄当勿呵。又潘岳诗，前引结句极妙，放宽一步，正是逼紧一步。顷又想到，已用在第一章之首，亦可叠用在第六首之末，作：“良朋有嘉言，‘料知无戚戚’。‘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用在结尾，是正说，非反说，与第一首意异。如此则首尾循环，可作一首读，暂亦不再续写，勉塞悲怀，且免雷同落套之病，想亦兄之所许也。

屏弃人事，独居无聊，既看破书亦无可与瞎说者，不觉言之长矣，未免累兄视力，甚歉甚歉！然不说则不能得兄印可，心终不适，乞谅之。近以壬辰年（一九五二）一七言长诗属湜华录副，他日将以呈正。此诗从未示人。于昔年曾大闹问题（认为“文化革命”时所作），勒令我默写全文，幸而交卷获免。今不能矣。此信作为笔谈，以之消遣，祈勿急于作答为幸。匆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三月三日夕

1982年3月29日

圣兄赐鉴：

廿七日手示敬诵。屡以呓语尘览，悚歉何似。兹检奉新旧诗

文各一，或较悦目，亦谓可否？欣闻高斋花信，良晤非遥，即颂
颐安不一

弟平　顿首　三月廿九夕

凡情殊圣意，圣悟若凡情。
万叶如云夜，山空见一灯。

偶忆旧作，博圣陶兄一笑。

弟平

1982年4月16日

圣兄左右：

十日欢叙堪称良会，晴和花开，视去岁雨中尤胜。兼晤郎媛三君，喜慰。新枝海棠携归盛放，得驻春痕二日。昨日仅奉诗稿而无所说明，以仓促付邮，谅已先到，三首实是一篇，说出不能作达自遣之故，与前所奉稍别。兹拟将其（一）（二）颠倒以成章法，本系同日作，故不妨耳。词句亦稍有更动，如下重抄：

（一）

八十四《悼亡》，人道我不达；欲赓《遣悲怀》，又言君解脱。

（二）

为缘忧患深，垂老有斯疾。一朝舍我去，音容无仿佛。

（三）

平生好尚气，因之多触忤，那能细细过，但恨此言负。

陶诗“但恨多谬误”，又“遂令此言负”，是文抄公也，一笑。

二、三为一之回答，不待再说了。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四月十六日

1982年5月8日

圣陶兄尊鉴：

五月五日手书欣诵。以涂抹劳神费眼，自去夏迄今不意有百二通之多，乃荷赐存，以感以愧。过劣者或弃之，如何？仍候裁定。昨寄印刷件谅已收到。云乡书中谈虎丘拥塞，甫里清嘉，皆兄钓游旧地，想所乐闻。弟妇抄诗尚有黄公之“后鸳鸯社曲”，以附弟妄评，未复印耳。近从湜华处得五二年题伯翁《书巢图》《浣溪沙》词，此稿失忆，未收入刊本中，未知曾写呈否？

上月中旬，湜华为《烹饪》杂志征文，偶尔兴到答应了，以为容易，实不简单，遂费旬日之功，有欲罢不能之势，至“五四”始毕。首云“不会烧菜，我只会吃”，说外行话，其窘可知。拉扯到旧作《望江南》词，《未名之谣》诗，分写杭州、北京两大段，有五千字。弟近来笔研抛荒，不应人嘱，文思兴致俱劣，得此自觉可异，盖亦缘法。其中谈西湖醋鱼较详，制法大略可知。《有正味斋日记》兄曾看过，曾说到他家制醋缕（今作溜）鱼之美。君家厨娘妙手亦有意一试乎，当就所知，以作芹献。其制法固未备，所缺亦不多。其文湜华处有抄本，琐屑恐无足观。

黄裳来书，由华君武带来，署“十二月二十日”，可异，附奉一览，已复，不拟留存。附件为曲园公于光绪癸卯（有一书可证明年份）以后致朱竹石书九通，多请托语，乃荷朱公珍藏，迄今八十馀年，忆及儿时（曾否参谒，已不记得）殊多感慨。其人虽盲，而公事精练，记忆极佳，为一时能吏，苏人都称“朱瞎子”（忆后来小说有以瞎子做臬台为讽刺者，非也），公必耳熟能详也。

《词学》创刊销路尚好而次期尚无承印者，蛰存来书云。题《书巢图》卷子词即抄写与之。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唐宋词选

释》拟重印，惮于构思，无所更改只改正错字耳。封面白签改窄，稍上向左。弟近况粗可，日往外间吃饭二次，馀多室内偃卧，以残帙自遣。《呻吟》亦未续，心中空空洞洞，藉以告慰。

何日挈伴惠临，至盼。弟总在家。如先一日电知尤妙。匆复敬颂

颐安

弟平伯 启　五月八日

鲜活的鱼不要太大，收拾分两片。

要一大沙锅，金属亦可，将鱼全放在锅内，加盖闷熟，以鱼眼突出为度。（需多少时间不明。偏嫩毋老。如试验一二次，当可掌握时间。

然后浇上极烫的卤汁，（其配方不详）以醋为主，加芡粉否，不知。可适合自己口味，厨娘能作五柳鱼即不成问题。洒上姜末。不用油、味精。

妄谈烹饪，发笑，较文为详。

平 呈

顷得杭州新茶，封呈极少量供一次泡，不敢多寄惧遗失。

1982年6月1日

圣兄赐鉴：

计程当返。瑯邪乃秦王大乐之所，齐景公越勾践皆有往迹。乔梓挈娇孙同莅，谅多佳兴也。武夷谿山夙所欣羡，附奉风景片一，陈秉昌所赠。即候

起居

弟平　六月一日

写《谈曼殊诗》未及尘览，先之以诗。

兄曾瞻弘一，我未识曼殊。
艺苑双国士，空门又何如。

圣兄一笑

平伯　壬戌闰四月

1982年6月9日

圣兄左右：

烟台佳游不及一旬而颇动怀念，遂以风景片涂写小诗，得尘文几。小文前日另邮，计达典签。似美风流和尚，论旨微偏，故以短句救之。二公行径迥别而皆畸人，年代差相及，无缘瞻对，为可惜耳。《呻吟》编就，五言十八，词一，凡十九首，短文二篇。即斯为止，不拟更续，所谓“不娱人，不悦己，鸡肋鸡肋”者是也。苏州演昆戏十天，三十馀出。此间曲社张允和、周铨庵及二女俞欣均往观。闻浙江新编《杨贵妃》不佳（略见邓书），创新非易。黄裳来信赞美《鲛绡记·写状》，此剧弟不知，盖净丑戏也。又《题曲》，旦角独坐灯右观书，场面亦甚特别，独脚戏沉闷，不知如何搬演。文词音律俱佳，弟夙喜之，惜无缘观场。闻来宾有千三百人之多，想轰动吴阊矣。

云乡书言有得款，小园修复可期。其不能如旧是当然的，亦不足计。看来要修正房中路。这一条线原有两块扁额。门道有李鸿章书九字，此件墨迹尚存，未见来商洽勾摹。（李款有碍可节去，九字够长了。）大厅“乐知堂”为彭公手书，已佚，不知其如何处理。弟却颇有一妄想，姑妄言，万勿介意，不如治一新匾，敬叩求椽笔（相当大字即可放大）为弟书之，可在敝庐同留纪念。亦有意乎？敬颂暑安，不具

弟平　六月九日

1982年6月13日

圣兄赐鉴：

妄陈匆呵，喜出望外，缘此作明片谈之。纯粹出弟空想，距实现尚遥，幸勿挂怀。中路两匾，大门之额今存，如不要李款，九个大字足矣。大厅之额只“乐知堂”三大字，新款可勿提彭书，免牵涉政治，当另拟稿候定。但苏地却未见来接洽，大门匾亦未勾摹，如他不要我管就算了。日内拟函邓，托他转王西野询问是否要弟张罗。俟有确报，当再陈。现暂可勿理会，至要。匆颂

暑安

弟平　六，十三

近气候凉快。

1982年6月16日

圣陶兄赐鉴：

十日手示敬诵。恐或以写匾事劳念，遂先上一片，想已达左右。云乡来书有些已澄清，仍将原件转奉，无须重复矣。从周在沪，大出风头亦妙，他日小园可沾馀馥。乐知堂额事弟只略询如何，并不招徕，更未提及吾兄，怕他们或来缠扰也。总等我们商妥再说为妥。邓数日后当有另复，可知情况，款字弟定用最简式，大方得体，兄谓如何？曼殊画影，失去可惜。小文暂不拟付刊（指国内），一要引知堂，二恐酒肉气重，怕煞风景，乞援于吾兄，救之以弘一，可笑可笑。俚句芜杂，十八首均闷之，只传一词给何（竹孙）邓，而邓即有太上忘情之劝，弟岂敢当。尊意“说出即可”，知言亦知音，此外殆无人可示也。《题曲》较《寻梦》更

恬静，而用风雨声大锣，想象而已。敬祝
颐安，不具

弟平 顿首　六，十六

1982年7月6日

圣兄赐鉴：

多日来未修书，唯起居康胜，开会不过劳为念。云乡来书言，旧寓修复大有蜗牛沿壁之势，争取明年五六月开放，未及斋匾事，想一时还谈不到。弟意不妨姑置之，等他们来说再商，兄总勿须挂念也。邓有纪游角直诗文颇佳，寄来剪报。东乡风物清嘉，昔未瞩目，如获卧游焉。湜华复写俚歌，而字迹殊淡不便披阅。今附上校字片纸备存。弟文思钝拙，神经似稍复，居然作文三篇，以付期刊，未卜何时印出。《谈曼殊诗》一文，增修后半，有似来来回回说，又写了又涂，有如儿童，诚可笑也。匆布，敬颂
颐安

弟平 上　七月六日

偶占俚句用百廿岁为上寿与天元甲子旧说为圣陶兄八旬晋九寿，录稿先呈吟诲

弟俞平伯 拜书　壬戌五月

九秩方当幼学年，期颐风度最翩翩。
愿将甲子河清颂，来侑名山福寿篇。

闻患结膜炎力疾报书，心感尤念，万万珍重。

小诗即奉先博莞尔。馀另函不宣。

弟平 叩

1982年7月11日

圣兄赐鉴：

前奉小诗初稿乞正，未以示人，秋间当更缮写红笺致祝。七日手书，匆匆未及复，新添眼疾，极念极念。中药石斛夜光丸颇佳，未知曾试服否？“乐知堂”三字原系彭公书，今不相宜，另书不提前事。即大门李匾恐亦有类似情况，姑暂置之。云乡八月间将来京，明年如修复开放，弟虽行步艰难，若得追随杖履，诚岁晚之上娱，且为深幸，应互相珍重以待胜缘，期其实现也。

《未名之谣》作于一九五二年，曾大闹问题，其后迄未以示友。湜华虽抄出，字小而笔迹淡，恐兄不便阅览，拟自书大字本呈教，恐力不逮，存此愿耳。弟目力虽较吾兄稍好，戴眼镜书写亦模糊。近不应人嘱，不得已始应之，仍有二书债未酬。《谈曼殊诗》前文修补有三千馀字，未敢再渎陈，有一稿在湜华处。香港何竹孙赏之，每以示海外友人。颖南赴美洲，近无书来。弟近日神经稍复，眠食无恙，终日颇忙，以破书遮眼，堪以告慰。草答不尽，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七月十一日

1982年7月17日

圣陶兄赐鉴：

得十四日手教，极慰。虽云目疾未除，而此信较前札字迹小而清整，可知有些进步。前呈俚句乃信口吟成，以之祝嘏不恭。以百廿岁分三段，臆造之说。期颐犹弱冠，想见我兄二十时之风度翩翩也。又此诗扣定为八旬晋九之作，非九秩，亦非九十一。一、

三两句不宜呆看，乃欣望之词耳。承赐新刊旧日记，正苦无书可读，已得浣诵，颇多可谈者。如八十页记唱“天淡云闲”确是破天荒，弟向所未闻者；早知如此，以前寓中有笛师时，我们亦可同歌此曲，一笑。重读《江行日记》深觉川江之险，特别在新滩上岸俯瞰自己所乘舟时，惊心状态宛在目前。吾兄此行，其航道实与先君光绪壬寅（一九〇二）东归相同，只彼是由成都启程，但读《蜀𬨎诗记》却无如此危险之感，因缘处境文体之异，亦或由于先曾祖年高，如要索阅，不便过于描写，而安坐舟中瞬息即过，亦初不觉其险也。即李白之诗恐亦复如此，“轻舟已过万重山”，只觉痛快不觉其险，而险实寓焉。我们读古人书，亦容易上当。总的看法，羡兄见闻之广，胜弟之坐井观天多矣。

为张君试书二亭额之法甚善，可以消遣兼酬友情，以此法移之“乐知堂”，何幸如之。原额彭书，雪琴与曲园公为至交，详见集中。今此额即作为我兄新书赠弟者未为不可，无须拘局于修复旧居也。闲时泼墨，是叩。至于修复，难言之矣。今附邓书，览之可省纸墨。既欲修园又要保存楼房，自相矛盾，不能理解，可见地方上不甚热心，迫于中央政策耳。从周自是正论，未知效果如何。若云乡附言，其意固佳。但如何拆修是手续问题，弟未敢尘渎尊虑也。既已“定好计划与艺圃同修”，姑且待之，冀能他日同游也。拉杂已二纸，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七月十七日

1982年7月27日

圣陶兄尊鉴：

近得从周书云：“修园事当尽力争取，请放心。”既如此说，只

可听之。英文报载，将化“姑苏”（包括无锡）为地上天堂（原文为“集团”）。果真实现，岂唯我兄色喜，弟虽侨寓，与有荣焉。只不知何年得陪同瞻也。七六年地震，弟有日记不足一月，极其琐碎，又足不出户，坐井观天，以视“三记”之东西南北之游，小巫神气矣。姑且抄出。以跋文草稿附呈博笑。阅后祈掷还。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七，二七

“侵入”改“进入”，一字之差，不知朝野有警惕否！

1982年7月28日

圣兄赐鉴：

近有关诗词的小趣闻，可资谈助，简录于下：（一）有人以秦少游《浣溪沙》问黄公者。黄释之，自谓未惬，转以问我，弟亦不能对，只瞎说一通。原未录全篇，只有两句：“霜缟同心翠黛连，红绡四角缀金钱。”次句很明白，是一块大红手绢，首句“同心结”是记载省字不成问题，“翠黛连”不解，弟说是物，不必与眉黛相连，终归不得要领。后来一想，此物到底啥用途。弟以身体摇晃，手又无力，极怕去检架上书。前晨努力检《彊村丛书》。（他们不录全词来，或以弟必知之，其实早已忘了！）一看唬一跳。今抄全文，不必多费笔墨。词曰：

霜缟同心翠带连，红绡四角缀金钱，恼人香蒸是龙涎。
枕上忽收疑是梦，灯前重看不成眠。（自然之极。弟妄圈评）又还一段恶姻缘。

如此漂亮的词，何以不读不知，深可愧也。（二）下午湜华携来《印录》，书品至精而有错误，姑且不谈。他说，近人有讲张继诗首句“乌啼”二字者，问其可否。弟又吃一惊，不知“乌啼”又

有什么问题。他说，那人以为现在枫桥一带并无老鸹，却有一种水禽，俗呼水老鸦（音O），能以之说此句否？弟无可回答，只简单答以“不能这样说。即夜半钟声，现在可也没有了。”以上两则，都是无中生有。俗语叫“鸡蛋里找骨头”，方知“不求甚解”之为名言，又岂可语之人人乎。昨呈封寄呈《谈曼殊诗》清本（弟处尚有，即以奉赠）其中有言“诗不能讲”，恐兄不必谓然。自是“过激”之论，却亦非无因也。灯下草此即发信。敬颂

颐安不具

弟平伯　七，廿八夕

1982年7月31日

圣兄左右：

前书相当长，仍有未尽者今补说。颖南印赠潘氏《印录》，书品不唯精美而且讲究。弟不懂治印，有则用之而已，却颇看出是书的缺点。（一）错字总不免，却有特殊的，如收吴君一印，一六九页作“吴仲侗”（“侗”不识，大概无此字），三十八页边书“吴仲同”，不同。原印边款甚明“仲坰刻”，“坰”字普通，却两处皆错。（二）其尤甚者，把印章的本身似乎亦弄错了。它收乔大壮廿二石，而其中三石皆有边款（86、88、89页）“印匄”。弟前有一酱油青田石章（以石佳，没收）倩寿石工（名玺）刻“但恨多谬误”，每喜用之，兄或见过。其边款正是“印匄”。因此疑惑他们搞错了。颖南自不懂治印，但他委托钱君匋整理（见钱序），钱本人亦以刻印名，那怎能缠错了？现只有一个解释，即乔大壮亦号印匄，不然就是弄错了。同名固可，却疑其不然。二人同时皆颇有名，未必不相知。石工此号显然发牢骚，由“文丐”化出，“匄”是“丐”之异体。乔公岂能一样？物证是明白的。依其所录

边款，字迹亦异。其八十六页一章“己丑印句”与弟旧藏字迹十分相似，（惜不能对证）其非乔刻甚明。尊处有书，暇时曷试检之。是非以语颖南尚待斟酌。南洋人士知爱重文献者不少，惜多半外行。偶有写作流布海国，便谓“吾道南行”，恐不然也。若梁公损资精印小词则殊堪感幸，且非泛泛也。

淮海《浣溪沙》各本作“翠黛”者多，弟当年所见亦同。虽有彊村本，未及检对。据黄公言，叶遐庵、龙榆生校本均然，盖“带”之讹“黛”，由来久矣。“黛”之小写为“代”，且合音训，“黛”者“代”也。《红楼梦》脂庚本，所有的“林黛玉”皆写为“林代玉”。弟初见是书，几疑代玉是她的正名，可笑。而“代”、“带”二字京语无别，几乎不算错字。乙卯弟初到北京即到东安市场吉祥园看戏，见海报上许多“代”字，以南方眼光看，皆当作“带”，非常别扭，六十馀年，习惯成自然了。北京若是，汴京如何？人代遥远不可知，而中州音因亦北音也。宋刻有“黛”、“带”之异固不足怪。榆生传砚彊村，不用师校，差觉可异，亦偶然失照耳。费话冗长，近乎博士买驴，多劳尊目，恕之。书待发，得来电音，近候如何？用何法治疗，极为惦记。此书三页皆闲谈耳，可看可不看，或令人读之。云乡月初即来，苏州修园事可面谈，不知兄可接见他否？（有须接洽者，均可电传）又前二文稿，其日记跋请寄我，勿附书。馀俟续陈，总不必复也。匆叩

痊安

弟平　顿首　七，三十一夕

1982年8月9日

圣兄赐鉴：

二日手书敬诵，以近有客来寓，遂迟复为歉。目疾有瘳否，甚

念。云乡来京晋谒，想已晤谈。修复旧居，盖将先立纪念馆，后修废园，则拆建有辞矣。此法亦善，陈邓皆云“尽力争取”，吾侪可乐观厥成。仅缮修厅堂恐无甚可观览，何时力疾往游，尚有待耳。顷得颖南书寄来游美照片多幅，又述及我兄为“海翁文集”作序颇长，闻之忭慰。亦已脱稿未？近从君坦处又得到关于“印匀”的材料。黄今藏有寿刻两章均有边款，堪为物证。乔不可能亦字“印匀”，以二人边款迥异。乔文笔迹清秀，寿石工字朴质。黄又云：“石工治印甚速，同辈得之者甚多，而大壮疏懒，往往不能践诺，流传遂少，盖实情也。”今观《印录》，恰好相反，所收大壮二十二石之多（其另列二石，有目无章，只有维崧五石，检之则六石，亦不可解）。而石工则无一石，想潘氏不会没有寿氏所刻印，若前云三章即是。弟于此道毫无知解，仅就事实言之。当以语颖南请其订正，庶免张冠李戴之病。亦可谓闲人好事矣。

地震日记及附志，已付宁夏友人，如何付刊亦未定。昨已交秋，唯恐还有“秋老虎”，唯多多保养目力，勿勉力多看，为幸。（愈看不清，便愈想努力看，然否？）匆上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八月九日

1982年8月12日

圣兄尊鉴：

奉十一夕手书，知目疾未愈又患暑湿，念不可言。弟意须有一对治之法方好。一切念虑放开以外，可看即看，无甚关系者姑放在一边，看不清不要着急，不要勉强看，令人读之。忆寅恪中年病目，四六年回京住清华园，其时已什么都看不见，而其后南去仍多新著。其谈柳如是，弟不大赞同，且以过长为病，其实正

是抗病的大成绩，而此公记忆力之佳令人惊叹也。吾兄近况较彼为胜，殆不愁无事可做，或无可消遣，唯须于助力者稍加安排耳。银球佳兴不必尽废，可缓缓为之，如球赛之慢镜头，一月可一两次，兄谓如何？近郑逸梅（他体颇健，出外犹乘公共车，望尘莫及！）知弟近来劣况，录沈石田句相慰，可感也。迻录如下：

放开身子安然卧，不管乾坤几百秋。

以下谈文字。前小文以得颖南复制清本，遂邀尊鉴，幸也。读来书为之惊喜，所谓“俯拾即是”。“浅说”岂但“说得过去”，竟是一语道破。其妙正在于浅。以妄证引起曲说，走入迷宫，愈走愈远，得兄片语，恍若梦醒。题本只云“简法忍”，不一定约在酒家，则禁忌、招牌均落空矣。还有一病。此文本系闲谈非作论文。兄在烟台时只有三四页，对于法忍何人未予考记（怕做考证，又无材料）。顷在《燕子龛遗诗》在此下又见到一首《南楼寺怀法忍叶叶》：“万物逢摇落，姮娥耐九秋。缟衣人不见，独上寺南楼。”其人固与佛教有关(诗中点缀蒲团)，看引文加圈之字或者女性欤？不知尚有其他记载否。“胭支”句谓请她来画牡丹。曼殊或亦同画。“深一尺”者，甚言之辞，盖樱花。日本人以樱花为本国的花，而以牡丹为中国的花，至今犹然。尊说极善，只不知法忍是否会画画。（想必然会画的，一笑。）又如尊解“来”字领起，十字一气呵成，较之对偶并列者为佳，以其本非对句。兄驳正我的引证，又赞助我的理论。论文之乐原不可多得，而况晚岁切磋乎。弟得便即当过从，敬候起居，阻隔不须深怅。唯万万珍重，不宣。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八月十二夕

有些狂想，书不能详，俟面谈。

1982年8月13日

圣陶兄尊鉴：

《录印》之讹已详复颖南有三纸，恐其未必悦，却亦不能不告。然恐白费气力，书编得很乱而弟于印人所知极少，无由校订也。他所请钱、符二人，殆皆不可恃。如一七〇目录一望而知的两条：（一）乔大壮重出，所云二石只有一石，书中亦无题。括弧内文亦有误。当完全删去。（二）既有“蒋峻（峻垒）”又有“维崧（蒋峻垒）”，（二垒并误排垒），两名而一字，不知是一是二。考之原石边款盖二人也。烦琐不宜多费目力，看颖南回信如何。兄曾说，只要查查书，多问一问，就可以减少错误，诚者是言也，而知之者少矣。

张伯驹、黄君坦合编之《清词选》弟得到一本。二君皆词人而此编亦颇有问题。如不收王静安的人间词，以吴梅村之《贺新郎》“万事催华发”一首引旧说谓为绝命词，似皆可商，已告之矣。兄如想看，当寄上。但恐不宜以费目力也。又俞振飞之曲谱闻已出版，上有吾兄题字等等，却尚未见。都译为简谱，得之亦不能按节而歌。以上写好，以无甚关系，恐累兄目力未寄。即已写了，弃之亦可惜，姑奉上，备暇时之消遣。

弟平　八月十三日晨六时

1982年8月19日

圣兄左右：

那错误的文章已在《南洋商报》刊登，很糟心，幸国内尚无之。如更正拟附我们来往的信，但亦须有弟之原文方可，以免无

的放矢。弟拟暂置之不理，迟日再寄所附两书如何？小文附呈。虽似过情，鄙怀犹感未尽耳。此不对外发表。

云乡携来从周画卷，竹石潇洒有元明人意，惜附扬州诗，次首押“舫”字不调平仄。瞻尊题简妙，弟得附骥，若仅书观款，似过于躲懒，为书“壮游能使画理自深”，纪实而已。

云乡偕王君来，为李合肥书匾照相，匾长则字小，不知看得清楚否。修理厅堂大约明岁成，却少可游览，弟拟俟小园修复再去，则未卜何年也。

更正之件已抄出，今奉赠一份，祈察阅。其中为添了“落花”“桃花”四字，则二者关系更清切。亦合兄意否？恕之。

外孙女韦梅将于明日自港来，家中将热闹。匆不多书，即叩颐安

弟平　上　八月十九夕

《谈曼殊诗》一文订误

八月九日《南洋商报》载我的《杂谈曼殊诗〈简法忍〉》一文，论证未确，恐生疑惑。爰录近与叶圣陶先生通信二则以代更正，并此致歉。

叶圣陶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一日来书

尊稿论曼殊诗者已看毕。欣赏不一定后于理解，兄意多层，弟皆信从。曼殊此诗，总之，要法忍来（四字原旁圈），其他都是兴到之语。第二句或是隐语，或是说来（原旁圈）共画牡丹寄兴。兄以为有此可能否。至于“落花深一尺”，亦如“白发三千丈”、“桃花潭水深千尺”，尽往多里说。说了落花多就想坐落花，于是来了“不用带蒲团”。如此浅说，不知说得过去否？

俞平伯　同月十四日复书

前以小文复制清本奉呈，遂得指正，幸也。读之惊喜逾恒。“浅说”岂但“说得过去”，竟是一语道破。其妙处正在于浅。弟以妄想引起曲说，走入迷宫愈走愈远，片言唤醒，恍若发蒙。原题只云《简法忍》，（“简”字通“柬”）不言约在酒家，则禁忌、幌子等等都落空了。拉扯就是附会，曲解就是穿凿。还有一点，前文未提到法忍其人亦欠完全。《燕子龛遗诗》在此诗下面有《南楼寺怀法忍·叶叶》：

万物逢摇落，姮娥耐九秋。
缟衣人不见，独上寺南楼。

“姮娥”、“缟衣”，盖谓女子。曰“缟衣”者，以别于缁衣，其在家修行，非比丘尼。有关于佛教，就说到蒲团。原约她来饮酒赏花作画，若连吃肉，无乃好笑。“深一尺”不必泥定是何花，甚言之以示春色阑珊，宜及时乐耳。“来”字领起，以下一气呵成，行云流水直贯篇终。诗心通乎禅理，而兄之胜解如之，弟作庸妄可烧矣。若夫切磋论文之乐，于尘缘为希有，而况同在晚岁欤。

圣陶兄八月十一日书跋语

简而深，直而和，金玉之音也。说诗解颐即此便是。来书只用一“来”字旁圈，其文即在曼殊原诗之首，可谓一字不着尽得风流矣。偶侍谈及禅宗，兄辄谦言不会，若此非悱悦之文心乎。玉谿诗“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长梦采华芝”，其此之谓欤。

十四日抄后记，以近似标榜未敢径用。聊发一笑。

弟平　十五日

1982年8月22日

圣陶兄赐鉴：

一日得两书希有，为之抃慰。不唯往复，且有胜负，这才是

真的银球。知兄看字费力，拟稍变通办法，文辞从简，大字墨书，如此书也。长信当另写呈。“修改前作似不必亟亟”，细思尊意至妥，已函致颖南矣，本系闲事，俟他日再理何妨。于复书中添“拉扯即附会，挖空心思就是穿凿”。自评前文颇切，亦中时病，兄谓如何？苏州修复旧寓，最近消息云已动工，则观成有望。若他年摸杖从游，以补五九年未竟之愿，诚为胜事。附奉近作博笑。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八月廿二日

1982年8月26日

圣兄赐鉴：

前奉一书只说二点，其实可谈者甚多。今分别列以便披览。

跋文写得尚好。兄云“拿出去惹人笑，只你我二人知之罢”，肺腑之言，读之欲涕，岂寻常尺牍文字哉。——然原跋实不够。弟性迂疏卞急，近更衰迟，动辄致误，笔难殚述。匡扶启迪，唯诤友是赖，环顾宇内，一人而已。岂唯文字得失之谓乎。故曰言之不尽也。

前文讹谬甚多，始就三点明之。（一）首段荷兄印可，或堪取节，而仍不合本题。曼殊此章，依兄新解非沉晦惝恍之诗，则落空矣。（二）日本禁食兽肉，云在天武四年（六七六），当唐高宗仪凤元年。东瀛多存古俗，千百年后尚有之，如知堂于三田地方见山鲸招牌是也。但曼殊是否见过，却很难说，看他的诗集，有关日本的名物如“尺八”、“春雨”、“白妙”皆有注，而此无之。一般解释以本未用典，故不注，极其明白。若公度之托，知堂之说，只是偶合而已。弟却曲为之说，若“语在显隐之间……不必斤斤

于东瀛旧俗”，即不能坚持己说而含胡其辞，此即所谓挖空心思也。（三）引佩兄昔谈赵心馀文，似属无关却含微意，以近于自我否定。这次一个筋斗果然翻不回来，近乎语谶矣。文写完曾向人说，写又涂掉。结以“钵上安柄”，犹言妄解之为蛇足也。其引起尊书良非偶然。

弟初定三篇蝉联而下，故急于更正。其得手教两通在晚上，均言“不须发表文章更正”，弟竟未看懂，至翌晨始明息事宁人，尊意之妙。近心思迟钝？每落后一步，可叹，岂足当兄之艳羡哉，却又引起另一想法：现姑置之不理，他日将两封书单行，上引曼殊原作。如欲参阅鄙文，告以见《南洋商报》可也，且我们皆有复印本。谅荷赞同。又想起十年前的小诗，有所谓“讹谬流传复水同”，“复”字稍重，今改“逝水”，另纸俟教正。言多必失，安得时时得匡谬哉。

曼殊另诗《怀法忍·叶叶》新旧二本同，盖皆其女友。楚伧别号，当是偶合耳。“缟衣”用典以别于缁衣（附注），措语有分寸。彼诗凄冷，与此迥别。约其来作画饮酒则可，若说请她吃肉无乃好笑。亦可助成兄说也。（如《红楼梦》第八十回说夏金桂以油炸焦骨头下酒无妨，若说她吃红烧肉就可笑了。）《玉簪记》潘陈故事见宋人笔记，盖实有其人，情节亦相似，只妙常是尼姑。传奇改为女道士甚好，而于《偷诗》曲文中有“从今孽债染缁衣”句，就露出尼姑的本相来了。即是尼姑，舞台上亦不能穿缁衣，有如《思凡》的色空。曲文说“被师父削去了头发”，而依然鬓发如云；又说“为何腰系黄绦身穿直裰”，她又何尝不“着锦穿罗”呢。

从周画卷中，右侧钤章，兄未必看到，弟却看见了，文曰“梓室九怪”，颇奇，盖从“扬州八怪”转化，这且不论。但所绘竹石，秀润有法度，又何怪之有。前闻云乡言，为修复苏旧寓事，兄为致书地方当局，弟初不知。云乡来书早有此意，弟未敢多渎

左右。今蒙鼎力相助，俾得观成，心感何已。

云乡前偕王运天来。王为李合肥长额摄影，据说很清楚，不知在苏寓能适用否。王又要刻章送我，弟并不需，以近极少写字，但不能却。拟二文如下：

儿乐　　　　槐
　　白文　　　　朱文
笘知　　　　客

乐知堂，曲园公集中未以名篇。近有修复之说。原拟“乐知长寿”，而弟不喜下二字，故改，以符事实。“笘”音苫，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笘，见“说文”，亦甚冷僻。

古槐书屋不存，称居士亦浮泛。“槐客”或尚可，以兼取义于《南柯记》之槐安国也。

此二名亦谓可否？刻来如何，则不可知，弟本是外行，有即用之，亦不会多用。唯告以“笘”宜用小篆，免人不识。此堂原额当已无存，未敢向云乡谈及有何拟想，略一宣扬，他即晤从周，恐欲罢不能，陷于被动。若弟者诚为希冀，不敢请耳。

写了四张，请分段看，作为消遣，不要一气看完。闻近开会，想忙。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八，二六

1982年9月11日

圣兄尊鉴：

前承惠临，倾谈为快，面示两点均已照行，书名改“杂著”，云国庆后付排，签条已都书，弟得益非浅，不胜心感。近唯开会时多，不过劳否？极念极念。兹附呈三件：一、昨于梦醒间见一黑地金字的匾额，字体在欧颜之间，急起书之，窃谓四字颇深切，

奉博一笑。二、云乡来书（阅后不必寄还）详述修理曲园情况。看地方当事之意，以园小不便招徕游客，对修园不大感兴味，却已花了十万，弟心颇歉，亦只可听之，不欲有所主张也。三、舍亲许宝骙近办民革《团结报》自十月起兼对海外发行（八版周报），压力颇重，亟思求得鸿文，俾为光宠。并嘱弟从旁赞助，知兄惮于书写，敢请酌量应之，不拘何体均可。谅荷荃察也。匆布不具，敬叩

颐安

弟平伯 启　九，十一

记梦见匾额

壬戌七月廿二日己未午夜梦醒，忽见一横匾，黑地金字暗淡，正楷作颜欧体左行，文曰“汐净染德”，大字分明。恐其遗忘，急起记之，看表正十二点。当时只觉得新奇，其是否成文理尚不知也。写出一看，似尚可解，非“推潭仆远”译音之比。盖似见非念，即曰有念，亦浑然一念非拼凑而成者，以其时如电光一闪，不及思维也。文章天成，斯或近之乎。以示圣陶兄，承来书云：“似可解似不可解，至有味。”尝试解之曰：“晚潮洗涤了旧染的德性。”“汐”字独用，若作晚潮，则五字矣。“净”与“染”对，而语法稍别。“染德”二字锤炼甚精，且颇肖我平生。他人之言，总不如自言之之切也。既染希其能涤，曼殊诗云“无际银沙逐退潮”，或有桑榆之收欤。

七月廿五日书呈

圣陶兄教正

弟平

1982年9月21日

圣兄左右：

泱晨迭上两函皆是抄件，未能闲谈杂事。欲并寄又恐迁延，劳兄等待。即此四字，亦有未尽者，实是一刹那的幻见，文义出于后来的猜详，原非自谓。蓦见“染德”二字便觉其颇肖生平，上连“汐净”读下，即近夸诞矣。然而是题中应有之义，只证实与向往相距悬殊，而弟前未交代清楚，是文章之病，今姑置而勿论，略为兄言之耳。

小园实况，如欲修复，中梗一简易楼，占原来池沼与曲水亭之地，坐东朝西，西向拆墙开门，通斑竹巷。修园必须拆去，而主者意存观望，以园小不便布置开放也。从周来信：“对园林部分拆除新屋，当竭力争之也，请放心。”其意甚盛，而终是客卿地位，或难主持。弟意兄得便与苏地当事者通信时，琐碎自不必提，或可为从周说项，俾得有权，展其长才。此种想法是否适宜，仍希裁夺。厅堂部分想明年可完工。匾额事亦尚未谈到，似先与云乡一谈，以其上次偕王运天君来寓时，已将李额摄影，非双钩，不知能用否。又园中一切皆无，只有一紫薇，被称为“古紫薇树”，原在春在堂翻轩之北假山之南，即云乡信上所谓。兄误看作紫藤，却引起弟之妄想。曲水池先筑防空壕，后填平建屋，今不须恢复。回峰阁与曲水亭原隔池相对，今可于其间搭一较大之藤萝架。他年翠幄成阴，紫云委地，亦可备园中一景也。书博莞尔。弟近体尚可，只精神恍惚，稍不集中即易错误，或闹笑话。例如“杂论”之迭改“杂著”，本该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却将信片发到江西人民出版社（承印《杂拌儿》者），其谬如此。匆上，即叩

颐安，不具

弟平伯　九，廿一

廿九夕得圣陶兄书，释此四字云：

汐，晚岁也。净，动词，使净也。染德，所染之德也。人居群中，所思所行，皆由于习染，或淳或漓，总之非《大学》之所谓明德。综四字言之，或是“迄于晚岁，习染之德已洗濯极净，而达于明明德之境界”欤。兄得此四字，非由思考而由直觉，进德之征也。兄以为何如？（下略）

原书九月十五日下午五点（阴历七月廿八夕）

跋语：

同心之言，若合符节，诵之惊喜。鄙说“染德”，以“染”与“净”对；兄说习染或淳或漓，以“染德”为非明德，措语较轻，其实质固无差别。若通释四字，兄意习染净洗后，非明德可转为明明德，而鄙意只希望其能涤，或可收之桑榆，复借梦中蕉鹿以缓和之，倩刻石章以嘲弄之。

虽同为希望乐观，而口气稍分轻重，窃谓亦措辞之宜耳。“非由思考而由直觉”，语简而明。若“进德之征”，夫何敢当，莫名感慨，自是嘉箴，谓当共勉之。

【注】原文改稿之末增句“梦中蕉鹿无痕而寿诸贞石，不亦痴乎”，前未及书呈。“汐”译晚潮无所说明，亦未细想，盖以喻晚年思潮，其实未必妥。兄仅曰晚岁反而浑融。夫老至之思潮，岂必有异于少年中年哉，何有觉迷之别，《左传》所谓“以水济水”也。潮之于水，非一非异，非其静态乃朝夕往来，一种巨大冲击之力耳。前引曼殊诗“无际银沙逐退潮”，断章取义而意境近是。

连下三字成文全出偶然，羌无所谓“幸而可通”，又得相与细论。若再饶舌，将有附会穿凿之累，想必印可也。

九月二十日

得浴罢所书，天机活泼，一字无差，为佩且甚慰。欲复而语长，遂写为跋语，求同存异，而有似续貂，可笑可笑！今将原书录副（以

备检阅），一并抄奉，先以呈览。日内当另函也。暂可不复。

圣陶兄赐鉴

弟平伯

札末过谦，为之惭汗，而意甚切至，弟能了解。

1982年9月28日

圣兄左右：

敬诵廿六日手教。是日弟看电视，一局胜负可知，即未再看。情况与兄略同。寄信事亦颇奇。成在车上持一信封，被不相识同坐人看见，说他即住在尊处对过，可代送上，成即付之。想他入门来未遇人，就放在廊下了。既对门居，或者相识。潘诗七五言皆好。七绝末联结得住，如尊评。而上两首稍差，全璧之难也。称我们为“二师”，又引北斗京华，良不敢当。影印曼殊画幅，兄处亦有之否？（如未有当呈览）据云从展览会买得，未知是真品否？虽书画并佳，而曼殊不闻以画像名，书法又极工致，雪蝶之名未见记载，兄亦想到否？颖南信中说潘诗是弟文最佳之共鸣，其实拙作正多讹谬耳。与兄往复二札，他日将仍登“商报”，国内概不发表，想必谓可。

修园事承向苏州董公去信，又荷抄示大概，既感且佩，不殊一言九鼎，陈邓二君必大喜慰。措辞熨贴委婉，而“曲园总须有园”则点睛之笔也。弟近思窘而荒，只能随意妄涂不中绳墨，亦多艳羡之情，如何如何。呈小诗第二句颇晦，只有敝帚却无千金，接“孤生”略示其意，（用《古诗十九首》），亦不了了也。涂尽二纸，复叩

颐安，潭第节禧

弟平伯　九，二八，夕

1982年10月8日

圣兄尊鉴：

雒诵手教，至欣。承补斋惠临，苏州老辈，乡谈娓娓，颇动旅怀。赠以一照片，一拙稿印本。应千日记亦盼重读，兄处亦有否？晏殊《本事诗》，其中有两首载旧本，因此考得诗咏调筝人即雪蝶。盖一艺妓，故隐其名耳，亦无称呼。“为调筝人绘像”岂即此欤？兹以印本奉上一览，书画并精，款甚规矩，是否真迹希鉴定之。若然，则近代之名迹也。潘诗以雪蝶为静子，盖非。修园次期工程当另拨款开会，届时尊函可生效力。多蒙关垂，心感。然拆楼非易，知绍虞兄中风为念。失禁于老年极多不便，弟昔患偏中，亦幸免耳，以后亦不可知。另附两件均无须寄还。颖南手抄故事近乎小说。弟前诗第二句晦而意悲，后附简注恐未必认可，不敢自闷也。匆复不多书，恐邮件过重。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八

1982年10月11日

圣兄左右：

请先谈近事。九日有古籍出版社盖国梁君来访，云拙编将于明岁付排，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则可望观成、及见。书名又改为《论诗词曲杂著》，此字弟所加，似不可少，否则易误认为弟所作诗词曲汇编也，谅可批准。弟又拟增新刊三文（诗词曲各一），1.《秦妇吟》，2. 谈清真《齐天乐》评语，3.《振飞曲谱》序。在征取他们同意中，如此读者或较有兴味。盖又提出希望吾兄写些感

想短文，要我介绍，被弟婉却。其实“不敢请耳，固所愿也”，唯恐兄劳神费力，构思或致损眠，而陈言多谬，何敢当耶！然亦是美事，若非二人同享遐龄，不能得也，唯代辞变成劝驾矣，似有矛盾，区区之怀，当邀荃察。

次谈修园。董公来书情词恭谨，办理周到，冀其有效。已将此事函告云乡并告从周。（最近消息，陈为香山饭店落成，将于十三日来京，可面谈一切。弟颇想招待他一下，亦想不出好办法。）我侪晚岁在京聚首是斯园修复之一大关键。事由前定，数非偶然。虽事在人为，而种种努力正为实现此命定耳。“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兄之谓也。当拭目观之。衰老还乡得从撰杖，何幸如之！弟昨又得一纪梦小诗而非注不明，话又啰嗦，暂难呈正。已得三短篇：1. 汐净染德，2. 故园花（紫薇），3. 纪梦与诗。既不能亦不愿公开，暇时或合写为“壬戌三言”，复制以赠少数友人，亦未知能就否。若非无益，怎遣有涯。悲怀宜默，反而饶舌，可谓无聊，其得失固不足计也。

前书附照片，想已收到。关于曼殊诗画亦颇纷纠，另附一纸，此不赘言。只有一语：弟前谈《简法忍》若非吾兄及时纠正，几闹笑话；今“春雨楼头”一诗，虽陈解至确（略似《绣襦记》中之郑元和），不敢再写了。先说吃肉，又说狎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弟常讥人谈诗文为“黑漆断纹琴”，何期躬自蹈之。仲甫人极怪，一变为新文学创始人，再变党的右派巨人，江户风流，殆无人问，曼殊地下有知，能不怃然。即叩
颐安，纸尽不宣

弟平　拜　十月十一日

曼殊诗集：尊处所存是施新印本否？前引蔡陈和“本事诗”，其上还有高天梅作。三君皆题作《和雪蝶本事诗》（或无“诗”字，意同），曼殊原作只曰《本事诗》，不题雪蝶，岂有所讳耶？非也。

雪蝶即曼殊之别名，非调筝人，亦非女子，新本可证。于六十二页有高作《虎林杂诗》云：“曼殊阔别已经年。”注云：“雪蝶、哲夫皆爽约不至。”哲夫即蔡哲夫，雪蝶决非姬侍，当为曼殊之别名甚明。六十三页《诗中八贤歌》摘句云：“雪蝶上人工知吟，二十八字含馀音”，则径称为雪蝶上人矣。

潘公所藏，不知何人误会依托。弟初见倩影，即觉女子肥硕，既非“倩影”不似“梨花”，而款字恭谨如对尊长，岂是为调筝人作绘口气。疑为赝品，今则果然。

弟平　书　十日夕

1982年10月12日

圣陶兄赐鉴：

前书虽长，颇有遗漏。如十月七日来书所云赵占元、唐先生，弟皆不知其人。曼殊画是否即颖所贻？今知其赝，似不适于作纪念。

独秀和《本事诗》（第九）云“周郎未温春衫薄，沽酒无颜过二桥”，（新本77页）甚妙。盖言季子金尽裘敝，即高和之“黄金未把名花铸，脉脉灵犀欲语谁”（61页）也。以为有似《绣襦记》中之郑元和。此即传诵最广的“春雨楼头尺八箫”一诗之确解。曼殊编集删《本事诗》，转将此篇列入卷首，改题《有赠》，微意存焉。今施辑虽广，不如民八宋体排本之善也。“芒鞋破钵”，有似超脱，实系贫穷。曰“樱花第几桥？”陈答以“二桥”，亦妙，非亲见闻者不能道也。若不了本事泛泛读过，其诗固佳，却不见“赠”意。前已说弟不敢作文，惧蹈复辙，即以此书代之，博尊前一笑，亦可谓避难就易。鄙解若确，前读潘国渠诗即有问题，广泛流传就不甚妥，欲尽友情止之，柰不知通信处，颖南旅日未归，

寄何竹孙信片，以简语告之而已。王运夫为刻章，有拓文寄来。朱文“槐客”平平，白文刻错，笘字多一竖作“筈”，恐无此体。用此字本不妥，僻而难读，拟请其磨改，文曰“敝帚孤生”，见紫薇花诗。“敝帚”是近来实感，言之甚长，容另详。即颂
颐安

弟平　拜启　十月十二日

1982年10月16日

圣陶兄赐鉴：

诵十四日手教，还球迅速，至欣。赵唐往迹，弟误志为近事，遂未了了。“倩影”一帧出于误解，非一般的赝品。弟唯恐潘诗详注，流布海外以讹传讹，遂函止之。或嫌质直，且待何公云何。颖南已归，当和他详谈。拙编题辞事在明年，决不忙，无须忙。“前言”弟早已谢却，因本无炒冷饭之意，只答应给他们写些信笺，表示惭愧、侥幸、感谢之意而已。书中内容自不暇，亦无从谈到也。自己躲懒，仍敢烦兄。及向他们提出，却又有一种想法，如前所说“乐知堂”匾额，亦难得之机会，错过未免可惜。弟答应他们在十一月底写，届时当以稿候政，或补缺，或纠误，或另提，无所不可。此时总勿萦怀，为叩。自录亦不拟寄奉，（如要，即寄）空里传神即已甚妙。从周当已在京，闻会期止于十七日，想不久可晤面。前二书已在星洲刊出，今附奉印本。若此“商报”有了全文，国内未发表，甚妥。如转载亦无法控制，因之弟更惮于写作也。以下另说一事。

吴下老屋在马医科巷，而口语读“医”如“咪”，就有人说本名“蚂蚁（音转为咪）窠”，亦不知然否。这问题弟从未听到家中尊长谈过，曲园公集中亦未说到。看笔记，其地盖昔年吴县县署

所在，后改为申家祠堂。吴县（作“苑”，盖误）西桥旁之高墩，即监狱。巷之原名迄未详。久想与伯翁或我兄一谈，后遂忘之，未及请教不知对此有所了解否。为何提起，亦出偶然，近读郑逸梅《艺坛百影》，其记《名医马培之》条曰：“他悬壶吴中声名很盛，因此吴人便把他所设医寓的一条小街，称为‘马医科巷’，至今还是这样叫着。”（一三〇页）是否如此？下文说：“一八八〇年，清慈禧太后患病……江南巡抚吴元炳以马培之应诏……时年六十一岁。”按马寓苏行医，不知若干年，假定三十年殆不为少，时间为一八五〇年，岂就为他改巷名欤。寒舍建于光绪纪元（一八七五），春在集中只提马医科巷未及其他，则此一段时间只廿五年耳，若在此期中巷名有沿革，曲园公不会不知，知之亦必提到，可见其名旧矣。这段小考证，兄谓然否？希明示为幸。以方图修屋，如有人提及巷名口语与文字差别问题，而弟芒然，不免有数典忘祖之病。他日或更以询之逸梅也。匆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月十六夕

1982年10月23日

圣兄赐鉴：

廿七仍拟奉访，廿六通电；陈信已发，询问许家屯姓名。前所见《壬戌之秋之记》，已复印，用日本新机器，每页二角五分，极佳。当专呈一册。曼殊画虽承乔梓指示，仍有问题。并非假画，（假画不会这样）只是怪话，问题在于画中人是否真名雪蝶。如给她画像，不能改名，那么，曼殊为何又以之自称？这真是实行了庄周化蝶，蝶化庄周。但庄蝶虽可互化，却无恋情。因之迷离惝恍不可捉摸，鄙意存而不论最好。考证则随之堕入魔障矣。谓然

否？不日将晤，本不必书，但写出比说话反而清楚。即叩
颐安，潭福

弟平　十，廿三

1982年10月30日

圣兄：

日前叨惠，谈叙极欢。增补四文已寄出。《振飞曲谱》巨册，所印拙序，讹脱妄改，负我等之细校矣。如翻看即知。幸嘱颖南将弟手写本复印，迟日当奉赠一份。附诗一、颖南来书一纸，又弟谈潘说一纸，均不须寄还。原画潘藏，自遵其说为是，弟不拟再提，姑与兄言之耳。

弟平伯　上

潘公之说与拙说相反，录如下：

一、雪蝶是曼殊之别署，非有女友名曰雪蝶。

二、画是怀念的写照，非以赠“雪蝶”者。所怪之人为静子——即雪蝶影射静子，画中人是静子的形象。

三、不提本事诗，调筝人。

四、画非赠人，乃以自娱，故留在曼殊手中（此句他未说，乃我引申以证明之）遂得留传。

五、用上列说法符合当时的情况，定此画为真。按此说亦多空想，不牵涉其他，比较简明。但画是写生，确有这么一个日本女子。既非雪蝶（他是曼殊），那么是谁。说是静子，不知然否，亦其缺点也。

平记　十月三十日

弟意雪蝶，女的真名引起男的化名（蝶化庄周）。潘意雪蝶原是曼殊别字引起“倩影”（庄周化蝶）。又雪蝶名不见集中，弟疑

即隐名的弹筝人，潘疑为静子。

1982年11月5日

圣兄赐鉴：

俚句得赏音，至欣。上半题中应有之义。末联酒边情味，后又想“边”改“怀”，作“酒怀妍”，如何，望一推敲。以“边妍”二字叠韵。

录音哑劣（曲友均未闻之），不敢自閟，“请您赏下耳音来”（此京韵大鼓照例的开场白）。更荷转录，尤为荣幸。《咏花》工谱可备参考。其件暂留尊处，勿忙掷还。星洲潘藏画既真，写明雪蝶，其人不谬，若是否调筝人或曰静子，均可祛疑，再钻牛角尖诚无谓也。“曲谱”序文，以周藏写本为正，其他则听之，亦不拟函知振飞。据周铨庵说，《絮阁》中且少曲文一句，工谱纤屑更不可深究，弟亦自悔其属草之率尔也。昨由湜华送呈复制本，想已邀察。从周于上月廿九日返沪，有信来，兹将原书附寄一览。他谈许家屯、柳林分工事很明白，自当给二位写信。但他意似想请兄具函而他附署，见原信，以旁线划出。尊名当在前原不成问题。不知可否与陈直接商量办法。弟意兄前者已函董昌达君，回书恳切，则苏州地方当局或已在商讨中，不妨稍候观其如何裁决，董或尚有续报也。弟既无成见，拆楼事不甚乐观，只心铭勿谈耳。

天气不甚冷，敝寓尚无暖气，室温十九度。俞成将偕其友飞昆明，半月可归。寓中托熟人料理，于弟之生活无大影响也。匆书二纸，敬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五日

1982年11月8日

圣陶兄赐鉴：

奉手书二纸，极慰。吴下修园本非亟亟，宜与地方当局谈商，待至水到渠成。鄙见与尊意正相合。

《振飞曲谱》序复制本“四十四折”，当从原谱本作“四十折”。第二“四”字衍。以当时本说四十四，其后诚为四十也。

潘藏曼殊画，顷得香港何竹孙信云将重裱加色，弟告以重装好，加色不可。原作淡雅，加工将成俗艳。亦与颖南言之。书云“潘藏品人画皆真，若其人非名雪蝶，安得以此画赠之”，未及其他，并告以兄意亦同。

推敲之字，兄谓“边”字佳，至确。直觉“边”硬而“怀”较软。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初稿曾作“酒中”，已三改矣。今用二稿“酒边”，《论语》所谓“再斯可矣”。前半铺叙亦是实话，非泛言也，殆不须引以为愧尔。

近书中常说到庄生蝴蝶，写此信尚有馀纸，想起义山《锦瑟》，悼亡之意甚明，何以纷纷笺注？漫呈小诗博笑，尚未录稿也。

老僧久与空山习，小驻空闺更惘然。
何事儒生笺《锦瑟》，分明蝶梦与啼鹃。

大女出游，有时独居此屋，戏书一绝。以思路枯窘，已做不出诗来，却忽然冒出两句来，如斯便是一例。昨想了前两句，今天家中无人，写信时得后两句，凑起来恰好。有似泉源待涸，偶尔冒泡。若谓文章天成则过矣。亦只可向兄言之耳。小儿得读五言赠句，顷来书言“六十多年交谊，现在已没旁人”，言虽质陋，就我身来说，亦系实况。

韦柰渥承教诲，不胜心感。（前赐柰书得读）他年不负提命之

雅，即伊之深幸。近青年缺乏真信心，是一大问题。书不尽言，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八日，立冬

着甚来由笺锦瑟，分明梦蝶对啼鹃。

昨呈歪诗有改动。本是两截，意虽可通而气不贯。又绝句每着重后半，此独在前，亦变格也。今写在此页，则作意又似在后半。又初稿指斥儒流似亦无谓。此能稍好否？墨涂不恭，总是弟精神之恍惚耳。与兄谈诗固是至乐，亦有俯仰寂寥之感。即颂

圣兄刻安

弟平　十一，九

初稿“与”字重出，改“对”为切。

1982年11月10日

圣兄赐鉴：

奉七日示，勉涂附上。其中无弟柬札，以兄片言推荐，得附微名，幸也。忆题襟往迹，不胜人琴之戚。混华文剪报，尊处当已见之，仍附奉一纸。

偶然想起，忘我是一种感觉，并非思想。若不忘而自忘谓之无我，则更进一层矣。亦云可乎？只云证道，不云得也。祗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十

1982年11月16日

圣兄赐鉴：

知写件已转寄为荷，却不敢取代尊书，以恐广洽师甚拘俗套耳。湜华文颇工，夸张自不能免，且对于“团结”大可敷衍，应征撰文尽可从缓，无须挂怀矣。《锦瑟》悼亡大致不离，却非定论，弟亦借题，恶近之文风穿凿附会也。附奉照片两张，须全部重建殆不易解决也，且看将来。匆答不尽，即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六

1982年11月20日

圣兄赐鉴：

依序奉答，仍先谈诗。两“空”字乃此诗最早的核心，故不能移动。以悼亡贯穿，先得上半，次日写致兄书又得下半，未曾想妥，遂有漫斥儒流无谓之笔，可笑。大女于六日飞昆明，有妥人代之。有时其人外出，弟就实际上独住四间之屋，这是不折不扣的“小住空闺”，而“惘然”已连《锦瑟》。以改本看似仍重三四，而作意原在一二，用两“空”字可知。以两截融成一片，斯或是一例欤。妄言勿呵是幸。

从周寄来卧室照片，有对景挂画之意，希一垂青。又附上运天所刻“敝帚孤生”(即“乐知儿笘”之改本，以字僻未用)，弟毫不懂印章，却不甚喜其篆法。窃谓铁笔或有关毛笔，恐又是瞎说。

再言小园，兄言概括甚确，深明法意，足以语乡邦人士矣。续貂云“拆迁”。若“破字当头”，今人引此者鲜矣，然亦惩羹吹齑

之类也。弟虽未到，已想到园中情况，房屋悉改原样，房多而空地少。本来房轩并不多，列举如下：认春轩全非，见照片。回峰阁、曲水亭东西相对，已无迹。达斋南向已扩建，将原在廊下之会稽刻石包在室内可知。艮宧在园东北隅未悉，想必有大片房屋。此弟之所以望而却步也。若平地起楼台，以梓室之才又何难之有，其奈人事何。适有馀纸，遂详书之。数日后兄将忙于开会，以起居保重为要，即叩

颐安

弟平伯 顿首　十一月廿日

汪补斋来书工楷，复之颇费力。他返苏过景德路，见涂鸦之迹亦然在焉，惭愧！

1982年11月28日

圣兄尊鉴：

手示敬诵。苏寓情况已甚明了，并无荒园，有许多住家，空地极少，花木亦稀，所以老说这棵紫薇。当局非不知保存古迹，乃住户无处安排。梓匠多才，奈手无斧柯乎。承拟拨冗致董书以促进之，心感何已。

荒城饮马图有影本，兄所见与柳同，但原迹安在？据柳旧传民八排本云“荒城饮马图未竟”，“焚其稿墓上”，则印本何来？与柳诗注，我兄亲见者不合，新传无之，疑旧传得之传闻，非皆事实。原本恐未必存，影本不知人间尚有之否？以见“雪蝶倩影”，不能无感。

大女携归昆明大观楼长联印本，展读为快，只无地悬挂。缩小后还长，不便照相，无由共赏耳。

政协开会，以近体愈弱，更需扶掖，只能向办公厅请假，弥

感怅怅。

从周来书嘱写《程砚秋唱腔集》六字，自言“是我多事”，情不能却，而眼昏手劣总不会好。程于开会时曾识面。程腔夙有名，弟不甚了了。

前呈摄影，兄谓有“静寂之气”。今检奉床前一帧，书架半空，无聊枯坐，藉留鸿雪，即希赐存。两处开会，勿过劳否？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廿八

1982年11月29日

圣兄赐鉴：

将十二月，文债到期，搜索枯肠，殆将曳白，遂以诗代文，杂凑新旧塞责，逃学躲懒法也。恐不值一笑。拉杂亦有可谈者，书名四字即够，词曲皆诗也，徇众意不改。上首旧话，文化革命式，天宝末年时世妆也。屠龙之技漫说不会，会亦将安用之，况讹谬流传耶。下首乃大字报，搽些脂粉耳。却比较灵活，不着边际，搜辑拟用孴字，恐其冷僻未用。押印未佳，其人兄或想不到，沈启无也。他从来不刻印章的。

开会甚忙，唯尊候愉健。报载许家屯来京，亦得晤否？匆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廿九日

1982年12月2日

圣陶兄尊鉴：

病榻无聊，阅林译《迦因小传》，首卷有夏穗卿题词。其人似

与商务有关，兄识之否？录如下，附圈志。

万书堆里垂垂老，悄向人前说古今，
薄病最宜残烛下，暮云应作九洲阴。
旁行幸有伽娄笔，发喜难窥大梵心，
会得言情头已白，撚髯想见独沉吟。

“发喜”句幸有注，但还是不懂。注云：

如德亚之上帝，印度之大梵天王也。发喜者，谓梵王以造地狱而喜，见瑜珈师地论。造地狱有何可喜？想了许久不懂。夏云“难窥”，诚难窥也。总非无深意。小说是一爱情悲剧，如何关连亦不可知，思之可以消闲，而兄甚记忆，既写出姑以渎陈，乞谅之。

以俞楚江像，“红会”又起风波。河南博物馆来人证其伪，而周汝昌驳之。弟不能辨其是非，兄或亦不详，未知至善君理解如何。

信待发，得来书。弟前书误记日辰，荒率甚矣。知在小组会之发言又与江苏省当局相晤，诚为巧遇，估计可徐徐生效。他年粗复先迹，兄之力也，弟何有焉。私愿得偿，亦吴地一佳语也。闻云乡将往苏，可藉知最近情形。

会期旬日，以保啬为上。即候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二日

1982年12月4日

圣陶兄尊鉴：

于会期中得“闲坐”功夫，承赐书，极慰。依苏州近况，小园修复有希望，恐非旦暮间事。致从周信转述近闻与尊旨已发出。

柳亚老所见曼殊画，当与兄所见同。却有一点，如来书中云云，与柳公旧传结尾相差颇多。他说未毕又烧去，书言原画已赠赵，赵又转赠唐，二者不同。既见实物，则传文误耳，故新传删去。

拙编“论诗”仍用全称未改，以较明白，易引起读者注意。曾见一文谈书名稍晦（有“性能”二字），销路即差，恐出版方面意亦如此。二诗将手写影印。又此书直行繁体字排。“藉”、“借”有时通用，不能全通。原拟“赖”，似过重，未用。

以上奉答。前另寄一书，谈夏穗卿遗作，想已收到，可谓闲中弄笔，却有未尽之意。以境界论，妙在三四句；以用意论，深在第六句。似无关本书，而第七句“会得言情头已白”一语即入本题，甚妙。且因此可猜测见地狱何喜之意。天堂地狱，唯心所造。在宇宙，灵界谓之地狱；在人生，文艺谓之悲剧，盖非有二也。若是解释比前稍进，不知病穿凿否？夏君其人，闻很怪而博学通识，殊深向往。民初同在京，内眷有来往，弟时骛新知，未敢进谒，盖失之交臂也。

汪补斋意殷勤又来信附诗，兹转奉一览。书中要我改诗，虽是应有之套语，却有两明显细节需一改者，如“令原”当作“脊令”（不可分，或右加“鸟”傍），“尘桑”（意复）当作“沧桑”或“海桑”。以初识面，或未宜径告，希代为斟酌其可否直言，为幸。兄处亦有其书否？匆尽二纸，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四日早

1982年12月11日

圣陶兄赐鉴：

于开会冗忙中犹得“闲坐”，三页之书可喜，仍先奉答。

示穗卿诗甚怪，居然能忆全篇。弟只知“帝杀黑龙才士隐”，亦从梁引得来。本未读过全篇，窃谓不如题《迦因传》之有诗情。弟生也晚，读经初毕即交辛亥，就学未完而“五四”矣。民初先君命读其《中国历史》（称中学所用书，现在的大学生恐亦看不懂。惜只有三册至东汉而止）为开蒙书，以外则《读史论略》、《纲鉴易知录》，弟之史学如此而已。

俞楚江像问题，本是册页，不知为何弄成单篇。河南博物馆官方亦作伪，可异也。吾宗为两江幕府，与尹督唱和相当显要，岂《石头记》之作者耶。本无其事而论之不休，其幻甚于梦中蕉鹿。

“曲园修复旧观”，尊言见人大简报，当有影响，可喜。从周有信来，言已写信给江苏文管会姚迁（?）、党委副书记柳林，又自称有“牛劲”。此即“锲而不舍”的精神，吾兄及梓室皆有之，弟则远逊，愧矣。

江西印《杂拌儿》清样已来，由大女一看。“杂著”书品较大，情形不同，只能依靠出版社。兄所虑极是，也只得嘱他们费心多校耳。明后年弟将有三种书出版，非唯不感兴味，且畏期流传，贻误来学也。前有诗云：“磨灭流传总听之，勾涂删改亦从伊。”若以作题词，未免大泼冷水，使出版社方面失望。即前呈之二诗亦有此病，其用否听之他们。

汪补斋处已复，润饰辞句另附一条。其诗末联过谦，虽不敢当，而其意颇诚，有话亦不能不说。其定稿他日或将以呈兄。进文史馆事，盼其有成也。

前赠五律一首被荒芜看见，发表在《羊城晚报》上而弟不知。李寄来清样，题目横排，诗句直排，格式奇异，不知何故，岂报纸上即如此欤。

今岁妻丧，心绪极劣，影响体力，胡乱涂了一些，不知讲些什么。其中有赐和慰问一诗，至今心感。粗录二编，附奉一目，备

查祈察。其中最后一篇乃新作，已托湜华抄，写讫由他奉呈一本，即请惠存。记事颇怪，迷信有似小说，不敢以示他人。却甚不易写，费时两日，若非闲散不能为也。

顷得院、所通知，要发还一批书画，前由公家收买者，价三六八元。现须缴款收还，不知是些什么。恰润民在京，将由他去办理。事隔多年，恍如一梦矣。或者有些可留的，惜兄病眼不能看耳。匆上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十一日

1982年12月17日

圣陶吾兄尊鉴：

前以小诗代前言，得古籍出版社复书，称为“辞意并美”，已寄去缮稿。另有副本即以奉赠。第二首“楮”改“卷”以符事实。“时”改“诸”比较恭敬，谅荷赞同。又附妄谈片纸，哂正为幸。

前呈小文，语诡而意悲，且栩然无实，若非后半与小说捏合，即不成文。原勿示人，恃爱弗敢匿耳。

十五日手教敬悉，于广播发言中提及修复荒园事，是渲染气氛之好机会，亦缘法之一也。每荷关心，弥见拳拳之意，唯心铭勿谖耳。此次发还的有珍品，亦有破烂。其为寒门可纪念者，有如南庄府君（廷镳）手批《礼记》《四书》，留贻至今已五世矣。须折价若干，其中有《清史稿》，乃先君在职时所得，顷售出得价二百五十元。只抄出曲园公本传入“儒林”者。匆答，即叩

颐安不具

弟平　拜启　十二月十七日

附书　近得发还《袖中书》，皆清季友人与曲园公书，其第四

册有：李瀚章（筱筌）合肥之兄，督两湖时来书，凡三横笺，小篆，工整。按其情况，盖记室所书。但末钤一章曰：“斯仝家法”，篆刻印泥并精。若倩人代书，似不宜用之。岂自为之欤？至少他自己能篆体。此一事也。其二，开首一字，弟就不识，摹录如下：

口口㤅兄季大人

在这地位没有什么特别字可用，应当是“仁”，却又不是。见识之否？想了好久，想不起来，亦未去查书。后参考其他册页，发见两条，其写法亦与今日不同。第二册吴平斋（云）书称：

口口老兄大人至爱（“爱”草书）。又赵舒翘（展如）称：

口口先生大人爱鉴。

“爱”，如今用之恐将引起哗笑，亦古今之异也（实不过数十年）。遂疑此不识者亦是“爱”字，即“㤅”之异体（李慈铭字㤅伯），不知然否？仁爱相连，爱兄即仁兄耳。兄于引书熟悉，伫待教之为幸。

弟平 涂

1982年12月28日

圣兄赐鉴：

日前惠顾倾谈，欣慰无量。广洽上人远道厚赐，意甚拳拳，又承绍介，谊不敢辞，乞代为多谢。涂抹前已寄奉，聊以塞责，尤觉惭愧。湜华携呈片楮计已察入，与前语相同，书面可备查耳。《袖中书》材料皆前所未知者，颇可遣日。如徐花农（琪）庚子两书，一谈立大阿哥宫廷实况，一谈庚岁六月都中情况，皆第一手材料，唯字迹潦草难识。又如章太炎正书《三大儒赞》不知见全集否。一、曲园公，二、高先生，三、黄元同。高不知何许人，文

中毫无说明，无名无字，只云高先生“不言而信矣”，亦不详其学术。弟固孤陋寡闻，疏于文献，而如此行文，亦可异也。又“诗笺”中有杨古蕴（葆光）和“落叶”诗韵，四句亦颇可诵：“垂暮多情霜屡迫，校书欲埽笔难停。寓言我欲庄椿比，阅尽春秋总妙龄。”二句似更妙。匆答不尽，即叩

颐福年禧

弟平　顿首　十二，廿八

1983年1月10日

圣兄赐鉴：

别后颇盼来云，得七日手教详述医院诊治情况，为慰为念。眼疾只宜静养，一切放开，勿以挂怀。知是陈言，难于办到而亦只可如是。更有两种想法，一积极，一消极，姑妄言之，以代面谈。

陈寅恪失明最久，二十馀年。一九四六重到清华园，弟曾诣谈即已如此。而他倩人相助，不废撰述，窃以为异，深佩之。其长篇《柳如是别传》，实成于晚年也（言其努力，弟不欣赏）。尊处亦有此条件，只想法配合，稍经练习耳。所谓“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或是一喻乎。而私意犹不只此，弟恐不能如此努力，兄必谅之。陈既可为，兄亦不妨试之。且是他年事，不须挂怀也。

眼病无妨于作业，更无妨于学道，这是自然明显的。且是学道之最好因缘。《文赋》说：“*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窃谓节去下四字就可以了。失明为生活之痛苦，却有一利，利于静观。师旷之聪亦缘此伸彼绌，五官尚然，况心乎。其实吾人读书已过其“中”，老年犹以书遮眼为快，实是一种习气（通言“习惯”），贵

在躬行耳。常惺惺即慧，心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曰禅定。即屏文字，殆亦无妨。以弟言之，妻丧将逮期年，知当以理遣，而情不受遣，不如以礼制情之为愈。忆及《礼记》“子路有姊之丧”一段，辄发三叹。礼意之精，固不局于繁文也。心情劣劣，惝恍不宁，《半帷呻吟》差得其实。呓梦之言，兄所知也。吾侪已届“为道日损”之年，若不略有管窥，蹉跎未免可惜。谈玄之趣或胜论文，略通数语即够，又不待烦言。亦印可乎？

何焯贤，字竹孙，昔与孤桐相熟，弟亦凭介绍通信，初未识面。不仅提倡风雅，关心文献，且于文章亦颇有理解。今录其最近来书，可见一斑。寄小册来，弟谓兄知其人，不意其尚未。下次通信时自当代为致谢。闻他近亦多病，而意兴不衰。

《清史稿》“曲园公传”，能谈其学术概要，是比较好的一篇。闻撰者与公门下有些渊源。若论公之易学，弟毫无知识，与兄相同，尚存旧日读本，望洋兴叹，炳烛之光难窥涯涘，只留为雅玩，以为神州第一奇书。抄本字迹有难辨者，希在稿上作符号寄下，当为填好寄回。这样比较省事，尊处又不妨多留一抄件。耳机配来合用否？为念。盼勿如弟之弃置不用。鬘华标点之《不下带编》，谢老藏书，极冷僻，点句有误，想兄未必能看。已尽三纸费目力，留作消遣，不忙于看。即叩

颐安

弟平伯 顿首 一月十日夕

秋水涵空照，能居众妙先。
称情遗佞曲，因物感华妍。
地以经过重，身堪老病传。
犹思揖陶谢，争不杜公贤。

此诗咏杜，已佚，亦平常，顷见人征引。第六句首二字作“官应”，不记有此二字，且劣，可异也。录奉

圣陶兄鉴正

弟平　八三年元旦

广州市北向有郑安期祠，俗称郑仙祠，妇女每于深夜求子上香，晚清张之洞督粤时禁之，改为三君祠，祀吴虞翻唐韩愈宋苏轼、集李杜句为楹联云：

海气百重楼只为浮云能蔽日
文章千古事萧条异代不同时

即何竹孙君录示者，窃以为弟前写奉彭刚直之“我本楚狂人”集句联，有异曲同工之妙，皆若天衣无缝也。

平伯　八日

1983年1月18日

圣陶兄尊鉴：

奉十六日手书，知小病初愈作，无任悚歉。祈勿力疾书，以电话通即妙。近想起居照常。小热度不可忽视。贱诞在迩，重劳致祝，五年以长，受宠若惊。俗说“勿敢当”、“托福托福”皆是实感。“吾从子，如骖之靳”犹未免俗，自是胜缘。马叔平旧刻章（只于本月用之）洗刷后瘦挺，钤以蓝印泥，乞留玩。是日拟屏居，而寓中适来一客曰张贤亮，故人子弟也。

抄件遵嘱，校后附奉。所询书名出处见开明本《孟子·尽心下》“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盖谓其言近旨远。弟所以能即答者，实兄之赐，“索引”之力也。记忆已恍惚，而检之立得。前张伯驹讶君坦引经典之熟，黄即告以有是书之故。说斯编有益于社会或稍夸，（其实亦不夸）而读书人得力匪浅。昔场屋中若有之，必视枕中秘也。事总得务实。昔吾兄主持，一家合作，意兴之佳，用力之劬，想望风流，不唯倾佩而已。旧本昔承惠赐幸存，

亦可喜也。

湜华标点是书多误，盖能力不足。然苟遇不明白处，多问问人即好些，正如兄昔日来书所云，惜鲁莽人多，虚怀者少耳。他年若有重印机会则须改正之。

近看二书：1. 黄裳《金陵五记》。古迹徒有虚名，不感兴味。《老虎桥狱中访知堂》却是珍贵材料。周出近题画梅诗示客，已颇觉奇，句云“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竟自比东坡，可谓奇中之奇。读之令人寡欢。2. 陈从周《说园》。书品写印，字大悦目，尊斋当已有之。作意致佳，文字未免稍多，亦世尚如此。弟不懂园林建筑，只随人瞎看。觉得他欲与俗眼斗争，是弄不清爽的。又闻见极陋，遇曾到之处亦感同意。如瘦西湖之五亭桥，确是将北海之白塔玉蛛桥五龙亭合在一组；豫园之九曲桥，难看又不好走；狮子林檐角挂一电灯，皆他书中所言。唯对二公之博览，则望尘莫及矣。不尽，即叩

近安

弟平　顿首　一月十八夕

匆忙作复。

1983年2月1日

圣兄赐鉴：

小儿以有假来京，晋谒敬叩起居。附呈腊八日寓中照片，光线不足，而神态尚佳，祈察收。细阅写经，知关键在上附小条，言其为弘法师手书真迹，凡卅行，有收藏者圣宝钤记。二者固非一人也。说法简要，文理明通，盖属于“论藏”，惜不知其名。既有二人之名，自须征诸东邦文献始能辨其真赝，故拟暂留家中，未敢遽贡野芹。自光绪己丑迄今瞬及百年矣。拟加句读作小记以谂

来者，以未经考订亦不能周备。癸亥之春，冉冉将至。维道履珍重，即颂

颐安不具

弟平　顿首　二月一日

日僧与经颇有隽语，录如下：

三德：法身（应身），解脱，般若。

三德一义“累无不尽，不可谓有；德无不圆，不可谓无。非无非有，名曰中道。是故经云，佛性名为中道种子，中道之法名之为佛，说中道故名大法师。”

三德无义“经云，远离二边，不着中道。……心行灭故不可思，言语灭故不可议。故如来之德，舒之则遍乎法界，卷之则虑绝言亡。若体斯意者，方可识此中文也。”

“今法身为端者，正以仰对金容，就迹寻本故也。”“但万德不出‘智’、‘断’。举解脱明‘断’，举般若明‘智’。”

圣陶兄法悦

弟平　抄点　壬戌除夕

起信者如觉，非俗言迷信之谓。

公句云“教宗堪慕信难起”，知慕即起信之初基，殆是一非二，亦谓可乎？癸亥元旦试笔。即呈

圣陶吾兄

弟平伯

1983年2月25日

圣兄赐鉴：

元旦一叙意想不到。四周昏黑，一室荧然，草草杯盘，匆匆逆旅，仓猝东道主人，亦新年之良会也。若非饭庄很通融则此局

不成；若非有高轩，则弟亦不能趋陪也。及年初六，晴野即飞回香港矣。

朴初遣周绍良来谈。弟意尚有些问题。卷首题字与卷中情形不甚相符，而小条所记是否可靠。（弘法声名甚大，为创制片假名者。此经卷为弘法手书，仅见于小条。）弘法距今千三百馀年，当在唐初，而卷题云在长庆太和间，相差二百年之多。率尔贡芹，惧有鱼目混珠之嫌。故须辨其真伪方能决定。昨已函复之。

弟近四肢弛缓。如自舍间至河南饭庄，以前总倩人扶掖步往，今则心怯不行，可知衰退矣。幸眠食无恙。一切动作亦皆迟缓，写两封信，一个上午就过去了。云乡书一纸附奉，俟其自苏回或有消息。前者合影由照相馆洗得较好，更附奉一纸。匆叩
颐安不具

弟平 顿首 二，廿五

1983年2月28日

圣陶兄尊鉴：

手书敬诵。三月开始，四月将至，会当重款高斋，诚如尊旨。写时忽得两句云：“老来倍觉年时促，无那光阴惜寸分”，不能补全好像前人有过，其实亦未必也。附呈录先曾祖《荟蕞编》（集外，单行本）所载。文或未甚佳，却酷似弟近日生活与感想，只不过“六尺地”扩为一丈，尚不以褥子作窗帘耳，一笑，藉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二月廿八日

静　室　铭

六尺地，半间屋，静则有馀，动则不足。木为铺，蓐为幕，冬无甚寒，夏无甚燠。常冥心，时闭目，不出户庭，直游造物。

书明刘若宜文

圣陶兄鉴

弟平伯　癸亥元夕

1983年3月19日

圣陶兄尊鉴：

近疏书候，恐劳神思。未审起居如何，极念。日本写经，依其题名在唐代，历千三百年至千年，真赝难定，未敢径施法源寺。俟他日有人至东国研讨，或能辨之。弟近写两小文，一名《曲园公荟蕞编手稿跋语》，一名《说“借”字古今音读与牡丹亭惊梦》，或陈旧，或不通俗，未宜付报刊，聊以遣日耳。润民今日赴荷兰海牙开会，与商品检验业务有关，约兼旬可返。

春和花开，趋晤非遥。即叩

颐安不具

弟平　启　三月十九日

1983年3月20日

圣兄赐鉴：

前寄书、件各一谅已达览。屡蒙广洽师厚赠，诚所“却之不

恭（当作‘能’）受之有愧”，奈何。赠药拟试服以酬其意，非敢妄冀长寿也。

从周十七日信片云：“下月十五苏州要开城市规划鉴定会，将赤膊上阵，一争曲园修复事也。”豪情壮气，使我神旺。弟缩手缩脚，逊二公多矣。深感愧疚，不仅感谢也。以匆匆写一信片，不具。即叩

颐安

弟平　三，二十

来书稍变体而笔迹清整为慰。　又及

1983年3月31日

圣陶兄赐鉴：

日来音问较稀，时以尊候胜常为念。昨奉廿八日手书，知近稍“犯节气”，自是老年常态，只须多加保啬。广洽师馈珍药，小瓶多种维他命，弟已试服尚好，以饭食品种简单，或可稍稍弥补，兄亦不妨试之。与人书札辄复印之殊感不便，而与云乡一书以示南中友人尚非无用，于小园修复有益，即弟亦快先睹也。闻四月开会，从周拟“赤膊上阵”（原书语）前以一信片寄上（无他语），来书未提，不知收到否？全屋成为大杂院，住户众多，拆迁非易。弟夙知其困难故不敢抱奢望，只得听之任之，以待新政策耳。两厅华美，胜前敝庐，将安用之，宜乎时人之不了解也。

近来为日本写经作一短文，托周绍良转陈赵朴初乞正。拟于四月内施法源寺或“佛教图书文物馆”，闻五月将有日本“遣唐使者”参观团来，或将悬挂顺便请教，亦是结缘，兄当乐闻之。前者面谈，窃谓真则捐献，赝则否，今犹此意，未改厥初。现认为有真的可能，而朴初意亦谓可，遂尔决定。以唐人笔墨施诸悯忠

古庙亦颇恰当，敢言其与中日文化交流有尘露之微益哉。何以见得是真，内证外证两端，论点亦非一言难尽，未敢琐渎。况弟本外行，望置馆中后更得研究之机会，确定其是否弘法（空海）真迹，所写是何经论等等，则幸甚矣。此事由我们闲谈开始，将得圆满解决，遂略陈两月以来经过如上。敝簏尘封，一朝颖脱，物之显晦有时，岂不信哉。顷得邓来书，转奉一纸。尊函已径刊《文汇报》矣，此亦意想不到者。兄前书言“须考虑”等等，大有道理。虽写了二纸，意不尽言。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三月卅一日

1983年4月14日

圣兄赐鉴：

前日良宴会弟得追随二兄杖履，作儿嬉想，少迟暮感，何幸如之。

送写经事已通知周君，兄于便中致朴初函一提即可。

得云乡书，从周已往苏，开会十天。邓拟十八日左右去，可早知开会消息，当续报。

近拟室名曰“三宜”，却并不真用，释之曰：“醒少谓之梦室，忏悔谓之丈室，屏居谓之静室：此三宜也。”

试用“二报式”写信（大字报与电报），不仅利兄看，亦便弟书，字小易错，每写不全，模糊难辨，弟目力亦差，固不仅两聋也。不知成功否？诚不免费纸，而其浪费亦已久矣。即叩

颐安

弟平　四月十四日

1983年4月16日

圣兄赐鉴：

呈大字书，便读否？为念。知花盛开，“云蒸霞蔚”形容尽矣，可作卧游。吴钢君照相颇工，（古无钢字，即刚，如金刚，是亦一吴钢也。）二兄皆“腰板笔挺”，我却颓然，蒲柳之姿殊感愧对，又深羡焉。

捐献写经不附任何条件，却未对绍良说明，似欠周到，却亦不便单提，俟有机会再说。又前书云《书道大全》中空海笔迹，极感兴味，而晤时忘了，可笑。亦因书帙巨大，事隔多年或不易检，遂未敢请耳。即原件取去，弟处尚有照片，他日得一核对便有分晓矣。总不宜劳扰，是弟之初意。祈察纳。匆上敬叩

颐安

弟平伯　四月十六日

1983年4月20日

圣公左右：

承十七日复示，欣荷。想起此事，果然烦及三兄，殊感不安，却尽可从容。核对非难，于乔梓厚情，弥切纫感。儿时偶见古人信札每至简单，深以为异，初未省长言不尽，倒不如想象无穷，有如尊旨也。近检三岁时《大学》课本，期得蒙诵印象一二，不意发见程朱颠倒经文，武断殊甚，又妄补《格致》章，而前朝视同圣经，亦可异也。即复叩

颐安

弟平 启上　四月廿日

1983年4月21日

圣兄左右：

昨至诚君携来宝书得丰获，欣感无尽。弘法空海名号与入唐时代，前文大致不差，其画像字多天皇题，煊赫可知。所载墨迹各体俱备，却无一与敝藏残卷相似者，一规矩严谨，一任意挥洒，有狂狷之别。附条云云盖出依托，引以为重耳。然亦是“古笔”，非近代赝品。圣宝收藏之说亦不可废，有所否定而施寺初愿未改，只望勿标榜过甚，致失其真，增弟惭愧，兄当谓然也。书请暂留，或稍作记载以补前文。

苏州开会，想日内可有信息。元兄高兴约饮复外市楼，添此佳招，又得追陪二老杖履，欣然规往矣。诸容晤谈，不尽，即叩颐安

弟平　顿首　四月廿一夕

时间以下周初为佳。

1983年4月30日

圣兄尊鉴：

近得灯草笔，兄当早有之，聊以试新，能写大字不宜小，用于此最宜，况墨色乌黑。承不辞劳，检借《书道》，十分得用，不胜感谢，现已用毕，即将奉赵。近翻看坊本先曾祖书札，解决日前一小问题。李瀚章（筱筌）于两湖总督、湖北巡抚任上，用小篆写给曲园公书，钤有“斯仝家法”小印，弟当时即以语我兄，兄亦不懂。他决无暇自写（况亦不必）。若书记写，岂能说“斯仝”乎。近知乃其子所书，有两信载其事，遂恍然矣。

从周、云乡均来信云小园即将修复且形势好转，想尊处亦同时得信，兹不赘陈。只戏拟一小说《吾庐外史》（有目无书）回目云：“陈教授巧计复名园”。若知其本事，必为开颜一笑。此事甚长，诚恐河清难俟，希其进行较速，以便迟日摸杖同游，亦晚节之上娱也。经卷于二十二日由赵周二君取去，留一公函，措辞得体。承兄绍介，圆满解决。弟却仍忙于写文，共分三段，今日始粗毕，尚待抄缮，以一份与经卷同存寺中。原件殆非空海书，仍不失为一古迹也。专此敬叩

颐安

弟平伯 上　四月卅日

1983年6月11日

圣陶兄尊鉴：

呈稿荷劳目挂齿，幸甚！为阅盗印本旧作，见此一误不容不改，又畏词多，故结语云云。虽承出版社美意允我修订，弟答以不改存真；若要修改，书就出不成了。故悔其少作也。他年出书愈多，弟将更惭沮缄默矣。顷得姜德明书云，《绿》将于月底出版。又上海书，《杂著》于年底出版，并闻。

广洽法师又赠珍药，只可拜受。参类弟不大敢吃，兄如何？寄件到后，分惠亦不忙。以写经照片与拙稿托颖南呈之，亦秀才人情耳。

谢孝思君曾在苏得晤，其人熟悉本地文物，所言当得实。二女欣近从沪苏归，曾过旧居未见住户迁徙。一小楼住七家。所提条件亦多，如平米、地段等等，大约实现非易。但既有斯议，总有希望也。所谓紫薇，依其所说地点且花时已过，盖紫荆之讹耳。前诗末句亦当照改。近殊疲乏，卧多于坐，睡多于醒，“三宜”之

名犹嫌其泛，当直曰梦室，以视兄之昕日开会，黾勉追群，为歉何如。千祈保重，祗候

颐安

弟平伯 上　六月十一日

1986年6月24日

圣兄尊鉴：

开会一月劬劳，唯台候康胜为慰。从周未晤，只梁披云送拙词原件来，情殊可感。前呈之诗缀一短跋，以菏泽一花为瑞，未敢渎陈，被披云取去，他日或可影印尘览也。欣承手教。广洽师所贻希付韦柰为荷。只能答以秀才人情耳。弟近况愈弱，卧多于起，抄一短文需时三日，他可知矣。近服首都李大夫旧方，西洋参亦拟试服。匆复，即叩

颐安

弟平启　六月廿四日

1983年6月26日

昔宗王裕有天元甲子之说，屡见我曾祖集中，远想概然，原书未见，大致以六个周甲为一单元，分天、地、人、河、海、鬼，周而复始。吾侪曾经者（一九二四）为鬼元甲子，而天元即当明年。

一九四九年已佚之《寒夕凤城行》末云：“共谁留命桑田晚，能见天元甲子高。”当时以为尚遥，不图年光之瞬息也。“共谁”者疑词，以亡室言之，则成谶矣。于《半帷呻吟》其末章云：“凭谁支倦眼，真见海为田。荏苒冬春再（借潘岳句），天元甲子年。”聊

以志感，亦非无贞下启元意也。另纸录自汉迄明，六度天元甲子表，以备参考。

圣陶吾兄法鉴；另二均附奉博笑。

弟平伯 呈　六月廿六日

自汉迄明六度天元甲子表

1. 汉文帝三年	西历纪元	177B. C.
2. 汉灵帝中平元年		184A. D.
3. 梁武帝大同十年		544
4. 唐昭宗天祐元年		904
5. 宋理宗景定五年		1264
6. 明熹宗天启四年		1624

三百六十年为一周期，一九八四值天元甲子。

今晨偶想前分百年为四段并不错，问题在于怎么办。“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要把过程颠倒过来，好比螺丝钉先要捻紧，又要拧松；紧方可用，松预备可再用。他生未卜，大意如是。老氏谓之归，根复命也。

癸亥五月十四日

函中附奉各件祈察纳。颉兄最后一书已赠颖南，呈复制本。近拈一偈，求教。此阅新本《子恺漫画》附篇所得（此书较杂而内容丰富），马一浮书《弥勒九观》两本（一行书，一篆字）可参考，弟稍有了解，以为比《金刚经》清晰，妄言未卜然否？正之。

请留以消遣，不忙书答。即叩

颐安潭吉

弟平　六，卅

九观出六如，寂照万物竟，

三际一空轮，尽摄世间影。癸亥夏

《弥勒九观》，马一浮为广洽上人两书之。

平伯并记　五月廿日①

1983年7月5日

圣兄尊鉴：

前者妄论未惬，为愧，实系陈言，无精义。天元甲子聊存旧说备考，亦河清之望耳。拧松螺丝钉即一切放下意；不能，则放宽亦妙。偈语改为“九观出六如，寂见万物竞，三际一风轮（无住也），长空无雁影。”不过观空之意，非有他也。“九观”，马君两次写奉广洽，岂无深意。察之是幸。

柰将结婚，宠承提命又赐文玩，若能体会长者深意，当获益非浅。迟日当再晋谒，新人亦颇静淑，赐见为幸。弟用灯草笔颇惯，（毛笔有时开花，便成双钩。）蘸以炭墨水，拟一题名“炭墨馀沈”，聊以遣日。匆复即叩

颐安

弟平　启上　七月五日

1983年7月15日

圣陶兄尊鉴：

闻至善骤病，极念，幸有医院研诊，当即占勿药矣。俞瑾信已径复，不须挂怀。告以三点：1. 族人无移居海盐者，2. 曲园嫡系单传至今，3. 墓在西湖南山。可澄清事实。弟近仍看新本子

---

① 时间为旧历纪年。——编者注

恺画消遣。兄病目不能细看，却颇有花絮可谈。如子恺对广洽称“俗弟”（62页），悲鸿自称“方外弟”（42页画竹），孰是？疑子恺是。又38页画释迦像，两题弘一与广洽，不知属谁。其诸师友人动人怀想者为马一浮，惜无缘拜识（吾兄在川时当相识，日记中似曾言之），以《弥勒九观》两度写赠广洽师，微意存焉（81、83页）。其尤有兴味的为书札（惜字小，宜倩人读之），他应酬洽师之方法与我侪不同，似不大“客气”，却犹存古道，可敬。其辛丑夏至一书（84页）引陶诗“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与引禅门“雁过长空，影沉寒水”等语，与鄙怀悉合，殊有失之交臂之叹也。匆尽二纸，复叩

崇安潭吉，不具

弟平 顿首　七月十五日

1983年7月22日

圣兄赐鉴：

得详示二张至为感慰。至善检查后谅已出院，并念。评马君八字可谓概括，如见其人。若戴小瓜皮帽见蒋，则可入新世说矣。其信札之稍有意味者文字不多，兹另纸抄奉，不须更烦膝前循诵，一览即明。近重读《通鉴》消遣，已是第三次。偶触起一想法，即预言（纤纬）所示，只是一句话，或一画像而已。作何解，何人何事，他也并不了了。例如最古老的“亡秦者胡”，他本未说明是胡人或胡亥也（且他亦茫然）。只是事后详签耳，其他预言殆无不如是。《左传》说：“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数。”象数之学很神秘，千馀年未得澄清，可惜也。（其他不及谈）

弟明说要松螺丝钉，实并不闲。上午总伏案瞎涂，下午或做事或否。不甚写信，而书来必答，事来即随时应之，过后无痕，实

非能观空，只是年老善忘之解嘲而已，可笑。

蒲松龄故居在淄博，来书云“聊城”似误。聊城以杨氏藏书名，我老同学傅斯年，其地人也。《聊斋》已久不读，近看《阅微草堂》，甚熟，借狐鬼说果报，其思想陋甚。闻颖南又赴日本各地，约半月馀。匆复，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七，二二

天热不异南方，却少蚊扰为佳。

“漫画”八十四页马书（节录）

偶忆陶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此衰朽所以清停止惠药也。又忆天衣怀语云，“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此衰朽所以不欲以墨迹付印也。聊拈旧葛藤藉发一笑。（下略）

重驰各书多应酬语，推辞又道谢，或可无须看也。

弟平　抄后附言　七月廿二日

1983年8月8日

圣陶兄尊鉴：

四日手教祗诵。相片一张以影不大衰颓，视今春三人同摄者为佳，遂寄上。弟向来不自留照片，有如曲园公诗云“衰翁八十雪盈头，多事还将幻相留”也。但客来电光倏忽，一照多许，亦只可听之。前文谈字音琐屑，原来未敢劳目，湜华已抄呈姑且一看，另寄《大公报》，未知合用否。《游园》中道白，只唱昆腔者方知之，弟亦无意于校正也。湜华请载曲社通讯，从之。昨寄写

件二，计邀收察矣。柰到成都来书，言其气候凉，饮食佳，诚胜地也。今年秋早，中伏只十天，不久即秋凉。斗室热至31度，顷减为26度。妄谈图谶，消夏为宜，又偶忆弟旧词："常言北国多风雪（此用《沁园春》甚明），不道西来有美人。"（若谓用《诗经》即误。诗云"西方美人兮"，并无"来"字。"西来"者用《推背图》耳。）其词曰：

"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长弓在地，危而不危。"按而不断固审慎，却令人闷，遂妄释之曰："长弓"，即引弓之人，前史所谓匈奴，其他可不着一字，"只于美、朝、中、日"四字各加一标就明了。其说固未必尽合事实与今之观点。于《烧饼歌》又想起一句曰"二十八宿问土人"，直译为"向贫下中农学习"，殆不须注，前在河南一载躬历其境。书本印于民初，一向留作物证，讵意毁于丙丁，（双关，年份又火也）不能出以相示。闻沪郭氏外甥处尚有之，当嘱其保存，弟久无心寻访。以观空要在离幻，道家不贵前谶，释氏占卜犯戒，虽身非比丘，亦不欲显违，况事在窈冥缥缈间乎。但神秘的确有之，是一消息当以奉告。不仅小说常见，即正史亦载之。如两汉间"刘秀为天子"，故东汉初年重谶记。末年盛传"当涂高"而魏终代汉。一姓不再兴，况三乎！即武侯之出处亦颇有可商，郑板桥所谓"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也。已尽四纸，可免曳白，不厌其烦渎乎。顺叩
秋安，潭吉

弟平　顿首　八月八日立秋

一九八三年癸亥六月卅日立秋，李孙在天津举一子，字以丙然，为赋二诗纪之。

新得佳儿可像贤，吾家五世尽单传。不虚"仙李蟠根大"，语见杜诗，以李命名之义。六月秋生字炳然。于五行排列属火。

其　二

东涂西抹总无痕，弓冶箕裘讵复行。
八十年来春未老，已延祖德到云昆。

此儿于曲园公为昆孙，蝉嫣七代。公临终时有自喜诗，今遵用末句，只易“倘”字曰“已”，移假设之语为决定之词，酬余夙愿，成先志也。翌日七月朔记。

圣陶我兄赐教

弟平伯 呈稿

1983年8月22日

圣兄尊鉴：

十九日书地址简化，亦收到。承示侯君云可转信，甚荷，拟即以“借”一稿寄之。颖南于廿二晨来电话云再联系，盖迫于团体日程，应酬或可逃学。云乡前来时送上海肉松一包，弟颇得用。曾赠《曲园课孙草》顷又借去复印，亦好事者也。天气渐凉，偶弄软笔书一小曲，歌时须卷舌打得儿，并不甚易，或是扬州小调。儿时耳熟，八十载犹能全忆，不写出似可惜，录出却亦无用，除呈我兄外别无一人可示之，匆复，颂
颐安

弟平　顿首　八月廿二夕

枕上偶忆儿时所闻夸官小调，只记二节，居然完全。事隔八十年，不知曲调何名，是否苏曲。颇有古乐府遗意。二十年代时惜未与颉兄谈及。我兄亦曾闻之否。

一九八三，癸亥中元

大郎朝中为宰相，抱竹竿儿来，二郎的个四品呀，暗蓝

顶儿来，坐黄堂呀过得儿过，三四五六年纪小，读书人儿来，状元的个榜眼呀，探花郎儿来，翰林院呀过得儿过。

世态凡情，聊发闲中一笑。

圣陶兄鉴

弟平 书呈

1983年9月2日

圣兄座右：

示敬悉。小调每用“儿”，疑出浙杭非苏曲，宜兄不之知。夸官有“兄弟二三人，中子为侍郎”，乐府遗意，盖相传旧矣。六十馀年前在海船曾拟苏州小曲，迄未写出，今以另纸书呈，其调当堪博笑。“能”，锡语有之。吴梦窗词“当时梦缘能短”即此，是宋时已有其语。苏州似无此说法，然否？颖南干练，知重文献，其与广洽师，方外俗家，堪称星洲二妙。弟日前于家宴中约渠小叙，简慢甚矣。亦来辞行。余亲郭久祺，家姊之孙，拟晋谒嘱介绍，先以附闻，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九月二日

东风吹子，城外山头望俚弗见，一团一团才是绵，遮住奴的天。青海头，白云前，海能个深呀云能个远，郎身在外边，轻如燕。

前壬戌学作吴歌，未以博笑，顷始补呈圣陶兄。癸亥秋弟平忆录

1983年9月13日

圣兄座前：

迭奉九、十两日书，见精神矍铄，喜慰。谈“能”用法极详，有昔弟所未知者（如绍虞常说之“择格能”，“择格”亦写作“实梗”，然否？若梦窗《三姝媚》之“梦缘能短”，“能”即今语“能个”之简化，与弟之小曲云云亦相同。“如此”“何其”义亦相通，轻重间稍不同耳。兄能翻检书籍为佩，弟亦有张相之书却不知抛向何处，且怕寻觅也。前书引文，忆想之误，劳神互校为歉。

黄公以歌行为弟等小传甚隽；故以畴昔抄本尘目。七古如杂以俚俗即近唱本书，为诗家所最忌者，而愚见不然，亦即彼所谓“娵隅句”“白傅诗”也。渠工于骈文，今日殆无第二手，而多用词藻，亦良不易读。此独流畅，岂惠和里唱，遂亦降格戏仿打油体欤。顷得来书，犹谦称为“俚语喜歌”云。其实雅致凡情固不可偏废。唯多溢美之词往往可见，若“坚芳”炼字，岂可当耶。拉杂书之，更待明教。

郭甥慕名晋谒，弟付一短书，来时赐见为幸。近缀一短文，其说法拟将前诗推翻。弟有一想法，在此提出请教。以曲园公前后五代为盛，身之三世为衰，既不免俗，又非时尚，轻力田而重科名也。其后段拟仿韩文笔调，将文中前语取消，化为烟云，诿诸耄及，顾重婴倪，犹云作达，良为可笑，只曲终奏雅尚不甚劣耳。自评如是，兄谓何如？小球近往复频繁，老年一乐也。阅正后仍希掷还是幸。闻颖南将开饭店款待旅游是一新闻，惜不在京，无缘“大嚼”耳。敬复，叩

安

弟平伯 上　九月十三日

1983年9月20日

圣兄赐鉴：

前书诵悉，仍分别奉答。

苏语非弟自译，因见小说中苏白每作“实梗”，遂引用之。

黄公诗文中密码过多，殊不易读。此曲以和我下里之音，反而效颦东施，遂较流邕，而用典仍多。例如“玉台笑拍老奴肩”，俗情谐谑入妙，在“我故疑是老奴”原典外，更簇用“笑拍洪崖肩”游仙句是也。

前文叙家史重科名遂分盛衰两节本原已误。次节若反上文，便成两橛。依次叙去而不能辞其咎之句，箭在弦上矣。下半篇分作两层，将上文冲淡或否定，全靠中间这一硬句得力，否则涣散矣。幸勖示外，敬拜嘉言。小文另呈，即叩
颐安，潭寓贺节

弟平 顿首 九，二十

《兰亭序》云：“齐彭殇为妄作”，妙合凡情，自是隽语。然在庄生云“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是殇胜于彭，不仅等齐。依羲之言推之，岂不更妄欤。

以如此来，即如此去，全受全归不唯躯壳，更在灵性，谓之考终命。曲子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传为怡红所赏，亦庶几近之。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晨起七时书，十九日寄奉
圣陶兄一笑

弟平

1983年10月2日

圣兄座右：

手示于上月卅日奉到，一日寄上稿件或已收到。书中所谈有味而鄙怀未尽。银球原是竞赛，非徒往还。今彼此直道，其论文之乐，切磋之切，似胜昔年。兄谓然否？

来书已言密码为下笔之一要，可增进对方之了解，而其作用并不止此。随便想到，已有两点，1. 为最经济之手段，2. 可以解释实话直说的困难。仍举黄诗二例：君坦自言“俚语喜歌”，斯评最切，俚语者西子效颦于东施；喜歌者，赐和拙作褒美稠叠是也。然弟之生平风波极多，欲处处回护亦难。除有些已在前段提出，若“文化革命”、干校下放等，明叙在后即不成其为喜歌，故出之议论。如“难为迦陵同命禽”即暗示生死关头，下接“换巢来作祥鸾凤”，一抑一扬就将悴荣今昔之异说透。下文“黻佩从知耕馌始”，簇用两典叙豫南田居事亦然，其实弟未尝耕耨，她亦未曾送饭，用典异于写实，固无碍也。还有比这更难写的。黄公本不赞成新文学，亦不会许可我的白话诗，在此不能不说，说重了更不妥，遂用蛮语入诗、老妪能解二典微词婉讽，比白说直说方便多矣。

论及彭殇，微有同异。羲之凡情胜解称意而发，即兄所谓“认真计较”，良无间然。若庄生齐物之旨又当别论，恐非炫奇所能尽者。于生死无分别心，彭殇等视固其所也。若云殇寿而彭夭则大反恒情，近乎谲诡，宜兄谓之“奇语”，然却非炫耀，请更详之。于生命无所执著，得全其天者谓之寿；反之则云夭。寿夭非关修短，齐彭殇可也，殇寿彭夭亦无不可。何则？殇子无心老彭有意。有意便有长短之别，彭祖虽八百，宁无超彼者耶？陶公

《神释》诗云：“彭祖爱（一作寿）永年，欲留不得住”，盖心知其意，可作为“齐物”之注解也。所怀百端，而言语蹇涩，心思迟钝，亦是衰象。日前旧恙复发，服药见愈，希勿念。匆布不尽，敬叩

道安

弟平 拜启　七月二日

曾孙丙然双满月诗

光绪庚子余生甫两月，曾祖曲园公抱之剃头有诗纪事。手稿今存。丙然之生亦两阅月，为赋律句即遵春在堂诗原韵，腻发儿肤将无似我而人经四代八十馀年矣。岁在癸亥中秋后二日附注并记

过夏晨秋产此儿，唐诗举子下第温书谓之过夏，今借用之。儿生于六月三十日申时是日巳刻立秋晚芳今在桂蓉枝。桂花八月芙蓉十月，谓九月初生庭玉树培根日，出室英雏识面时。以京津之隔余尚未见未许研红供描墨，曲园公亲书红描纸，见自述诗补“性喜涂抹”亦见注中。还将衰白惜凝脂。原句“毛衫软不碍凝脂”自注“儿衫不缝边，俗称毛衫”。新来世纪知何似，二十一世纪三益犹堪作尔师。益者三友、直、谅、多闻，见《论语》。

古槐居士平伯

惠书问题有趣，当另答。

里言纪正事博笑。

弟平

1983年10月16日

圣兄赐鉴：

得十五日手书，少写效果亦同，且字迹清整尤慰。前呈稿“心思慢”是白话，与来书之“极其”相似。近以小孩于襁褓中来京，忙了三天，改前诗两句为：“含英玉蕊生庭日，解笑鹓雏入抱时”，稍觉风华耳。另呈二纸备览，勿忙作答。所见算命从无如此之灵者，可异也。短书不尽，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十六

1983年10月18日

圣陶兄尊鉴：

前函附件，书甚短，此亦附弟写白氏原诗，即以相赠备查。他抱外孙女，我抱曾孙，似较胜之，唯其首联令人艳羡，且惆怅耳。兹又谈一小事：西泠桥堍苏小墓昔有一联：“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人所习知，弟昔住湖上晨夕见之。新刊小本子恺漫画有《凭吊者》一题，所画墓亭联文亦同。近忽发现异文，谓“花月”当作“风月”。今将剪报附奉，字小，或可倩人读之。弟对于此联，其来历出典皆无所知，而沈原书中亦未提及也。窃谓“花月”不误；若云风月其人而可铸金像，古人恐无此浪漫之笔。墓亭今俱不存，何况联语，闲话而已。颖南闪电般游历异邦，得他信片甚多，与尊处相同。匆书不一，即叩

颐安

弟平　启　十，十八夕

1983年11月3日

圣兄座右：

知拨冗检书择要赐复，感甚。虽互往还而忙闲固不同。得费在山书云，于六、七日来京开民进大会，兄当主持之，想又要忙碌，此拟从简，未宜琐渎。九旬介寿集群贤，诚胜会也，为之神往。雒诵尊书颇有所感，似以前未与我兄谈及，即开明事业影响青年之大有未易估量者，固诸友之力而兄亦其巨擘也。若此说非谬，则来书所云“套语”，前四字则是，后四字未必尽然，亦博莞尔否？前以将重印《燕知草》偶尔校阅，未觉其有错字，即此已非近印新书所及，因小可见大矣。

咏苏小墓联，前感上联流美，下联稍逊，不仅有“风月”异文，即“铸金”一典用勾践范蠡事，拟于不伦，疑查密码本之误。北朝胡俗，欲立皇后，先铸本人金像，以成否卜之，屡见《通鉴》，可谓能近取譬，且有风趣。以入联语，上句身后，下句生前，亦无不可，言其人佳丽之可珍。若说苏小身后可铸铜像，无论古今，皆成笑话矣。曲园公有抱我双满月剃头诗，元善兄处亦有手写稿，承以复制本见赐，拟在两侧加题，幅度宽，不知能再制否。附奉涂抹一纸，乞察。匆复不具，祗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一月三日

1983年12月4日

圣陶兄尊鉴：

久疏笺候，以近况慵劣，卧时多于起坐，惮于写作。承关垂

电询，感荷。前寄一书内附《鹧鸪天》词，又记剑池一短文，未知邀察否？近日邮件常有遗失，极靠不住。今附上一诗改稿，又说明，一并尘览。从周有书来，属为其岳家蒋氏“西涧学堂”书额，实不能书，情面难却，只得妄涂，塞责而已。书中又言“曲园新屋决拆”，则来年修复可期，是一佳讯。湜华南去，似尚未归，匆布不一，敬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二月四日，夕

得曾孙诗第二首之改本

东涂西抹漫留痕，弓冶箕裘讵复存。
八十年中春未老，倘延祖德到云昆。

敬依春在堂临终自喜诗第三首之末句，先志也。

圣陶兄再正

弟平　呈

1984年1月12日

圣陶兄赐鉴：

昨以贱辰枉驾并赐家庖珍馔，欣承雅爱，心铭奚似。会家下乏人，款待不周，重劳由径步履，弥切悚惶，知荷鉴原也。其后湜华来谈，云修小园由苏州地方主持，从周仅参与，复旧非易，新修亦堪作纪念。弟意不妨听之，兄亦谓然否。顷通电音知至善君住院已审病原，当可对症治疗，近候如何，时在念中，祈代为致意。近颇和煦，新春在望，诸唯珍重。即叩

颐安，合第均候

弟平　启上　一月十二日

1984年2月14日

圣兄尊鉴：

多日失通候，为歉。春节电音，值驾外出。近唯起居胜常。弟近体更弱，伫立时望之欲跌，独居时虞蹉步。已疏笔墨，偶亦妄涂，以年前歪诗尘览正。又一联云：“掩卷古今如在眼，拥衾寒暖不关情。”意兴衰飒，亦袭旧耳。肃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二月十四日

1984年2月19日

圣兄赐鉴：

承详复示月来近况，字迹甚清楚，以感以慰。弟虽羸劣，精神尚好，希释念。兹略陈琐事，以代晤谈。

前拟鱼翅酒家联，未能自书，闻已有了两本：（1）颖南要请梁披云书，而梁笔懒，观成有待。颖多日无信，云在锡兰。（2）在沪用从周画纸，倩顾起潜篆书，此乃云乡消息。二者俱妆嫫费黛，为芜词光宠多矣。

从周近来书云“修复曲园于四五月间初具规模”，弟不甚信。并邀我南游，且观望之，暂未复。又云乐知堂匾已乞起潜法书。吾侪初愿得酬。又介绍二周君兄弟，赐以旧藏先曾祖中年致曾九帅（沅浦）书两通（一正楷、一分书）红笺暗淡，乃家乘之珍。嘱写字各一，以儿笘易先迹，何幸如之，虽惮于笔墨，亦只可勉为。顷已涂就寄去矣。原件俟他日携奉一观。张人希闻已高迁海滨新居，兄知其地址否？仍另附一笺，肃此即颂

颐安，阖潭并候，请带口信问候至善君。

弟平　上　二月十九日

开卷古今都在眼　闭门晴雨不关心

昔彭刚直公篆书此联赠我曾祖，今尚存，前呈拙稿易其七字，亦庸妄矣。

圣兄再鉴

弟平　甲子正月

1984年3月6日

圣兄赐鉴：

又多日未修书，时以尊处近况为念。前日得电音知至善君在医院抉去胆石，诚为切要及时，谅必经过良好，有如私祝。弟近体软弱，卧多于起，深惮写作，更不如去年，应酬笔墨多半谢却。如从周以苏州修复环秀山庄，中有先曾祖旧书一联已佚，嘱为补书，以力不从心，容易写坏（只能瞎涂或少写），愧未能也，却深感怅歉。兹附奉上月妄涂二纸聊发尊前一笑。“凹”韵极险，以月中坎坷不平连想，固不合时尚，迂拙之见也。匆布，敬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三月六日

有涯生逐无涯智，驾得航天机自豪。
待问移踪何处去，漫天星斗凸还凹。

甲子二月朔

贞下元起　除旧更新

天元甲子八字颂

1984年3月12日

圣陶兄尊鉴：

奉九日手示。知至善君不日出院，维函文启颜，阖第胪欢，慰如下颂。前呈俚句，漫引庄生兼采知心之文，方虞其迂阔堪嗤，乃得赏音，能见其大，欣如聆教，何幸如之。人希属书“听沨楼”，勉涂寄去，闻将悬挂，且将摄影，迟日兄见，可知其劣。从周前书云修园于四五月可初见规模，讶其何速，遂托舍宗侄女俞涵（在苏通和坊）就近往观，据云尚未动工，小楼未拆，盖甚迟缓也。环秀山庄原联不甚短（龙门对式），即可放大亦须稍具形式，而弟近来恍惚，未敢妄涂，恐玷名胜，且已有一匾额，恐成蛇足。先人墨迹，讵敢续貂。兄意甚盛，歉感何似。近思路殊钝，往往只一个头，无旁岔连翩，因之亦不写作，名曰躲懒，实藏拙耳，自是老境。十二时中以半为“舞”，半为“休”，不做困头，听其自睡，而无所谓失眠，一夜亦可得七八小时，与尊况相似。《论诗杂著》出版，弟无力校对，不免错字，所收亦不全，却有五十万字，他日当以一本渎陈备查。以尘羹土饭，未署款也。匆复叩
颐安

弟平　启　三月十二日

1984年4月10日

圣陶吾兄座右：

自闻台从入医院检查，云有胆石，非常悬系，电讯频通，稍慰下怀。既多方考虑精详，他日康复胜常，定如私颂，光风霁月，请勿以萦怀也。弟疲弱，眠食尚可。新岁以来未能写作，近得宋

人笔记，每倚枕翻阅，惜无共语者。更检废楮瞎涂自遣。兹检一纸奉呈。其词清劲可喜，而书劣不称。记从前每承过奖，感幸何似。草此即叩

颐安不具

弟平伯 启　四月十日

十国刘汉时广西博白山寺记中语：

蔬足果足　松寒水寒（引见《铁围山丛谈》）

俞平伯 书

1984年4月15日

圣陶兄左右：

荷答新诗，有如面谈，回环展诵，下怀深感非可言喻。诗第四句振起至佳。微嫌力弱，“或”字竟可删改。以今科技之精良，设备之完善，考虑之周详，自当完全释虑。一切坦然，定占勿药。愈后撰杖追陪，奚止海棠花下哉。不敢多渎，只恐劳神，乞勿示复。唯以乐观保啬为上。珍重千万，肃叩

颐安，阖第均候

弟平 顿首　四月十五日

至善君来书收到。

1984年5月9日

圣兄赐鉴：

昨复（挂号信）想已收察。第三首“屯”字韵怪，不惬，现改“辛”字，作“婉语休愁起夜辛”稍好，终不甚明白。弟意溲便等字入诗似不雅驯。此首颇重要，却不易写，不易改，尊意如

何？知其大意即可矣，而注文颇长，是否可删。如写单条便于悬挂，字大不宜多，多则字小，款式如何，亦须考虑，馀俟续陈。何日出院，亦盼告知。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五月九日

1984年5月12日

圣兄赐鉴：

闻返寓，极慰。以娱怀静养，勿性急为要。稿第二首如何决定？弟用含蓄写法，不加注，亦同意否？写件只有繁简二式：加注须卷册，不注，单条或可，却需整张纸，字亦不大。请 赐决择。如通信商定大概后，弟拟幸访一谈，即可着手实行，但不知医允见客否？另附写二纸供消遣。不多渎陈，敬颂
颐安

弟平伯 五，十二

信片改字想已到。

1984年5月13日

圣兄尊鉴：

昨上一书，顷奉来示，其改回、新改处均精详，细看不仅欣慰，而且佩服，同意自不待言。足征体力虽弱，精神如旧，月馀悬念为之冰释。新提出者只二点：

1. 第二首首句“此番促膝几回谈”，明出谈字，押韵不拘。
2. 第四首首句“嘱咐谆”，字稍僻，亦稳当。

“日屡词”口气不甚妥，或有厌烦之嫌，然乎？仍候卓裁。弟

追随杖履，岁晚忘年，大可不拘形迹，苟须面谈，当一呼即至，弟总在家也。草复不尽，敬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五，十三，夕

原件涂抹奉上。

1984年5月16日

圣兄赐鉴：

奉手示适湜华来，托他面陈，可省不少笔墨。又《燕知草》新印本颇精，亦托他带呈。原稿抄奉样张。横披式凡十二行（正文八、款四），用熟宣纸写，旧体字，不皆正楷，每首占二行，正文核桃大，下款字稍小，文字第二首仍遵用“几多回”，亲切；“几回谈”则泛泛，其他不动。知兄于病中构思，或损眠，现大致停当，大可放心。弟总努力为之，恐字迹不佳耳。

下款三行是弟所拟，未知合否，希改定，当照写。原件正阅后请即寄下为荷。馀情用来书例不多写。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十六日

“叙”出“兰亭”，妙极，电误传为“絮”，点金成铁矣，佳话亦趣谈也。发书时始见惠书，即复。

十八夕

湜华来电，告以纸暂勿买，俟用日本纸后，再定购否。如此似妥，然否。

1984年5月21日

圣兄赐鉴：

定稿已抄呈。十九日下午手示收到。浓淡相间，自以偏浓为好，弟能看清。第二、首句稿定为“叙”，顷细读来书，仍以初稿作“几”者为佳，且符合　至善君送报刊之文，俾两本一字无差。其误在弟要揭出“谈”字，引起“语”“话”，讹传为“絮”，更正为“叙”，总之皆“谈”文变相耳。就一首而言，比较明白，似亦无误；若以全篇言，则此十六句中，只有隐去“谈”字这一句虚拟之词是活的，通读一两遍自知。兄原稿本来无误，被弟妄想乱改，走了不少弯路，点金成铁，不胜惭惶；幸而及时纠正，未成大错，现在一气呵成，清光恢复矣。兄于病榻构思，不改当年之细，既佩且慰。若弟野人之献，不过数字，恐无以益高明也。

《燕知草》重印，书品颇精，其少讹文在今罕见，则皆开明同人之力也。得兄重予披览，是书之幸，亦弟之幸。承君坦来书询及“燕知”二字，答以并无古典，出于弟杜撰之诗（七十二页），而其来书中却引李白“燕草碧如丝”，足为俚鄙生色，且与草稿之“草”双关，从此，三字皆有着落了。兄于六十年来未知此句，故以奉白，或所乐闻。

闻廿晚通音，兄曾亲至电话之侧，想见关怀之切，步履不弱。只为改一字，而此字即兄原稿。弟连用谈、语、话，兄用叙，又讹絮，皆未能改动。四首皆实，唯此一句虚，全篇为之生色。（“叙”固佳，却有欢叙之意，与医院不合，弟虽当时误听否决，实不如“几”。）若填上实字，就过于重滞，且不贯气，兄谓然乎？所谓“改”者，实包括“不改”在内，故诗亦有改坏的，虽前人恐亦不免。（弟有此经验。）此事与前商讨《兰陵王》相近，唯又

隔多年，同在晚岁，自是缘法之胜，有不可强致者。弟今年更消沉，得此可稍振之，谅亦兄之所许也。

传闻台从有出席大会闭幕式之讯，确否？若去，自然大众胪欢，却万不可勉强为要，渎陈，乞谅之。又至善君之文刊出后，希示以剪报（弟处只订阅《北京日报》），看后当奉还。顷捧诵昨日书，床误院未检出，甚歉。所引苏白如何敢当，更加惶恐。小款四行，每行十二字，共48字。尊名之上有“五月”二字，本不在行首，勿念，草稿未核准字数也。只用“极感”，未从尊命者并无“客气”之意。一则其意已足，二则旨在感谢医生，不宜喧宾夺主，想亦谓然。

此书又要费兄一小时工夫，歉甚。敬叩

颐安

弟平　拜启　五，廿一夕

所钤石章较前日呈样稍大，或适用于写件之末，届时再定。尊处谅必有同样大小之图章可配也。

奉上二纸，一大一小，任选其一，馀一可备存。各有缺点：大者行间字不匀，“我”字旁有小墨渍，裱时可刮去；小者图章剪贴，裱时须请注意。难酬期望，心殊不惬，以精神恍惚易讹，伏乞谅之，是幸。廿一晚手示收悉，因已写款不及改，尊名本不在行首也。若二名并排，弟不敢当。今用原式四行，弟得附骥，为幸多矣。

平　附书　廿三日

遵命勉涂塞责，幸无错误，而笔力稚弱，恐未堪照相，恐为书法家所笑。尊作据事直书，当推晚年力作，雒诵佩慰，弟所贡芹暴只三字耳（服、辛、般），可笑，亦足见原作之“过硬”也。

圣兄刻安

弟平　拜启　五月廿三夕

1984年5月27日

圣兄赐鉴：

廿四日驾临，意想不到，惊喜感幸，莫可名言。兄病后初出，即至敝寓，为荣多矣。恐其过劳，心窃不安，下午电询，知归后起居康泰，为慰。讨论文字经旬而定，原稿完整清爽，晚年佳作，且极不易写，若弟野人之贡，点滴而已。书写殊劣，难副期望，勉强交卷耳。《人民日报》已见，注文良佳，第三首尤切用，盖得自庭闻也。

上海书店将重印初刊本《读词偶得》，其封面我兄手书，却未署名，又有弟之模胡原稿衬托，此事如在目前，行将六十载，感概系之。曲园公诗所云“老女重描旧画眉，寒禽难学初调舌”，近来书店忽将拙编旧本重印，允之有惭，却之不可，唯诵先人斯言，为之惘然。书不尽意，千万珍重。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五月廿七日

1984年6月3日

圣兄赐鉴：

瞬届端节，近唯台候康胜，合第均吉，为颂。颖南来书云：“拟来京探望，盼不久能如愿。”廿四日剪报未知曾寄去否。补斋亦来书，附上，不须寄还。康复佳音，朋情所同珍也。俚句附呈，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六，三

甲子四月晦偕许氏仲昆东郊新居小叙赋诗纪事。

衰年独住古城西，东望前尘影事迷。
五老平均八十岁，旧姻良会后应稀。

圣陶兄教正

弟平伯

又小联：

不上层楼宜老步　犹堪小叙话前游

许季珣妹顷自东城移居郊外，莺迁燕贺。

忆古德句云“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试占俚语，不成楹帖也。

圣兄鉴教，并叩近安。

弟平伯

1984年6月25日

圣陶兄赐鉴：

昨奉手书，既慰弥念。高年宜慎药，不如静养。眠食相互影响，眠稳食自香。弟近稍有体会，眠梦通过便利，以促进胃口，其调整均出之自然。言近迂阔，亦谓可乎。馀牙动摇，只可稍忍而徐图根治。尊恙时时在念，非楮墨能宣，略陈鄙语以慰寂寥，暂不须作答。弟近况如昨，疲苶无写作，半年只有四绝句，或已呈其一二。顷记昔乡居事云：“经岁平安合谢天”，似唱本书，可笑可笑。从周寄新茶来，有信云将往苏州，修园事如何，弟总不问也。乐知堂改用顾额，盖较彭书为宜。惜不得大笔以光敝庐。承赐新刊旧作，并近日亲题，至感至感。已得读其部分，内容丰富，繁简适中，能移我情，比读前人笔记，尤觉亲切也。写件装裱迟迟，尚未见到。弟本不必再看，以恐其不佳，不甚放心耳。晚岁

论文一乐，却亦未免劳神，唯千万珍重！即叩
颐安，不具

弟平 顿首　六月二十五日

1984年7月21日

圣兄赐鉴：

今夏特热，多日未修音敬，时以台候胜常为念。谈有关佛乘小事。去春承介绍朴初，俾捐赠家藏写经于法源寺。昨见佛协刊物《法音》三期将原卷影印，并附任杰校记，已将此经卷查出，为隋吉藏撰《胜鬘宝窟》，乃胜鬘经之论部。百载沉翳，一旦豁然，诚为一快。想吾兄亦有同感。弟写短文付《团结报》刊出，可告一段落。其是否弘法所书，尚未能定也。因而引起弟读《法音》三期连载之《入中论讲疏》，文理艰深，努力读以遣日，若论主则曰“法尊法师”。弟初不知其人，顷翻阅旅蜀尊著，忽于《我与四川》第33页云：“有法尊和尚自西藏归，钻研教理甚深”，未知其后得晤否？有所闻知否？于斯人从未识面，昔未闻名，而因缘文字，恍若曾逢且颇向往，盼示知一二，为幸。近写作至希，只一小诗，兹呈大公剪报，幸无讹文，似可倩人一读，文字不多。肃叩
颐安，不一

弟平 启上　七月二十一日

1984年7月24日

圣陶兄尊鉴：

昨奉廿一日手教，感、慰、歉仄。感，友情；慰，书长；歉，

为费尊目、心力也。久不上书却又不可，无以遣尊前寂寞何。拟与兄约，不论时间，得三书复一，可乎？或代以电话亦妙。馀详另二纸，肃叩

颐安，潭吉，不具

弟平　顿首　七月廿四日

阅读《我与四川》偶记

八十三页“乌尤土名乌牛……乌尤何义迄今尚未之知。”

按牛字向无异读，于来京后学昆曲，启蒙为《密誓》，嘉兴老师读“牛女”之牛为“由”音，后查曲韵果然。盖宋代中州有此音读。改乌牛为乌尤，虽易其字而音不变。盖同音假借，非另有典，而牛尤音同，于此见之，山谷不作解释，亦宜。

其二、前谈元善兄命书，兄或不之信，第亦颇疑其何以能验。命书云有此一关，其能过否即不谈，意甚含蓄。今竟安度，将享百龄，窃疑其必有阴功，却不便问，问他也决不肯说。近忽于大著第九十七页见之，其词曰：“元善兄勤劳不辞，事事务责实效，有墨家之风。”

文账务实，活人何啻千万，岂非阴功。阴功者，人己皆不知之谓；若自己夸口，还算阴德么！（见《儿女英雄传》）兹舍天道，只言人事，人事既明，则天不远矣。其得幸免者正缘廉洁清贫，若发了横财，则“人头”必借。“墨家之风”，一语点睛，且解答弟经岁之疑问，良不胜其感佩之情。“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斯言谅矣。

平　七，二三

1984年7月31日

圣兄尊鉴：

廿八日手示及照片均到，照非不清，乃缘字劣，且模糊影响书之，未酬雅望，至歉。仍附抄一纸待阅。苏州有舍侄女名涵者，住通和坊，曾访故居，云大门恢复，厅上有人治公，与居户隔绝。修园须待“计划批下”，亦莫明其妙，只可待之。日前一晤元兄，未谈往事，怕双方缠不清，反而弄瞎。天又大热，民进易长增劳，维多保重，至嘱！馀不赘，即叩

颐安

弟平 拜启　七，卅一日

附件

（一）陈从周七月廿日信：“昨日苏州园林处有人来。曲园花园部分仍未有结果。我为争之，且看下文如何。做事如此拖扯，气死人。”

按，苏州地方上大约满足于修两厅堂；又陈君与他们关系搞得不大好。此问题所在。弟总听其自然变化耳。

（二）大著一二六页载贺昌群赠马诗：“娓娓清谈承杖履，昏昏灯火话平生。”

王荆公妻吴夫人赠女伴诗云：“草果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次句相同。贺首句平庸不称，凑合之迹显然。

（三）大著一三九页记入青城“得诗二首”。而第四辑三八三页载诗只一首，且同韵，不知有误否？

（四）前书所云牛尤同音，非个别见于《密誓》（弟说自己学习经过）；著名如《琵琶记》“牛相”，凡南北曲皆同，并见曲韵（昔年曾检对），盖中州遗音。山谷故用尤作同音假借字。其是否

别有义，弟亦不知。若我们平常口音则合于古韵及切，江南本较北方多存古音，其例正多。

读出以日记写文，当另续寄，暂勿复为叩。

1984年8月6日

圣兄赐鉴：

天热得复示详甚，既慰且歉。不敢多渎，且答两点：1. 政协同人上胡书，弟亦签名，为多年所未有者。因钱昌照要弟参加，以六十馀年旧交，谊不可辞（所陈本来赞同）。文件送来时，上已有四名：许、叶、吴作人、周培源。弟列第五，遂得附骥为幸。不图晚岁有此文字因缘也。此事或将见报欤？保存古迹乃须如此推动，守法非易（变法之议逾百年矣），良如尊谕。2. 孙玄常白石诗注，其前言中述及昔年兄批，病其繁冗，据云已改，但依弟看来，仍恐不免此病。弟虽于序中例致赞扬，而于原稿多补黏条驳正，直言拜上或者过直，但不如是亦不可，因叙中已称其“不蔓不支”矣。例如一游仙诗，首云“八二宫中”，甚怪，兄或忆及。孙注于类书典故外更引韩愈文，弟向不知者，释为父母，可谓冷僻。但无论如何，游仙诗中总扯不上爸爸妈妈的。此即冗赘，且妨碍诗意，必须删去。近得谢复，并云依指出处修正，暂可告一段落，而全稿未都看过，仍不敢保证也。弟近意缄默，犹不免好事。一般编撰注解，不求通古人之意，每喜掉书袋，扬己抑人，阅之气闷，有如鱼鲠在喉，不得不吐耳。盛暑琐渎以代把晤，勿忙作复也。敬叩

颐安，潭吉

弟平启 上　八月六日

报载台从到会，唯近候胜常，为慰。歪诗无用，聊以逭暑。小印为旧刻“黄绢幼妇”，绢作绔，又省去“十”字，想必有所本，

亦奇。其用处甚少，只宜于他人之作也。附钤呈

圣兄

弟平　顿首

1984年8月31日

圣兄座右：

秋凉，唯台候康胜。从周来书云：“潍景陈氏万印楼整个大宅为中学拆平，两幢大楼间夹仅存之万印楼，几如土地庙矣。”外省实况如是，与前者同上公函正相合，不知顷有回音否，恐亦不易有好办法。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也。近读苏诗于和陶“形影神”篇，写其晚年在海南对三教态度甚明，曰：

> 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
>
> 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新本卷四十二）

以《易传》为孔子晚年定论。佛家度越二氏，与陶原诗意同，陶与远公莲社，亦只人情帐耳。先曾祖《临终自喜诗》云：“不学鸠摩出神咒，临终诗笔尚如神。”弟夙不知何典，近知其出于苏集《答琳长老》（卷四十五）“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盖知绝笔诗，是佛教中一笑话。苏集注引《晋书》：

> 鸠摩罗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

什公译经名家，史称其“日诵千偈”而结局狼狈，可见记问之学，无益心身也。彼教殆讳言之，却被东坡揭出，吾祖盖有同心，遂用作典故。弟于此道毫无所知，而密宗久成显学，今岁东瀛大纪念弘法大师，即其初祖（前藏经卷亦用此名，疑非真迹）。弟不敢

信，亦不敢不信。兄得无笑其滑头而叹先人之坦率乎！三纸只谈此一条，另有旧稿附呈，亦无足观，延搁多时矣。肃叩
颐安，不具

弟平伯　八，卅一

甲子二月花朝微雪，卯初枕上口占

浑然无际天，赚了多情泥（仄声）。其中没（北音）有我，何处更寻你。

趁韵诗聊发
圣陶兄一笑

弟平

《大学》为前代开蒙书，平四岁初读首篇，尚在光绪甲辰开馆先，原书有先君题记，迄今八十馀年矣。其文义艰于论孟，垂老犹未能尽通，即朱注亦有误。

首句如“明明德”终“止于至善”，次句首“知止”终“能得”，仍归到明德，循环无端，其先后盖不易知，故曰“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窃以为宜从知止入手，犹下文之“以修身为本”。“知其所止”，诚初学入德之门也。

一九八四年甲子秋八月十七日　俞平伯录于京师
圣翁吾兄教

弟衡　呈

礼记大学　大旧音泰，即太学。今读如字者，释为大人之学，宋儒之说，盖非古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程子曰“亲”当作“新”，朱注从之，清代二百年科举皆然，今不用。亲民乃为君之要，而日日新义已见于明明德之中。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德者得也，即下文之“止于仁、敬、孝、慈、信”五德，所谓善人君子也。盖无闻于古今，奈人多忽视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

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1984年9月22日

圣兄座前：

读报知近代理民进主席，众望所归，原在意中。开会至希节劳，馀则尽可卧治，无妨餐卫，谨贡芹言，兼申葵颂。浣诵来教精审，不啻面谈，想服药有功，为之欣慰。牙疾弟颇有经验，只能对付忍耐，别无它法。弟六十时已无齿，如九旬之汉张苍，及满装假牙始已。总须经过一定之时期，方能安然，并致念系。所示阮联，浙人传诵。妙在本地风光，毫不费力。忆同在一师先后任教即其故址，亦可念也。

湜华去伊拉克曾来辞行，盼其如乃翁畴昔之嘱望，以专业自致修涂也。《大学》首章概括孔门内外之学得其要领，宋儒以冠四书，见地至卓，而其说多师心自用，未惬人意。于《大学》妄改甚多，且朱自补格致（列入正文）传视，“述而不作”，为尤高矣。弟只有蒙诵，老至都荒，偶检陈编，如同阅世，犹记儿时抿泪读朱注“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偶呈管见，乃深蒙奖借，引及《论语》，何幸如之，惭愧感激！引起我兄读《论语》之兴味，则更堪喜悦。有《四书便蒙》之大字本即弟四岁时所读者，拟借奉披览，尽可从容，留在邺架。书有十本，拟嘱韦柰暇时送呈左右。弟曩在吴门，屏居书房，未能与诸友共学，咫尺天涯，视为平生之缺憾；于今耄耋京尘，以儿时课本得与尊前同读，或亦有似补天荒石欤？（恕其谬引《石头记》。）匆上，肃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九，二二

勿忙复，有示来电话。

1984年10月7日

圣兄：

从电视中睹兄出席天安门，甚慰！弟居然坐看两小时亦非易，不见此盛况，二十馀年矣。牙疾如何？是否已拔去，甚念！附呈诗文各一。又写《大学之道说》，前后费时十天，可谓“无益费精神”矣。匆不多书，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十，七

止勤斋说

大乘六度，四曰勤。大学云知止。皆足箴予失，而勤止见于周颂，不可以名吾亭。遂更曰止勤。手劣不书，亦徒有其名耳。时甲子秋。织女以她常用的支机石送给不相识的过客，确很奇。故前人句云：“只因不悼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今戏反其意得二句，若足为诗，则枉费心力矣。

弟平

1984年10月22日

圣兄尊鉴：

奉十八日手教，详悉近况，又蒙两读小文，不胜欣慰。“亲民”原不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正是具体地发挥明德以止于至善，非托空想，亦非仅为邦，语言一贯。鄙前释未审，今更详

之，俟政。再陈妄谈以博一笑。《中庸》是秦皇书无疑。《大学》亦七十子后学所作，距孟子先后不明。首节主旨为性善，曲尽其妙，却不见一“性”字，与《中庸》不同。弟久服膺性善之说，孟子之言备矣。迥越凡俦，然“性”既“本善”，似太平可立致。今顾不然，何耶？盖其固有者只是善根，或曰善端，如一点萌芽，待培养之功而始成长。故“大学之道”句紧接“在明明德”，言令德之明，有待于明之者也。经过亲亲、仁民、爱物，而抵于至善，则为成德之名。此为第一段。次段承上末句重起。即尚未成德，如何能“知止”？由有善根故。此即性善说之根据亦其体现。下列知止五德之目，以慈孝为先。小孩知爱其亲，即是善端（根之发），移而为忠为信，自不成问题，故“知止”犹言初发心，“能得”犹言悟证也。下遂有本末终始云云。若问所得者何，经无明文不宜臆测。朱云“得其所止”，有似未说，而始终一揆，辞固无失。一言而蔽之，“复性”而已。拙文以“无得”为转语，亦姑妄言之，真如般若之旨尤深于性善也。拉杂书之，不觉已尽三纸，兄又须架两镜，费目力，读我谰言，甚歉！《论语》朱点，皆曲园公笔。书留邺架，尽可从容读之。且可为异日谈助也。将起冷信，唯多珍重，不一。肃叩

颐安，潭吉

弟平 拜启 十月廿二日

1984年11月1日

圣兄左右：

又多日未修笺候，唯动定咸适，为颂。潘受君来，得一晤。同来有梁披云、庄明理，谈话不寂寞。赠以《法音》载旧藏经卷，与吾侪二人大照片，以时促未及询兄，亦未署款。他到手后曾翻看，

或不甚惬，却亦只可如此。其人亦佳士，惜未能多叙。兹附呈二纸乞察。弟近愈衰弱且患左眼（不重），笔墨愈疏，诗由七言缩为五言，又减为对联，又属对非易，遂两句不对，古虽多传摘句，非此之谓也。聊助尊前一笑。匆叩

颐安，不具

弟平　顿首　十一月一日

苦语丁宁如本愿，同看逝水君应悔。
忏尽狂花与客慧，一声清磬止情魔。

【附注】（一）以对方言之，“君”即我，《未名之谣》：“细度年光久莫论，对君瘁色予知愧”，意同，可作注。“予”即此句之“君”也。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即《孟子》中之“水哉！水哉！”乃一语两传，故有详略，非两语也。《论语》说理固深透，而叠言“水哉”亦妙。以兄方重温书，故贡野芹，与诗注无关。

（二）本作“心魔”，改。心本无魔，乃七情所幻，故曰“情魔”，非特指。

弟平　妄涂

1984年11月10日

圣陶兄左右：

前奉手教，得悉近况，字大易辨，正不必求工整。弟眼疾渐愈，本轻微，希释念。尊寓曲集两度，其盛况可想，惜兄只闻笛音，助听器本不易辨别人的口音声气。弟耽之数十年，一断于六六年，后又小续，招待旅美之项馨吾、张充和；再经八二年，即杳然绝响矣。近于《思凡·下山》小有所见，亦惮于写出。窃为归心佛法，以“空”“净”二门为较简易，然亦未有津梁也。观旧

藏日本写经，文字缜密，附奉二纸，备察。匆叩
颐安

弟平 拜 十一月十日

前藏日本写经今归法源寺佛教会，经其考证，知为隋代三论宗高僧吉藏所撰《胜鬘宝窟》(经藏有之)。就今存写本残文观之，文义至妙，则其写手或竟是空海，未可知也。兹摘录数句赘附鄙言于下：

> 敬礼难思议。心行灭故不可思，言语断故不可议。(平按其说“不可思议”很明白，毫不神秘，胜于严复。) 故如来之德，舒之则遍乎法界，卷之则虑绝言亡。若体斯意者方可议此中文也。

烧香拜佛，何以说“难思议”，甚而至于不可思议？结语却非妄谈，必致敬者与所敬者心相契合，始为真敬礼，若是则诚难思议也。又其下云：“今法身为端者，正以仰睹金容，就迹寻本故也。”土木无知，不失其为净固，措语亦妙。百年沉埋，一旦开朗，信乎得失前定，显晦有时也。甲子初冬。
圣兄鉴

弟平 呈

1984年12月25日

圣兄尊鉴：

迭奉二十二、二十三两示，而次序颠倒，先发者后到，后送者先到。得诚侄在家检日记为幸，已函复谢。计得七篇，收获不菲，为残编增色多多。即前抄之“儿髻浑在眼”，今已成《梦雨吟》全篇，列入诗抄矣。扇子可勿再寻，已告至诚。弟诗稿久佚，本无兴重编，天津文学研究所有孙玉蓉女士者，以研究我为她的

题目，若不努力相助，则不能成书，以相差甚多。扰攘月馀，顷已稍有眉目，另写为简报俟阅，谅亦为我兄所乐闻也。若出版之期则尚远，当在后年。知民进大会推公主持，原在意中，坐镇卧治，皆无不可，非无益也。唯恐过劳，影响餐卫，唯多珍重为祷！以后复书，偶尔想到书之即妙，不必接前文，弟得悉近况，慰幸多矣。今为耶诞圣节，忆十六年前己酉，于豫南乡间步行十八里，雨中归家时也。

近为编诗索之于忆中，又不免修修补补，颇觉劳累，幸可勉支，且不久将歇工矣。草复不尽，即叩
颐安，新禧，合第贺岁

弟平伯 拜启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1985年1月5日

圣兄左右：

由尊记抄诗本拟劳贤侄辈，孰决兄竟亲阅使弟惶恐。现增六、七篇，所得为不菲矣。敬谢，敬谢。至诚、兀真二君前并此道谢。兀真笔迹清秀可喜，如多练习，可工书法。承兄赞成编诗，又指示数条均切要，自当遵行。现期于今夏发稿，希望明年观成。有吴小如君相助，弟可稍省力，又补孙女士之不足。另纸抄呈其二、三卷之目录，备存。

此次烦渎尊处外，并函陈次园君。他存拙稿本由尊处得之，却讲起一事，即他曾见一洒金扇，其上五律五首，如下列："昨宵新雨至""危邦不可去""畸愁不见影""无恙城西路""凉秋惊远客"。按，此即兄前书所云遍寻不得之扇面。所载五诗，录出"无恙城西路"一首，馀均有之。陈既见过，想必借出去抄写，后来必还了，此亦是一个线索，或者有些用处，遂详言之。其实鸦涂

宁足惜，渥承爱护，愧何如之！

弟对于近来广印古籍，而错误至多，古人虽有“思之为适”之说，而弟却感不快。今要出书，诗虽不佳，却想努力减少错字，正如来教所云“特别留心校对”也。

此外另有些“浮想”，今且不谈。书颇长，恐费视力，匆上即叩

颐安

弟平 顿首　一月五日夕

六十自嗟，后又增一，凡八首。原第六首，三句写景，末句云“七年吟诵比禅寮”，同和尚念经一样，等于说没读书，这未免过于空泛，不尽合事实，遂补一第七首，词如下：

书熟还依我母传，归房坐课晚灯前。
琴声微度思佳客，辍读《檀弓》诔士篇。

事见《忆》之二十二，未详所读篇名。在《礼记·檀弓》“县贲父”章，其下即《曾子寝疾》章，至今忆念犹存。当时未及语朱公，子恺遂画作“曲礼曰毋不敬”，亦妙。重重昔梦，为之惘然。

平伯 抄记

1985年1月11日

圣兄尊鉴：

闻入院检查，甚思系。通电音省事又迅速。从日记抄诗丰收，感谢感谢。附呈一纸字小，可倩人读之。只一字之微，迟至三十年后方改，可笑。当时何以想不起“咱”字，盖以南音唱之也。不过偶尔想到，在日记上固不须改动。近为忆改旧作，每日工作半天，已得一百廿馀篇，月中可定目录，匆上即颂

康复，合第均候

弟平　顿首　八五，一，十一

于三十年后（一九五四——一九八五）请在我兄日记上更改一字，俟鉴可。其事颇有趣。有《道情》载五四年十月六日日记，首句为“夜无眠，昼掩关”，结句云：“虽说是齐眉偕老，怎奈他懵懂愚顽。”当时曾思之，末句说我自己无碍，若指他人，即使是妻亦不妥。却有歧解。依现通行格式，他她称词分性别，此句无碍可以写呈。但道情词本流行于古代，他字泛用，就觉不妥，总好像指她。此次重抄，忽然想到有一最现成字可用，改作“怎奈咱懵懂愚顽”，明指二人，则无语病矣。若在早年，可入文章病院。敢为兄妄言之。何以直到三十年后方才想到？可见此词所云“愚顽”是真，拟即以此章列“诗抄”之末，作为殿军，不必再作跋语矣。附书博笑。

弟平　又书

1985年2月18日

圣兄榻前：

得电音知热度见好，病症查出，调理自臻痊可，慰喜无量。新岁以来，弟帮人编自己歪诗，得二百四十首，在抄写中。毫不写作。毛笔罕用，只以钢笔划之，取其不乱。梦中每遭困境，虽不恐怖，却难于解脱，遂检周易困卦读之，见于弟之生平颇合，漫成偶句，即写呈正。已稍羁时日矣。春节气和拟奉访。匆叩
康复不尽

弟平伯　二，十八

有言不信　尚口乃穷　易困卦
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　系辞传

重字，流水句法，非对联，却是天巧。书奉圣陶我兄法悦。

弟平伯　甲子冬月

汉霸初成楚业荒，美人名马恋君王。
江东子弟归来未，付与黄头（掉船者黄帽，亦名黄头）唱夕阳。

乙丑月初五访圣翁面呈

平伯学

1985年5月12日

圣陶兄尊鉴：

昨至善君来，携致《论语》，欣感。将给曾孙，能存即好，不希望他能读。久未通书，时时念及。拙“诗钞”付印，盼得吾兄数语宠之，胜似千言，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且亦读者所期望也。迟当奉访。如春暖回家尤妙。匆叩

颐安不一

弟平伯　八五，五，十二

1985年6月16日

圣陶吾兄：

别又一月，时以动定安否为念。小女笔录粗疏，恐未适用。最盼口授删改，仍嘱至善君整理定稿，多改不妨，乔梓口气总相似也。弟四日以皮肤疾感染，勉往医院就诊，近日渐好，至希释念。馀不多书，敬叩

颐安

弟平伯 拜上　六月十六日

旧有竹制篆字联云：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曾悬书室中，后失之。

《扬州画舫录》卷六、城北录，载勺园额，中有板桥所书联云：移花得蝶，买石饶云。以少许胜多许，可悟炼句之法。

乙丑新秋十一日漫涂，平抄呈
圣翁鉴教易笔误也。

致史树青*

1971年5月

庶卿先生：

惠示《红楼真梦传奇》稿本，是书提倡封建道德与《红楼梦》原意相反，只可作批判资料应用。卷首拙作序文于卅年后重读弥感惭愧。所谓讹谬流传逝水同者也。鄙怀当荷鉴谅。匆复，原件附还。

平伯 启　一九七一年五月

---

* 史树青（庶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俞平伯全集

平伯

花山文艺出版社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请访问 抚琴居论坛 获得更多图书信息。